武俠世界

石像之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著

司徒虹嫁女，廣發武林帖，賓客之中龍蛇混雜，大俠安于道和殺手俞永玉亦適逢其會。後來司徒虹被殺，引來陣陣疑雲，俞永玉被懷疑是兇手，決心調查眞相。因緣巧合，大俠和殺手合作，揭發了一宗陰謀，使眞相大白，其間疑雲陣陣，驚險重重，佈局嚴謹，一環緊扣一環……



第29年
10

$6.00

編者話

世間任何事物不可能永遠隱藏住自身的秘密，欲蓋彌彰往往會弄巧成拙。今期刊出西門丁先生撰著「石像之秘」，乃繼「無面人」殺手傳奇故事後之姊妹篇，江湖名宿司徒明嫁女，武林帖早已廣發，到賀賓客可稱門庭若市，大俠安于道和殺手俞永玉亦適逢其會，但是，司徒明之東床快婿姓甚名誰，却是茫然不可得知，正當賓客正待一睹一對新人的風采之際，一聲慘叫，傳出司徒明被殺了，殺人兇手是誰？頓時疑雲陣陣，當然俞永玉被懷疑的可能性最大，豈料因緣巧合，大俠和殺手合作，却揭發了一宗陰謀，眞相終告大白，故事情節離奇曲折，驚險場面迭出不窮，佈局環扣緊接，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　☆　☆　☆

下期將刊出甘丹先生撰著「事在人爲」，此乃「孤雛記」完結篇，故事深刻揭示了讀者所熟悉和喜愛的主角在成長過程中的心態，在新環境下他們有新的發展，本篇亦交代了前述篇幅餘留的問題，故事纏綣哀怨，充滿熾情，儘管孤雛仍是孤雛，但在社會仁愛孕育下，幼苗當會茁壯成長……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10期
（總號145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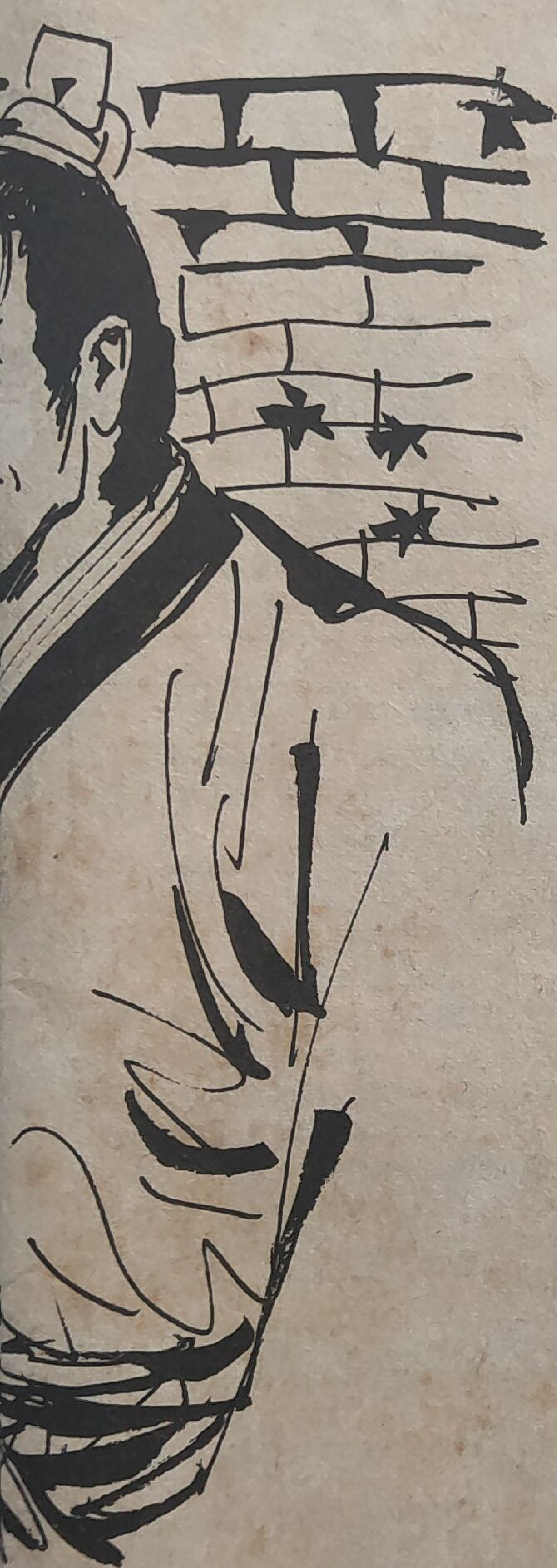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皓首獅王頭斷慘死



揚州城一向是富賈鹽梟集中之地，儘管繁華熱鬧，但却吸引不少武林大豪到此安家落戶，只有一個人例外，這便是「皓首獅王」司徒明。

不過話說回來，司徒明縱橫湖海時雖然聲名顯赫，但搬至揚州城之後，已幾乎過着半隱居的生活。有人說他是因年事漸長，不再留戀武林的風風雨雨，也有人說是受一個女人的影響。

這女人不是別人，便是司徒明的繼室楊映紅！

當年楊映紅是武林中的美人，拜倒其石榴裙下之人，也不知凡幾多，幾許人都認爲自己最有條件能得到美人之垂青，但最後楊映紅却嫁給一個比她年長近二十歲的司徒明，而且甘於當其繼室！

這當然大出衆人之意料，當年司徒明娶楊映紅十分哄動武林，不過兩人的婚事只在靜悄悄之下舉行，但也請了幾位至愛親朋，却不驚動武林中的朋友。司徒明娶了楊映紅之後，便遷往揚州居住，之後，司徒明便甚少涉足武林，故此很多人都比較同意後一種說法。

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爲楊映紅下嫁司徒明爲因貪慕其威名和錢財，但又恐惹來閑言，故此司徒明半隱在家。

到底楊映紅因何會捨棄其他風度翩翩兼年少的俊俠，而嫁給司徒明；司徒明又因何由一位叱咤風雲的人物，轉變成一個半隱士？這是個謎！

這個謎當然無人揭穿，而武林中議論了一陣，也逐漸淡忘了；年青一輩的，甚至有許多人都不知有「皓首獅王」這個名號！

司徒明脾氣異常霹靂，出手狠辣，又自小便白了頭髮，故此有「皓首獅王」的外貌，他前妻爲他生了一子一女，當他娶楊映紅時，大子已八歲，幼女則只有兩歲。

十八年過去了，司徒明的長子司徒寶玉亦已成家立室，且已是兩子之父，而其前妻所生的女兒司徒愛玉今年亦已二十歲。

可是近日來，武林中又開始議論司徒明倆夫妻了，因爲司徒愛玉下月初便要出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不易之理，何況司徒愛玉亦已二十歲，出閣嫁人乃屬平常之事，有何值得議論？

司徒寶玉娶妻生子，武林中知道者鮮之極，但司徒愛玉出閣，却大力鋪張，廣發請帖，許多在武林中有點頭面的人，都收到其請帖！

收到請帖的人，注意的不是柬上的附言：謝絕一切賀儀，而是司徒明女婿的身份背景，最是奇怪的是帖上居然一字不提男家之底細！

司徒明本身已充滿了謎，這一次女兒出閣又添了幾個謎，武林中還有不沸騰之理？於是衆人又開始細細再打聽，同一日究竟是什麼有頭面的人物娶媳婦，這又是一怪！

娶媳婦的不鋪張，反而嫁女兒的廣發請帖，這裡面到底又有什麼外人不知的謎？

武林中好事之徒，多如恒河沙數，於是人人均翹首等待那一個日子：下月初九！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

司徒明倒眞會替他女兒挑日子，把出閣之期訂在三月初九。

＊　＊　＊

暮春三月，鶯飛草長，處於長江畔之揚州城，春意更濃，春日多霧，揚州城在薄霧籠罩之下，更具風姿。一層薄霧增加了美感，也添多了幾許神秘感。

腰纏十萬金，騎鶴下揚州。

自各地湧來揚州的武林人，絕不是人人騎馬，但騎鶴的絕無僅有，而到此之賀客，雖有一心想瞧熱鬧的，或者其他目的的，腰纏十萬金者，亦如鳳毛麟角，懷着解謎心情的人，却十居其九。

自三月初開始，司徒家的賀客已將揚州大小數十家客棧擠滿，而賀客仍絡繹不絕。根據司徒明發出的請帖所寫，司徒家要在三月初八日才開始款待賀客，賀客提早到達，大都是好奇心使然，人人均想早點知道司徒明的親家是誰，東床快婿又是那位名門佳少，可惜連揚州城的人亦不知道。

司徒明與楊映紅本身已充滿了謎，女兒出閣又增多了幾個謎團，使得賀客們在客棧內，個個都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只盼三月初八日早一點到！

三月初九才是大日子，但人人只盼三月初八，蓋來此之賀客，根本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多於道賀！

司徒明有女長成，小名愛玉，衆人亦是至今才知道，司徒明又幾乎已歸隱，誰管他女兒嫁不嫁人！

難耐的日子中，在初七日傍晚，揚州

石像之



城迎賓客棧門外，忽然出現了一位矚目的大人物。此人一出，周圍立即響起一片叫聲：「安大俠！」

＊　＊　＊

安于道今年才四十出頭，但他自出道至今已有三個外號，出道不久便得了「玉面飛鷹」之外號，五年之後，又得到第二個稱號：「鐵劍柔腸」，三十五歲之後，人人均改稱「鐵劍大俠」。

安于道看來風塵僕僕，臉上神色頗爲沉重，滿臉鬍鬚，但仍難掩其英氣。安于道向櫃台走去，尚未開口，掌櫃已說：「對不起客官，小店早已客滿了！」

一個喚牛長志的壯漢說：「安大俠，揚州城所有的客棧都全住滿了，連這幾座廟宇也擠滿了人，大俠若不嫌棄者，可與在下同住一室！」

安于道急忙問道：「請恕安某眼拙，未知閣下大名，可否見告？」

「在下牛長志，乃千帆帮的副帮主！」

安于道立即換上一副面孔，道：「原來閣下便是千帆帮的副帮主，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打擾副帮主怎好意思？」

牛長志說道：「安大俠這樣說便見外了，請進！」他在前引路，帶安于道到一間上房，這房有兩張床，本來是他和手下居住，既然要招呼安于道，便吩咐手下，空出一張床讓與安于道。

安于道問道：「牛副帮主來揚州已久？」

牛長志道：「來了五六天了，安大俠由遠處趕來？」

「是的，由京師趕來，幸而路上平安

，及時趕到。」

「聞說瓦刺也先又領兵來犯，京師一帶必然十分緊張了！」

「正是，朝內有人主張天子御駕親征以振國威，不過反對的人也很多，貴帮主近幾年發展甚速，更難得的是能做到鋤强扶弱，紀律分明，安某佩服之至！有機會當到貴帮拜訪任帮主！」

牛長志連忙謙虛一番，道：「大俠俠骨仁風，更令人佩服，在下心儀已久，今日有幸一見，請讓牛某做個小東，今晚到鴻賓酒樓共謀一醉如何？」

安于道哈哈一笑，道：「安某在路上酒不沾唇，早想喝個痛快，只是如今一身風塵，實不能不洗個澡！」

牛長志道：「如此在下當先到鴻賓酒樓等候！」

＊　＊　＊

當安于道到達鴻賓酒樓時，大半的食客都長身與他打招呼，安于道一一回報，甚至停了幾次步，與好友攀談，足足過了頓飯工夫，才到牛長志那一席。

「副帮主，請恕安某來遲！」

牛長志忙說無妨，他這次代帮主任浩流來揚州觀禮，只帶了一名小頭目小朱，當下二人立即點了些酒菜。

牛長志本想與安于道閑談武林大事，不料不斷有人來與安于道攀談，他忽然發覺安于道雖然臉帶笑容，但眉宇間却有不耐煩之色，估計他在路上太累，便打消原意。

酒菜上來了，那些來找安于道的才紛紛離開，牛長志親自替他斟酒，舉杯說：

「在下敬安大俠一杯，祝大俠一切心想事成！」

安于道忽然失笑道：「一切心想事成？哈哈，天下間那有這等如意的事？」雖語出如此，但他仍將酒喝下，道：「多謝副帮主。」

牛長志微微一愕，低聲道：「大俠似乎有心事？」

安于道臉色微微一變，忽爾輕嘆一聲，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如今瓦刺大軍壓境，能不令人担心乎？」

牛長志歛容道：「安大俠你倒不愧大俠之稱，憂國憂民，襟懷廣闊，不似吾等只看到自身之得失利益，佩服佩服，在下再敬你一杯！」

安于道酒到杯乾，自己又斟了一杯，回敬牛長志，之後三人才吃菜。安于道似乎不大想留在酒樓，吃得甚快，只喝了一壺酒便道：「今日到此爲止，改天安某回請副帮主。」

牛長志愕然道：「安大俠不是欲與在下共謀一醉麼？怎地幾杯酒下肚便夠了？」

「此處吵雜，大大影響喝酒的雅興，不如咱們回客棧再喝如何？」

牛長志自無反對之理，當下招手會賬，安于道首先下樓回店，小朱低聲道：「副帮主，屬下也看安大俠的確有點心事。」

牛長志望了他一眼，道：「不可胡說！安大俠是什麼人？他心內只裝着別人的事，自己有什麼心事？」

安于道眞的沒有心事麼？他可以騙別人，却騙不了自己！

十八年前他亦是衆多追求楊映紅的少年英俠之一，誰知楊映紅嫁給司徒明，佳人既已爲人婦，安于道只好收拾情心，專心做他抱打不平「事業」，直至十年之後才成親。

他娶妻不是爲了自己，純是爲了滿足父母的願望，妻子高氏不是武林中人，甚至連一點武功也不會。不懂武功也不稀奇，高氏不識字又不識女紅，這才叫人難受，亦是一件令人難解的謎。

憑他安于道當年「鐵劍柔腸」的名頭，瀟灑俊秀的外貌，要討個面貌美麗的女子爲妻，絕不困難，偏偏討個樣貌才華平庸的女子，難怪許多人都不能理解，只有安于道自己知道。

妻子既非所愛，安于道成親之後，更不在家裡，於是「好心的人」反而認爲安于道是個眞英雄，他們替他解釋：安于道故意不娶個美麗的妻子，乃是恐步司徒明的後塵，而空負自己一身武藝不能爲弱小出頭！

自此之後，安于道的名氣便越來越响了，他不在家裡的日子也就更長了，尤其是在父母去世之後，除了過年那一段日子，他幾乎半步不進家門。

安于道追求楊映紅以來，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但知情者却認爲他是個提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只有他自己知道實在忘不了楊映紅！

楊映紅從未對安于道說過一句相愛的話，但安于道始終認爲只有他才配娶她！

十八年來，兩人從未再見過面，但十八年來，安于道却沒有一天忘記楊映紅。今日司徒明發帖請他，在情在理，他沒有不來的理由，況且他也想見見楊映紅！

有情還似無情，相見爭如不見。

安于道不知道再見楊映紅會使自己的感情發生什麼變化，他再三考慮，還是來了，不過他此行是別有懷抱。

沒有人知道他內心之矛盾，現希望楊映紅幸福；但又不想她滿足於目前的一切！

一醉解千愁，在沒有辦法之中，也只有用酒來麻醉自己！

＊　＊　＊

安于道果然醉倒，而且大醉。

牛長志只買了一小罎酒，外加一些送酒物，安于道只喝了三杯便不醒人事。酒入愁腸愁更愁，唯有沉醉不知愁。

安于道睡至第二天才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他一骨碌跳下床來，牛長志和小朱已經換好衣服，正在奕棋，似乎在等他。

安于道立即歛容問道：「早，如今是什麼時候？」

小朱道：「剛交辰牌，很多人都已去司徒家了！」

安于道哈哈笑道：「司徒明家大業大，去遲一點也不會沒地方安頓咱們！」一頓又道：「安某幾夜未眠，加上醉酒，倒累了兩位枯候，恕罪恕罪！」

牛長志忙道：「安大俠不用客氣，正如您所說去遲一點亦無影響，何況他千金出閣之期是在明天！小朱，快吩咐小二拿水給安大俠洗臉。」

安于道道：「副帮主，安某有一事求

你，盼你以後莫稱在下為大俠，蓋安某受之有愧，彼此既是朋友，何須客氣！」

牛長志哈哈笑道：「說得是，但你以後亦莫再稱在下為副幫主！」安于道亦哈哈大笑，笑聲卻十分空洞。

小二捧着洗臉水送來，安于道邊洗臉邊想道：「不知映紅會否怪我去遲了？他見到我這副模樣，一定十分失望……」想到此，忽然叫道：「小二，借把剃刀用一用！」

小朱道：「小二已走了，待小朱去問他要！」

安于道又道：「不必了，算了！」心中又道：「我何必修邊幅，讓映紅看了心酸，豈不是更好？」當下又改口道：「小朱，請你吩咐小二送點東西裏腹！」

小朱見他不斷改變主意，甚覺奇怪，當下應了一聲出去，這時候，連牛長志也覺得安于道有點神不守舍。

三人吃了早點才施施然結賬離店，那司徒家小朱早已觀察過，老馬識途，很快便已見到一座巍然雄偉的大院，門外擠滿多人，好不熱鬧，小朱用讚嘆的語氣道：「這司徒明當真不簡單，一個女兒出閣，居然吸引了這許多人來！」

大門外一對座地石獅子，七級石階寬約一丈二三，兩旁放了八位健壯又衣着整齊的家丁，查看賀客手中之請柬。

牛長志忽然低聲問道：「安大俠，你可知道司徒明的東床快婿是誰麼？」

安于道道：「進去之後問一問當會知道。」進了大門是一座大庭院，數十盆花分旁而列，出入的人雖多，但因庭院寬敞。只覺熱鬧，而無擠迫之感。

賀客們住在中院，中院還分兩進，外進已住滿，故此家丁引他們三個到內進，推開一扇門道：「大爺，因為到賀的人多，敝府房子不夠，所以委屈三人同住一室。」

「沒問題，安某問你一件事，你們姑爺是誰？」

家丁道：「咱們也不太清楚，老爺又交代過，不許洩漏一字，明天是小姐出閣之期，大爺們必然會知道！三位若有任何需要，只須往外面喊一聲，便有人聽候吩咐！」

家丁離開之後，剛走了幾步，安于道忽然又問道：「你們夫人……和老爺好麼？」

家丁怔了一怔，正去揣摸其語中之意，安于道又道：「難道你不知道你們老爺和夫人的健康？」

家丁「唧」了一聲，忙道：「多謝大爺垂詢，老爺和夫人身子都健壯得很；就是少爺和少夫人也好！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安于道揮揮手，回身進房，小朱道：「這司徒明好生奇怪，連這種事也不讓下人說出去！哼哼！到明天娶親的花轎一到，還不是要讓人知道！」

安于道喃喃道：「是有點奇怪，不知司徒明葫蘆內賣什麼藥！」

牛長志又低聲問道：「安大俠，司徒明的女婿是否個見不得光的人物？」

安于道失笑道：「不會吧，司徒明愛惜羽毛，怎會讓女兒嫁給一個見不得光的人？」

就在此刻，外面忽有人叫道：「大爺們吃飯了！」

安于道道：「走，出去看看！」三人開門出去，其他賀客亦紛紛開門出來，那些人一見到安于道都與他打招呼，只有一個青年低首走過，牛長志忽然伸手拉一拉安于道的袖手。安于道轉頭問道：「牛兄有何事？」

牛長志指指那位青年，低聲道：「大俠認識他否？」

安于道搖頭反問：「他是誰？」

「一位殺手！」

＊　＊　＊

安于道一愕，回頭道：「你沒看錯？司徒明怎會請殺手？」也難怪他愕然，因為進門時須查看請柬。

牛長志道：「在下以前見過他幾面，應無認錯之理！此人本是崆峒派的弟子，後來當了殺手，改名為凌雲。」

「你又怎會認識他？」

「兩年前他代表崆峒派向『五虎斷魂刀』彭銓方祝壽見過，去年在洞庭湖又見過，後來有人告訴在下，說他便是近年來頗負盛名的殺手：血梅花凌雲！」

「他原名叫什麼？」

「好像是俞永玉。」

安于道見旁人都由通道走去，默默然抬步隨人潮而去，原來司徒明府內大小廳堂有五六座之多，中院的飯廳，本是府內下人們吃飯之所，這時候自然用來款待賀客，由於地方不敷應用，遂分兩批進膳，內進的第一批，外進的則第二批。

安于道與牛長志剛坐下不久，酒菜尚未捧上來，忽然一名管家模樣的中年漢子走了出來，抱拳問道：「請問安于道安大俠在否？」

安于道心頭一跳，長身道：「在下便是，未知管家有何指教？」

那管家道：「適才不知大俠駕到，有失迎接，恕罪恕罪！家主人特令在下請大俠到前廳共膳。」

安于道心底忽然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脫口道：「此處頗為舒適，何況在下與主人並無交情，請告訴貴主人，就說安某不敢當！」

那管家微微一怔，按說任何賀客得主人視為上賓，乃榮幸之至，絕無推卻之理，偏偏安于道拒絕！他沉吟了一下道：「安大俠不去，在下恐難向敝上交代。」

安于道道：「這有何難？他不知安某來此，故不迎接，如今既然已知道，若有誠意者，為何不親自來請？」

眾人聞之都微微一愕，論賢者地位，司徒明親自迎接安于道絕不是降尊紆貴，但自己開腔要主人親自來邀請，卻不合安于道的性格。不過那管家並無反感之色。抱拳道：「有安大俠這句話，在下便可交代了！」言畢轉身快步而去。

安于道話說出口之後，也有點後悔，不過既然收不回來，便裝作若無其事。牛長志心中暗道：「安大俠與司徒明必有過節！」

俄頃，下人們將酒菜端上來，菜色豐富而精美，連酒亦是陳年佳釀。安于道替座上諸人斟酒，眾人忙舉杯道：「安大俠

勞苦功高，咱們齊敬一杯！」

「安某愧不敢當！在下也敬諸位多殺些大奸大惡之輩，來。」安于道舉杯虛敬一下，仰頭一飲而盡：「好酒，再來一杯！」

話音剛落便聽見一個宏亮的聲音：「安大俠要喝，請到前廳！」

安于道轉頭，只見一個身材魁梧，滿臉紅赤，一頭白髮，年近花甲的男人，龍行虎步而至，不用問亦知是主人「皓首獅王」司徒明。

安于道見司徒明親自來邀請，反而有點尷尬，長身道：「安某一句戲言，竟勞動主人大駕，實在愧不敢當！」

司徒明大笑道：「小女出閣，能得安大俠光臨助興，司徒明才眞的不敢當！」一頓又道：「安大俠近年來行俠仗義，不甘後人，不愧有大俠之稱號，前廳有許多武林前輩，都欲一睹風采，敬請移步！」

安于道抱拳道：「安某一向浪蕩慣了，上不得大場面，反覺在此較隨意。可否……」

司徒明截口道：「安大俠若還不肯移步，司徒某只好請武當的白雲道長和崆峒的掌門來懇請了！」

安于道架子再大，也不敢勞動那兩位輩份極高的武林前輩，只好道：「司徒老爺既然出到這一招，安某只好隨大爺去了！請！」

＊ ＊ ＊

前廳比中院那一座宏偉豪華得多了，一座大廳堂，足足可以擺下二十張八仙桌，不過此刻只有十席，十張桌均坐滿了人，都未動箸，顯然在等候安于道。

安于道見到這場面，雙頰登時發熱，司徒明大笑道：「諸位，久候的安大俠終於來了！」廳內的賓客都齊起來向安于道示意。

安于道驚訝之至，忙道：「安于道何德何能，怎當各位如此，豈不要折殺我安某人？」

司徒明道：「安大俠又何須故作客氣？憑你今日之俠義所為，理當受此禮遇！」他故意將俠義所為四個字的聲音提高了點，使這句話語帶雙關之味更濃。

安于道心中有氣，沉聲道：「司徒明如此抬舉安某，未知有何原故？」

但見座中站起一個老道來，稽首道：「安大俠不必多慮，論大俠近年來之義行，是可當同道敬重！就以本派來說，門下弟子遇險屢遭大俠援手，貧道便應當面致謝！」此乃武當派掌門師兄白雲道長。

崆峒派掌門趙遠年紀雖不大，但在武林中的輩份却十分高，接着白雲道：「趙某也得多謝安大俠，去年在關中救了小女一命！安大俠，請受趙某一禮！緊接着廳內不斷有人長身向他致謝，看來安于道這「大俠」之得來，絕非僥倖。

安于道心情複雜至極，但沒奈何仍得一一回禮謙遜一番，好不煩厭，擾攘了好一陣，司徒明方道：「上菜！」回頭又道：「安大俠請與司徒某同席！」

安于道心中不悅，奈何想不到推却的理由，幸好趙遠道：「司徒兄，小弟有個不情之請，可否讓安大俠到小弟這席來？小弟有話與他商量！」

司徒明道：「既然如此，小弟只好『割愛』了！」言畢哈哈大笑，親自引安于道到趙遠那一席。

趙遠旁邊的人立即讓出一個位來，司徒明又着下人添杯箸。安于道道：「趙掌門大名如雷貫耳，惜無緣拜會，今日能得與掌門共席，實乃安某之榮幸！」

趙遠道：「安大俠客氣，此語理應由趙某說方合。小女若非得大俠援手，後果實不堪想像。」他親自替安于道斟酒，舉杯道：「來，安大俠，趙某先敬你一杯！」

趙遠敬完安于道才敬司徒明，表現他對安于道的敬重，此刻廳內的賓客也紛紛向主人敬酒，之後又是司徒明的回敬，擾攘了好一陣賓主方舉箸。

安于道見同席有位青年，便是牛長志所提的殺手「血梅花」凌雲，便問道：「趙掌門，這些都是令高足麼？」

趙遠道：「趙某只帶兩位徒弟和小婿來。此乃小婿蔣傢，此是小徒兪永玉，這是容柏志。」

安于道忙道：「幸會幸會，名師出高徒，諸位神光氣足，眞是少年俊傑！」

趙遠呵呵笑道：「安大俠太抬舉他們了，沒的教他們產生自滿！」

「非也，兪少俠武功必高，照他神氣內蘊，將來必有大成就，安某預先恭祝掌門了！」

趙遠又呵呵地笑了起來。兪永玉忙道：「得安大俠垂青，晚輩榮幸之至！只是晚輩庸碌，恐有失安大俠之厚望焉！」

「令徒年少謙虛，更應向掌門道賀！」安于道敬了趙遠一杯之後，又道：「兪少俠住內進麼？」

「是的，因為外進客房已住滿了人，小徒與崑崙派的掌門弟子周傳書周少俠同住在內進！」趙遠指指兪永玉旁邊的一位五十歲左右的漢子。

安于道又道：「周少俠令師魯掌門這向可好？安某已十年未見過他了。」

周傳書道：「家師最近舊病復發，故此令晚輩代他來道賀！」衆人邊談邊說，酒過三巡，司徒明再舉杯敬飲。

忽然座中有人問道：「司徒兄，令愛許配誰人，至今該揭盅了吧？」

司徒明笑道：「得司徒某保留一點秘密，明日花轎一到，諸位自然知道！」

安于道見楊映紅不在場，若有所失，料是司徒明不讓她出來，心中有氣，忍不住接腔道：「司徒老爺這就不對了，咱們不遠而來，難道你到現在還須保留秘密？」

司徒明大笑道：「司徒某這趟發帖主要是想與諸老友叙叙，同時帶點『補禮』的意思，至於小婿……咳咳，由於他不是武林中人，又不喜出風頭，故此……不說也罷！反正明天便知道，諸位已等了好多天，也不用急在一時！」

安于道又道：「既然司徒老爺有『補禮』的意思，便該請夫人出來敬幾杯酒！」言畢舉座轟然應是。

司徒明略為沉吟了一下，轉頭對一位丫頭道：「你進內請夫人出來敬酒！」丫頭去後，司徒明又道：「並非司徒某不知禮儀，只是拙荊向來害羞，出不得大場面，

故此不敢勉强耳！」

座中有許多人當年仰慕楊映紅者，甚至曾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人，那肯相信司徒明的話，都紛紛出言指責。司徒明苦笑道：「諸位不信，司徒某亦無辦法！」

未幾丫頭回來，道：「啓稟老爺，夫人不肯出來，她請老爺代她敬酒，並請嘉賓們原諒！」

賓客一愕，隨即議論紛紛，覺得楊映紅有點不近人情。司徒明道：「司徒某早說過，她不肯出來，拙荊脾氣一向固執，因此難以改變其主意！」

白雲道長忙替他打圓場，道：「諸位，咱們今次是來道賀的，不可令主人難做，何況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話未說畢又有人道：「道長是出家人，原來也知道這回事！」刹那間，大廳內爆起一陣哄笑聲。

司徒明又道：「其實小婿之底細亦無保密之必要，只是拙荊認爲小婿並非武林中人，所以……咳咳，請諸位原諒。」

不知是誰在人叢中道：「想不到『皓首獅王』也有季常之癖！」當下又引來一陣哄笑。

這頓飯便在哄笑聲中散席，司徒明道：「諸位可去瘦西湖遊玩一下……」衆人皆曰早已去過。

趙遠道：「安大俠，今晚再見，趙某要回房休息了！」他領着徒弟離開，安于道不想再見到司徒明也回內進去了，不想在走廊上又遇到俞永玉。

「俞少俠住在那裡？」

「啊，就在這裡！」俞永玉指指一扇門，原來與安于道房距離不遠。

「少俠年少有爲，望能好自爲之！」

俞永玉臉色微微一變，道：「晚輩不敢行差踏錯，有機會還得請大俠多多指教？」他送走了安于道推門進房，周傳書因出去散步，房內只有他一個人，他關上門坐在床上，盤起膝來，却不練功，想着心事。

「那安于道懷疑我？我一向行事小心仔細，他怎會聽到風聲？哼，聽到風聲又如何！難道沒有證據，他敢動我一根毫髮不成，再說有師父在旁，料他亦不敢放肆！」

心中這樣想，情緒逐漸平緩，又暗暗告誡自己：「我可得小心，這安于道最愛多管閑事，萬一他鬧起來，恐怕有許多人會信他的話，屆時少不免添了許多麻煩！我必須保持鎮定，以免露出馬脚！」

原來俞永玉果然便是殺手「血梅花」凌雲！武林中殺手不少，出身名門者亦不算少見，但像他這樣仍留在師門，且有機會繼趙遠之後，任崆峒派掌門者，却去當殺手者，則較爲罕見。

俞永玉今年二十五歲，滿師三年，趙遠頗有培養他作爲自己繼承人之意，因此三年前教他出山行走江湖，一則增加閱歷；二則揚名立萬，免致屆時接任他師兄們不服，誰知俞永玉下山不久即淪爲殺手，他一邊行俠仗義，一邊暗中收錢殺人，這件事連他師父也被瞞住，其他人就更加不知了，因此近年來他的名頭亦漸响，被視爲年青一輩的高手，稱爲「武林四秀」之一。

俞永玉以凌雲出現時，殺人之後必在現場以血劃了一朵梅花，而被殺之人，身上必有梅花狀的劍傷，這是「梅花劍」之特色。

崆峒派的「黃沙劍法」與「梅花劍法」毫無相似之處，故此沒有人懷疑過他，相反武林中曾有不少人去找「梅花老人」算賬，只是「梅花劍」這一門已經式微，且「梅花老人」早期收了三位徒弟，都早已死了，新收的一個徒弟，武功根本尚未登堂入室，至於「梅花老人」素來不理武林中事，隱居已有三十年，因此「血梅花」一事，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俞永玉費了好大的勁，方使自己平靜下來，開始運功，所謂勤有功，戲無益，俞永玉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固然因爲他天賦資質好，兼且他亦勤奮好學。

晚飯時候，大廳內氣氛反而沒有中午的熱鬧，原因是賀客既知司徒明不肯說出女婿的底細，也不便再問，何況衆人對他故作神秘的態度，亦甚爲不滿。

晚飯過後，賀客們紛紛回房休息，但司徒府上下人等仍然忙個不停，既要準備明日小姐出閣之事，又要服侍數百名賀客，實在也夠忙的。

好不容易才將一切準備就緒，司徒府下人們才鬆了一口氣，亦紛紛回房休息。熱鬧的司徒府亦漸趨沉寂，偌大的一棟宅子亦隱在黑暗中。

到得半夜，忽然內堂傳來一陣叫嚷聲，住在中院的賀客紛紛出房打聽。牛長志亦被叫聲吵醒，忙道：「安大俠，內堂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安于道沒有應他，牛長志邊扣衣服，邊着小朱點燈，燈光一亮，只見安于道的床上空空如也，他人已不知去向！

＊　＊　＊

牛長志跑到外面，但見賀客們都是議論紛紛，外進的賀客此刻亦趕了過來，白雲道長反問道：「施主們可知內堂發生什麼事麼？」

周傳書道：「咱們也不知道，只聽裡面傳來一道尖叫聲。」

白雲沉吟道：「事出突然，咱們一齊進去探個究竟吧，料司徒施主也不會怪咱們。」羣衆一呼百應，都贊成白雲老道的見解，當下立即向內堂湧去。

司徒府佔地極爲寬廣，連通道也比別人的寬闊很多，羣衆剛湧至月洞門外，便見到內堂跑出幾名家丁來。白雲急喝問：「裡面發生什麼事？你們匆匆忙忙要去何處？」

「諸位大爺，咱們老爺被人殺死了，咱們正要去找你們！」

這句話如同一個霹靂，在羣衆裡頭頂上乍响，羣衆呆了一呆，白雲喝問道：「此話當眞？」

家丁們苦笑道：「此種話豈可開玩笑？」

「快帶路！是誰下此毒手？」

「不知道，咱們聞聲趕去時，老爺已倒卧血泊中，連首級也不見了！」另一個家丁邊說邊跑，但見內院已點了許多燈，人來人往的，一片混亂。

家丁引羣衆到一座獨立小院處，只見門外守着好些壯漢，裡面有女人的哭聲傳

了出來。周傳書見管事站在門外，便問道：「司徒老爺住在內面？」

「是的。」管家道：「不過裡面地方狹窄，諸位人數又多，恐怕容納不了，可否只派幾位代表進去？」

周傳書道：「白雲道長當然是其中一名代表！」

管事道：「你們可以派十個代表進去，這是夫人交代的！」

白雲道長轉身道：「周賢德代表崑崙派，當然他亦是代表！」當下又選出大河幫幫主黃協和、丐幫長老倫長富、「義薄雲天」白克城、黃山派掌門程於遠、揚州有名的鹽梟諸叔子等人。白雲轉頭四顧，問道：「趙掌門呢？」

只見趙遠自人叢中應道：「趙某在。」

白雲道：「趙掌門當然也算一個，還欠一位！」

忽聞遠處有人應道：「未知安某是否夠資格？」只見安于道由寬洞門處跑了過來。

牛長志問道：「安大俠您去了何處？」

「安某去茅厠，聞說人聲吵雜故趕回去，這才知道出了事！」

白雲道：「不必多說廢話，還是趕快進去看個究竟吧！」

管事道：「諸位請跟關某進來！」當下那十名代表跟管事進內，只見小院尚有一個小小的天井，放了許多奇花異草和盆景，衆人也無心觀賞，進廳再轉入書房。

書房房門掩着，裡面哭聲和飲泣聲响成一片，管事道：「夫人，他們選出十名代表，已經到了。」

房門打開，裡面只點了一盞油燈，却擠着好幾個人，開門的是總管董皓，司徒寶玉長身道：「先父不幸遇害，累諸位受驚，寡家上下已經難安，還得勞煩各位半夜移玉！更爲感激……小的代表寡家多謝各位！」

白雲乾咳一聲，道：「司徒老爺突然遇害，貧道與諸賀客……唉與大家都十分難過，未知令尊是如何遇害的？」

安于道一進門一顆心便怦怦亂跳，地上跪着一個女人，背向着門，雖看不到面貌，但身材苗條，單從背影亦可斷定這女人必然是位美人兒。安于道心中暗道：「映紅看來還這般好看，而我則已滿臉蒼老了！唉，她見到我也不知道能否認得出來，她如今丈夫新喪，我怎會想到這麼遠，如今是她最悲痛的日子……」話雖這樣說，但心底却隱隱然有點快意！

趙遠道：「請夫人及公子小姐讓一讓，待咱們看看，憑咱們幾個人的經驗和眼光，料能看出點端倪，早日找到兇手，替司徒老爺報仇，才是最重要的，司徒老爺也才會瞑目！」

安于道接道：「趙掌門說得對，映……夫人請節哀順變！」

夫人頭也不回地道：「董總管，請你立即去通知男家，叫他們不要把花轎抬來……改期吧！」嚦嚦鶯聲，不緩不急，聽在耳內，令人產生一種懶洋洋的感覺。

董皓應了一聲，走了出去，夫人慢慢站了起來，也慢慢轉過身來，向衆人行了一禮，安于道忽然喝道：「你到底是誰？居然敢冒充楊映紅！」

那婦人愕然道：「閣下是誰？與楊姐姐很熟絡麼？」

安于道有點窘，但仍固執地道：「你還未答在下的問題！」

那婦人年約三十，外表看來十分柔弱，但內心堅强，不慌不忙地道：「未亡人從未冒充過別人，更不會冒充一個死人！」

安于道雙眉一軒，神態大變，喝道：「你說什麼？」

那婦人道：「關管家，你進來一下！」

「是，夫人！」關管家應聲進房。

「你告訴他們，我是什麼身份。」

關管家轉身道：「諸位，這位便是司徒老爺的夫人邱氏，請恕在下料不到各位不知道，事先沒作介紹！」

安于道失態地抓住關管事的手腕，喝道：「快說清楚，映紅如今在何處！」

「楊夫人在三年前因患急症病歿了！」

「胡說！安于道家裡財錢堆積如山，還會請不到大夫爲她治病！」

司徒寶玉道：「楊氏繼母在三年前病歿，此事褚大爺可以作證！」

褚叔子道：「實情確是如此。」

關管事臉色一沉，道：「安大俠武功雖高，但來到司徒家也不可放肆，請自重！」

安于道悻悻然放下手，拿眼望書房內的佈置，不敢與其他人的目光接觸。書房內只有一座書櫃，一張大桌子，四張太師椅，一張茶几，一隻角几，上面放着一盆花，司徒明倒在桌前地上，身體染滿了血。六陽魁首不翼而飛，脖子上的斷口非常平整，武器顯然太鋒利。

白雲和趙遠首先蹲下身檢視，白雲看了幾眼道：「兇手是使刀的，瞧這脖子的斷口便知道！」

趙遠將司徒明的身體翻轉過來，見他前身還有幾道傷口，脫口道：「不，出手是使劍的，道長請看！他這一劍刺進心房，司徒老爺其實是死在這一劍之下的！他是在得手之後，才用刀砍下首級，實際上他的兵刃是劍！」

程於遠道：「程某贊同趙掌門的看法！」

倫長富接道：「依老要飯的淺見，兇手必是殺手無疑，問題是他在何時潛進宅內殺人的？」

安于道道：「說不定兇手共有兩人，一個使刀一個使劍，否則憑司徒老爺的武功，決計不能這樣快便喪生！」

黃協和及白克城則同意他的看法。褚叔子道：「褚某認爲這點可以再慢慢推敲，如今首先要做的事是搜查兇手的下落！他從何處進來的，又從何處逃逸的？」

白雲道：「褚施主說得有理，咱們每人帶幾個人，仔細搜一搜！」

邱氏道：「勞煩諸位，未亡人怎好意思？還是請諸位回來休息，待咱們自己搜索調查吧！」

安于道正容道：「夫人這樣說便錯矣！府上的人都有一定的閱歷，由咱們調查效果必然較佳！」

「安大俠所言雖然有理，但人多而雜，效果未必好，再說諸位可以保證到寒舍者人人均無問題？」

安于道雙眉一軒，道：「夫人此話是何意思？」

「安大俠是聰明人當然會明白！」邱氏一頓又道：「既然諸位執意要代咱們出頭，未亡人不便反對，請吧！愛玉，扶娘回房休息。」

眾人這才留意房內的那位少女來，安于道見她如花似玉，眉眼如畫，與楊映紅頗爲相像，不由又觸動了心事，不過這次他不敢貿貿然開腔，只目送她母女離開。

白雲乾咳一聲，道：「咱們也出去率人搜索吧，不過，還得關施主大力協助！」

關管事道：「這個不勞道長交代，關某也曉得，請諸位跟關某來！」他引領他們十人到月洞門處，門外的人都忙不迭問起情況。

白雲將所見簡要地交代了一下，又將自己的提議說出來，羣衆都有意替自己洗脫嫌疑，當然贊成，當下由十名代表，率領十隊人分頭在司徒府四周處搜索，直至天亮之後，再集中在獨立小院之前。

白雲問道：「諸位有何發現？」

眾人皆表示沒有什麼發現，只在書房窗台上發現半個腳印，估計兇手由窗口出入。

關管事淡淡地道：「諸位勞累了一夜，司徒府上下均感激不盡，如今早飯已備好，請諸位輪番到中院飯廳進膳。飯後若有人要離開者請隨意，要留下來拜祭司徒老爺的亦歡迎！諸位請。」

羣衆被奚落之後，都有灰溜溜之感，各自回房去。安于道先回房，牛長志緊跟在他後面，低聲問道：「安大俠，你可曾見到凌雲否？」

安于道心頭一跳，道：「俞永玉？嗯，自半夜至今果然沒有印象！」

牛長志道：「在下一直留意這件事，而且還派了小朱加入趙遠那一隊進行搜索兇手，小朱却表示未曾見過他！安大俠，您說這裡面會否有問題？」

安于道目光一亮，喃喃地道：「莫非是他幹的？得手之後便悄悄離開？」

牛長志道：「一定是如此，咱們告訴白雲道長，也免得其他人受到嫌疑！」

安于道忙道：「慢，此事非同小可，咱們不可妄動，待安某先去找趙遠瞭解一下再說！」言畢開門出去。

安于道走到飯廳，只見關管事站在門口，伸手一攔。拱手道：「對不起，安大俠請您等下一輪吧，裡面已經滿座，而且也快吃完了！」

「安某不是要吃飯，而是要找趙掌門的！」

「趙掌門還未到，大概也會吃第二輪！」

安于道頭也不回，便向趙遠的住所走去，他只知道趙遠住在中院和外進，却不知臥室在何處，當下到那裡便大聲問道：

「請問趙掌門住在那裡？」

他一口氣問了兩遍，一扇門便打開，容柏志探頭問道：「安大俠找家師？」

「不錯，令師在何處？」

「家師在茅厠。」

「茅厠在何處？」

容柏志微微一怔，反問：「安大俠昨晚不是也去過麼？」

安于道臉色一變，沉聲道：「昨晚安某去的是內進的茅厠，外進的在何處却不知道！」

容柏志囁嚅地道：「晚輩亦不太清楚。」

安于道轉身而去，準備到處找一找，誰知在走去飯廳上便見到趙遠由外面走過來，連忙迎上前問道：「趙掌門去何處？」

趙遠道：「趙某因昨晚未到外院搜查過，故此剛才到那裡看看！」

安于道問道：「趙掌門不是在茅厠麼？」

趙遠臉色微微一變，反問：「誰說的？嗯，是是，趙某是要去如厠……」

安于道道：「安某想問你一件事，令徒俞永玉，昨夜去了何處？如今又在那裡？」

趙遠見他臉色不善，也變了顏色，冷冷地道：「安大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莫非你懷疑咱們師徒殺了司徒明？」

安于道道：「趙掌門言重了，請先回答安某的問題。」

「你不將心中所想的話說出來，便休想趙某告訴你什麼！」

安于道見他態度堅決，心中疑念更深，忍不住道：「趙掌門爲何包庇令徒？安某不相信趙掌門不知道令徒俞永玉即是殺手『血梅花』凌雲！」

趙遠暴喝一聲：「安于道，你莫以爲對趙某有恩，便可以隨意誣害崆峒派的弟子！」

「安某向來只做自己認爲應做的事，既不認爲對人有恩，更加不望施恩望報，趙掌門請勿將兩件事混淆在一起，如今安某只想知道令徒去了何處！」

「安大俠是不是懷疑小徒？」

「如今言之尚早，假如他有離開司徒家的理由，安某又何會懷疑他？否則……」

趙遠怒道：「否則便如何？哼，你剛才說小徒就是『血梅花』凌雲有何證據！你可知道你安大俠今日在武林中的地位？你一句話便可判人生死，沒有證據胡亂指責，可知一個有爲青年的前途便會毀在你手中麼？」

安于道被他搶白了一番，無話可答，有點老羞成怒地道：「假如令徒不是殺手者，爲何趙掌門不交代其下落？分明是……」

趙遠見周圍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臉上也有點掛不住，他素來極愛臉子，當下變了臉，道：「安于道，你今日若拿不出證據來，崆峒派便不與你干休！」

安于道這幾天心情一直不能平靜，聽了這話如同火上添油，狂笑道：「別拿崆峒派三個字壓人，安某不聽這一套的！」

趙遠倏地拔出劍來，喝道：「安于道，拔劍！」

* * *

眾目睽睽之下，安于道若不拔劍，如何下得了台？當下只聽他狂笑一聲，道：「趙掌門有意指點安某的武功，機會難得，安某敢不從命？此處地方狹窄。咱們到院子裡去如何？」

趙遠話說出口之後，頗有點後悔，奈

何收不回來，偏偏安于道亦咄咄迫人。只好堅持到底，道：「趙某正有此意！」

當下兩人去到院子中間禮堂，恰好大河帮帮主黃協和聞迅趕到，連忙道：「兩位乃同道中人，爲何兵戎相見？可否由黃某作個魯仲連？」

安于道道：「除非說出俞永玉昨夜去了何處，否則一切免談！」

趙遠則道：「除非安于道肯當衆道歉，否則今日非要領教他一下高招不可！」

黃協和忙道：「兩位可否再聽黃某一言？所謂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且如今正該合力共同緝拿兇手，更不該內鬨！」

「安某正是爲此事而拔劍！」

趙遠暴喝一聲，道：「安于道，你昨晚亦遲到，分明另有內情，如今反來誣衊趙某師徒，正是作賊心虛之表現！」兩人越說越怒，黃協和知道憑自己一人沒法勸開他倆，立即往飯廳處望去。

安于道沉聲道：「今日誰也動不了，趙掌門不會改變主意吧？」

「住口！趙某是什麼人？話說出口，便無收回之理！少廢話，快動手！」

安于道不欲失身份，抱拳道：「趙掌門先請！」

「好！」趙遠長劍凌空虛刺一下，然後翻手振劍，向安于道刺去。他這一着乃表示也不欲佔安于道的便宜，但又急於動手，是以虛刺一劍，表示領情。

安于道叫聲來得好，手臂一提，提劍架往趙遠的劍，趙遠的黃沙劍法走的是急快的路子，長劍一沾即走，第二劍緊接着攻出。

安于道見招破招，趙遠雖然攻得急，但他亦守得穩。黃沙劍法與一般快劍有不同之處，除了速度快之外，而且氣勢磅礴，劍法一展開，便將對方四周籠住。西北關外，狂風一至，黃沙蔽天，鋪天蓋地而來，氣勢甚是嚇人，崆峒派祖師，乃因長年見到狂風沙，故而悟出此套劍法，是以其厲害可想而知之。

安于道的劍法則相反，他招式樸實無華，但勝在以拙取巧，以慢制快，而且功底紮實，是以黃沙劍法雖然厲害，趙遠竟然佔不到便宜。

眨眼間，兩人已鬥了數十招，趙遠見對方只守不攻，使得自己的長處難以發揮，遂出言激將：「原來安大俠一向只學防守，未學過進攻的劍法？」

安于道冷笑一聲：「趙掌門莫高興得太早，否則敗在安某劍下，如何向徒子徒孫交代？」

趙遠大怒，攻勢更急，就在此時，白雲道長等人聞聲趕至，急道：「兩位停手，請聽貧道一言！」

安于道道：「道長不必强出頭！」

白雲又道：「兩位到底因何事而起衝突？」

牛長志悄聲道：「未知道長昨夜有否見到趙掌門的愛徒俞永玉？」

白雲白眉一掀，反問道：「俞施主不見了？他的不見與安大俠又有何關聯？」

牛長志道：「道長腦袋怎地比牛某還不靈活？俞永玉到如今尚未回來，難道這裡沒有內情？安大俠詢之，趙掌門硬是不答！」

白雲頓然大悟，但一頓又問：「俞永玉會做出這種有辱師門的事？安大俠過慮了！」

牛長志道：「安大俠只要趙掌門交代俞永玉的去向，但趙掌門就是不答，故此起了衝突！」

「哦，有這等事？施主爲何會懷疑他？」

牛長志接道：「因爲有人告訴在下，說俞永玉其實就是新近崛起的職業殺手『血梅花』凌雲！」

此言一出，旁邊的人都「啊」地一聲叫了出來。白克誠皺眉道：「不會吧？牛副帮主憑何知之？」

牛長志囁嚅地道：「牛某是聽人說的！」

黃山派掌門程於遠道：「道聽途說豈能當眞？」

牛長志忙道：「對在下說及此事者，爲人眞誠可靠，絕非道聽途說者可比，因爲凌雲行兇時，他曾目睹！」

黃協和接問道：「那人是誰？」

牛長志結結巴巴地道：「在下答應過他，不會洩漏彼之姓名……請……原諒！」黃協和輕哼了一聲，轉頭觀戰。

安于道與趙遠之戰，越來越激烈，趙遠表面上仍然佔了優勢，但安于道每次反攻，都能造成危險，看來再打下去，安于道取勝之機尚在趙遠之上。

程於遠低聲道：「想不到安大俠猶勝趙掌門前輩！」

話音未落，又見安于道一劍直刺，恰好攻破趙遠的劍網，趙遠那一劍本是進手式，安于道不守而攻，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使得趙遠大惑不解，手上不由慢了一慢！

安于道所求的正是如此，趁對方手上一慢，他雙脚不動，上身突然一扭，幾乎折成四十五度角，手上長劍趁勢一拉，劍鋒反削趙遠使劍之臂！

趙遠長劍在外，無法招架，千鈞一髮之間，雙脚一頓，急運倒飛，不料安于道便將他此道計算上，他退安于道立進，身形又是一變，上身在前，手臂暴長，長劍去勢更速！

好個趙遠，不愧是崆峒派的掌門，只見他雙脚再一頓，倏地拔空而起，而安于道便收勢不及，連人帶劍自他脚底下穿過！

趙遠剛鬆了一口氣，說時遲，那時快，安于道左掌在牆上一按，身子倒飛而起，凌空轉身折腰，頭下脚上，居高臨下，長劍掄圓，當作鋼刀使用，急砍下去！

這一劍氣吞牛斗，彷如長虹貫日，泰山壓頂，亦是自始至今，安于道最高殺傷力的一招。

趙遠身在半空，難以迴避，急切間學劍一格，只聞「噹」的一聲响，趙遠急促下墮，而安于道身形又變，雙脚扣下，凌空向趙遠的後背踹去！

趙遠怎料到安于道尚有此一着？況且體內眞氣已濁，根本不能迴避，只好運勁於背，準備硬受一脚。原來安于道長年在刀頭下打滾，其抗敵應變之能力和經驗，又豈是長期在崆峒山上養尊處優的趙遠可比？

眼看安于道雙脚即將踢及趙遠之後背，猛見一道黃影閃動，白雲身子電射，雙脚齊出，一袖拂在趙遠背上，使的是武當「綿裡針」之陰柔勁力，將趙遠送前五尺，另一袖則擋在安于道雙脚之前！

安于道正暗自高興，忽見白雲强出頭，急切之間收不住脚，雙脚踢在白雲的袖管上，那袖子雖是軟物，但竟有一股暗勁傳來！他急吸一口氣，折腰翻身落地！

「無量壽佛，兩位施主可否聽貧道一言？」

安于道喘了一口氣，不滿地道：「安某與道長素無瓜葛，道長爲何出手阻攔？」

白雲稽首道：「安大俠請息怒，依貧道之見，兩位之間必有誤會，何不平心靜氣尋求諒解？既是同道中人，兵戎相見，徒令親者痛、仇者快！」

安于道吃吃笑道：「道長這句話理該向趙掌門說！趙掌門當衆令安某拔劍，安某若不應戰，人家尚以爲安于道是位貪生怕死之輩！」

趙遠道：「安于道你侮辱我師徒，不交代清楚，今日就別想干休！」

安于道冷冷地道：「安某絕無干休之意，也不怕趙掌門拔劍，除非趙掌門恃着還有徒弟女婿，三個人一齊上，則安某只好落荒而逃！」

這話無異暗示趙掌門單打獨鬥非其對手，然事實亦是如此，是以趙遠不由老臉發熱，惱羞成怒地道：「趙某若要倚多爲勝，你安大俠早已身首異處！」

安于道又一陣大笑：「幸好身首異處的不是安某！」這又暗示司徒明是被崆峒派所殺，趙遠勃然變色，正想發作，却被黃協和及程於遠雙雙攔住。

白雲急道：「安大俠，貧道與趙掌門相識三十餘載，敢信他不是這種人！」

「安某亦不是非要他認不可，只欲知道兪永玉的去向，奈何他偏偏不說！」

白雲乾咳一聲，問道：「趙掌門，貧道由昨夜至今未見令徒面，未知他如今在何處？」

趙遠道：「莫說你們不知道，趙某也正在找他，適才就是出去找尋！」

白雲訝然道：「令徒離開，也不告訴趙掌門？」

「那小畜牲住在內院，他不說趙某又怎會知道？就怕他已遭人暗殺了！」趙遠目注安于道：「昨晚不是有人說去茅厠麼？」

白雲忙道：「慢來慢來，咱們仔細問一下，也許能知令徒去向！嗯，令徒與誰同室而寢？」

「就是崑崙派的周傳書！」

「周施主何去？趙掌門沒問過他？」

「問了，他說小徒半夜下床，周傳書醒來問他往何處，小徒答謂去茅厠，但後來却不見他回房，不久內堂便出事了，而事後他亦未曾再見到小徒！」

說着周傳書已出，白雲和程於遠輪番問他，所答與趙遠說的一樣。趙遠又道：「趙某不敢懷疑安于道，誰料被他反咬一口！」

安于道道：「你不懷疑周傳書，反而懷疑安某，這又是什麼道理？」

趙遠道：「非趙某誇讚自己的徒弟，周傳書要想在不驚動別人之下殺害小徒，恐怕非再苦練數十載不可！」周傳書聞言喃喃不說話，心中却滿不是滋味。

白克城這時候才開腔：「依白某之見，安大俠不會殺兪永玉，周傳書也不會殺兪永玉，而……」

趙遠心情惡劣，未待他說畢，即反稽道：「這話說了等於沒說！」

白克城自顧自說下去：「但白某却希望令徒之失踪，與司徒明老爺之死無關！」

趙遠喝問道：「白克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克城態度不變，道：「白某並非懷疑令徒，只恐他因爲見到兇手，而被兇手殺人滅口！」趙遠聽了此話，心中才稍舒暢。

程於遠道：「程某建議大家到廳內平心靜氣推敲一下，須知司徒老爺之死以及兪永玉之失踪，都十分蹊蹺！」

當下衆人均無異議，一面到中院小廳內討論，爲恐人多嘈雜，程於遠只放了二十個人進去，饒得如此已坐滿一廳的人。

趙遠急不及待地道：「首先得證明安于道昨夜是否在茅厠！」

安于道怒道：「安某去了一會兒茅厠，也有嫌疑，那麼令徒至今不見，又作何解釋？」

白雲道：「安大俠之爲人，在座均知，俠骨仁風，救人無數，又豈會做出這種事？但爲了避免外人諸多揣測，以貧道之意，安大俠還是勉爲其難，將情況交代一下。」

程於遠和黃協和等人亦都贊成，安于道只好道：「昨夜安某練了內功，有點便急，故此去茅厠。哼，這種事有什麼好說的！」

趙遠續問：「當時是什麼時候？你去了多久？茅厠在那裡？」

他一口氣提出三個問題，白克城心中暗道：「這趙遠怎地如此幼稚，枉他身爲一派之尊！」

安于道忍住笑道：「安某是三更去的，時間不久，忘帶銅壺滴漏，沒法說出準確的時間！至於第三個問題，更加不用問，難道安某不在中院茅厠解決，反去外院不成？」未言畢已有好幾個人忍不住笑了出來。

趙遠喝道：「有什麼好笑的？既然要調查，自然得仔細一點！」

安于道道：「趙掌門，安某也有個問題問你，你今早明明去找令徒，爲何容柏志又說你是去茅厠？」這次笑聲更響。

趙遠沉着臉道：「他措詞推搪你，與我何干？」

安于道又道：「容柏志是否措詞，理該請他來作證才合！」白雲忙着人去請容柏志。

褚叔子乾咳一聲：「老夫最不耐煩等待，安大俠若還有疑問，何不一併發問？」

忽然廳中有人道：「安大俠，在下有一句話要說，未知方便否？」

安于道見發話的人是位青年，遂道：「豈有不方便之理？少俠貴姓大名？」

那青年精神似乎一振，道：「有勞大俠垂詢，在下陸青竹，是江南『雙槍門』的弟子！」

「原來是陸少俠，安某久聞大名矣，請問：」安于道只道他是想質詢趙遠，是以態度十分輕鬆。

陸青竹道：「在下昨夜亦上茅厠，而且亦在三更時分，却不見安大俠……」

安大俠大笑反問：「難道陸少俠一直在茅厠中一個更次不成？而且是在中院如厠？」

「正是！因爲在下昨晚不知爲何腹瀉，三更時分上厠，便一直蹲在裡面，直至聽到人聲才出來！」

趙遠一跳而起，道：「安于道，趙某早說你最值得懷疑的了！」

安于道料不到陸青竹會說出那幾句話來，再給趙遠搶白一番，一時間竟然無話可答，半晌才道：「笑話，安某與司徒明無冤無仇，我爲何要殺他？殺人總須有個道理，趙掌門信口開河，也得有點憑據！」

「陸青竹的話便是個憑據！還有，你以前一定是楊映紅裙下之臣，誰知後來她嫁給司徒明，你懷恨在心，所以這次便殺了他洩恨，這便是你殺人的動機！」

「荒謬！一切都是想當然，豈可作準？安某若要殺司徒明，十八年前便動手，豈會等到現在？」

趙遠道：「這問題很簡單，因爲你以前武功不及司徒明，沒有必勝把握，故此等到今天！」

安于道臉上變了顏色，正想反駁，又見容柏志走進來，連忙改口道：「容柏志，你爲何騙我，說令師去茅厠？」

容柏志轉頭望一望趙遠，見師父不斷向自己打眼色，他爲人敦厚，結結巴巴地道：「師父……您不准弟子說……這可是您臨走時交代下來的呵！」

安于道大笑，高聲道：「趙遠，你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你們師徒到底幹過什麼事，快快從實招來，現在最大的嫌疑犯是你！」

趙遠一張臉漲得像隻茄子，怒道：「安于道，你莫含血噴人！」

＊　＊　＊

白雲急道：「趙掌門息怒，請將實況說出來，一切當可明白！至於趙掌門的爲人，貧道深知之，絕不是濫殺無辜者！」

趙遠伸手指一指容柏志，道：「趙某這個徒弟，一向腦袋不靈活，而且我也怕兪永玉失踪，會遭人懷疑，更怕他口齒不清，惹人思疑，所以故意騙他說去如厠！事情就是這般簡單，信不信由你！」

安于道道：「當然不信！」

趙遠指着安于道，怒道：「安于道，你莫以爲趙某怕你，便可胡言亂語！你說，趙某有殺司徒明的道理麼？」

這句話教安于道答不出話來，白克城一向妒忌安于道，聞言道：「安大俠，爲了澄清眞相，亦爲了保持你的淸白，請你再聲明一下，到底昨晚你是不是去茅厠；若不是上厠又去那裡？」

安于道硬着頭皮道：「安某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當然是去如厠！」

陸青竹皺着眉頭道：「但當時茅厠內除了我之外，並無別人進去……若有人進厠，在下無不知之理！」

安于道冷冷地道：「陸少俠，你再想清楚，到底你是不是一直在裡面？須知安某上厠時，亦無別人。」

黃協和道：「黃某查過，中院只有兩座茅厠，一在外進，一在內進，兩位都上內進那一座麼？」

安于道和陸青竹齊聲應是，黃協和望了白雲一眼，道：「如此黃某亦無話可說了！」

褚叔子道：「那個老要飯去了何處？爲何不見？」

趙遠道：「莫非他有問題？」

白雲忙道：「在沒有證據之前，不可胡亂揣測，以免冤枉好人！而貧道對倫長老的人格，至爲清楚，他絕不會……」

程於遠道：「他不是兇手，大家都不是兇手，這本就不奇怪……」

容柏志快道：「那麼司徒老爺自殺的麼？」

程於遠微微一笑，道：「程某的意思是指兇手不是咱們這些賀客當中，是由外面進來的，咱們無端端互相猜疑，恐怕眞兇知道更笑破肚皮！」

褚叔子道：「若是外來的兇手，又有什麼線索可追查？」

話音剛落，又見關管事走了進來，道：「諸位，由於敝上不幸，故此小姐出閣之期押後，夫人她心情不好，也不敢張揚，故此請諸位離開！」這是逐客令，衆人都是一愣。

白雲道：「咱們留下來拜祭司徒施主，請管事告訴夫人，說咱們拜祭之後便會離開。」

「夫人說諸位的好意心領了，請諸位立即離開！」

陸青竹大聲道：「你們夫人把咱們當作什麼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豈有這般不識大體的女子！」

「老爺早已不是武林中人，夫人更是書香之後，完全與武林說不上邊緣……」

牛長志亦駁之道：「既然如此爲何又發請帖請咱們？」

「那是老爺的主意，他若健在自然可以回答閣下的問題，可惜……諸位請吧，咱們做下人的實在作不得主，敬請原諒！」

白克城冷地道：「你們夫人這副態度，咱們也不想留下來，不過有件事閣下請代司徒老爺辦的，便是宣佈他女婿！」

「對不起，關某不能說！」

白克城沉聲道：「說不定兇手就是他！」

關管事挺胸道：「若是他也與諸位無關！」

陸青竹怒道：「那女人眞是欺人太甚！」一呼百應，羣情洶湧中關管事不由變了顏色。

白雲忙道：「無量壽佛，府上既然不歡迎咱們，咱們自不會勉强！」白雲在武林中的輩份極高，衆人聽了他這句話，才悻悻然離開。

＊　＊　＊

到司徒府道賀的賀客，雖然離開了司徒府，但大部份仍羈留在揚州城。安于道

、趙遠、白克城等人亦不例外。

安于道仍然入住迎賓客棧，他到司徒府便好像變了一個人，待他返回迎賓客棧，情緒方逐漸平復。

當安于道洗了個澡，換了衣服，躺在床上，回想這兩天在司徒府的經過。楊映紅眞是患病死的？司徒明又是被誰殺死的？那個邱氏是什麼來頭？

這三個問題，都不可能在此時此地找到答案，他只知道他並沒有殺死司徒明。

那麼昨夜他是否去茅厠？想起昨夜、事……

與蒙面人稱兄道弟

那夜已深，司徒府內靜悄悄的，安于道耳畔不斷聽到牛長志和小朱的鼻鼾聲，更加難以入眠。他索性坐在床上練功，可是心潮如波濤般，一浪緊接一浪。

十八年前，自己追求楊映紅的情景，如一本圖畫，一頁頁在腦海中翻過，往事歷歷如在眼前。本來他一接到司徒明的請帖，便恨不得立即插翅飛來揚州，可是偏在到了司徒家之後，心情却起了變化，患得患失。楊映紅還記得自己麼？

當年他追求楊映紅，是在極度秘密中進行，與別不同，是以知道內情的人較少。雖然楊映紅從未正面向他表示過什麼，但安于道却一直認爲楊映紅終有一日，必會嫁給自己。

安于道越想越心情越難平復，忖道：「爲何今日不見映紅？莫非司徒明待他不好？好個司徒明，假如你虐待映紅，安于道便不饒你！」

雖然產生到內堂一探究竟的衝動，安于道立即披衣下床，悄悄推開窗子跳出去，然後重新將窗子掩好。

今夜星月無光，但對於安于道這等高手來說，根本無甚分別，他雙眼向四周望了一下，不見有人便向內宅躲去。他半夜偷進內宅，自然不便由月洞門進入，乃踰牆而入。

有點出乎安于道意外的，司徒府內宅居然不設防，四周不見一個人影。似乎所有人都已進入夢鄉，難道司徒府不怕有人潛進去？至此安于道反而有點懷疑。

他當然不知道司徒明夫婦住在那裡，只好四處找尋，司徒府房舍櫛次鱗比，又不便逐間查看，安于道再度猜疑。

忽然一個念頭自他腦海中閃過，這時候楊映紅當已就寢，亦必然與司徒明在一起，即使楊映紅肯與自己互訴衷情，在此情況之下，也未必能發生！

安于道不由打起退堂鼓來，只是又不甘心就此回房，眼看不遠之處有座獨立小院，心想必是司徒明的住所，心頭又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就在此時，小院之內突然傳來一道慘叫聲，安于道吃了一驚，下意識地認爲是司徒虹在虐待楊映紅，身子一射向前，說時遲，那時快，腦海中靈光一閃，記起那是男人的聲音，自與楊映紅無關，又聞附近

就在此時，小院之內突然傳來一道慘叫聲，安于道吃了一驚，下意識地認爲是司徒明在虐待楊映紅，身子一射向前，說時遲，那時快，腦海中靈光一閃，記起那是男人的聲音，自與楊映紅無關，又聞附近房舍之內有人聲，他不敢久留，恐遭人懷疑，連忙循原路退回中院。

這時候，連中院亦有人聲，安于道繞路而行，小心翼翼恐被人發現，幸而終於安返客房，回房之後，方知道牛長志和小朱不在，又連忙開門出去，然後再循聲由月洞門進內宅……

＊ ＊ ＊

太陽已經偏西了，斜照在紗窗上，紗窗上釘着一隻蒼蠅，在春風中振翅，似乎十分愜意。

安于道雙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子。昨夜他偷偷進入司徒府內宅，不但見不到心上人，還差點被人懷疑是殺人兇手，眞乃無安！

忽然房門被敲響，安于道粗暴地道：「沒事不要來打擾大爺！」

外面傳來白雲的聲音：「安大俠，是貧道！」

安于道微微一怔，隨即深深吸了一口氣，振作一下精神，下床問道：「道長有何指教？」他懶洋洋地把門拉開，外面只有白雲一個人。「道長有事？」

白雲道：「貧道與白大俠和黃帮主等人正在研究司徒施主的死因，特來邀請大俠參加！」

安于道正容問道：「未知道長是否還懷疑安某是殺死司徒明的兇手？」

白雲忙道：「貧道一直未嘗懷疑過安大俠！」

「如此甚好，在下不想研究了，因爲沒有一點線索，要查出原因，談何容易！」

「然則安大俠有何高見？」

「在下蠢鈍，不懂得推敲，更無意瞎猜，因爲安某向有事北上，只想休息一下。道長當能諒我！」

白雲有點驚愕，猜疑道：「如此貧道不打擾了！」言畢稽首而退。安于道關上門後，收拾了一下行囊，立即結賬離開，他忽然十分討厭揚州，更討厭那些無聊的人，恨不得立即離開。

可是當他踏出客棧，腦海中又翻起一個念頭：「映紅不幸病沒，其墳墓必在附近，我既然來到揚州，何不到她墳前拜祭一下，也好了却一件心事！」

安于道穿過兩條小街，到一家賣香燭冥鏹的小店，這揚州城雖然繁榮熱鬧，大街小巷都擠滿了人。小店生意頗佳，安于道等了好一陣，待顧客稍少，然後問掌櫃：「請問一句，您知道司徒老爺的夫人楊氏，墳墓在何處麼？」

掌櫃看了他幾眼，欲語還休，安于道忙道：「在下乃楊氏同鄉，受其表親之托，到她墳前拜祭一下，剛才到司徒府詢問，誰知司徒老爺也……咳咳，在下不便在此種情況詢問，故此來請敎您！」

掌櫃道：「原來如此，楊氏葬在北郊，你出城之後，再問一問，當能知道，因爲其墳墓甚大，還豎了許多石翁仲，甚是易找！」

「再問一句，楊氏是因何而死的？」

「客官還不知道麼？楊氏乃感染了疫症而沒的！嘿嘿，當時好不風光，單送葬

的人便有好幾百個！」

當下安于道買了香燭冥鏹祭品，沿途出北城，再問問路人，果然得到指點，遂向遠處一座小山崗走去。遠望那座山崗，黃土一坯接一坯，安于道心頭泛起一陣悲哀。自古紅顏多薄命，想不到昔年武林大美人，如今已成一堆黃土！

安于道來到山崗下，抬頭望去，見山坡上都是些小墳小墓，與掌櫃所述，大不相同，正在思疑間，忽見山頂一座墳墓後似有人影晃動，但一閃即沒。安于道心頭一跳，裝作不見，繞路上山，表面上在找尋楊氏之墓，實則在路中留意四周動靜。

待到山頂，安于道倏地將祭品往一座墳上一放，身子橫射，人離地時，脚尖在一塊大石上一點，借力提昇，凌空轉身，再向一座墳墓射去！

與此同時，那座墳墓後面，長身跳出一條漢子來，臉上蒙着布，他顯然料不到安于道有此一着，有點慌亂，安于道行動何等神速？幾個起落，已攔在其身前。

蒙面人急忙轉身逃跑，安于道豈容他逃脫？抽出長劍來，急追而上，長劍急刺其後背，喝道：「不停步便殺了你！」

蒙面人已定下神來，反應亦快，單足點地，身子一提，手臂抱起，手中劍芒隨之暴長。但聞「嗆」的一聲響，兩劍相交，兩人同時退了半步！

安于道恐他再逃，長劍凌空劃了半個弧圈，掄圓斜砍，以劍使刀招，本來違劍法，但安于道武藝高超，功力深厚，舉手投足，這一劍威力極大，將蒙面人上下全罩住。

蒙面人雙眼一亮，手臂揮處，一陣「嗆」聲響，連出五劍，才將安于道那一招破去，安于道精神一振，叫道：「好本領，再試安某這一招！」

剎那間，但見他神情一歛，緩緩刺出一劍，就像師父給徒弟餵慢招般，可是劍尖却發出動人心魄的嘶嘶聲響！

蒙面人目光大變，雙眼緊緊盯着對方長劍的來勢，他顯然是個識貨之人，知道此刻萬萬後退不得，因爲一退，對方那一劍勢必加快，而且其劍尖吞吐不定，難料其方位，貿貿然後退，必爲所乘！

安于道見對方如斯鎮定，亦微微一怔，他手掌倏地一抖，長劍去勢加速，斜制蒙面人的肩膊！

蒙面人亦在此刻才行動，他雙脚依然立定，長劍橫飛，向安于道的劍叉截去，可是安于道那一劍本是虛招，只見他劍尖如蛇兒般靈活，急刺其雙目。

這一劍才是安于道的殺着，但蒙面人反應亦快，他雙脚一頓，身子急退，但他一退，安于道立進，長劍去勢絲毫不慢。

蒙面人背後似乎長了眼睛，他脚尖在一座墳墓上一點，身子拔高而起，安于道如影附形，大雁般飛起，長劍西下一片寒光！

這一招名「滿天風雨」，當眞名不虛傳，蒙面人長劍連揮兩記，仍未能遏止劍勢，安于道長劍突破蒙面人的劍網，刺向蒙面人的顏面，蒙面人也了得，眞氣雖過，仍極力將上身向後一仰，可惜仍慢了半分。但聞「嗤」的一聲響，一陣似蝴蝶般的布碎在半空中飛舞，兩道人影同時落地！

安于道目光一及，失聲叫道：「原來是你！你使的似是黃沙劍法，我早該料到是你！」原來蒙面人臉上的布被劍芒絞碎，露出其本來的臉目，竟是崆峒派的掌門弟子兪永玉！

兪永玉冷冷地道：「是我又如何？」

安于道目光一寒，道：「司徒明可是你殺的？」兪永玉仰天大笑。安于道手上長劍一直，指着兪永玉的咽頭，道：「笑什麼？快老實招來，不說實話，此處便是你的埋身之所！」

兪永玉毫不畏懼，悠閑地道：「假如司徒明是我殺死的，我老實招供之後，難道你還會饒我？」

安于道不由語塞，半晌才道：「那就讓你死得痛快得些！」

兪永玉笑道：「安大俠殺我，並非行俠仗義，而是殺人滅口而已！」

安于道目光一變，喝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安大俠半夜潛進司徒府內院，別人沒看到，但却瞞不過兪某雙眼！」

安于道臉色鐵青，踏前一步，劍尖距離兪永玉喉頭不過數寸。兪永玉依然沒動。「安大俠不爲自己分辯一下？」

「安某爲人如何，江湖上人盡皆知，我自問無殺過人，何須分辯？」

「但假如我說兪某並非殺人兇手，你又信否？」

安于道沉吟道：「你到這裡作甚？」

「也許與安大俠的目的相同！」兪永玉說：「安大俠何不收起長劍，隨兪某到楊映紅墓上看看？」

＊　＊　＊

安于道再緊緊地瞪了他幾眼，心中有點奇怪兪永玉之鎮定，忖道：「莫非他並非兇手，半夜離開司徒府是另有原因？」他估計兪永玉沒法逃出自己的長劍範圍，便道：「也好，帶路吧，不過你別想在安某面前耍花樣，否則吃虧的，必是你自己！」

兪永玉轉身邊走邊道：「聞說安大俠天不怕地不怕，想不到却會害怕一位武林後輩，當眞令人失望！」

安于道臉上發熱，幸而兪永玉背着看不見，他沉聲道：「誰教你是個殺手！」兪永玉輕輕一笑。

兪永玉向山背那邊走下去，果見山背那邊已有一座大墳墓，墓前矗立着很多尊石翁仲。兩人繞路到墓前，只見碑了刻着一行字：司徒門楊氏映紅之墓。

安于道一近墓前，便忘記了兪永玉的存在，慢慢走至碑前，忽然雙膝一曲，跪倒在地上，呆呆地望着墓碑。

兪永玉慢慢退後，悄悄上山，半晌又回來，把那包香燭擺在安于道身旁。安于道這才驀地驚醒，嘴角翕動了一下，却發不出聲來。

兪永玉淡淡地道：「你不用多謝我，趕快拜祭你的心上人吧！」

安于道似被人刺了一劍，喝聲道：「你胡說什麼！」

兪永玉冷冷地道：「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要愛得『君子』，又有何羞恥呢？」他自顧自地跳上一尊石翁仲的肩膊上坐下，道：「兪某

的耐心和時間都有限得很，你再不上香，我可不等你了！」

安于道臉上有點掛不住，心內却覺得兪永玉說得有理，便裝作沒聽見，供上祭品點上香燭，喃喃禱告起來，最後又將冥鏹燒了。

山風吹來，紙灰滿天亂飛，就像來自地獄的冥蛾，傳說冥蛾是地獄的引路使者，這刹那，安于道不知爲何忽然叫了一聲：「映紅！」

兪永玉笑道：「楊映紅屍骨已寒，怎還聽得到你的叫聲？」

安于道倏地轉過身來，喝道：「兪永玉，你再不住口，安某便立即殺了你！」

兪永玉仍然笑道：「安大俠是因爲被人窺破心事而發怒？嘿嘿，天下人有誰不知道？」

安于道「錚」地一聲抽出劍來，向兪永玉走過去。兪永玉忽然低頭問道：「安大俠難道還不知道這其中的秘密麼？」

「什麼秘密？」安于道道：「安某如今沒有心情陪你玩了，趕快從實招來，你來此到底是爲了什麼？」

「你先轉頭看看背後那尊石人，然後再說！」

安于道見他有恃無恐，忍不住轉頭望向背後那尊石翁仲，這才發現那是出自高手，雕工精細，比例合適，與眞人一般高低，栩栩如生，而背後那一尊，上身微欠，面部向前，但雙眼斜向墓碑那方，似在偷窺，最妙的是臉上神態一本正經，眉宇間却微蘊藏着無限的情意！

安于道忽覺得那石翁仲有點面善，一時間又想不起那是誰來，便隨口道：「這石人有甚好看！」

兪永玉楞異地問道：「安大俠難道看不出這尊石人雕的是你麼？」

「胡說……」安于道話說一半便閉口，不錯，這石人之高矮肥瘦，五官神態，可不正是自己年青時的風采？刹那間，他心頭翻上好幾個疑問，這些石翁像是誰雕的？又有什麼含意？兪永玉又怎會知道？

只聽兪永玉又道：「安大俠可再仔細看看，這些石翁像十八尊，雖分兩列，但並非完全對稱，左面那一列的比右面的較靠墳墓一點，閣下石像被安在左首第二尊，換言之，當年在衆多拜倒在楊映紅裙下者。你有幸被列在第三位！」

安于道臉上發熱，心內更似被火燒，就像是小孩子做錯事，被大人發現般，再聽得兪永玉的聲音：「安大俠且看看誰排在你之前？」

安于道脫口道：「有什麼好看？無聊！」話雖如此，他雙脚却不期然走前，左首那一尊石人，昂首向天，挺腰而立，但石像面上只有得意之色，並無狂驕之態，細看一下，可不正是司徒明？安于道不由冷哼一聲。

司徒明年紀堪可當楊映紅父親，但最後他却娶得美人歸，難怪石像得意洋洋，可是安于道心中却滿不是滋味，半晌忽然大笑道：「司徒明啊司徒明，你雖然娶得美人，但到頭來却身首異處，還得意什麼？」

兪永玉忽然自石像上跳了下來，走到右首第一尊石像前，問道：「安大俠可知道這一位是誰？」

安于道如夢初醒，轉頭望去，但見那尊石像十分威武，而且英氣勃勃，他忍不住又笑了起來，道：「這便是『玉面郎君』尹飛橋，當年他自詡英俊，必能娶得楊映紅，誰知只是一場夢！」

「原來他就是尹飛橋！近年已不知其去向，安大俠知道麼？」

安于道搖搖頭，道：「映紅嫁與司徒明之後，他雄心既失，意志消沉，近十年也無其消息！」

兪永玉又道：「安大俠當年在楊映紅心中排列第三位？」

安于道心頭一跳，喃喃地道：「這些石像是誰矗立的？奇怪！」

兪永玉笑道：「那自然是司徒明叫人弄的！」

「但是司徒明又怎會知道這般清楚？」安于道忍不住對兪永玉透露心聲：「當年安某苦戀映紅，司徒明並不知道，其他人所知亦極少……」

兪永玉快口道：「難道映紅在婚後不會告訴司徒明？吸吸，瞧閣下這神態，也知道一二矣！」兪永玉伸手在安于道石像上輕輕拍了一下。

安于道被人窺破心事，臉上發熱，乾咳一聲，道：「映紅不會告訴司徒明的！」

兪永玉笑而不答，邊走邊問：「這些石像你都認識麼？」安于道邊走邊看，邊唸出石像的名字，一共十八尊，但最後一尊却有三張面孔，而且却沒有五官！

兩人就在最後那尊石像前看了好一陣，安于道道：「當年追求映紅的，不只十八個！嘿嘿，再加兩倍也不止！」

兪永玉失聲道：「不錯，照咱們以傳統：三、六、九都是表示多數，想來司徒明不能將所有追求她妻子的人都刻成石像，故排了十七個比較爲人所熟悉的，然後用這一尊表示還有很多人追求她！」

安于道想來想去，總覺得這件事十分詭異，亦有點不可思議，司徒明會將當年追求自己妻子的情敵刻成石像，與自己並列？

忽然兪永玉又道：「這座石像似乎是新近搬來的！」

「你怎知道？」

「呶，你瞧下面石像與地面的接觸便知道！」

安于道目注兪永玉，道：「閣下果然聰明，難怪趙遠立你爲崆峒派掌門弟子，不過我却希望你說句老實話，你到底是不是血梅花凌雲？」

兪永玉道：「未知安大俠是否能守秘密的人？」

安于道沉吟道：「假如你有該殺之道，安某親自動手，却不洩漏出去！」

「有你這句話在下便放心了！不錯，在下便是殺手血梅花凌雲！」

他老實說出實情，安于道反而愕了一愕，半晌才道：「安某希望你有充份的理由，自甘墮落！」

「安大俠不會否認武林中有許多敗類吧？更不會否認有許多實在死有餘辜，否則你這大俠兩字從何而來！」

安于道雙眉一軒，怒道：「閣下似乎將話扯遠了，安某有大俠之稱，與閣下當

殺手，有何分別？」

「當然有分別，你行俠鋤奸不取酬勞，而我却收取報酬！」

安于道目光一凝，道：「安某希望你能說清楚一點！」

「很簡單，我雖然當殺手，不過只殺那些該殺的人，然後收取報酬，再將部份酬金救濟貧困者。」俞永玉反問：「安大俠，你靠什麼生活？」

「安某祖上留下點田產……」

「不錯，故此安大俠不必爲生活而煩憂，但在下家無房產，又不願經商，更不願當護院保鏢，當然不會去搶掠，故此當殺手實在是唯一之辦法。唉，要想做一位人人尊敬的大俠，其中還得有一個先天條件：不必爲生活憂愁！」

安于道道：「既然無條件，便應該面對現實，即使當保鏢或護院也總比當殺手好！」

「當保鏢、護院雖然好，但難保不替貪官汚吏保護財產，難道這比殺惡人而收取酬金好！」

安于道這才發覺俞永玉不但聰明，而且詞鋒十分犀利，又覺得其所持之理由，不容易反駁，半晌方道：「如今國難當頭，閣下有一身好本領，何不從軍？既可殺瓦刺韃子，保家衛國，又不必爲口腹奔馳！」

「俞某有意殺瓦刺韃子，却不想爲朝廷效力！如今朝廷已爲奸官王振把持，天子又只聽讒言，從軍受其節制，不一定能達到保家衛國之目的，反要受氣！」

「安某曾聞北方有人欲組織義軍協助朝廷抵禦瓦刺韃子……」

俞永玉快口道：「此才是俞某所欲也！奈何一支軍隊要多少銀子維持，俞某殺人取酬勞，正欲爲義軍籌軍費！」

「此話當眞？」

「若有半句虛言，俞永玉不得好死！」俞永玉凜然道：「安大俠若是不信，大可以去問『鐵胆慈心』溫老英雄！」

「你認識溫臻古？」

俞永玉道：「俞某已先後三次去捐三萬兩銀子給溫老英雄，因爲他正在秘密組織義軍！」

「溫臻古秘密組織義軍？」安于道眉頭一皺，道：「安某剛從北方回來，聞溫臻古患病已重，他還能組織義軍？」

俞永玉微微一笑，道：「溫老英雄住在京師內，因恐爲奸臣所妒，故此裝病以避耳目，你說溫老英雄還有如此弟子協助他……」

安于道正容道：「假如眞的如此，安某不但不怪你，還須向你致敬！」

俞永玉忙道：「不必，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下只是盡一己之責而已！」

安于道一頓又問：「此事令師知道否？」

「知道，若未得家師首肯，在下豈敢做此受人非議之勾當？只是本派在瓦刺勢力範圍之內，故此此事除了在下與家師之外，連同門之師兄亦不知道，以免傳出去，爲本派帶來災難！」俞永玉反問：「安大俠又如何知之？」

「是千帆帮副帮主牛長志告訴安某的，他亦是聽人提及的！不過俞少俠大可以放心，安某當會勸他守秘！」

「多謝大俠體諒！」俞永玉臉上變了顏色，喃喃地道：「奇怪，在下行動一向小心，外人又怎會知道……」

「正所謂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安于道道：「尚有一個問題，你未答覆安某，你因何半夜離開司徒府？」

「因爲在下發現有個黑影潛入司徒府內宅，故此跟着進去，不久便見到你來，當時在下還以爲你亦是跟踪他的？」

安于道臉上又一陣臊熱，囁囁地問道：「那人是誰？是殺死司徒明的兇手麼？」

「不是，因爲後來他離開了，司徒明尚未發出叫聲，不過也有可能與他有關，是故在下跟踪他離開了司徒府，那人武功十分高強，而且從身形上看，他似乎是童萬山！」

安于道從容地道：「大內副總管『神鞭』童萬山？」

「正是，因爲在下見過他幾趟，雖然他蒙着臉，但却沒法遮掩其身形體態！」

安于道眉頭深鎖，喃喃地道：「司徒明是被大內高手殺死的？這是什麼原因？」

俞永玉道：「在下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不敢作任何判定，看來內情十分複雜！」

「那麼你又怎會來到此處？」

「那廝出了城，速進度加快，將距離拉開，但在下不甘心失敗，在附近搜索，天亮之後，不斷打探，聞說有這樣的一條大道來此山崗，因此跑來看看，便發現了這些石像，後來大俠便到了！」

安于道又叫了起來：「童萬山來看映紅的墳墓？這又有什麼秘密？」他不由自主抬頭一望楊映紅的墓碑。

「大俠見多識廣，在下正想請教您！」

安于道乾咳一聲：「安某亦猜想不出。」

這時候，天色已逐漸黑了，俞永玉道：「安大俠，在下尚未吃飯，咱們邊走邊談吧！」

安于道走前把墓前的祭品，水果和包子全拿了過來，道：「將就一下，咱們在此過一夜吧。」

俞永玉亦不反對坐在一尊石像前，抓起一隻包子，便往嘴巴裏塞去。兩人邊說邊談，居然十分投契，安于道見俞永玉心思靈活，聰明能幹，對他另眼相看。

未幾，山崗已被黑幕所籠罩，暮春深夜，山風頗大，一陣風吹過，林木搖處，發出沙沙聲響，墓地上平添了幾分恐怖氣氛。

* * *

忽然俞永玉向安于道提出一個問題：「童萬山當年是否亦追求楊映紅？」

「映紅實是人間仙子，傾慕她的人實在多不勝數，安某雖不曾聽人言及童萬山追求映紅之事，但即使如此，亦不足爲怪！」安于道稍頓又道：「到底是誰殺死司徒明的？」

俞永玉笑道：「司徒明並非什麼仁人君子，英雄豪傑，他以前在江湖上殺人還會少？今日被人殺死，亦不奇怪。安大俠爲此事担憂？」

安于道大笑：「言之有理！不過以後不必稱我大俠，事實上安某的心事，知者極少，你是其中之一，何不兄弟相稱？」

俞永玉道：「如此在下高攀了！其實安兄萬事如意，還有什麼心事？若是稱追求楊映紅者失敗，也算不得什麼，那個少年不多情？不過在下雖不認識楊映紅，却也對她嫁給司徒明而奇怪！」

「安某更加大惑不解，此事對我打擊太大，故此我寧願秉承父母之命，討了個才貌兩欠的村姑爲妻，因爲明知不會再愛別的女人，討個好的，徒欠伊之情！」

俞永玉在他那幾句話之中，已感覺到安于道實在深愛楊映紅，達到無人可以代替的地步，當下安慰他，「幸好這些年來，安兄搏到大俠之佳譽，亦聊堪補償！」

安于道忽然大笑起來，俞永玉訝然問道：「安兄何事好笑？」

「安某笑自己以前一直在追求大俠這個佳譽，但近年來却恨不得抛掉它！」

俞永玉訝然問道：「怎會如此？」

「爭取大俠佳譽困難，維持它更難！」

安于道雙眼望着石像朦朧的影子，道：「你怎知道做了大俠之後每做一件事，每說一句話，都得三思而後行，事無大小，均需如此，做人還有什麼意思？」

俞永玉道：「安兄若不說，小弟實在難以想像，正如小弟，出身名門正派，亦不如出身小門小派的快活痛快！」

安于道淡淡笑道：「原來你也有此感覺！俞弟，咱們便合力調查此案之眞相如何？」

俞永玉沉吟道：「有安大俠之助，事半功倍，只是小弟還有點事要辦……嗯，兩個月後，咱們再在揚州見面如何？」

安于道道：「好極了，安某也還有些瑣事要辦，誰先到揚州，便先調查。咱們就在迎賓客棧落脚！」安于道見俞永玉坦率，此刻已當他爲知己。

夜空佈滿了雲霧，四周一片漆黑，但司徒明石像之後，却有一對閃閃生光的眸子在偸窺。臨天亮，天上忽然下起濛濛雨來。

＊　＊　＊

春雨綿綿，幸而雨並不大反而爲大地帶來了一陣清新的氣味。

安于道與俞永玉在山下分手，各奔前程。安于道向南，俞永玉則北上。

俞永玉眞的將一切告訴安于道麼？

俞永玉下山之後，立即向北急行，今日已是三月初十，他必須在明夜之前趕到高郵城外。

這是個特殊的約會，約他的人，他雖不認識他，但交往已有好幾趟，這兩三年來，他接到的生意，全由那神秘人包辦。

神秘人很有職業道德，俞永玉只接殺該死的人的生意，他便從未含糊過，因此俞永玉一直以來，很信任他，何況他現在又急需要一筆錢。

＊　＊　＊

又一個晚上，天上仍飄着雨點，俞永玉提早兩頓飯工夫到達約定的地點。那是在一座破廟內，俞永玉匿在神龕後，靜候介紹人。

過了一陣，廟門突然「呀」地一聲被人推開，俞永玉探頭偸偸望出去，已見門外站着一條高大的漢子，背向着廟，身上穿着簑衣。

介紹人每次見面都以不同的面目出現，俞永玉也不知道此人是否便是自己所等待的人，靜待「下文」。果然聽到一個吟哦之聲：「明月幾時有？把酒問蒼天，不知天上宮闕……」

俞永玉哈哈一笑，應道：「天上下着雨，何來的明月？莫非閣下是多愁善感的路人墨客？」

「某不是騷人墨客，乃浪子刀客！你謂天上無月，但在某心中，却有一個月，一個明亮的月！」

「是什麼月？」

「冷月。」

「在下想看看你心中的冷月。」

「可以，替我殺一個人。」

「什麼人？」

話音剛落，穿簑衣的漢子突然反手抛進一個紙團進廟內，俞永玉自神龕後跳了出來，點亮了火摺子，再拎起紙團，將之攤平，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小字：丐帮長老倫長富！

俞永玉不由一怔，簑衣人道：「殺了他，可得兩萬兩銀子，雖然倫長富是位棘手的人物，但如果生意清閒，你就多花點心思吧！」

「你應該知道在下從來不殺不該殺的人，這宗生意請恕在下不接！」

「哦？你認爲倫長富不該死？他私通瓦剌，在也先(瓦剌之太師)那裡得到不少好處，替宦官奸賊王振暗中幹了不少『好事』，這種人百死難衍其罪！」

「果有此事！」

「你若不相信，大可以先暗中觀察他之行動，某實知道他即將赴沛縣。」

俞永玉仍不能放心，道：「僱主爲何不通知丐帮帮主？」

簑衣人笑道：「倫長富在丐帮頗有威信，而丐帮帮主江源憂柔寡斷，一定不會採取必需手段，估計必須經過近年的時間，才敢剷除他。試想在一年時間，可以幹出多少壞事？又會有多少個忠良被害！」

俞永玉沉吟道：「假如在下殺了他，萬一被人發現，將使自己陷於百詞莫辯之境地。」

簑衣人冷冷地道：「閣下要錢又要名，還要安全，你還是改行去當保鏢吧！」

俞永玉心中有點猶疑難決，簑衣人語氣稍溫：「某早已說過，你可先暗中跟踪他，待發覺某所說確實，再動手不遲，你不相信某之言，也該相信自己的眼睛！」

俞永玉再度考慮，終於答應。「是否按老規矩先付訂金？還有認定限期多少天？」

「一個月，還是老規矩，先付三成訂金。得手之後，在常州天香酒樓見面。」

俞永玉咬一咬牙，道：「好，就此決定！」簑衣人反手又抛進一團紙來。俞永玉拎起一看，却是一張四海通錢莊的三千兩銀票。簑衣人趁此時飄身離開，身形十分快速，幾個起落，已消逝在夜幕中。俞永玉心中忍不住閃過一個念頭：「他到底是誰？」

＊　＊　＊

沛縣離高郵不遠，俞永玉棄車就舟，

由大運河北上。蓋沛縣就在微山湖畔，由水路可以直達。

在大運河穿梭的船隻如過江之鯽，俞永玉搭上一艘去洛寧的船，船上還有七八個搭客，都是商賈，只有一個是遨遊的書生，並無武林中人。

俞永玉整天都躺在自己的鋪上盤旋着倫長富的計劃。倫長富亦到司徒府道賀，但自從司徒明死後，即失去其踪跡，俞永玉自己亦不在府內，故此不知道，而在此之前，俞永玉從未與他謀過面，對他亦不了解，只由傳聞中對他有個模糊的概念。

倫長富在丐帮八名長老之中，年紀最輕，今年約在五十左右，除了能使打狗棒之外，還善用刀，因脾氣剛暴，早年殺了不少人。當然他所殺的都是黑道中人，故而頗得上任帮主之賞識，晉昇極快，在四十二歲那年便當上長老，一時成爲武林佳話。

這樣一個疾惡如仇的人，會私通外國？俞永玉始終有所懷疑，他決定先調查清楚再下手，以免抱恨終生。

船到達徐州時，俞永玉棄舟上岸。徐州是個熱鬧的地方，俞永玉先到四海通錢莊將銀票兌了轉入自己的名下，再取了一張千両的銀票，然後直赴鬢影坊。

鬢影坊是徐州城烟花集中地，此處青樓林立，衆多青樓中，又以玉香院最負盛名，俞永玉一頭闖了進去。

一個龜奴一瞥見俞永玉，咧開大嘴道：「俞公子，今日是什麼風將您吹來？唉，你怕有四五個月沒來了吧？玉姑娘早已望穿秋水了！」

俞永玉一入玉香院，臉色便十分沉重，低聲問道：「玉兒有客麼？」

「沒有，待小的帶您上樓。」

那龜奴引俞永玉進內，前堂望後是座花園，三面都有座樓閣，玉兒姑娘在後面那一轉。兩人一至梯口，便見上面走下一位丫頭來，忽然叫了起來：「小姐，俞公子來了！」她又對龜奴道：「魯大叔，你去準備些酒菜吧，待奴婢帶俞公子上樓！」

那龜奴應聲而去，俞永玉低聲道：「小紅，玉兒近來可好？」

「虧姑爺還問這句話，小姐思念你，連茶飯也吃不下了！姑爺眞狠心，一去四五個月，這兩天鴇母又來囉嗦了，說羅公子要娶小姐，人家肯付一萬両銀子哩！」

說着已至樓上，只見屏風後飛出一位麗人來，一襲米黃色的衣裙，束着一條湖水綠的腰帶，看來淡雅清麗，那麗人年在十九二十間，眉眼如畫，只是神情頗爲憔悴，一頭投入俞永玉懷中，輕輕飲泣。

俞永玉不由英雄氣短，輕輕拍着麗人的香肩，低聲道：「玉兒，我不是回來了！別哭別哭！」

玉兒抬起頭來，如梨花帶雨，更添幾分楚楚：「可恨的俞郎，你一去四五個月，毫無音訊，教賤妾望穿秋水……差幸那夜沒有……留下孽子，否則，我安還有命見你嗎？」

俞永玉扶她坐在椅上，嘆息道：「愚兄乃阮朗囊澀，不敢來見你……唉，都怪我不好！」

小紅又着腰道：「你們男人都是沒良心的！人不來，也不托人帶封信來！小姐幾次差點要懸樑哩！」

俞永玉長吁短嘆，道：「愚兄該死，該死！」

小紅道：「廢話少說，你如今帶錢來了沒有？準備如何安排小姐？」

「這個……這個待我想想……」

玉兒急道：「俞郎，我實在等不了啦，這幾天媽媽催得好緊，如今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你帶我離開；二是我嫁給那姓羅的花花公子；三是我上吊以保清白！你要賤妾走那一條路？」

俞永玉脫口道：「當然是第一條路，這還用說麼？那夜的山盟海誓，愚兄從未有一天忘記！」

玉兒噓了一口氣，回頭時看小紅，喃喃自語：「我早知俞郎不是薄倖郎君！」

「小姐且慢高興，適才他還說要想想哩！」

俞永玉忽然低聲道：「禁聲，有人上樓。」當下略提高聲音道：「小紅，小姐不唱曲，你何妨獨自奏一曲，與咱解解悶？」

小紅不大願意地自牆上摘下琴來，剛在調弦，門外已傳來姓魯的龜奴的聲音：「玉姑娘，俞公子，酒菜來了！」

「請進。」

魯龜奴推門進來，那在盤上只放着兩種家常小菜，一壺酒。俞永玉沉下臉道：「怎地你送這些東西？是恐公子付不起錢麼？」

魯龜奴忙道：「小的怎敢有此心思？小的只是想替公子省點錢，如早日儲夠了錢替玉姑娘贖身，哎唷，那羅公子這幾天……」

「少廢話！替我加三碟精美的小菜，一盤餃子。」俞永玉隨手抛下幾錠銀子，道：「多了的就打賞與你！」

魯龜奴謝了一聲，再問：「公子在此過夜？」

「混賬，玉兒肯賣身麼？速去速去！」

魯龜奴這才快步下樓而去。

* * *

小紅見他下樓，連忙將門掩上，玉兒已替俞永玉斟酒，她見俞永玉臉有愁色，忙道：「俞郎不必担心，無錢的話，大可以另想辦法！」

小紅道：「小姐，事到如此，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俞郎武功高强，今晚不如咱們就遠走高飛吧，憑俞郎的武功，大可以背我逾牆逃走！」

俞永玉咬一咬牙，道：「這雖然非所願，但到此地步，也只好這樣做了。」

小紅又道：「俞公子準備帶咱們主婢去何處？」

俞永玉隨口道：「離開了徐州再說。」

玉兒一向溫順，對心上人又一往情深，點頭道：「不錯，離開了徐州，海闊天高，何懼無安身之所？小紅，等下你便收拾一下細軟吧！」

俞永玉舉杯道：「玉兒，愚兄自知不對，先自罰三杯，再敬你！」言畢將酒喝乾，伸手又去斟。

玉兒白了他一眼，嗔道：「誰怪你？別喝得這麼急！先吃點菜吧！」俞永玉心頭立即通過一道暖流，恰在此時，樓梯上

又傳來脚步聲。

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鲁龜奴又帶來了四色精美小菜，一大盤餃子；俞永玉恐他生疑，又塞了一錠銀子與他，道：「過一兩天，少爺便來贖玉兒出去，着媽媽把賣身契取定出來！」

「恭喜恭喜！恭喜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屆時可別忘記請小的喝幾杯喜酒！」

「自然少不了你的！嗯，不用你服侍了，你請吧，那姓羅的花花公子再來囉嗦，便請你擋駕，屆時自有打賞！」

「是是，小的先多謝了！」鲁龜奴迅速忙不迭地退出去，又順手將門關上。

俞永玉請小紅坐下一起吃，玉兒道：「小紅跟賤妾已有數年，堪稱知己，又肯隨我逃生，俞郎，賤妾求你一事，你一併娶了她吧！」

此言一出，俞永玉和小紅都是一愣，小紅羞紅了雙頰，道：「小姐，你說到那裡去了？奴婢但願能服侍你，可不能……」

玉兒目注俞永玉，問道：「俞郎，賤妾說的可是眞心話，並非有意試探你的，你怎不表示可否？小紅粗細活兒樣樣皆能，論面貌身材也不差，還有什麼可猶疑的？」

俞永玉見小紅低着頭，料她心中已暗許，便道：「愚兄一介武夫，怎敢抱此奢望？小紅自然是位好姑娘，要她做小的，愚兄心中難安。」

「誰說要她做小的？咱姐妹共事一夫，不分大小！」

小紅急道：「小姐這怎行，你若不讓奴婢做小的，奴婢便……」說到此才猛然發覺不妥，看得她雙頰如同火燒，再也說不下去。

玉兒嫣然一笑道：「屆時再說吧！」

小紅連忙替他們斟酒，道：「奴婢望公子和小姐早結連理，白頭到老，永不分開！」

三人邊吃邊談，玉兒問俞永玉別後的情況，俞永玉自然不會將眞實情況告訴她，只說四處找朋友借錢。小紅忽然道：「公子可知道大內副總管也來找小姐麼？但小姐對公子痴心一片，不賣他的賬！」

俞永玉心頭一跳，脫口道：「童萬山？他何時來的？」

「三月之前。好笑的是後來居然有位老叫化來找他。那老叫化好生厲害，護院們要攆他，反被他一個個推開，後童老爺聞訊出去，與他一齊離去！」

俞永玉心頭再狂跳一下，問道：「小紅，你快說清楚，那老叫化大約有多大年紀，長相如何？」

小紅沉吟道：「瞧他大約五十左右，生得十分高大威猛，滿臉于腮，不發脾氣倒也不覺得怎樣，但一反臉，那模樣活像一頭獅子，好不嚇人！」

這人相貌正似倫長富，俞永玉心中暗道：「倫長富來青樓找童萬山，必有萬分緊急之事，他倆因何勾結？」須知武林中人素來不與官府中人打交道，尤其如今朝政腐敗，奸臣當道，何況童萬山在大內供職，名聲又不好。

「童萬山是王振的親信？果眞如此，介紹人所說便有可信之道了！」

玉兒問道：「俞郎，你在想什麼？你認識那兩個人？」

俞永玉忙道：「談不上認識，只有過耳聞，那兩人在武林中都是赫赫有名之輩！」他又轉頭問道：「小紅，那老叫化可有說出找童爺的原因麼？」

「沒有。他一來便問童爺在不在，是小七那小奴才快嘴漏了口風，所以他才闖進來的。瞧他們似是朋友，但好像有點什麼不大咬弦，彼此見面時，臉色都不大好看，童爺一見到他便道：「出去外面再說！」哈，他倆也不走大門，一躍便翻過圍牆不見了！」

俞永玉暗爲自己慶幸：「假如倫長富與童萬山勾結，做出不利大明江山的事，倒眞該死！」一頓又覺不能盡信，否則殺錯了人，以丐帮在江湖上之勢力，自己實難有安身之所。「嗯，我再調查清楚才動手就是，大不了賠事主一成訂金！」

這樣一想，心情輕鬆了許多，連連勸杯，玉兒道：「今晚還要行事，別多喝，要喝還怕沒有機會？」

俞永玉頻說有理，遂請小紅下樓觀察樓下四周的動靜。通常不過夜的，在三更之前便得離開，那時候才逃走，必受注意。

小紅下樓一回便匆匆回來，道：「不好，今夜不知是什麼原因，樓下有許多人守着，奴婢只好詐稱喝光了酒……小姐，看來今晚是去不掉了！」

「好厲害的鲁龜才！」玉兒罵了一聲，道：「他們一定是瞧出了什麼破綻，恐怕以後機會也不多！」

小紅道：「而且還會加緊迫小姐嫁給那姓羅的！公子，你可得想個辦法！」

俞永玉心頭又亂了，他出身名門正派，娶個青樓女子，已諸多顧忌，若動起武來，事情鬧出去，這崆峒派掌門弟子做不了還不打緊，只恐還要損壞師門的聲譽！

開青樓養了好幾年「淸倌人」，就是要待價而沽，所謂辦法，也不外乎錢而已。可是俞永玉這時候只有六千多兩銀子，根本贖不了玉兒。

小紅急道：「公子，你快想個辦法！」

乾咳一聲，問道：「不知媽媽要的價錢肯不肯減少？」

小紅道：「她早說過，一萬兩是最少的了！另外就算不想鋪張，上下打點一下，也得幾百兩銀子！」

玉兒問道：「俞郎，你手頭上有多少銀子！」

「六千多兩。」

玉兒想了一下，道：「加上我的私己和首飾，恐怕也差不多了。小紅，把我櫃內的那個鐵箱拿來。」

小紅臉有難色，道：「那隻箱子這般重，奴婢怎提得動？還是請……姑爺進香閨吧！」

當下玉兒便請俞永玉進房，打開衣櫃，裡面雖然放着一口鐵箱，玉兒再打開鎖，把蓋子揭開，只見裡面放了好些珠寶，玉兒首先取出兩張銀票來，道：「這是二千兩，俞郎你明早拿去兌換。這些珠寶也拿去賣掉吧！」

俞永玉似犯了口吃病，結結巴巴地道：「這……這怎可以，你留着吧，愚兄再

想辦法！」

小紅急道：「姑爺，你到現在還客氣什麼？小姐早已是你的人，快拿去，要不小姐便成羅家的人了！」

俞永玉這才厚着臉皮答應，玉兒將珠寶用布包好，交給俞永玉，道：「俞郎，你拿去賣錢，我身邊還有一點，望早日來贖我出去！」

「最遲後天便來！」

＊　＊　＊

第三天早上，俞永玉果然帶來了一張一萬兩銀票，贖回了玉兒的賣身契。玉香院要替他們辦喜事，都爲俞永玉婉拒了，只留下些銀子請他們喝酒，玉兒又用私己贖了小紅。

當下俞永玉僱了一輛雙套馬車，三人乘車離開徐州。小紅問道：「姑爺，咱們去那裡？」

「先到沛縣再說！」俞永玉這時候記起了殺倫長富的事來，興奮的心情，登時冷却了許多，倒是玉兒和小紅如脫樊籠的鳥兒，一路上吱吱喳喳，說個不停，高興極了。

由徐州到沛縣，足足有百多里路，入黑前，馬車進入一座小集打尖。俞永玉開了兩間上房，安頓了玉兒和小紅，自己也回房歇息了，可是，他心情難以平靜，那裡睡得着覺？

玉兒雖然冰清玉潔，但出身青樓，讓人知道這到底不好，尤其對於九大門派的弟子來說，娶青樓女子，更是一件大事！

他與玉兒相戀之事，趙遠並不知道，他亦無比胆量告訴師尊。奈何前年偶然到青樓流連，與玉兒一見鍾情，不能自拔，幸好更與玉兒有了夫婦之實，他俞永玉不是薄倖郎君，自然不能始亂終棄，只是那六千兩銀子得來不易，他必須殺了倫長富，否則便須交出八千兩。

俞永玉並沒有騙安于道，這幾年他殺人賺來的錢，除了交與師父之外，都給了溫臻古，作爲籌募義軍的軍餉，自己身邊所餘無多。不過，只要他殺了倫長富，便還有一萬四千兩銀子，問題是倫長富眞的是個可殺的人？

俞永玉一向聰明，這時候也有惘然之感，不過如今六千兩已花了，情勢迫他非殺人不可！

殺錯好人追查原因

馬車再度前進，終於在黃昏時進入沛縣。沛縣是座古城，漢高祖劉邦出身於此，奈何除了一點「虛名」之外，並沒有爲它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只留些破舊的房舍。

俞永玉打發了馬車夫，住進一家客棧，三人在房內吃晚飯，小紅又問道：「姑爺，你幾時跟小姐正式拜堂？」

「待有了落脚的地方之後再舉行未遲。」

玉兒訝然問道：「俞郎，你不是打算在這裡落脚？」

「還未決定，我甚至要去何處也未決定。」

小紅道：「姑爺，您怎會變得毫無主見？莫不是生了悔意？」

俞永玉瞪了她一眼，斥道：「胡說，我與玉兒心心相印，矢志不渝，豈會後悔？」

玉兒到底比較仔細，低聲問道：「俞郎，你那六千兩銀子是向朋友借來的？他要你何時歸還？你是否爲此而煩？」

俞永玉只好道：「是向朋友借來的，他沒說明歸還之期，不還我心裡總是有點……咳咳，咱們喝酒吧！」

飯後，俞永玉也找了個藉口，悄悄溜出客棧，到外面走了一匝，大街上有家飯店還未開門，俞永玉進去問掌櫃。「掌櫃，向您問個人，你可曾見過……」，他將倫長富的相貌描述了一番。

掌櫃道：「那老要飯曾來此吃過飯，還有一個穿錦袍的人，不過那是四天前的事了！」

俞永玉目光一亮，再問：「請問他倆來過幾次？如今又去何處？」

「來過兩次，不過這幾天又不見了，不知去了何處，你何不去客棧問問？」

「只有他們兩個人，還是來此請客？」

「只有他們兩個人。」

俞永玉在城內客棧裡調查，最後到自已投宿那一家才查到，原來倫長富竟然住在這一家，與他一同投宿的那個人，照描述亦似是童萬山，可惜他們三天前已走了，去何處亦不知道。

俞永玉回客房想了一夜，決定先安頓了玉兒和小紅，然後去找倫長富，是以他在次日便在城內買了一輛馬車，自己權充馬伕，駕車西行，準備去商丘。

馬車在路上走了七八天才到達商丘，俞永玉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居住的問題，因爲不想驚動別人，便詐稱自己已成親，結果賃了一棟只有四房一廳的小院，着人打掃一番之後，立即搬了進去。

雖然不想驚動別人，但拜天地這儀式却免不了，當下又留些必須之品，由於身上沒有錢，不好僱人，只得事事親力親爲，他是恨不得立即成親，了却一件心事，好去「還債」。這天他剛買了香燭布幔，正要回家，忽然見到街面上有個熟悉的人影，定睛望去，可不正是倫長富？

＊　＊　＊

倫長富居然會在商丘出現，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功夫。俞永玉恐被倫長富發覺，連忙躲在一攤賣零食的小檔後面。

只見倫長富邁着步走過來，忽然巷口閃出一位丐帮弟子。問道：「長老，剛才在下忘記問候今晚在何處落脚？」

倫長富道：「城隍廟！」一頓又道：「還有，周舵主今晚你們都別到那裡去，老夫要處理一點私事！」

那丐帮弟子大概是商丘的分舵主，聞言應道：「屬下待替您辦了事，便去通知弟兄們！」言畢轉身而去，倫長富則仍大步向前走去。

俞永玉暗道：「眞是天助我也，想來是我俞永玉時來運至，一切都這般順利！」當下也不追趕，待倫長富走遠才回家。

俞永玉不肯再與玉兒苟且，在未行禮拜堂之前，仍然分房睡，是故今晚悄悄在城隍廟殺倫長富，也不虞被她們發覺。



俞永玉與玉兒在點查箱中的珠寶財物

玉兒和小紅那知道這許多，都興沖沖地忙着佈置這佈置那。俞永玉黃昏又上了一趟街，一是為了打探城隍廟的座落；二是為了買些細小的暗器，以備不時之需。

小紅燒的菜還眞不錯，三人飽餐了一頓，俞永玉便道：「這幾天大家都累了，早點歇息吧！」玉兒和小紅自無異議，收拾了殘羹冷飯便各自回房休息。

俞永玉躺在床上尋思殺倫長富之道，最可惜的是他不知道倫長富的底細，依理倫長富之功力必比自己深厚，經驗火候更在自己之上，要殺他非得出奇制勝不可。

俞永玉苦思無計，索性下床，忽然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我何何不早點去城隍廟埋伏？

主意一定，立即換了套黑衣緊身衣裳，帶上兵刃暗器，推開窗子，悄悄往城隍廟走去。

商丘雖亦是古城，但熱鬧情況又在徐州之上，此刻街上仍有許多行人人。俞永玉一路蛇行鼠伏，盡量不暴露身形，直趨城隍廟。

商丘地雖大，但城隍廟看來香火不盛，廟宇已頗為破舊，料久未經修葺。俞永玉不知裡面情況，遂由後面翻進去。

城隍廟內寂靜之至，俞永玉小心翼翼，一路穿堂過舍，來到前殿。他先匿在走廊上觀察了一陣，不聞人聲，這才走出去，果然不見有人，忙道：「倫長富臨時改變主意，還是他還未到？」假如是前者，自然不妙，但若是後者，無疑又增添了幾分成功的機會！

俞永玉決定在廟裡等候，他左右上下看了一陣，還輕輕躍起，匿在牌匾後面，居高臨下，視野較廣，過了頓飯工夫，廟門忽被人推開，接着又聞一陣腳步聲，一聽便便知來者只有一人。

廟內雖然沒有燈火，幸而天井上尚有微弱的星光透進來。只見進來的那名漢子十分高大，可不正是倫長富？俞永玉又喜又緊張，忙將呼吸放輕。

倫長富手上提着一包東西，還有一瓢酒。他用衣袖在香案上掃了幾下，再將手上的東西放下，然後點起枝殘燭來，俞永玉恐被發現，連忙將頭縮回牌匾後。

廟內一片寧靜，過了好一陣，忽有夜行人的衣袂聲傳來，倫長富「刷」地站了起來。道：「公雞？」

外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鴨子？」

「進來吧！」

俞永玉偷偷探頭望出去，見廟外走進一個夜行人，臉上還蒙着布，瞧身材有九分像是童萬山。倫長富一見他便把手一伸，道：「拿來。」

蒙面人拉下臉上的布，正是童萬山，只見他笑嘻嘻地道：「拿什麼來？酒菜不是早已齊全了？」

倫長富冷冷地道：「衞飛星的首級！」

俞永玉心頭猛地一跳，忙道：「衞飛星不是朝廷內外咸認忠貞大臣的于謙的保鏢？」衞飛星武功高強，以前在武林中享有盛譽，但後來不知去向，俞永玉因與溫臻古有聯絡，故此知道他以國為重，甘心當于謙的保鏢。

時朝廷奸臣當道，王振獨攬大權，視錚之風骨的于謙為眼中釘，時欲除之，衞

飛星認為朝廷能否再興，在乎于謙一人，故此負起保護之責，此事就武林中人知之者極少。

倫長富居然要童萬山取衛星飛之首級，此人當有問題，令人難解的是倫長富能指揮大內副總管童萬山？莫非他在王振集團裡的地位，猶在童萬山之上？還是他倆都投靠了瓦刺，而倫長富比較得寵？

那童萬山吃吃一笑，道：「你道衛星飛是個廢物，要殺便殺得了麼？」

倫長富冷笑道：「憑你今日之地位和勢力要殺他，還不是手到拿來之事！」

童萬山沉聲道：「你莫把事情看得太簡單，我不能隨便暴露身份，否則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衛星飛南下必有圖謀，你可知道！」

童萬山淡淡地一笑，道：「不外乎聯絡些什麼人，成不了大事的，用不着緊張！」

「哼，所謂防患於未然。」倫長富寒着臉道：「既然你食言，咱們之間也沒什麼好談的了！嘿嘿，你莫以為如今有王振當你後台，便揚威耀武，朝廷遲早有變化之一天，屆時你便別來求我！」

童萬山伸手去取酒壺，誰知竟給倫長富一手撥開：「要喝酒也行，先取衛星飛的首級來見我！」

童萬山眼珠子一轉，忽然冷冷一笑，道：「要取他首級還不容易？他如今就在商丘城內！你且等等，我去去就來！」

倫長富道：「你別想再玩花招！」童萬山輕哼一聲，轉身大步離開城隍廟。

俞永玉在牌匾後暗暗高興，忖道：「看來介紹人所說果然不虛，倫長富這廝貌似忠良，其實包藏禍心，居然勾結瓦刺，欲毀我長城，今日即使無酬勞，也得殺他！」

心念來了，忽然倫長富抓起酒瓢，拔出瓶塞，仰頭便便「骨嘟嘟」地喝着，俞永玉忙又縮回去。倫長富喝了幾口酒，用力將酒瓢放在桌上，「砰」的一聲響，木塞彈跳落地，倫長富彎膝低頭去撿拾。

俞永玉不知發生什麼事，忍不住探頭出牌匾探察，不料那城隍廟失修已久，牌匾亦已腐朽，禁不住承受一個人，還探出探入的，只聞「蓬」的一聲響，俞永玉連人帶匾一齊跌了下去。

這一來，不但俞永玉冷不及防，倫長富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他武功雖高，奈何心情不好，情緒激動，影響了聽覺，一時閃避不及，竟被俞永玉撞及了尾龍骨。

一陣「嘩啦啦」聲中，挾着兩個驚叫聲，廟殿裡一片混亂！

倫長富被撞及，身子俯前，把香案也掀翻了，燭倒火滅，殿內一片黑暗！

俞永玉有為而來，畢竟反應較快，他落地一滾，未曾站起來，便先射出三枚飛鏢！

倫長富受傷之後，自然亦意識到廟內有敵人，當下連忙自地上爬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俞永玉那三柄飛鏢已經臨身！

倫長富經驗豐富，臨危不亂，他來不及揮動打狗棒遮擋，唯有撐腰閃避，可是他忘記尾龍骨受傷，動作不如平時靈活，第一二柄飛鏢被他閃開，第三柄再也讓不開，「刷」一聲，被刺中脅下！

倫長富怒吼一聲：「兒輩敢爾！快報上名來！」

俞永玉聞聲知他受傷，心頭狂喜，刺出長劍揮前急刺，倫長富忍痛揮棒擋格。

俞永玉恐外面有丐帮弟子，故此採取速戰速決之策，長劍一招緊過一招。

倫長富心頭一凜，暗道：「此人是誰？武功竟然這般了得？」他們丐帮的棒法以靈活巧妙見稱，可惜他身上受傷，動作大受影響，十成威力還使不出七成來，只二十多個照面，已被俞永玉佔盡上風。

倫長富喘着氣問道：「你到底是誰？有種的便報上名來！」

「血梅花凌雲！」俞永玉言畢，長劍又是一變，一招五式，劍尖吞吐不定，招式變化難測，與崆峒派的黃沙劍法截然不同。

這一來，倫長富更覺不濟，只再過了十招，身上又再中了一劍，倫長富當知這今夜凶多吉少，猛地發出暴喝，俞永玉恐他召集丐帮弟子，趕緊加强進迫，同時暗暗掏出兩枝飛鏢在手。

激戰中，倫長富手中的打狗棒倏地使出掃字訣，手腕一翻，向俞永玉雙脚掃去！

俞永玉長劍一沉，反攻為守，戟向打狗棒，但倫長富那一招未曾使盡，便已改施掃字訣，打狗棒讓過長劍，橫掃俞永玉雙脚！

俞永玉雙脚一頓，跳高閃避，誰知倫長富身子微偏，手臂一招，打狗棒再變，這次使用戮字訣，急刺俞永玉的小腹，丐帮以這套打狗棒奠定武林地位，絕非浪得虛名，堪稱絕學。

好個俞永玉，雖身在半空，但臨敵不亂，長劍「刷」地橫削，格住打狗棒，身子借力翻開，與此同時，他手中的兩把飛鏢，及時射去！

俞永玉雙脚凌空在柱上一蹬，身子尚未落地，又倒飛過去，而且去勢比來勢更快幾分！

倫長富正想追前下殺手，耳際聞得暗器破空之聲，怒哼一聲，及時蹲身讓開飛鏢！說時遲，那時快，俞永玉人又射至，倫長富身子突然暴長，揮棒掃去！

不料俞永玉似將他這一着算上，人至倫長富頭頂！當他身子越過倫長富時，手中長劍倏地反手挺出！

倫長富料不到他身子凌空猶能改變方向，剛一怔又聞背後風聲大作，正想擰腰閃避，已慢了半步，但覺後背一涼，接着一股灼熱之感直抵心房！

俞永玉雙脚一落地，又來一個風車大轉身，雙掌齊出，擊在倫長富後背之上！倫長富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衝前幾步，撲倒地上！

俞永玉這才噓了一口氣，舉袖拭拭額上之汗，暗叫僥倖，倫長富真實本領自己實不遜倫長富一籌，能夠順利得手，實拜幸運之神所賜！

「嘿嘿，這真叫做惡貫滿盈，勾結外敵殘害自己同胞者，豈有好下場！」

外面似乎有聲響傳來，俞永玉瞿然一驚，急忙拔出長劍，撿起飛鏢，砍倫長富的首級，提着他的頭，往廟後跑去。

＊ ＊ ＊

俞永玉在城隍廟附近兜了一圈，然後悄悄回家。他仍由窗口跳進去，將倫長富的首級放進一個裝滿石灰的小箱子裡，正想登床休息，忽然心頭一動，穿上常服，又再上街，準備到城隍廟附近探個究竟。

他心中不爲自己担心，只望能救衞星飛，免他遭童萬山毒手，可是他又不知道衞星飛住在何處，只好四處遊蕩，望幸運之神再度眷顧。

可是他走遍全城大街小巷，毫無所獲，只好折向城隍廟，只見那裡有許多丐帮弟子把守，他正想悄悄離開間，已被一位丐帮弟子發現，大聲喝問：「誰？滾出來！」

俞永玉裝作若無其事地走前，抱拳道：「在下崆峒派弟子俞永玉，不知貴帮在此集會，請恕打擾之罪！」

這兩年俞永玉名頭頗響，丐帮弟子當中有人聞過其名，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俞少俠怎會來此？」

「路過此地。未知還有何指教？」

那丐帮弟子想了一想，道：「敝帮倫長老被人殺死，咱們正在此處調查，不知俞少俠可有見到什麼扎眼的邪派高手？」

俞永玉故作沉吟，道：「俞某在晚飯後只見到大內副總管童萬山而已，嗯，貴帮帮主也來了商丘！」

「沒有。」

「未知貴帮可知衞飛星來了商丘？若見到他請通知他該小心一點，蓋在下聞說童萬山欲對他不利。」

那丐帮弟子眉頭一皺，反問：「俞少俠這消息從何得來？咱們不知此兩人在商丘。」

「是本派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俞永玉拱拱手，道：「希望貴帮早日找到殺死倫長富的兇手，在下告辭！」俞永玉又在附近兜了半圈，不見有人跟踪，這才回家。

倫長富被殺之事，竟然沒有被宣揚出去，商丘城仍然十分平靜。俞永玉過了兩天，便與玉兒拜堂，三天之後再娶小紅，婚後三口子，十分恩愛，可惜俞永玉必須趕到常州天香酒樓交首級，領酬金，是以始終難以盡歡。

玉兒見他悶悶不樂，忍不住問道：「俞大哥，是不是賤妾未能貴爲人婦之責，使你愀然不樂？」

俞永玉乘機道：「非也，愚兄因想起欠朋友一筆錢，心中不安而已。」

玉兒道：「賤妾之私己將用罄。沒法助你，大哥有何打算？」

「有人介紹愚兄去保一趟鏢，可得九千兩銀子……只是新婚燕爾，愚兄捨不得丟下你倆。」

玉兒正容道：「既有此良機，勿以賤妾爲念，欠債還錢，天公地道，你心頭不樂，就算日日陪着賤妾亦枉然，何況以後尚有相聚之機。」

俞永玉心頭大喜道：「如今就去，於心難安，也放心不下。」

玉兒道：「賤妾雖然出身青樓，却也讀過幾年書，當知大丈夫志在四方，若你整天呆在家內，賤妾反不高興了，我有小紅作伴，不用你陪，待賤妾爲你收拾一下，你明早便上路吧！」

「愚兄去後，你倆須得小心門戶。此去多則一個月，少則半個月，便會回來，屆時再僱幾個下人守門。」俞永玉想不到會這麼順利，連日來的事情，無論大小，都隨心所欲，更娶得此明理的妻子，俞永玉喜得忍不住在玉兒頰上香了一記。

＊ ＊ ＊

初夏四月，常州已暖氣迫人。這常州是交通要衢，富裕之地也，城內人來人往，俞永玉有點奇怪，介紹人爲何約自己在此相見。

天香酒樓乃常州最大最豪華的酒樓，俞永玉照例先到櫃台留言：「若有人自稱病舟要找千帆者，請引見。」

小二帶俞永玉到樓上，俞永玉看了幾眼，道：「給我一個雅座，以屏風圍起！」言畢先塞上賞錢，小二自無不照辦之理。

俞永玉獨自一人飲食，甚是無聊，待至晚飯時分，仍不見介紹人來，有點牽掛，忽聞外面有熟悉的聲音道：「獨孤先生，幸會幸會！」俞永玉自屏風後偷窺，外面一張桌子坐着三個人，面對自己這邊的是位長相斯文，皮膚白晰的老者，側面那位正是安于道，背着的那位，則看不到面目。

面對那老者抱拳道：「安大俠，老朽更是如雷貫耳。」

「不敢。獨孤先生對武林情況似乎頗爲熟悉。」

那老者獨孤先生道：「常州來往的人多，所以方知大俠之名，其他事情嘛，老朽年紀老邁，早已不管啦！」

背着那人道：「獨孤先生以前也是武林中人。」

「哦？沈兄怎不早說？」安于道道：「未知獨孤先生以前在何處活動？」

獨孤先生笑道：「安大俠幸勿聽老沈胡謅！老朽年輕時難免好事好熱鬧，跟着幾位朋友到武林中湊合湊合而已。像老朽那三脚貓的功夫，怎能入方家之眼？」

俞永玉將頭縮回去，忖道：「這獨孤先生談吐從容不迫，似見過世面，看來不像是個無名小卒！但武林中成名人物，又無複姓獨孤者，莫非是化名？安于道何事來此找他？」

只聽那個老沈道：「兩位莫只顧閑談，快請點菜，這一頓就由沈某作東！」

獨孤先生和安于道推讓了一番，終於各自點了兩個菜，姓沈的再加了兩道菜，吩咐小二速辦。獨孤先生即問道：「老朽與安大俠素不相識，今日託老沈相邀，未知有何指教？」

「不敢，安某是有點事想請教您。」安于道頓了一頓問道：「未知獨孤先生可曾走過揚州看過司徒明之夫人楊氏的墳墓否？」

俞永玉心頭一跳，忖道：「說到點子上去了。」當下又探頭出去偷窺。只見獨孤先生臉色微微一變，問道：「安大俠何出此言？」

他臉色恢復甚快，但俞永玉却看得清清楚楚，暗道：「莫非他知道那些石人是誰雕的？」

安于道道：「安某知獨孤先生是此道大行家，故此相詢，希望能知道出自誰人之手筆！」

獨孤先生笑道：「大俠料不止爲此吧？老朽曾去看過，亦看不出是出自何人之手，不過裡面却有大俠之像！」

安于道尷尬地笑了一笑，道：「不瞞先生，安某正是爲此而來請教先生，因一般人決不可能知道詳情，但那幾座石像實在……咳咳，除非是當事人……」

獨孤先生道：「那批石像，確是出自名家之手，但以老朽所知，竟無此風格者，故此猜不出是何人所雕！」

「先生長居於此，難道當時那人在墳前雕刻這種大事，也不知道？」

獨孤先生笑道：「誰說那人一定在墳前雕刻？老朽告訴你，這是一件奇事，墳前突然間出現那批石像，當時連司徒明都覺得奇怪，却又查不到是誰幹的！」

這句話叫安于道和兪永玉都大感詫異，安于道失聲道：「難道那批石像是突然自天而降？」

獨孤先生笑道：「那當然不可能！只是人家做得秘密而已。」

安于道搖頭道：「那十八尊石像，比常人還高大，單由山下搬上山，要費很多少人力物力！豈有無人知道之理！」

剛好小二已將酒菜捧來，獨孤先生笑道：「老朽對此已無興趣研究，而且亦久不操刀！」說着以左手抓起筷箸挾菜。

安于道訝然問道：「先生慣用左手？」

獨孤先生苦笑一下，提起左臂來，只見手腕軟綿綿地垂着，安于道驚問道：「先生手腕節已斷？」

獨孤先生臉上閃過一絲難察的奇特神情，喟然道：「故此老朽對此已無興趣。大俠若要調查此事，須去問別人了！」大概安于道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也學箸吃喝，只道風花雪月，不談正事。兪永玉雖然亦感奇怪，奈何他另有牽掛，可惜直至酒樓食客盡散，仍不見介紹人之踪影，最後只好去找客棧歇息。

* * *

兪永玉到客棧，開了一家清靜上房，對着小花園，甚是幽靜。他先着小二送水洗澡，欲將一身風塵洗盡。

兪永玉坐在澡盆裡，心裡忽然有點担心，担心介紹人不來，而吞掉那一萬四仟兩銀子，他的担心並非沒有道理，蓋一直以來，都是介紹人先與他聯絡，他既不知介紹人的身份姓名，也不知他在何處！換言之，若介紹人存心吞掉他的酬勞，兪永玉根本沒法追究。

正在担心之際，忽然窗外有人吟哦：「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夕……」

兪永玉「沙」地一聲，霍地自澡盆裡跳了起來，繫上毛巾，欲推窗探看，忽然心頭一動，改變主意，趕緊揩乾身上的水，穿上內外衣，再掛上了長劍，手捧木盒向窗前走去。

這時候，外面那人已在唸第二遍，奇怪的是聲音竟與上次有點不同，但兪永玉仍然將窗子推開，道：「今晚這種天氣，那來的月亮？」

只見花園裡站着一個人，背向着窗子，道：「天上雖然無月，但我心中有月！」

兪永玉抬頭一望，天上明明有月嘛，那人這樣說，分明是來對暗號的，當下忙道：「在下想看看你心中的月！」

「可以，你先送我六陽！」

六陽自然是六陽魁者之簡稱，兪永玉將木盒朝他拋去，道：「接住！月在何處？」

那人反手接住木盒，揭開看了一下，又反手拋出一物過去。那東西直射進兪永玉房內。兪永玉忙拾起，却也是一隻小木盒。兪永玉再望出窗外，已不見了那人！他迅速打開木盒，只見裡面有幾張銀票，合起來正是一萬四千兩，還有一封信，急又拆開閱之。

信云：彼此緣份已盡，今後各不相干。祝一生平安。

這信自然是介紹人寫的，但寫來歪歪斜斜，似是在筆跡上露出破綻，故意亂筆塗鴉。

兪永玉至此才鬆了一口氣，正欲撕破那封信，忽然心頭一動，將之納入杯內，然後帶上包袱，半夜悄悄離開常州城。

兪永玉出了城，在城外找了座樹林歇息，天亮時，換了套衣服，慢條斯理進城，這一次，他不是爲了錢，而是爲了找安于道。

他不便到客棧打探，唯有四處閑蕩，路經一家錢莊，信步走了進去。不料裡面剛巧走出一個人來，正是安于道，待要閃避，經已來不及了！

安于道見到他，也愕了一愕，問道：「兪兄弟怎會來此？」

兪永玉打了個哈哈，道：「小弟也不知安兄會來此！小弟是來兌一點碎銀的！」

安于道道：「如此安某在門外等候！」

兪永玉進內兌了銀票，改存進自己的名下，又換了些金葉銀子的，然後出去。安于道問道：「兪兄弟可有空？安某請你吃頓飯。」

兪永玉反問：「安兄有什麼事情否？」

安于道又是一怔，隨即道：「本來是有點事，但如今已空閑了。」

兪永玉道：「小弟却急着回家，嗯，咱們路上說話如何？」安于道還要與他商量司徒明被殺之事，自然同意，當下一個去買馬，一個回客棧取馬，又買了好些乾糧，並轡馳出常州城。

安于道見兪永玉神情並不太焦急，問道：「兪兄弟家鄉何處？」

「小弟故鄉在關中，不過如今要去的是我新置的家，在商丘！」

安于道驚喜地道：「原來兄弟成了家！」

兪永玉遂將玉兒的出身說了一下，嘆息道：「世上盡多俗人，此事安兄萬莫洩漏出去！」

安于道點了點頭道：「賢弟之處境，愚兄實能理解！」

兪永玉忙轉了一個話題：「安兄對司徒明之死因，調查得如何？」

「一無所獲！嗯，那些石像之事，賢弟可查出來？」

兪永玉搖頭問道：「安兄來常州莫非是爲了此事？」

「正是，愚兄聞說有位巧手匠叫獨孤先生的住在常州，故此來問他一下，可惜亦無結果。」

「獨孤先生？他叫什麼名？」

「人人均如此稱呼他，愚兄也不便問他名字。」

兩人在路上不斷推敲殺司徒明的兇手，但都得不到要領，不一日便已進商丘城，兩人都覺得氣氛有點不對，因爲街頭巷尾，滿是乞丐！

兪永玉有點心虛地道：「安兄可曾聽到消息，謂丐帮長老倫長富被人殺死麼？」

安于道大吃一驚，道：「倫長老不辭而別，原來他跑來商丘，却被人殺死？」

「安兄千萬莫說出去，丐帮弟子不讓外人知道！」兪永玉跳下馬來，道：「先到舍下吃點東西再說吧！」他在街上買了好些東西，安于道也備了兩份禮，然後一齊到兪永玉新居。

門口站着幾位丐帮弟子，兪永玉心頭一沉，問道：「諸位來此有何指教？」

一位年紀較大的乞丐抱拳道：「閣下便是崆峒派弟子兪永玉麼？」

兪永玉沉聲道：「不錯，有什麼事快說，這位是『鐵劍大俠』安于道！」

丐帮弟子忙又向安于道行禮，道：「敝帮帮主已至商丘，有事欲與兪少俠商量，但兪少俠的兩位夫人却謂少俠不在家，故此咱們在此相候！少俠勿担擾，敝帮弟子並無騷擾兩位夫人！」

兪永玉道：「兪某剛回來，也有事與安大俠共商，你們帮主若有事相問，可以請他到舍下！」

那幾位丐帮弟子抱一抱拳，道：「在下等必將少俠邀請的話稟告敝帮主！」言畢一齊去了，兪永玉立即拍門。

安于道看了兪永玉一眼，道：「丐帮怎知道賢弟得悉此消息？」

兪永玉要欲支吾，大門已開了！開門的是小紅，小紅一見到兪永玉，喜道：「相公你回來了！」

「唔，小紅，快見過安大俠！安兄請進。」兪永玉一邊又將食物交給小紅：「快燒些菜來，家裡還有酒麼？」

小紅大聲叫道：「玉姐姐，相公回來了！」

玉兒聞聲出廳，兪永玉爲他們介紹過後，又請安于道坐下。「安兄，寒舍有客房，你今晚便在此屈就一夜吧！」

安于道恐兪永玉誤會自己看不起你那兩位出身青樓的妻子，便道：「只怕打擾了你們！」

玉兒連忙表示歡迎，又去備茶水。兪永玉將包袱放進房內，再出廳相陪。玉兒剛將茶捧上來，外面已聞有人道：「丐帮帮主岑寶居求見！」

兪永玉暗道一聲來得好快，一邊又忙着去開門，心中暗感不妙，懷着忐忑不安的情緒將門打開。

只見門外站着一位高瘦的中年漢子，鶉衣百結，但十分乾凈整齊，面皮黝黑，神情頗爲和藹。兪永玉微微放心，抱拳道：「末學後進崆峒派弟子兪永玉拜見丐帮帮主！兪永玉一句戲言，不料帮主竟大駕光臨，慚愧慚愧！」

那中年漢便是岑寶居，他回禮道：「兪少俠年少有爲，岑某亦有耳聞，今日有事相求，登門請教，乃應當之事，打擾兪少俠寶眷，丐帮上下深感不安！」

兪永玉連忙請他進內，安于道長身抱拳道：「岑帮主別來無恙？」

岑寶居忙道：「托福，還未餓死！安大俠風采更勝從前，教岑某好生羡慕！」

安于道笑道：「岑帮主口才大有進步！哈哈，想不到咱們在此相見！」

兪永玉力持鎭定，請他們坐下，又着玉兒添茶杯。「帮主今晚便在舍下吃頓便飯吧！」

岑寶居欣然道：「敝帮弟子就有這種方便！」言畢大笑不已。

兪永玉硬着頭皮問道：「帮主大駕光臨，未悉有何指教？」

「不敢！」岑寶居目注兪永玉，問道：「少俠知道倫長老被誰殺的麼？」

* * *

兪永玉心中暗驚，臉上却裝出笑容，道：「那夜在下剛由從城隍廟附近經過，因見有許多貴帮的弟子……後來方知貴帮的倫長老不幸被人殺害，却未知兇手是誰。」一頓反問：「帮主因何有此一問？」

岑寶居嘆了一口氣，道：「因爲敝帮花了無數的人力調查，可惜一無所獲，因想起兪少俠斯時在附近，故此來相詢一下……嗯，兪少俠那一夜因何會從城隍廟附近經過，可否賜告！也許少俠認爲不重要的事，但對敝帮來說却有莫大的裨益也未定！少俠肯協助，敝帮上下五內同銘！」

兪永玉聽他這番話，方知自己過於緊張，心頭登時輕鬆了不少，故意沉吟了一下，道：「那夜在下未能入睡，所以在庭院裡練拳，因聽到外面似有夜行人的風聲。一時好奇躍上圍牆察看，見一道黑影向城隍廟方向射去，是以跟隨而去，誰知黑影進入一條小巷之後，便失去踪影……嗯，情形便是如此！」

岑寶居又問：「依少俠觀之，那人的輕功有多高？」

「只在在下之上，不在在下之下！」兪永玉道：「在下曾在京師見過大內副總管童萬山幾次，那一夜雖然看不清楚其臉孔，不過從身材及身法觀之，却有幾分相似！」

安于道和岑寶居同時失聲道：「童萬山？」

兪永玉忙又道：「童萬山雖非什麼好人，但總不能隨便將這筆賬算在他頭上，在下得再聲明一次：我不能肯定是否一定是童萬山！」

岑寶居搖頭道：「少俠不用担心，敝帮絕不會將這筆賬算在他頭上！」稍頓又道：「兩位都是同道之人，實與汝等說了也不怕，童萬山是倫長老的親弟弟！」

安于道一愕，兪永玉「啊」地叫了一聲。「不會吧！那……童萬山怎會是倫長老的弟弟？且倫長老一直嫉惡如仇，又怎會有那樣的弟弟？」

岑寶居正容地道：「岑某又怎會騙兩位？童家家窮，養不起兩個兒子，結果生父將倫長老賣與一位姓倫的商人爲子，只道兒子不用再挨餓，不料那姓倫的商人有一次去常州辦貨，半路遇到山賊被殺死了。倫長志再次挨餓，歷盡千辛萬苦回家鄉，誰知家鄉犯了水災，舉家外避，從此

失去聯絡……」

安于道問道：「那他倆又如何相認的？」

「起因在三年前，有一日倫長老在京師外遇到童萬山，因朝廷殺了不少同道，倫長老要替同道報仇，結果兩人惡鬥一場，結果兩敗俱傷，衣破衫裂之餘，各自露出身體上的特徵來，問起身世，方始恍然。

「兩人抱頭痛哭之餘，倫長老勸他離開皇宮，不可再爲虎作倀，但童萬山却認爲留在大內，作用更大，最低限度可爲同道通風報訊。起初倫長志不同意，但終也說不過他。萬山臨別之前向兄長保證要爲國爲民立功。最近他趁南下之際，去找倫長老，結果夜上司徒明家將他帶走！」

兪永玉與安于道交換了一個眼色，問道：「如此說來司徒明並非他殺的？」

「當然不是！在此之前，憑萬山之助，咱們已暗中通知了許多同道躲過西廠的誅殺，他又怎會殺死司徒明？再說倫長老在其身旁，眞有此事發生，亦不容萬山動手！」

兪永玉急又問：「是次童萬山何事匆匆來找倫長老？」

「據萬山查知于謙大人的護衛衛飛星私通也先，待瓦剌攻進京畿便殺死于大人，製造混亂，讓瓦剌大軍有機可乘。童萬山不便動手，又悉衛飛星南下，故此通知倫長老。」

兪永玉心房如被人刺了一劍，若按岑寶居之說法，則自己實在殺錯了人！這件事他非弄清楚不可，可是又不敢表露自己殺手的身份！他長長吸了一口氣，覺得當夜倫、童二人的對話仍有可疑之處，又不便指出。

岑寶居見他低頭沉思，以爲他不相信自己的說話，忙又道：「兪少俠，萬山確有自新之意，日後相遇，尚請放他一條生路！你知倫長老的性格，他一向主張明刀明槍，不喜亦不放心弟弟仍留在大內，故此一直希望他離開，但岑某却不是這樣想，萬山到丐帮，不過爲丐帮添一名好手而已，但咱們對朝內的動向便一無所知，何況王振信任他，說不定有朝一日可假其手殺了那奸賊，如此作用豈非更大？」

安于道道：「安某贊成岑帮主的看法！但司徒明若非他殺的，那又是誰？」

「兩位一直懷疑他是殺死司徒明的兇手？」

說話間，玉兒已燒好了菜，捧了上來，兪永玉忙替客人斟酒，以掩飾窘態：「玉兒，咱們討論武林中事，你不宜在場。」

「是，賤妾到炊房裡去，還有兩個菜未煮！」

岑寶居待玉兒去後方道：「倫長老死後，萬山北上找到岑某，又告訴岑某一件秘密，他懷疑『鐵胆慈心』溫臻古在秘密籌錢組織義軍。」

兪永玉臉露微笑，截口道：「此事在下早已知悉，且捐了三次錢與他！」

岑寶居失聲道：「你中計了！據萬山謂，溫臻古實是受王振之托，藉此歛財，不過至今萬山尚未找到眞憑實據，故此未敢完全肯定！」

兪永玉又「啊」地叫了一聲，幾乎一跤摔倒於地！岑寶居雖然沒有懷疑他，但却替他帶來了兩個不幸的消息，這兩個消息對他打擊之大，更甚於一劍殺死他！

安于道吃驚地道：「果眞如此，武林中受騙的人可眞不少！」

兪永玉暗道：「豈止受騙，莫非爲了替他籌集義軍軍餉，又何須到處殺人？倫長老亦不會死在自己的劍下！」

岑寶居道：「今日岑某所說之言，請兩位守秘！尤其是萬山的身份更不可洩漏，因爲丐帮如今亦只我一人詳知之！」

安于道這時輕輕推了兪永玉一下：「來，大家喝一杯，一則希望國家興旺，早誅奸賊；二則祝丐帮早日找到殺死倫長老的兇手！」

三人均是一飲而盡，兪永玉邊斟酒，邊懷着忐忑的心情問道：「在下斗胆再問一句，難道貴帮經過這樣多時日，對倫長老之被殺，尚找不到蛛絲馬跡？」

岑寶居沉吟道：「亦非沒有……萬山看過之後，懷疑兇手是殺手血梅花幹的！不過血梅花素來殺人之後都留下標記，但這次沒有，所以敝帮尚不敢肯定！」

這句說話彷似晴天霹靂，在兪永玉頭頂上炸響！安于道立即向他投來一道凌厲的目光，兪永玉幾乎暈厥！他心中暗叫道：「岑寶居啊岑寶居，你今夜爲何找上門來？你這掃帚星！」

夜深，天階涼如水。庭院中還有人：兪永玉和安于道，四周寂靜，只有蟲鳴聲。

良久，安于道用低沉的聲音問道：「倫長老是被你殺死的？」

兪永玉眼睛望着夜空，語氣不帶一絲情感：「是。」

「爲什麼殺死他？」安于道聲音充滿了憤怒。

「理由你早已知道！」

「原來你去常州是爲了收取酬金！是誰託你殺他的！快說。」

兪永玉語氣絲毫沒變：「我一定要查出眞相，和一定要殺死他！」

安于道氣息突然急促起來，冷冷地道：「你不怕我殺死你麼？」

「我不反對，但請容我先殺死那個利用我的人！」

安于道默默地望着他，兪永玉臉上神態絲毫不變，這反而改變了安于道的態度，半晌道：「咱們的合作計劃依然不變，只不過增添了一件：調查利用你的人！你準備明早便出發吧，今晚早點睡。」

兪永玉忽然轉頭道：「安兄，玉兒和小紅是善良的婦人，她倆與此事完全無關！」

安于道道：「你放心，我這就去求岑帮主，叫他派人暗中保護你兩個妻子，明早再見！」言畢踰牆而去。

＊ ＊ ＊

人謂小別勝新婚，何況兪永玉仍在新婚期內，照理應該十分熱情才合，可是他躺在床上却似一具殭屍，一動也不動，心冷如冰。

玉兒小心翼翼地問道：「相公，是賤妾惹你生氣？」

兪永玉猛吸了一口氣，道：「不是，

我告訴你一件事，你萬不能洩漏出去，我殺錯了一個人，心頭難過，明早我便得去找尋那個在我面前捏造事實的狗賊，我一定要殺了他才能心安！你不必多問，睡吧！」

玉兒道：「賤妾瞭解相公的心情，不怪你。但你……可得小心。」

「我已請安大俠求丐帮帮主派人暗中保護你倆……現在睡吧，愚兄明早便得離開！」

玉兒果然輕輕閉上雙眼，可是俞永玉又怎能睡得着覺？他想得很多很遠……

介紹人「洗手不幹」。證明他早已知道事實之眞相。他到底是誰？

忽然俞永玉心頭一動，當夜洽談「生意」時，介紹人居然敢要自己先觀察後下手，莫非他知道童萬山的「底細」，又知道他會來找倫長富？如此說來，童萬山此刻的處境亦必然十分危險！

想到此，俞永玉幾乎跳了起來！他極力按捺住自己，將童萬山到司徒家之後的經過仔細回憶一下，那一夜他以爲見到童萬山的只有自己和安于道，後來才知還有一個倫長富，說不定還有自己不知道的人！而這個人是否與介紹人有關，或是與僱主有關？其實最該殺的並非介紹人，而是僱主，且說不定介紹人已被僱主滅口了！

俞永玉想到這裡思潮便停頓下來了，人海茫茫去那裡找這個神秘的僱主？他找尋僱主，首先要找的就是介紹人，奈何他連介紹人的底細亦不知道！

這一夜俞永玉根本未曾合上一眼，剛有點睡意的時候，安于道已來找他了。

安于道第一句便問他：「你打算去那裡？」

「先去找岑寶居！」

＊　＊　＊

「請問岑帮主，如今童萬山在何處？」

「早已去京師了？」

「接到他的信息沒有？」

「還沒有。」

「請叫他小心周圍的人。說不定王振已懷疑他了！」

岑寶居十分奇怪，想問個明白，俞永玉已拉着安于道離開。

「俞老弟，王振與此事有關係？」

「動手的不會是他，應是武林中人！」

安于道道：「我給你弄糊塗了！現在又準備去那裡？」

俞永玉脫口道：「去常州！」

＊　＊　＊

俞永玉並非認定介紹人在常州，而是因爲上次與他相約在常州天香酒樓見面，結果他却找上好景客棧。但不管是天香酒樓還是好景客棧，總都是在常州。

官路上來往的人頗多，安于道見俞永玉一言不發，忍不住拍馬馳快幾步，低聲道：「你要找的人在常州麼？」俞永玉遂將一切告訴他。

安于道眉頭深鎖，道：「他現在又怎會在常州等你？何況他以前約你見面的地方又非在常州！」

俞永玉坦然地道：「實不相瞞，小弟只懷着碰運氣的心情……若不去常州實不知該去何處打探。」

安于道想了一下，也覺得此乃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終於點點頭，俞永玉又道：「安兄，待到了常州地界，咱們便分開，否則目標太大，尤其是你！」

安于道是老江湖，自然不加反對。

到常州地界，俞永玉果然走快一步，直趨好景客棧，他仍開上次那間房，先洗了個澡，坐了好一陣，然後到天香酒樓，一上樓便見到安于道獨據一桌，臨於窗口，俞永玉遂找了一個座頭，兩人遙遙相隔，只交換了一個眼色，便獨自飲宴。如此坐了一會兒，酒樓的食客漸多，許多人見到安于道都過來打招呼，安于道堆下笑容，一一點頭回禮，偶有人問起，亦只稱路過。

未幾，樓上又走出了一個人，見到安于道叫了一聲：「安大俠尚未走麼？」俞永玉覺得耳熟，忙抬眼望去，原來此人乃上次介紹獨孤先生與安于道認識的那個老沈！

安于道見到他臉色微微一變，道：「眞巧，沈兄也來此吃飯？安某早已離開，因而南下路過貴境，來此晚飯。」

「安大俠是一個人？」

安于道頷首道，反問：「沈兄亦是一個人？相請不如偶遇，請坐請坐。」老沈謙虛兩句便在其對面坐下，安于道笑道：「今日應該由安某作東，沈兄要吃什麼，儘管吩咐小二照辦！」

老沈果然老實不客氣，點了五六個小菜，還要了兩壺酒。安于道笑道：「老沈，瞧你的模樣，好像走了許多路，肚子餓得厲害？」

老沈嘆了一口氣，道：「獨孤先生失踪了，你還不知道？小弟正是由他家裡趕來的，今早連水都還未喝過！」

安于道吃了一驚，問道：「獨孤先生怎會失踪的？」

「我也想知道！」老沈先喝了一口酒，舐舐乾涸的嘴唇，道：「小弟也是聽人說的，獨孤先生已有好幾天不見了，所以立即趕去看看！」

安于道道：「也許他被人僱去雕石像吧，幾天不見怎可斷定是失踪？」

「假如他是被人僱去雕石像，爲何家內一片凌亂，連桌子椅子也倒在地上，又爲什麼門不鎖上？」

安于道目光一亮，又問：「隣居是否有聽到什麼聲響？」

「小弟今早去那裡打探了許久，終於有人說聽見半夜獨孤先生家內傳來桌子倒地的聲音，因爲他脾氣古怪，又不喜與人交往，所以也沒有人過去看看！那一晚正是咱們見面那天！」

安于道心頭又是一跳，脫口道：「換言之，假如獨孤先生是『失踪』的，便是在與安某見面之後的當夜被人擄去的。嗯，地上有沒有血？現場有沒有可疑？嗯，對啦，你和他都表示他已許久沒與武林中人來往了，按理說不會有什麼厲害的仇家，但這件事……」

「所以這才奇怪！」老沈沉吟了一下，忽然笑道：「也許這與你有關哩！」

安于道臉色一變，道：「與我有關？沈兄此話是什麼意思？」

老沈笑道：「若與你無關的，爲何與

你見了面之後便失踪了？所以你也有責任到他家裡看看，若能找到點蛛絲馬跡，也盡了朋友的責任！」

安于道這才知道他與自己開玩笑，便笑罵道：「想不到你武功不行，這張嘴却這麼厲害，吃了飯咱們便去！」說着小二便捧着菜酒過來了。

兪永玉因尚未有頭緒，邊留神安于道與老沈說話，邊注意食客。這時候，樓梯又走上幾位食客來，其中一位穿着一襲藏青色的文士服，瞧來是位書生，背上還掛着一囊書。那書生面皮白晰，留着三綹短髯，瞧來甚是俊朗。

就在此刻，老沈忽道：「安大俠，小弟敬你一杯，祝你一至獨孤先生家裡便知眞相！」

安于道哈哈笑道：「安某又非雙鷹神捕，那有此本領？」那書生聞言轉頭望去，臉色微微一變，本向內走去，忽然轉身下樓。他下樓時，因面對着兪永玉，是以看得比較清楚，兪永玉忽然覺得此人看來有點眼熟，可是深思之，又覺從未認識此人，心中奇怪不已。

書生下樓，小二還送菜來，兪永玉仍然覺得那書生不知在何處見過，他突作決定，決心下樓看看，當下抛下一錠銀子與小二，道：「菜且放在這裡，在下有點事，去去就回來！」言畢匆匆下樓而去。

到樓下四顧不見那書生，遂去掌櫃台查問，掌櫃道：「那書生出去了，往北去！」兪永玉忙又出店。

天香酒樓座落在城內繁盛之地，那條街道乃南北向，兪永玉向北急去，誰知去了好一程，仍不見那書生的踪跡，兪永玉十分奇怪，忖道：「莫非他走進橫巷？」他心底有一股莫名的衝動，立即在附近的橫巷找尋起來，他邊找邊問，但竟無人見過那個書生！

他到底是誰？爲何瞧來眼熟？偏偏又想不起！

兪永玉心中不斷盤旋着這幾個問題，忽然心頭一動，忖道：「他便是介紹人？唔，不大可能，他身材纖細，不像不像！」可是他心底又認定必然見過那位書生！

當兪永玉返回天香酒樓時，安于道和老沈早已結賬下樓去了，但小二仍將他的酒菜保留着。「客官，要不要替你再溫一溫？」

「不用了！」兪永玉無心飲食，匆匆塞飽肚子也回客棧了。他推開窗子，見後園沒有人影，便用黃粉在窗檻上劃了一個三角形，最後關上窗，躺下床睡覺。

這一覺睡得十分好，醒來已是紅日滿窗，至今無人來敲門，證明安于道尚未來，兪永玉遂坐在床上練功。上午兪永玉也不出店，只吩咐小二送了兩隻油包子，一碗稀粥，在房內吃畢，一直在等候。

日已過午，房門忽被人敲響，兪永玉連忙將房門拉開，敲門的果然是安于道！安于道閃進房內，兪永玉關上門道：「安兄可有收穫？」

「現在還不知道，你且看看這兩幅畫！」安于道自懷內掏出一疊畫紙來，遞給兪永玉，自己則坐在椅上。

兪永玉打開畫紙，只見上面用墨筆描了一個男人，面正而眼斜視，線條準確硬朗，兪永玉目光一及，脫口道：「安兄，這幅畫畫的可不是你麼？」

「兪老弟請再看清楚，此畫你見過沒有？」

兪永玉目光大盛，道：「畫未見過，石像却見過，這與矗立在楊映紅墓前的石像，有九成相似！」

安于道道：「這幅畫若非石像之寫生，便是石像依此畫雕刻！」

「這是從獨孤先生家裡找到的？」兪永玉在房內踱着步，又將下面那一張拿了上來，這一幅，兪永玉一眼便認得，因爲一人有三張面孔，只有在楊映紅墓前見過！亦即是第十八尊石像。

看那些線條筆觸，兩幅畫分明出自同一人之手筆，兪永玉吸了一口氣。問道：「安兄可曾調查過，獨孤先生是否懂得繪畫？」

「查過了，有隣居謂獨孤先生能畫，他雕刻石像，必先在紙上打草稿，不過他們又不敢肯定這是獨孤先生所繪的！」

「他的失踪與此有關？」兪永玉不停地踱步，自言自語地道：「司徒明被殺，若那些石像是出自獨孤先生之手，那麼他之失踪，可能與司徒明被殺，基於同一個原因！」

「眞是英雄所見略同！但你又能否猜出原因麼？」

兪永玉苦笑道：「正如你所說，在下又非雙鷹神捕，怎能知道！」

「余生也晚，若早生幾十年，安某必聘請他倆調查！」安于道略頓一頓問：「你昨晚爲何突然下樓，連飯也不吃？」兪永玉遂將情況告訴安于道。安于道自然沒法替他解決。「假如他便是介紹人所喬裝，可是天助咱們也！」

「不像，安兄在獨孤先生家還搜到什麼線索？」

安于道搖搖頭：「有者你已知之！」

兪永玉再問：「獨孤先生與老沈到底是什麼人！他倆又有何關係？」

「獨孤先生單名一個活字，最初無人留意他，後來不知怎樣在附近一帶出現，專替人雕刻，他除了能雕石之外，對玉雕和木雕，同樣能夠勝任！無人知道他與司徒明有何關係，司徒家擴充房舍時，請了不少工匠，亦無其份！」

兪永玉搓着手道：「問題還不在此，司徒明的親家和其未來女婿的身份，至今仍是一個謎！」

安于道喟然道：「叫安某殺敵還來得痛快，要我在這些疑團中找出頭緒，亦需『表示』一下！」

「安兄不必以此相激，小弟若不能找出眞相，殺死『僱主』，唯有自刎謝罪！」

兪永玉稍頓問道：「安兄有何打算？」

「先吃頓飯再說！」

兪永玉立即吩咐小二準備酒菜，安于道坐在床上運功調息；兪永玉則將兩幅畫鋪在桌上細觀。兩幅畫出自同一人手筆，毫無疑問，但是否獨孤活所繪，則難以証明。

「獨孤活？這個名字怎會這般古怪？」兪永玉暗道：「莫非此乃假名？他爲何要用假名？是否另有內情？」

一刹那，幾個人影在他腦海中像走馬燈般轉個不停，先是司徒明，繼而是童萬山、倫長富、獨孤活、老沈、「介紹人」，甚至床上的安于道，最後是在天香酒樓上匆匆一瞥的青衣書生！

俞永玉有點頭昏，他雙臂一伸，打了個呵欠，不料却將鎭紙的茶盞碰翻，茶汁倒在那幅三頭怪像畫紙上，並無溶化。

房門忽然被人敲响，俞永玉忙將畫收起來，却發現安于道的畫像之手部被幾點茶汁濺及，墨已溶化，忙又用布拭去，可惜無效。

安于道聽見敲門聲，下床開門，待小二去後即問道：「俞老弟，你剛才手忙脚亂作甚？」

俞永玉將情況告之，安于道忙拿過畫來看，他那幅肖像，墨色溶化，却無異象；那幅三頭怪像被茶汁濺及之處，却現出幾道淡黃的線條來。「俞老弟，你瞧！」

俞永玉興奮地道：「原來此畫另有乾坤！」當下忙又將茶取來，洒了一些在那幅畫附近。只見茶汁乾後，紙色却變了，變成淡黃色，黃色團上有較深色的線條，細觀之却又是一個頭像！換而言之，三頭怪像頭部之內，還有一個頭像，不過線條色澤與底色接近，看來有點模糊不清。

俞永玉問道：「安兄，此人是誰，你看得出來麼？」

「看不清楚！」安于道道：「咱們再在別處洒茶汁！」奇怪的是他倆弄濕了全張畫紙，都沒有變化，另一幅亦如此。安于道吸了一口氣，道：「獨孤活在三頭怪像裏面，再弄了一個這樣的人像，有何含意？」

俞永玉苦笑道：「恐怕這只有繪畫的人才知道了！」忽然他腦海裏靈光一閃，又道：「反正咱們沒有去處，何不再去揚州走一趟？」

安于道目光一亮，問道：「你想再去楊映紅的墳墓觀察一番？」

俞永玉頷首笑問道：「只怕安兄反對！因爲這會冒瀆了安兄的心上人！」

安于道忙道：「誰說我會反對？去去，這怎算得上冒瀆？」

石像之下葬身之所

安于道和俞永玉離開揚州城時却是結伴而行的，當俞永玉出城門時。忽然道：「安兄稍候！」他拍馬馳前，截住一位姑娘。「雙六姑娘，還認得在下否？」

那姑娘定睛望了他幾眼，驚喜地道：「你不是玉兒妹的那位俞公子？」

「正是，雙六姑娘怎會在此？」

雙六姑娘手臂上掛着一隻小竹籃，道：「奴剛進城燒香正要回家！俞公子要去何處？寒舍就在前面那座小村，俞公子若肯光臨，蓬蓽生輝！」她抿嘴一笑：「就怕俞公子瞧不起咱們這些出身青樓的女子！」

「怎會？嗯，在下尚忘記告訴你一件事，玉兒已嫁給在下了！」

「恭喜恭喜，可惜奴沒有她好命！」

「雙六姑娘不是從良了麼？」

原來這雙六姑娘以前也是玉香院的姑娘，且是花魁，她從良之後，方輪到玉兒。當下雙六姑娘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待到寒舍才說吧！」

俞永玉回頭招呼安于道，却見他直勾勾地望着雙六，臉上神情甚是奇特，雙六姑娘見狀臉現薄怒，碍着俞永玉，不便發作。「安兄，咱們先到雙六姑娘家拜訪一下如何？」

安于道雙眼不離雙六，一味點頭，安于道並非登徒子之流，俞永玉看在眼中，心頭甚是奇怪，不由也仔細地看了她幾眼，這一望不由「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雙六竟與那位在天香酒樓出現過的青衣書生頗爲相似，難怪當時自己即有眼熟之感，却料不到相似之人不是男人，而是女人。

雙六嗔道：「你倆到底走不走？」俞永玉這才跳下馬來，拉着馬隨其後而行。雙六道：「奴本有一個丫頭，只是那丫頭進城之後便失散了。」

「雙六姑娘只與丫頭居住？尚未許人麼？」

「嗯……奴那有玉兒妹妹的好運氣！」雙六支吾着。

「姑娘有否哥哥？」

雙六失笑道：「奴自小即是孤兒，那來的哥哥？」

「但昨晚我去城內見到一位書生，樣子與你十分相像，我還以爲是令兄呢！」

「俞公子眞會說笑！」雙六忽然壓低聲音問道：「俞公子，你那位朋友是誰？」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安大俠，你不用害怕，他是個大好人。」

「大俠便是扶弱鋤强，行俠仗義不計較本身利益的那一種麼？」

俞永玉點頭，心中越發奇怪。幸而不久之後已至一條小村，雙六引他倆走進一棟紅牆綠瓦，四周植了許多花樹的小院。

這座小院面積雖不大，但裏面佈置得十分精巧，厠身其中，令人有煩惱全消之感。俞永玉見裏面沒有人，心中更加奇怪。雙六進灶房泡茶，俞永玉低聲問安于道道：「安兄對雙六姑娘有興趣？可惜她如今已從良，否則……」

安于道紅着臉道：「俞老弟，你說到那裏去了？你跟她很熟？」

「見過七八次面，說熟也可以，說不熟亦合情理。」

「此話怎說？」

「內人與她同在徐州玉香院，她未從良之前與內人是好友，故小弟每次去玉香院，必見過她，亦例必一起吃飯喝酒，該算是熟朋友，可是小弟對她的身世又一無所知，起碼如今便有許多個謎團沒法解開，由此觀之，又算不得相熟矣！」

說着雙六已捧着茶出來，俞永玉與安于道連忙謝過。「姑娘請坐。」

「不敢。」安于道道：「在下有一句話相詢，未知會否唐突？」

雙六微微一笑：「咱們青樓出身的女子，還怕什麼唐突？安大俠但問不妨。」

安于道沉吟道：「適才在路上姑娘說沒有哥哥，但不知有沒有姊妹？」

雙六先是一怔，繼而笑道：「奴是孤兒，不過據所知並無兄弟姊妹，生父母是

被强盜殺死的，那强盜沒有兒女便收養了奴，待奴十一歲時，便將我賣進玉香院。大俠因何問此？」

安于道忙道：「安某隨口問問而已。」

雙六道：「輪到奴求你一件事了。安大俠可否幫奴找一個人，他可能被人殺害了！」

安于道一愕，俞永玉快口問道：「可是將你贖身的那位公子？」

雙六點點頭，道：「其實他不姓溫姓尹，也不是公子，嗯，已四十歲了，可是才四十歲瞧之已如一個糟老頭！」

安于道忙道：「你慢慢說清楚，他是什麼人？又有什麼仇家？毫無綫索可無從找尋！」

「他叫尹飛橋……」

話音未落，俞永玉和安于道已齊發出一道叫聲，雙六道：「也許你倆都聽過他的名吧！聽說他以前還有個叫做什麼『玉面郎君』的外號，鬼才相信！」

安于道吸了一口氣，問道：「如此說來他是你丈夫了？」

「奴也不知該怎樣說，其實替我贖身的不是他，是另有其人……不過我答應過，不許洩漏一絲口風，反正他是好意……那人贖了我出來，用意要將奴配給尹飛橋，誰知他不肯，老實說奴雖然出身青樓，但守身如玉，也不肯將鮮花插在牛糞上！」

安于道興緻勃勃地問道：「所以你們之間很少來往？既然如此又何必替他担心？」

雙六粉臉微微一紅，道：「我們之間雖沒有名份，也沒有什麼眞正的感情，不過他待我還不錯……彼此也算得是朋友吧？朋友之間互相關心，難道不應該？」

安于道乾咳一聲，道：「尹飛橋許久已沒有武林中露面，原來他隱居在此村中！」

「他不在此村，不過大約十天必來看我一次。」雙六指指廳內的几椅，道：「這都是他做的，你們不知道他還是個雕刻名家，常州一帶提起獨孤先生，幾乎無人不知……」

話未說畢，安于道和俞永玉又都失聲驚呼：「什麼？獨孤先生便是尹飛橋？眞是叫人難信！」

雙六道：「原來你們都認識的，這就更應該救他了！奴又怎會騙你們？尹飛橋就是獨孤活，獨孤活便是尹飛橋！」

俞永玉道：「我早從其化名猜到他有不尋常的身世，但想不到他跟尹飛橋有關係，難怪那天在天香酒樓，他臉上常流露出令人難解的神情！」

「我以前見過他幾次，都認不出來，何況是你！」安于道嘆息地道：「不過我知道他爲何會蒼老得這般快！他也眞可憐！」

俞永玉目光一亮，脫口道：「他對楊映紅尚未忘情？」這次輪到雙六露出驚奇之色了。俞永玉忽然掏出那兩幅畫來，問道：「這兩幅畫你見過沒有？」雙六望了安于道一眼，搖搖頭。俞永玉又道：「這是從他家內搜來的！」

雙六道：「奴雖未見過這兩幅畫，但我相信這是他畫的，因爲我見過他畫的畫，風格與此十分相似！」

安于道又問：「楊映紅墓前的那些石像是否他雕的？」

「是的。」雙六道：「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自承爲了那十八尊石像熬壞了身子，所以才會這般蒼老！」

「他在何處雕的？」

「這個奴便不知道了！」

就在此刻，俞永玉忽然低聲道：「外面有人！」他身子彈起，向窗子射去，一掌拍開窗子，人已穿窗而出，只見一道青影向外急掠而去，瞧其身法，正是在常州城內出現過的青衣書生！

花樹下還有一位傻乎乎的丫頭。「颼的一聲，安于道亦躍了出來，問道：「是誰？」

「就是那位書生，他長相跟雙六姑娘有幾分相像！」俞永玉喃喃地道：「但雙六已說她沒姊妹，當眞奇怪！」

說着雙六亦出來了，對那丫頭道：「侍六，還不進屋，站在這裏發什麼楞？這兩位都是好人，不用怕！」

「相公他……」丫頭侍六結結巴巴地道，伸手向青衣書生的去向指了一指。「他不知爲何跑掉了！」

「快進去，什麼相公相母的！」雙六連連向侍六打眼色。俞永玉想道：「莫非她偷漢？咳咳，我眞是糊塗，她尚未出嫁，若有意中人，亦用不着這般神秘！」

忽然安于道問道：「雙六姑娘，你是否姓楊？」

雙六臉色一變，澀聲道：「奴本姓什麼連奴也不知道……兩位請到屋內喝茶，咱們先說獨孤活的事吧……兩位若有要事，奴也不敢强留。」

俞永玉忽然大叫一聲：「我明白了，不管你是否姓楊，但那位青衣書生必然姓楊！」

侍六詫異地問道：「公子怎會知道？」

俞永玉心頭雪亮，道：「不但如此，她還是位女嬌娘……」

雙六急道：「俞公子，你胡說什麼？」

俞永玉哈哈笑道：「我沒有胡說，相信安兄也已明白了眞相，難怪她出錢贖你出來，要將你配給尹飛橋！也難怪尹飛橋明明不愛你，却又待你不錯，乃因爲你倆長得相似，尹飛橋將你代替了她，却又不肯娶你！」

安于道仰頭道：「尹飛橋呀尹飛橋，想不到你比我還痴情！映紅映紅，你爲何要詐死？」他忽然回頭緊瞪着雙六，喝道：「快說！你一定知道內情！她住在那裏？」

雙六結結巴巴地道：「我，奴不知道……」

安于道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神態有點失常，正想進一步迫供，忽然遠處傳來一陣喊殺聲！

* * *

俞永玉道：「咱們先出去看看，回來再問亦未遲。」他見安于道仍在猶疑，忙又道：「也許楊映紅有危險亦未定！」話音未落，安于道身子已射了出去，俞永玉含笑跟在其背後。

一出花叢，即見遠處田埂上有幾個蒙面人在追殺一個漢子。那漢子衣襟染滿血

跡，低頭疾跑，因脚步不穩，跑動時，身子不斷搖晃，看來受傷非淺。

俞永玉覺得那漢子的身形十分眼熟，心頭一動，脫口道：「那人好像是童萬山！」安于道長嘯一聲，施展「八步追蟬」的輕功急馳而出，人未至已大聲喝道：「住手！」

他全力施展，俞永玉才看出自己與他之間的距離，他除了在崆峒派學藝之外，尚暗中拜「梅花老人」爲師習藝，身兼兩家之長，故此在年青一輩中脫穎而去，但與成名的高手比較，尚有一線之差。

那幾個蒙面人見到半路突然殺出一個程咬金，有兩位不由放慢了脚步，另兩位則不甘心功虧一簣，加速奔前，揮動兵刄向童萬山劈去！

童萬山聞得背後金刄劈空之聲，不敢回身招架，扭腰滾落田，那兩柄刀登時落空。安于道恐那兩個蒙面人繼續追殺，連忙隔遠先發出一記「劈空掌」！

背後那兩個蒙面人叫道：「風緊，扯活！」前面那兩位蒙面人轉身而退。安于道不肯放棄，脚尖在田埂上起落，身子如星丸彈跳，走勢絲毫不慢。

後面那兩位蒙面人頭也不回，抛出幾件暗器，安于道一閃而過，緊接着，前面那兩位蒙面人亦發出一蓬暗器，這些暗器雖然奈何不了安于道。但却阻止了他前進。安于道橫掠丈餘，看看追不上，只好罷休，回過頭來，俞永玉已抱起了童萬山。

「童副總管，那幾個人是誰？」

童萬山張開雙眼，喘着氣反問：「你是誰？」

「在下是崆峒派弟子俞永玉。」

童萬山又閉上雙眼，恰安于道趕回來，道：「在下安于道是岑寶居的朋友，由岑帮主處知道童兄的身世！」他過來檢視其傷勢，忙又道：「快抱他到雙六姑娘那裏！」

兩人抱着童萬山進屋，雙六大吃一驚，囁嚅地道：「俞公子，奴一介女流，無拳無勇，萬不可替奴招惹厤煩，你們請到別處吧。」

安于道道：「你現在想趕咱們，可沒這般容易，快拿 紗布藥物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雙六沒奈何只好把止血藥和紗布奉上，安于道又令她到房內去。俞永玉見他身上受傷既多且深，甚是担憂，安于道先封住傷口附近的穴道，然後着俞永玉替他上藥，且問道：「童萬山，你的身份是否已暴露了？」

童萬山點點頭，道：「童某北上在途中因爲無意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所以悄悄跟踪之，最後行藏暴露，所以被追殺……」

俞永玉向內喊道：「侍六，請你拿水來！」

安于道道：「你慢慢說，爲何你會發現一個可疑的人？他又是誰？」

「童某跟踪衞飛星，因爲此人與也先有勾結，與溫臻古又沈瀣一氣……」

安于道見他傷重，不宜多言，忙止住他。「他的事咱們已知道，待以後再慢慢說，你且挑重要的先說！」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橫)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說話間，侍六已拿了一杯水來，安于道忙餵他喝水，又用右掌按住其背後的「靈台穴」，運氣助他護住心脈。童萬山振作精神，道：「童某覺得那可疑的人似司徒明……」

一語未畢，兪永玉和安于道都脫口發出驚異之聲：「司徒明還未死？」

「童某不敢肯定……因爲他臉上蒙着布……不過說話的聲音和身材却改變不了……當然我也只有七成把握！」

安于道喃喃地道：「司徒明當日屍首異處，豈有復活之可能？」

兪永玉道：「這也有可能，因爲咱們只見屍身未見首級，說不定那屍體根本不是他的！楊映紅都會詐死，何況是他？」

安于道道：「他詐死有何作用？」

童萬山道：「童某就是難以明白，所以才貼身跟踪，他與衞飛星、溫臻古在一道，看來他們是同爲一夥的，就不知有何陰謀目的……可惜我未查悉他們的陰謀，便爲他們發現！」

兪永玉道：「莫非他跟瓦剌也有勾結？如果他是詐死的，則他安排女兒出閣，亦必有作用！這個用意實在令人難明白！這件事眞叫人難明！」

安于道苦笑道：「安某連頭都痛了！司徒明、楊映紅、溫臻古、衞飛星、尹飛橋，還有要殺死倫長富的人……這些人是不是一伙的？」

童萬山大叫一聲：「你們知道誰要殺死家兄麼？」

「還不知道，此事以後再說！」安于道又道：「你還知道些什麼？跟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什麼人？」

童萬山搖搖頭，安于道又道：「如此你先休息一下吧！」他收了掌，又點住了童萬山的睡穴。「雙六姑娘，請你出來一下！」

他語音充滿了威嚴，雙六不敢不遵，垂着頭自房內走出來，囁嚅地道：「兪公子，請您念在往日之情，不要爲難奴！」

兪永玉道：「咱們怎會爲難你！你放心無人敢欺侮你，有事安大俠也會替你出頭！」

安于道問道：「雙六姑娘，安某只欲問你幾件事，望你從實答覆，事關重大，你必須作答！」稍頓又道：「第一件事，那個青衣書生是不是楊映紅？她爲什麼將你從玉香院贖出來？」

雙六低聲道：「兪公子剛才已猜着了……她因爲有感尹飛橋之痴情，希望奴代替她還情債。」這一說無疑亦承認了青衣書生即是楊映紅。

安于道點點頭，續問：「她住在何處？爲何要詐死？」

「這兩個問題奴亦沒法給你滿意的答覆，因爲她神出鬼沒，何況來看奴又沒有固定的時間，大概她怕被尹飛橋糾纏吧！且奴根本不知她詐死，她的名字，還是從尹飛橋口中得悉的！」

兪永玉接問：「她每次出現都是一個人？」

「是的，你們還有什麼要問的？」

安于道道：「待想到之後再問你，如今請你替咱們預備午飯，銀子少不了給你！」

雙六去後，兪永玉抱起童萬山，將他放在客房的床上，回頭道：「安兄，尹飛橋之失踪，看來與司徒明有關！」

「是的！」安于道抱拳道：「想不到這老傢伙如此奸詐，可惜咱們至今還查不出其陰謀！」

「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找到那柄開謎的鑰匙！」兪永玉眼光落在窗外的花樹上。「僱我殺死倫長富的，莫非也是他？」

兩人的推測只能到此爲止，再探索下去，也是枉然，因爲缺乏進一步資料。安于道忽然道：「解謎的鑰匙也許在司徒明家內！他的子女必定會知道一些底蘊！」

兪永玉目光一亮，問道：「安兄欲去司徒家？」

「不錯，你有此胆量否？」

「但童萬山和雙六姑娘如何安排？小弟怕那幾個蒙面人會去而復返，則他們的安全頓成問題！」

安于道道：「這個也許雙六有她的去處！」

雙六燒的菜色香味俱全，可惜兪永玉和安于道無心仔細品嘗，狼吞虎嚥之後，兪永玉便將難題提出。雙六道：「咱們下面有間客房，是尹飛橋替奴建的！將童萬山安置在裡面，不虞被人發現，至於奴與侍六的安全，兪公子不必担心，大不了，咱們先做些乾糧，拿到密室內去，幾天之後，你們再回來！」

兪永玉噓了一口氣，道：「如此我才安心，我誤殺了他兄長，眞不希望他再被人殺死！」

＊　＊　＊

兪永玉和安于道乘馬急赴揚州，兩人並轡而馳，但心情却不一般，兪永玉只求查出眞相，減輕自己的罪孽；安于道心情就複雜了，因爲心上人嫁給司徒明，到頭來却詐死瞞世，未知是她自願的還是被迫的，他一路上胡思亂想，不與兪永玉交談。

到城外，兪永玉道：「安兄，司徒明在揚州的耳目必多，不宜此時進城，待天黑之後，再潛進去。」

安于道自然不加反對，當下兩人去附近找了一條小村，向一戶人家借宿，到天黑之後才潛入城內。揚州是個繁盛之地，這時候，烟花灑到鬧得燦爛。兩人先到司徒明府邸附近去了一匝。

奇怪的是那裡十分寂靜，宅內只有三幾點燈光，與前廳大不相同。兩人在附近民居屋頂監視了一陣，不見有人，決定進宅。安于道道：「兪老弟，你跟在安某背後，不可太接近，也不可太過分開，有意外時，方可互相照應！」

兪永玉道：「這個小弟曉得！咱們先蒙住臉！」他遞了一塊汗巾給安于道，兩人蒙了臉，安于道一掠越過小巷，落在牆頭上，向內觀察了一下，打了個手勢，躍了下去。

兪永玉亦依樣畫葫蘆，躍落圍牆內，只見安于道在迴廊柱後向他招手，遂緊躡其後，司徒府內的地形，兩人都還有印象，是以安于道直接向司徒明「生前」的居所前進。一路上不見一人，偌大的一座府邸，靜得使人害怕。

司徒明「生前」居住的那座獨立小院，

安于道回首望一望俞永玉，見他在自己背後丈五處，微微點頭，正想進小院，不料遠處却傳來一陣脚步聲，兩人忙不迭匿在暗處。

只見兩個丫頭提燈走過來，前面那人一手提竹籃，一手提燈，後面那一位健婦，一手各提一個竹籃，前面那丫頭低聲道：「去遲了只怕夫人又要責怪。」

健婦道：「這可怪不了我，人又少，能做得了多少事？其實夫人不應該將下人遣散！」

丫頭忙道：「到了，別作聲！」到小院前，丫頭伸手敲門，俞永玉仔細聽之，竟然十分有規律，三重一輕，再一輕三重，大門「呀」地一聲打開，丫頭和健婦進內，裡面探出一顆腦袋來，却是那位關管事！

關管事張望了一下，將門閂上。安于道和俞永玉隱着不動，俄頃，丫頭和健婦又退了出來，提燈由來路走去。

安于道悄悄向俞永玉打了個手勢，身子射前，來至門前，伸手扣打，先是三重一輕，繼而三輕一重，大門又再拉開，安于道立即一掌擊出！這一記，迅雷不及掩耳，關管事糊裡糊塗，被擊個正着，吭也沒吭一聲，身子便如斷線風箏倒飛！安于道隨即閃身進內。

關管事雖然沒有發出叫聲，但他的身子將廳內的桌子撞倒，發出巨響，裡面立即有人喝問：「什麼事？」

安于道循聲標前，一腿將房門踢開。只見房內有幾位大漢正在吃點心，那幾位漢子見到安于道撞了進來，臉色都是一變。安于道喝問道：「司徒寶玉在何處！」

一位虬髯漢反問：「你是什麼人？吃了豹子胆不成，竟敢來司徒家撒野！」

安于道鐵劍「錚」的一聲出鞘，標前一步，長劍一晃，最近房門的那名漢子忙不迭低頭一閃，安于道手腕一翻，五指如鈎，已扣住其腕脈，將他拉了起來。那幾位漢子紛紛抽出兵器，安于道劍刄抵在那漢子喉頭上，喝道：「別動，否則先殺了他！」

他目光比劍還鋒利，自那幾位漢子臉上掃過，問道：「快說，司徒寶玉在何處！不說者，老子便先拿他祭旗！」

被安于道制服了的漢子驚恐地道：「他早已不在這裡了……咱們也不知他去了何處！」

「胡說！他不在家裡去了那裡？你們又是司徒家的什麼人？」

「咱們是他僱來看守門戶的……都是揚州人！大爺，小的句句屬實，沒有一字虛言，請您高抬貴手，放了我吧！」

安于道想起那丫頭的話，又問：「夫人邱氏在何處？老子知道她還在，你千萬別說一個不字！」他忽然鬆了左手，那漢子尚未有反應，安于道又一指封住了其痲穴，然後走前一步，一掌印在桌子上。只聽「嘩啦啦」一陣亂響，那張桌子已四分五裂，倒在地上。

這一招大爲收效，那幾位漢子却同時向後退了幾步，臉上有驚悸之色。「你們相信老子有本事將你們一個個殺倒麼？」

「信，信！」那個被痲穴封住的漢子道：「她就在裡面！」

「胡說，裡面沒有一個人！」說這話的是俞永玉，原來他早已進小院，到處看了一遍。

那漢子道：「你們有所不知了，她在地窟內！」

安于道回身抓住他，道：「帶咱們去，其他人留在房內，不可妄動！」他推着那漢子到最後那一間臥室，只見房內寢具，一應俱全，獨不見有人。

那漢子道：「地窟入口在衣櫃裡面。」安于道打開櫃門，見底板有裂縫，用力掀了起來，果然下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

下面的人大概聽到聲音，問道：「是關管事麼？」

「是老子！」安于道縱身一躍而下！

那地窟並不深，只有丈餘，安于道躍落實地，點地無聲，但聞幾位女子的驚叫聲，安于道長劍一直。喝道：「別嚷！無人救得了你們！」目光一及，只見落足之處似是一座「廳」，一張矮几，坐着幾個女人，正在吃點心，旁邊立着兩個丫頭，渾身發顫。

「好漢，咱們無錢……你，你到別處去吧！」邱氏那種氣燄已然不見，可憐兮兮地道：「求你速速離開……要不，上面咱們的護院趕來，你便跑不掉了……」

安于道冷冷一笑。「你別做夢了，他們都已被老子制服了！都站在一邊去！咦，裡面還有沒有人？」

一位少婦忙道：「沒有了，只咱們五個……」五個女人擠在牆，嬌軀抖個不停。

「報上名來。」

這五人除了邱氏之外，便是司徒愛玉和司徒寶玉的妻子樊氏，另外兩個丫頭。安于道長劍指着邱氏道：「在老子來問你之前，先告訴你幾件事。第一，我知司徒明未死；第二，老子不懂得憐香惜玉，老子問什麼，你們必須照實作答，否則教你們受盡凌辱而死！」

那五個女人嚇得縮作一團，一個丫頭大着胆子道：「但咱都是足不出戶的女流，所知有限……你可不能隨便殺人……」

「閉嘴！聽清楚！」安于道問道：「司徒明去了那裡？」

語音一落，五個女人齊聲答不知道，安于道將劍移近邱氏的喉頭，道：「你是他老婆，也不知道？」

邱氏忙道：「眞的不知道……他只告訴賤妾，說臨時有事要去遠處，所以必須詐死方能脫身……他去那裡却不告訴咱們。」

「那一夜有什麼人來？」

「沒有……除了一些賀客之外，並無人來。」

「既然如此，即使臨時有急事，你們也必然知道，這分明是件陰謀！」

邱氏道：「這個賤妾們眞的不知道，你就算殺死我，賤妾也說不出來。」

安于道劍尖改指向司徒愛玉。「你未婚夫婿是誰？快說，再敢說一句不知道，老子上面還有許多弟兄，便叫他們下來強暴你！」

司徒愛玉嚇得哭了出來：「大王……我……未婚夫婿是鄺廓……」

安于道覺得這個名字十分陌生，冷笑

一聲：「看來你是以爲老子在與你鬧着玩的！司徒明若將你嫁給一名無名小卒，又何須廣發武林帖？」

樊氏忙道：「大王有所不知，姑爺的父親是鄺梵鄺大人，可不是無名小子。」

安于道吃了一驚，脫口道：「兵部尚書鄺梵鄺大人？不好，司徒明莫非要對他不利？」稍頓又厲聲問道：「司徒明何時與瓦剌勾結的？你們還知道些什麼，一一說來！」

這句話教那幾個女人臉上都變了顏色。司徒愛玉哭道：「家父不是那種人！大王大概誤會了！」

安于道摑了她一巴掌，怒道：「他迫死自己的愛妻楊映紅，他是什麼人你還不清楚？」

「什麼？我娘是家父迫死的？」

「你娘還未死，是老子親眼見到的！她大概因爲知道司徒明的陰謀，所以不能跟隨他，唯有逃跑……」

「家母是患急病而死的，當時我在場，你你……胡說！」

「老子還未弄清楚這件事，但她的而且確還未死！」安于道又將劍移至樊氏咽喉處。「輪到你了，你丈夫司徒寶玉去了何處？」

「公公『喪事』辦好之後，他便說去找公公仇人，只交代咱們遣散家裡僕人，他又請褚叔子褚大爺來保護咱們……」

安于道目光一亮，脫口道：「原來上面那幾個飯桶，是褚叔子派來的！」

語音剛落，上面忽然傳來俞永玉的聲音：「大哥外面來了許多人！」安于道一把拉了邱氏上去，一邊又告訴她須合作，不許張叫。

到得上面，俞永玉低聲道：「他們已進宅了！」

安于道指一指橫樑，同時托着邱氏的身子躍上去，俞永玉會意，先吹熄了油燈，也隨之匿在橫樑上。俄頃，外面已傳來輕微的腳步聲。

安于道一指封了邱氏的暈穴，將她放在橫樑上，蓄勢待發，未幾，外面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裡面的人聽着，咱們在外面已佈下天羅地網，你倆逃不掉，何不乖乖投降？」

安于道和俞永玉皆不答腔，但都認出那是褚叔子的聲音，褚叔子連喚三遍，不見回覆，便下令進攻，眨眼間！房門和窗子都已被撞破，湧進一批人來，可是黑暗中視野不清，大漢們都有點提心吊胆。一個道：「老爺子，先叫人拿燈進來。」

俞永玉忽然拋下一把暗器，人隨後躍落，長劍見人便殺，一陣慘叫聲中，安于道亦動手了，他斜射出房！到底薑是老的辣，他深明擒賊先擒王之理。意欲先制服褚叔子。

褚叔子是揚州鹽梟，自然不是弱者，安于道未至，他單刀已先劈出，安于道長劍一引，喝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褚叔子一刀不中，第二刀再度劈出，這一次安于道長劍蘊力，用力一盪，單刀揚起，安于道左掌隨勢拍出，將褚叔子忙退後，安于道長劍一圈，展開反攻。

褚叔子年青時，靠雙手打天下，但成爲一方之主後，養尊處優，什麼事都有人代辦，荒廢了武功，只七八個照面，已呈危機，連忙呼道：「老胡，還不快來，操你娘的……」

下面那個字還未說出口，已被安于道找到破綻，一腿將他掃倒，再踏前一步，長劍抵在其喉頭，喝道：「快下令停手，否則老子便不客氣了！」

褚叔子連忙道：「聽見沒有？房內的人都給我停手！」他狡猾成性，趁安于道還沒提防，扭腰滾開，可是安于道長年在腥風血雨中搏鬥，經驗反應都是上乘，褚叔子剛直起身來，安于道長劍又已抵在其腰上，同時提膝，撞在褚叔子的小腹上！

褚叔子痛得彎下腰去，安于道揮指封了其麻穴，提着他轉身面對褚叔子的手下，冷冷地道：「誰還敢上來？」

褚叔子道：「你們是那一條線上的朋友？是欠缺盤川還是來尋衅的？」

「你問得正好。老子正想問你，司徒家的事，何須你來管？」安于道五指一緊，喝道：「快說實話，咱們早已知道他還未死，到底他和你有何陰謀？」

褚叔子忙道：「他是他，我是我，可不能將老夫與他扯在一起！他只僱我保護他的妻子而已！」

「如此說來，你根本知道他是詐死的，他何時與你說定這宗『生意』的？」

「三月初七日。但他並沒有說出原因。」

「你該知道他的未來女婿是誰。」

褚叔子囁嚅地道：「好像是鄺廓。」

「司徒明詐死賴婚，可是爲了去行刺鄺廓？」

褚叔子道：「老夫眞的不知道！憑他在揚州的勢力，與及他的武功，他請老夫保護其妻子，是給我的面子，老夫怎敢多問？」

安于道五指再一緊，怒道：「你什麼都不知道，留在世間也沒用！」

褚叔子急道：「朋友可莫食言，老夫的確已做到知無不言了！」

俞永玉冷笑道：「你爲何肯聽他的話，以前你們之間有何利益關係？」

褚叔子沉吟了一陣才道：「以前老夫遇到幾次麻煩，都是他替我解決的，換而言之，他對我有恩。」

「你當然會給他好處。」俞永玉道：「說不定他還是你的後台老闆！」

褚叔子冷哼一聲：「你們也太輕視老夫了，並無此事！」

安于道回頭望一望俞永玉，見他沒有表示，便道：「老子暫且相信你，你着人去保護司徒明妻子吧，不過還得煩你送咱們一程！」

＊　＊　＊

安于道和俞永玉漏夜離開揚州城，兩人不打招呼，却一齊向城北墳場馳去。

深夜，山崗周圍一片寂靜，微風吹過，樹搖影動，平添幾分恐怖氣氛。兩人都有一身武功，所謂藝高人胆大，直赴楊映紅墓前。

重踏舊地，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安于道望着墓碑發怔，俞永玉撿了幾根枯枝，引火燃着，低聲道：「安兄，她既然未死，你還看什麼？」

安于道轉頭激動地問道：「俞老弟，

你說她爲何要詐死？是因爲司徒明待她不好，還是另有內情？」

兪永玉將一根火把交給他，微笑道：「只要咱們打開秘密，眞相大白，一切自然清楚！」

安于道目光一亮，問道：「你認爲秘密在此處？」

兪永玉輕笑道：「安兄忘記那幅畫麼？」說着向遠處那尊三頭怪像指了一指。兩人隨即向那裡望過去。

安于道用火把照着石像，道：「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小弟看出來了，你瞧，這三顆腦袋之間都有一條細縫，只因爲上面生了青苔，所以不易看出來而已！」

安于道精神一振，道：「如今瞧你的了！」

兪永玉撿起一塊大石頭，運勁舉起，向石像一撞：「轟」的一聲巨響，石像巍然不動。安于道道：「不可魯莽！」他捧着一塊大石走前，然後站在石頭上面觀察。由於石像比人稍高，墊高之後，方能發現石像脖子與肩銜接處，也有一道細縫，遂喜道：「兪老弟，你來看看！」安于道跳下，讓他上去。

兪永玉見那道接縫沒有青苔，喜道：「原來這裡才是！」

安于道急道：「兪老弟，你必須小心！」

「是。」兪永玉力貫雙臂，雙掌落在石像頭上，慢慢使勁用力向上提起，那個頭像離肩而上，裡面還有一個頭像，這頭像有異其他，五官十分圖案化，全部起角，分明不是以某人作爲對象而雕刻，換言之毫無意義。

安于道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兪永玉觀察了一陣，又將手掌夾住頭像向上一提，誰知不能動彈，兪永玉吸了一口氣，運勁用力一提：「刷」的一聲，頭部又再離肩，「蓬！」一股白烟自斷口處飛了上來！幸好兪永玉反應快，立即倒飛落地，閉住呼吸與安于道向外掠去。

當安于道來至第十五尊石像後面，見草叢中有影子晃動，喝道：「誰？滾出來！」

一道嘯聲響起，只見草叢中及後面那幾尊石像湧出好些人來，只聽一個熟悉的聲音道：「老夫早料到你倆會來些了，只是想不到會被你發現！」

＊　＊　＊

安于道身子一震，厲聲道：「司徒明，安某早想殺你，你自己現身，反省得安某找你！」

只見一位健壯的白髮老者大步走過來，可不正是司徒明！司徒明冷笑一聲：「這句話理該由老夫說！你瞧瞧老夫的朋友，不過今日兩位能死在這裡也不錯呀！」他指指附近的人。

兪永玉暗中數一數，司徒明帶來的人，竟有十二個之多，而且還有好幾位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心頭一驚，怒笑道：「想不到河北雙雄熊氏昆仲也成爲司徒明的手下，眞是可笑呀可笑！」

河北雙雄老大熊知榮哈哈大笑：「這又有何奇怪？崆峒派的掌門弟子還不是當了職業殺手？」

兪永玉臉色大變：「你怎知道？」

熊知榮聲音忽然一變：「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

「原來是你！」兪永玉身子發顫，指着熊知榮結結巴巴地道：「你，你就是介紹人？」

熊知辱笑道：「還有我！有時是老大跟你接觸，有時我代替他！不過咱們並沒有虧待過你，每次酬金照付，只是最後一次你還未將一半酬金交給溫老英雄！」

兪永玉臉色再一變，恍然道：「原來你們蛇鼠一窩！」

熊知榮道：「不錯！今日你倆反正都不能活着離開，不妨讓你死個明白！」

兪永玉顫聲問道：「那，那我以前所殺的人都不是該死之徒？」

「這又未必，因爲該死的人，亦未必就是咱們的朋友！」

兪永玉突然厲聲問道：「你們爲何要殺倫長富？」

司徒明道：「那老要飯的好管閑事，又好打不平，他活着，對咱們是個威脅，殺了他只有益而無害！何況你還自動將一半酬金交回給咱們，這又何樂而不爲，省得咱們自己動手，若不幸失手，則要暴露了底細！」

安于道接問：「你又因何要詐死？」

司徒明哈哈笑道：「老夫要做大事，若果能以另一種身份出現則容易得多，借個機會請你們替老夫宣傳，說老夫已死，乃上上之策！安于道，你一直不服老夫，認爲映紅嫁給老夫是鮮花插在牛糞上，咳，在老夫眼中，你根本尚未入流，與老夫相比，簡直雲泥之別！」

安于道如被人刺了一劍，怒喝道：「映紅爲何要詐死？」

「那可不是老夫迫她的。她連老夫也瞞過了！」司徒明道：「也許你不相信，老夫這『屍首分家』之計，還是學她的！可是後來才知道她其實未死，不過又找不到她！」

「你從何證明她還未死？」

司徒明得意洋洋地道：「老夫與她做了這許多年夫婦，難道連她的身子特徵也認不出來？她要去便隨她去，反正老夫也玩厭了！」

安于道怒火燎心，喝道：「映紅眞是瞎了眼才會嫁給你！她也眞傻，爲何她不將你的猙獰臉目公佈於世？」

司徒明嘿嘿笑道：「她的子女在老夫手中，諒她也沒這個胆量！」

「虎毒不食兒，你以自己的子女威脅她？」

「老夫何須威脅她？不過她是聰明人，自然清楚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

安于道問道：「她爲何要詐死？」

司徒明哈哈笑道：「這個原因老夫也想知道！」

兪永玉問道：「司徒明，尹飛橋是不是你擄去的？」

「不錯，可惜他不肯供出映紅的下落，已被老夫結果了生命！」

兪永玉忍住怒火，再問道：「詐死是否尚有一個原因，是爲了避免女兒嫁給鄺鄺？」

「因爲老夫不想女兒一出嫁便當寡婦！」

安于道喝道：「你想殺死鄺廓？眞是狠心狗肺！」

司徒明冷笑道：「何止他一個？他父親遲早也得死！不是老夫要他父子之命，但誰敎他掌握兵權？」

安于道恍然道：「原來是瓦刺要你幹的！司徒明，你待楊映紅不好。安某可不理，但你勾結外族，意圖滅我大明，那就罪無可恕了！」

司徒明大笑：「可惜你倆霎時間便得命喪陰曹，世人雖多，但又有誰知道老夫的陰謀？」

兪永玉戟指喝道：「司徒明，從實招來，你至今到底已殺害了多少忠良？」

司徒明冷冷地道：「老夫自己也無統計過，不過却知道如今又要添多多兩位了！上，不得走漏一個！」

安于道急喝：「且慢！司徒明，安某可否問你最後一個問題？這些石像是你叫尹飛橋雕的？」

「不錯！那小子對映紅深情一片，只求有機會見到映紅，老夫要他做什麼，他都肯！」司徒明回身指一指墳墓，道：「墓下有座巨大的石室，他就在裡面雕刻。」他又指指那些石像，道：「這十多個人，不是爲老夫所用，便是已死在老夫掌下！」

「你詐死眞的只恐女兒守寡？哼，料你也不會爲兒女着想！」

「因爲老夫身負重任，隨時需取鄺梵的生命，老夫詐死，鄺氏父子更無防備！你廢話若尚未問完，待會兒去問閻羅王吧！」司徒明以手搔搔頭上白髮，道：「今夜誰不盡力，都得處罰！」

安于道忙道：「兪老弟，你我背靠作敵，今夜即使戰死，也得殺他們幾個墊背！」

兪永玉鬥志旺盛，高聲道：「放心，小弟早想跟他們拚到底！」

司徒明哈哈笑道：「鬥志可嘉，可惜螳臂擋車，不自量力！上！」那十多個大漢立即一湧而上，不過司徒明和熊知榮昆仲則站在一旁監視。

安于道和兪永玉知道自己的形勢十分不利，故此一動手便絕不留力，是以戰情十分激烈緊張，不過對方自恃必勝，因而不肯硬拚，輪番上前，使安于道和兪永玉有與敵同歸於盡之心，却無拚搏之機。

司徒明和熊氏兄弟嘴角春風，在那裡談笑風生，在他們心目中，安于道和兪永玉與死人已無多大分別。安于道越鬥越心急，忽然大喝一聲，身子一蹲，讓過一柄劍兩柄單刀，長劍貼地一掃，幾個大漢立即倒退，司徒明突然長身，單足立地，左腿倏地蹬出！

這一腿既快且直，一個握刀的大漢閃避不及，胸膛被踢中，引起混亂。安于道顧不了兪永玉，急射而出，趁對方陣脚大亂之際，揮劍又傷了一人！

司徒明喝道：「困獸猶鬥，大家小心！」

兪永玉見安于道標前，邊戰邊退，道：「安兄，千萬沉住氣，只須再拖一時三刻，便不用害怕了！」安于道心頭驚，急吸一口氣！慢慢退後，仍與兪永玉並肩而戰。

熊知辱低聲道：「司徒兄，這小子那句話是什麼意思？莫非他們還有夥件？」

「不會吧？假如有的話，老溫必會告訴咱們！」司徒明一頓又道：「不管如何，小心爲上，大家加緊進攻！兩位熊兄，也請下場吧！」

熊氏昆仲一下場，安兪兩人形勢更加惡劣，兪永玉身上已多處掛彩，就連安于道左臂亦受了槍傷！正在緊急之際，忽然幾道慘叫聲響起，接着有人喝問道：「誰施暗器？」

司徒明飛身向崗頂射去，誰知他雙脚未落地，草叢中又有幾件暗器射出：「皓首獅王」昔日威鎭武林，絕非僥倖，雙腿展開，如在身前佈下一道網子，那些暗器，竟無一件能透進去！

與此同時，草叢後跳出五六個叫化子來。向墓前衝下去，司徒明冷哼一聲：「原來是丐帮弟子！哼，要想多管閑事還沒這個本事！」他轉身追趕丐帮弟子，誰知背後又再飛起一條人影，直迫司徒明。「司徒明，吃我一掌！」

司徒明聞得背後風聲呼呼，心頭一驚，忖道：「此人是誰？怎地內力如斯雄渾？」心念來了，立即轉身，提掌迎前，「啪！」兩掌相交，兩條人影分飛，似乎不分勝負，那人正是丐帮帮主岑寶居，他走去救人，不想糾纏，自側飛急瀉而下！

墓前的戰況本來一面倒，突然多了五六個丐帮弟子，登時一亂，那些丐帮弟子武功並不很高，不過他們帶來了許多暗器，不斷發射，因而替安、兪兩人造就了許多機會，刹那間，慘叫聲此起彼落，司徒明帶來的人，一下子倒下了六七個！

熊知辱大聲喝道：「幾個叫化子成不了氣候，大家沉住氣！」

話未說畢，第十八尊石像忽然轉動起來！倏地移開幾尺，下面傳來一個人聲：「于道，你們快下來！」

安于道精神一振，喝道：「快跳下去！」他毫不猶疑，首先躍下，其他人亦紛紛跳了下去。

熊知榮因司徒明尚未至，不敢決定，眼睜睜望着他們跳下去。「司徒兄，咱們如今……」

司徒明急道：「飯桶！還不快追！只要他們有一個人活着離開，咱們以後便別想再混了！」當下沒有受傷的人都躍下地穴，只聞「胡胡」一陣聲響，石像移回原位，地穴內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司徒明急道：「快點火把！」

俄頃，幾根火把亮起，只見前面是條寬三尺，深望不見盡頭的甬道，安于道等人却已不知去向。司徒明着兩個大漢先去。「到前面看看有什麼動靜？」

那兩個大漢戰戰兢兢，慢慢前進，至彎道處，見甬道二丈之後又拐了個彎，牆角有人探頭偸窺，忙將情況告知司徒明。司徒明率人前進，步至彎角，忽然頭頂上一陣「嘩啦啦」聲響，一前一後，墮下兩度鐵閘，正好將他們困在中間！

這一來，饒得司徒明迎過無數風浪，又奸詐過人，也大吃一驚，叫道：「有種的便出來與老夫決個高下！」

只聞安于道哈哈大笑：「司徒明，你想不到有此下場吧？」說着前面出現了十個人，除了剛才所見到的，還有一個令司徒明大爲詫異的，便是他髮妻楊映紅！

「你……你怎會在這裡？」

楊映紅語氣不帶絲毫情感：「這地方是飛橋一早預備的，只有我和他知道！你在墓下建密室，直通城內家中，他便替我另掘一密道……」

司徒明截口道：「老夫不相信！只他一個人和兩個助手，又怎能替你建密道？」

「這密道是由你建的密室和密道發展過來的，近在咫尺，怎地不能？你將他藏在密室雕刻石像，他是大行家，經過一段時間揣摸，便知道密室另有地道通往別處，果然不久便讓他打開！他由地道去到咱……司徒家，將情況告訴我……」

司徒明咬牙道：「好一對奸夫淫婦！」

楊映紅柳眉倒豎，怒道：「眞是狗口長不出象牙！」她發怒，另有一番美態，兪永玉在旁看見，暗道：「若我早生十多年，也會拜倒在其石榴裙下！」

司徒明喝道：「賤人，你罵我什麼？」

「我罵你是狗，有何不對？你私通外族，欲謀我大明江山，不是狗是什麼？」

司徒明臉色大變，半晌才訕訕地道：「眞是婦人之見！」

「你以爲自己做得秘密，卻讓我知道，我料你素來毒辣卑鄙，不敢當面指責你，爲自己惹來殺身之禍，又不願再服侍你，只好跟尹飛橋打算，最後弄了一具女屍，佈下被殺之局，悄悄遠走高飛！」

司徒明冷冷地道：「那奸夫早已伏誅，這次老夫倒沒殺錯人！」一頓又道：「安于道，你一向不服老夫，敢放老夫出去，咱們手底下見個眞章麼？」

安于道道：「你先答覆安某幾個問題再說！你爲何要尹飛橋弄那十八尊石像？」

司徒明哈哈笑道：「老夫當年能一舉擊敗無數之情敵，乃平生最得意之作！艷冠武林的楊映紅，成爲老夫之財產，老夫要讓那些人永遠只能站在一邊垂涎！」言畢哈哈大笑。

安于道怒不可遏，道：「映紅，打開鐵閘讓他出來，我非殺他不可！」

兪永玉接道：「也讓熊知榮出來，我非殺他不可！」

楊映紅垂淚道：「當年我瞎了眼才會嫁給他，你不可中他激將計，他這人狡猾奸詐，而手段毒辣！」

岑寶居嘆息道：「此人的確是個奸雄！安兄，若非本帮弟子暗中跟踪你，以致找到童萬山，咱們也不會趕來此處……」言下之意，安于道和兪永玉自然明白，不由動搖起來。

岑寶居又道：「夫人當年年紀太輕，又豈能認識人生經驗豐富的司徒明的眞面目？說不定他髮妻之死，也是他下手的……」

司徒明大笑：「岑寶居，你眞是老夫腹中之蛔蟲！老夫做事一向不擇手段！雄霸武林早已非老夫之意願，因此得到映紅便乘機退出江湖，暗中進行第二個計劃……」

兪永玉怒道：「你的計劃便是出賣大明江山！將江山送給外族！」

「哼！唐朝何嘗不是借外族之力以固江山？老夫先將江北送給瓦刺，待我實力鞏固之後，再收復之，屆時老夫便是開國之君……」言畢大笑。

只見楊映紅嬌軀猛地抖動幾下，倏地伸手到牆上，那裡有個鐵環。她五指緊緊抓住鐵環，連指甲都發白。安于道道：「映紅，放他出來，讓我殺了他，否則難洩心頭之恨！」

楊映紅用力一拉，只聽「咯嗤」一聲，鐵閘閘內的地上，竟然陷下，司徒明和其手下全部墮了下去，良久下面才傳來歷久不散之慘叫聲！原來那地上竟有活板設施！

地面恢復了原狀，鐵閘也升了上去，但楊映紅神態尚未恢復。安于道低聲安慰她：「映紅，你兒媳都在家裡等你回去，你……」

楊映紅道：「我不回去了，他們自小便聽信這老狐狸之謠言，對我一向不敬……」她語音充滿痛苦，由此可知，這些年來，她生活不但不愉快，而且痛苦無比！

安于道罵道：「眞該死，你該重新做人，堅强地活下去，須知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有很多事可做！」

楊映紅喃喃地道：「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唉，一個女人太美麗，實在不是福，想到因我而死的人，我便難以安心……我亦太軟弱了，假如我離開司徒家之後，立即將他的陰謀公佈於世，便不致於累死尹飛橋……」

岑寶居道：「夫人不用自責，你亦已替他們報了仇，所謂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咱們還有一件事必須立即去進行的……」

兪永玉脫口道：「不錯！溫臻古也是條老狐狸，必須立即找到他！」

* * *

當衆人走出地面，燦爛的陽光佈滿山崗，令人精神爲之一振，楊映紅望着自己的「墳墓」，百感交集，司徒明造了這座墳墓欺騙世人，想不到到頭來埋葬了他自己！

兪永玉此時方知，開啓地穴只能移動石像脖子，萬不能提起！

衆人回揚州城，又聽到一個消息，皇上下旨御駕親征，領兵的赫然是王振和兵部尚書鄺埜，心裡又憂又喜，憂的是王振這奸官在軍中，不知又會弄出什麼陰謀來，喜的是忠心耿耿的鄺埜尚在人間，他們只好祈禱出征順利，盡殲瓦刺大軍以安江山，至於皇上出征之事，已非本故事之範圍了。

（全文完）

武俠世界
篇篇精彩
請即訂閱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綫廿七
營業部

武林珍聞

高僧與奇童

李藝・文
可飛・圖

印月和尚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不但在佛學修行上已臻上乘禪悟，武功造詣更獨得乃師眞傳。

印月和尚自幼生有夙慧，小小年紀便父母雙亡，乃師了雲和尚攜其至少林寺剃髮爲僧，朝夕隨師學習拳術，不數年功力大大進展，繼而勤加鑽研習練，大有青出於藍又勝於藍之局勢。

大凡武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表面看起來反而像是泛泛無奇之輩，這就像是絕頂聰明的人，外貌却十分愚拙是一樣道理。了雲和尚在圓寂時，曾盡以平生所學傳授給印月和尚，並勉之曰：「此後毋犯戒律，毋輕易授徒。」印月涕泣受命，在往後的歲月裏謹遵師訓，絲毫不敢妄爲，如是匆匆過了二十餘載。

到了清朝道光年間，嵩山脚下的大市集楓樹鎭上有魏卜艮者，少年英朗，孔武有力，喜歡舞槍弄棒，可惜得不到名師指點，僅是些鄉下把式而已，有一天忽然來到少林寺山門外長跪不起，有問之者，聲言願隨印月和尚習藝，恪於師訓，印月不敢輕易收徒，無奈魏卜艮打定了主意，一連在山門外跪了三天三夜，粒米滴水未進，已至奄奄一息的狀態，心中大爲不忍，於是破例收其爲徒。

印月見魏卜艮驍勇過人，乃傾心授以武藝，而魏亦頗爲恭謹的熱心向學，三年以後，印月由了雲師處所得者，已全部傳給了魏卜艮，師徒兩人頗爲投契，一日魏卜艮忽謂乃師道：「少林絕技，如是而已乎？」

印月和尚答：「少林絕技當不止此，唯汝從我數年，已得我之所能十之八九矣！武藝高深莫測，浩瀚了無邊際，汝雖未造頂極，然而以此處世，已然綽有餘裕，倘若挾强暴弱，恃勇凌怯，安知天下之大，能有不强於我勇於我者乎？」誠以爲武之目的，端在强身衞己，不在欺侮別人，吾師之誡，不敢稍怠，願汝亦勉之。」

面聆印月和尚的諄諄敎誨，魏卜艮雖然唯唯稱是，實際上却渴求更加精進，然終無所得，於是梟獍之心頓萌，陰謀俟機殺害乃師。

正值夏日炎炎，火傘高張，一日午後，印月和尚正在臨窗的蒲團上倚欄而卧，鼾聲雷鳴，已沉沉進入夢鄉矣！魏卜艮見乃師熟睡，不覺殺機頓起，乃持利刄悄然挨至，使足了力氣擧刀直向印月頸項砍下，詎料印月和尚突然將身體一縮，刀入窗欄數寸，印月乘勢飛起一足，魏卜艮已墜於窗外數丈之遠矣！

魏卜艮心道：「此番休矣！」遂閉上眼睛，無可奈何等待乃師致命的一擊，然而艮久不見動靜，睜開眼睛，覷見乃師竟又沉沉入睡矣！正待起身逃跑，印月忽然憤然道：「等一等，你這個小子今天的所作所爲，大大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眞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以爲我在睡夢中便可爲所欲爲，殊不知刀鋒所至，風亦隨之，鋒未及頸，風已驚睡，豈有練技已久反遭毒手乎？你心如虎狠，令人灰心至極，今後若不痛加省改，必然不得好死。我眞後悔敎你武藝，更後悔辜負吾師所言，寺中衣缽，有愧薪傳，我將從此雲遊四方，不願意再看到你這個畜牲。」

印月和尚轉過了臉孔，痛苦的揮手令去，魏卜艮如獲大赦，連滾帶爬的倉皇逃逸，印月和尚也在翌日黎明時分，有人看見他負囊托缽，徒步飄然向西南而去。

魏卜艮聽說他的師父走了，一下子免去了束縛拘羈之感，不禁爲之雀躍不已，從此一意橫行，肆無忌憚，劫人財寶，淫人妻女，鄉人畏之如虎，莫之奈何，於是告狀的文書紛紛遞往衙門，捕役畏其凶悍，輒虛應故事一番，即相率作壁上觀，鄉民在魏卜艮的淫暴之下，吞聲飲恨，痛苦不堪。咸認：「魏卜艮之惡行，皆印月和尚釀成之，既知所授非人，復縱容其爲害地方，而自身却不知去向；推原禍始，責有攸歸。」而口碑載道大名頂頂的印月和尚，從此便成了鄉人詛咒的對象了！

楓樹鎭上有葛氏孀婦，自夫喪後，誓志松柏，含辛茹苦撫育孤子振鵬，寒來暑往，振鵬已經十二歲矣！唇紅齒白，穎慧過人，塾師讚不絕口，葛氏更是暗自歡喜，心想：「此子不負期望，將來必有出頭之日。」遂殷勤照拂，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心如日月，立正行端，鄰里頗爲稱道。

三十餘歲的葛氏婦穠纖中度，風韻絕佳，一日往塾中探視振鵬，途中爲魏卜艮所遇，魏某霎時心蕩神移不能自持，挑之以言，不爲所動，誘之以利，更轉身不顧；愈是得不到的東西，愈覺珍貴無比，自是朝思暮想，竟至顚倒魂夢，想盡了辦法，始終未能一親香澤。

軟硬兼施不成，只有强取豪奪一途了，於是寅夜踰牆而入，時當盛暑，氣溫重蒸至夜未退，葛氏婦敞開窗戶，裸體一枕横卧床上，魏卜艮眼見玉人近在咫尺，於是一躍而入，如餓虎撲羊似的制服了葛婦，葛婦口爲所捫，力不能勝，尋死不能，驚惶失措，遂失身於此惡魔。

昔日婦女，十分可憐，葛氏既然受辱，已不再是清白之身，遂心頭一横勉强相從，自此魏卜艮旦夕來往葛家，儼然成爲其外室矣！葛婦雖然是逆來順受，其子振鵬却痛乃母之被汚而心如刀割，一天到晚想要手刄此惡魔以洩心頭之恨，葛氏看出了兒子心事，想盡了方法加以譬解勸說，力言：「三尺童子，安能除奸，如果貿然從事，必然是飛蛾撲火，非惟無益，抑且致禍，無論如何，必須要暫時隱忍，然後再圖謀良策。」

葛振鵬最後想到了一個釜底抽薪的良策，解鈴還需繫鈴人，魏卜艮的師父乃印月和尚，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倘能找到印月和尚，懇求他出面制裁，此事當可迎刄而解；然則茫茫天下之大，印月和尚行踪究竟何處杳不可知，想要找到他，必須要

大費一番手脚，不得不從長計議。

第一步辦法是改變以前排斥魏卜艮的態度，而虛與委蛇；第二步辦法是逐日向魏卜艮乞餅餌之資和筆墨之費。魏卜艮不疑有他，每天以數十錢付於振鵬，積少成多，半年下來居然得青蚨數十貫，密往市上兌爲銀元，儲之囊中，於是第三步辦法便開始了，乘葛婦不備，星夜離開了楓樹鎮，漫無目的的尋訪印月和尚去也。

葛婦以其子失蹤而痛不欲生，魏卜艮佯爲四處探聽其下落，實則正是慶幸去掉此一礙手礙脚之累贅物也，想不到報仇雪恨之舉，竟出自一介童子身上。

葛振鵬此次離家出走，目的在尋訪印月和尚，每經之地必至寺廟問訊，或有知印月之名者，然均未獲悉其行踪所在，於是探幽巖，搜窮谷，出入於虎豹來往之區域，來往在崎嶇艱險的曲徑，所幸天心默佑，而履險如夷，然跋涉月餘，仍無所獲。

到了山東地界，高山入雲，鬱鬱蒼蒼，探問村民，得知山上有一古寺，因毒蟲猛獸出沒無常，遊人裹足不前，以至日見寥落而漸次荒廢；惟近來有一赤脚僧人雲遊至此，除蟲伏虎，斬荊劈棘，再假以時日，必能恢復昔日盛況。葛振鵬默思：「此赤脚僧人極可能就是印月和尚。」於是在村中暫宿一宵，準備翌日登山探訪。

朝暾初上，葛振鵬便迫不及待啓程，村人止之道：「曉霧正濃，不辨路徑，待至日升霧散方佳。」這時節正是蕭瑟的深秋，到處木葉飄零，然而山間多松柏之屬，猶是蓊鬱一片，振鵬拾級而上，逐漸左盤右旋，山徑年久失修，崎嶇難行，牽葛爲梯，倚藤作杖，兩臂爲芒刺所觸，數處有血滲出，且疲憊已極，乃就一青石上小憩，以便養足精神繼續前行。

環顧四周，虬松夾道，老樟參天，崖水滴瀝不絕，山鳥婉轉啼鳴，不覺爲之心曠神怡；正陶醉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忽聞一陣腥風撲鼻而來，繼而草木籟籟有聲，不覺爲之毛骨悚然；凝視四顧，忽見林蔭深處有一班斕猛虎張牙舞爪而來，振鵬情急智生，乃使出渾身力氣，迅速攀爬至身旁的一棵樹頂端，猛虎舞爪攫樹，幸賴木質堅實，僅是東搖西晃而已。

猛虎繞樹咆哮，突然退至丈餘外，廻身騰躍而起，疾撲振鵬，僅距數尺而已，振鵬心想：「大仇未雪，恐怕就要此身難保了。」只見猛虎靜伏片刻，怒目上望，勢將再度躍起，忽聞林中有人大喝一聲，人隨聲至，躍登虎背，一手抵其喉，一手猛搥其胸，虎極力想要擺脫，而終因受制而不得動彈，相持逾時，猛虎終於頹然倒仆地死矣。

這一段伏虎經過，葛振鵬並不清楚，當猛虎首次向上騰躍時，他已心膽俱裂，待至有人大喝一聲時，振鵬更是嚇得魂飛魄散的失去知覺，但本能的仍然雙手緊抱樹幹不放，伏虎人望見樹上有一孩童，呼之不應，乃一躍而上劈開其雙手將其挾之而下，口中猶喃喃自語道：「可憐哉！此子也。」

良久，葛振鵬如同惡夢初醒，微微的張開了眼睛，渾身顫抖不已，見眼前有位慈眉善目的僧人，乃謝過救命之恩並乞示法號。

僧人說：「余喜跣足，人呼余爲赤脚僧。」

振鵬問：「高僧可知有位印月和尚否？」

僧人覺得此子來歷十分奇特，小小年紀，隻身輕蹈險地，究竟所爲何來，而找尋印月和尚又係所爲何事，振鵬知道僧人有許多疑問，遂說：「此處非談話之地，但問高僧識得印月禪師否？」

僧人答：「余固識之，且有深厚交情，有事不妨告之，我可代爲轉達，必然不至誤事。」

聽得印月和尚有了下落，葛振鵬一下子精神抖擻的說：「寶剎或離此不遠，如蒙垂憐，當至寶剎相告。」

僧人不忍看見葛振鵬一步一呻吟的痛苦模樣，乃挾之掖下，疾行里許，驟見蒼松叢篁掩映中有一古寺，年久失修，陋頹不堪，室無几案，代之以巨石，振鵬再度謝過救命之恩，乃開門見山的懇求：「印月禪師如在寺中，乞即導之相見。」僧人堅持必須先說明來意，方可代達。振鵬即略述魏卜艮魚肉鄉里之種種惡行，僧人遽稱：「余知之久矣！但鄉里受其荼毒者甚多，爲何遣一童來告也？」

葛振鵬傷心的大哭起來，遂一五一十的和盤托出，唏噓道：「倘父健在，何用小子捨命冒險也；爲母故，是以尋印月禪師除此淫賊。」

僧人直接了當的說：「實告汝，余即印月也，當爲汝報仇雪恨，明日下山，今日暫宿寒剎。」計議已定，乃爲振鵬傷處敷藥，並炊黍調羹以餉之。

翌晨印月和尚與葛振鵬一同下山，一路東行，十餘日後抵達楓樹鎮外，先遣振鵬匿於親戚家中，印月和尚則裝扮成乞丐模樣，神不知鬼不覺的躺臥在葛家門口，等到魏卜艮大模大樣的開門外出，見有乞者擋在門口，大聲叱道：「何處來的臭叫化子，膽敢擋住魏大爺的去路！」

叫化子一動也不動，魏卜艮以足踢之，軟如一堆棉花，又如一灘稀泥，魏卜艮心知有異，迅即騰身而起，意欲躍越乞丐再作計較，不料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乞丐趁其騰越之際，突然遽伸右手握其睪丸，復順勢一推，魏卜艮被拋出數丈之外，慘叫一聲倒地而斃。

時已日上三竿，鄉人聞聲齊集，印月和尚謂衆人道：「余授此不肖徒弟，累及貴鄉里，負疚深重，幸賴葛氏童千里尋訪貧僧，始能及時翦除凶暴，以洩衆人之憤，而減負僧之罪愆也。」言訖向衆人合掌爲禮，口宣「阿彌陀佛」佛號，飄然而去。

有人說：「既知其徒爲不肖，何不預爲處理，而縱猛虎於平原，令其橫噬也。」

又有人說：「出家人慈悲爲懷，總希望他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實在無藥可救時，乃俟其惡貫滿盈而殲之。」

有人更說：「倘無葛婦奇童之智勇兼備，訪請印月和尚出山斃彼巨憝，鄉民們還不知道要受害到何時呢？」

歸根究底，最堪稱道的還是小小年紀，而能不避艱險，一心一意要報仇雪恨的奇童葛振鵬。

（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九

高石·編繪

獅子樓（下）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97　過了一個時辰，何九叔故意把她們支到齋堂裏照應衆鄰。他乘空撥開火堆夾出兩塊骨頭，一看那骨頭酥黑，便小心地收藏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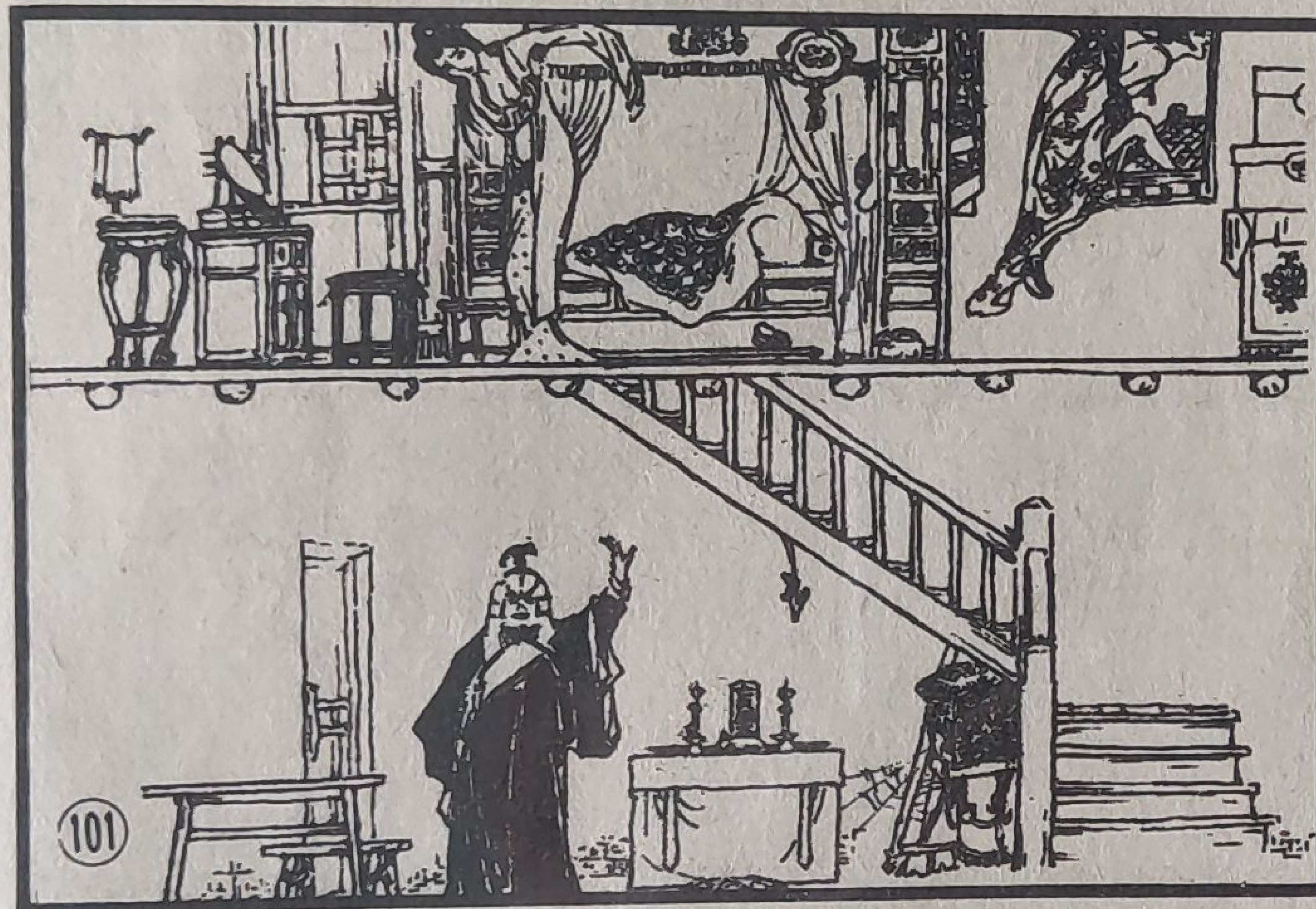
98　再說，武松押送禮物到東京，討了回書，便回陽谷縣來，前後將及兩月。知縣見了歡喜，當下賞了武松一錠銀子，酒食管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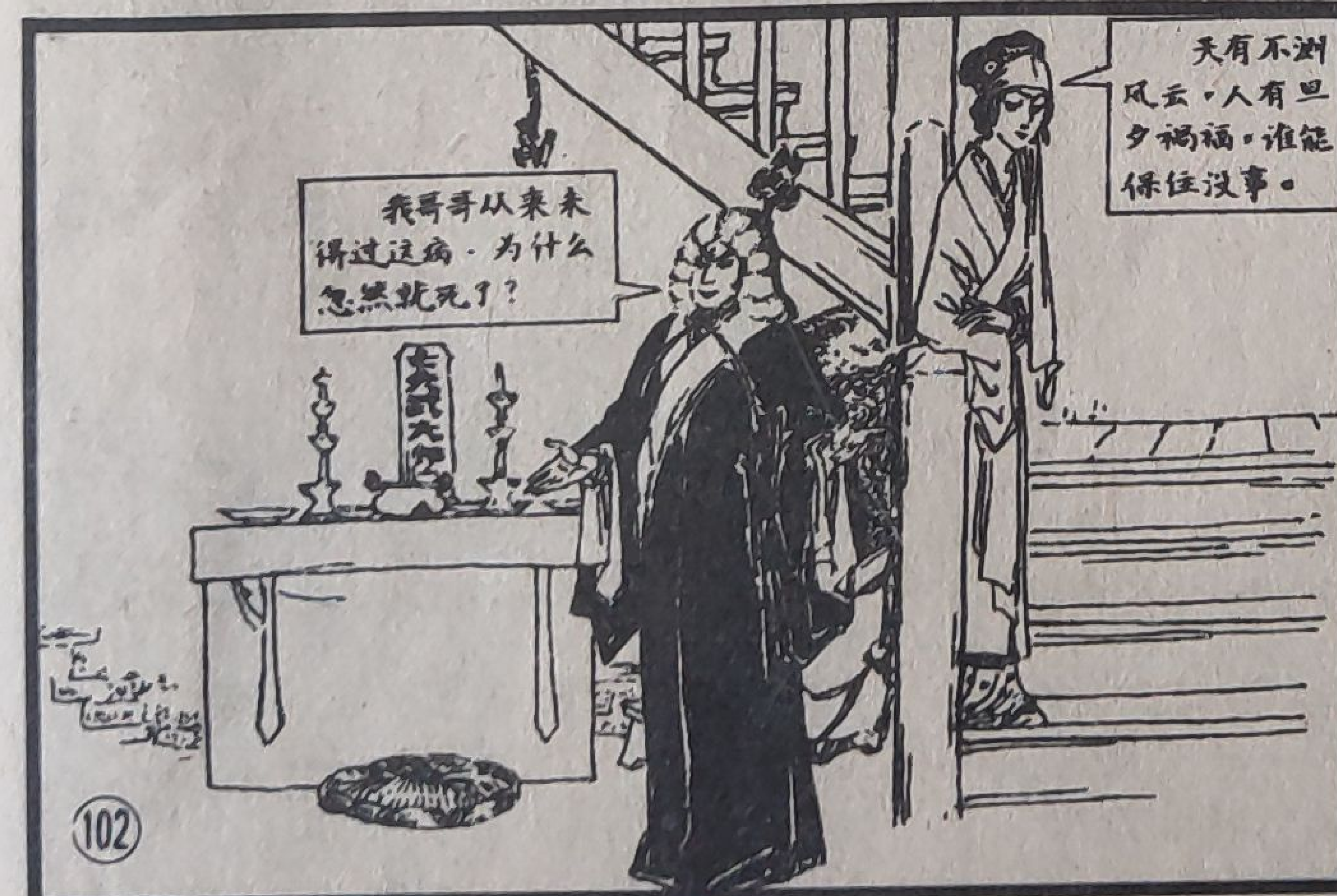
99　武松因想念哥哥，飯後急忙到紫石街來看武大。一進門，就看到樓下的桌上有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



100　武松吃了一驚，心想，莫非是我眼花了；近前一看，明明是這幾個字，一點也不差，就大聲呼喚潘金蓮下來。



101　這時，潘金蓮和西門慶正在樓上取樂。聽武松一喊，兩人嚇得屁滾尿流。西門慶急忙從後窗逃走；潘金蓮慌忙洗去脂粉，穿上孝衣。



102　潘金蓮哽哽咽咽地假哭着下樓來。武松問她哥哥是幾時死的？得的是甚麼病？潘金蓮說是害心痛病死的，已死去二十多日了。



103 武松也不和她多說，讓軍士到街上買些香、燭、冥紙等祭物。他又全身換上孝衣，把香燭點上，趴在靈前痛哭起來。



104 潘金蓮看武松痛哭流涕，便也陪着假哭。武松冷眼看她時，只見她穿的孝衣下面露出鮮艷的紅綢裙來，心裏已猜着八、九分，便又追問起她來。



105 武松聽了也不再理她，在靈前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武松只說要到衙裏辦事，出門後，卻一直朝何九叔家走來。



106 何九叔聽得是武松叫門，嚇得他手忙脚亂，連頭巾也顧不得戴，忙去櫃裏把那個布袋拿出藏在身邊，這才去開門。



107 武松把何九叔領到一個酒店坐下。何九叔捏着兩把汗，他已猜中八、九分，只等武松來問他。武松只顧吃酒，並不說話。喝罷酒，只見他颼地一聲從腰裏抽出一把刀來。



108 武松把尖刀咔嚓往桌上一插，就向何九叔追問起他哥哥的事來。



109 何九叔從身上掏出布袋，遞與武松，接着把經過都對武松說了。武松看過骨頭和銀子，立刻大怒。何九叔又對武松說，鄆哥也可以作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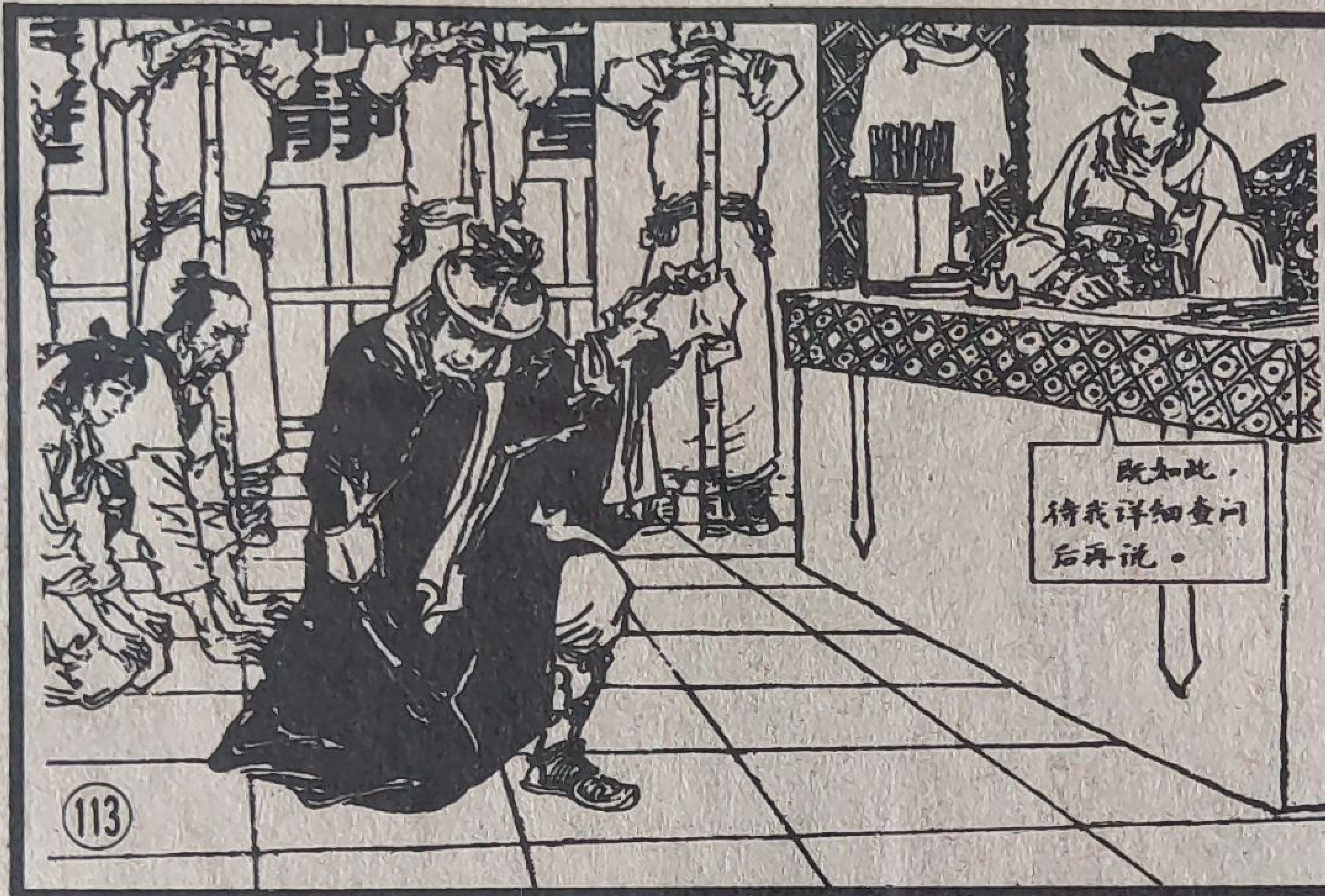
110 武松付了酒錢，就和何九叔找鄆哥去，剛好在鄆哥家門口遇到鄆哥買米回來。鄆哥也把他知道的事都對武松說了。



111 武松見證據已確實，就帶上何九叔和鄆哥到衙裏去告狀。



112 原來西門慶在武松回來後，料定武松不肯罷休，早在衙裏上上下下都花錢賄賂好了。知縣聽了武松的訴詞和何九叔、鄆哥的證詞，卻勸武松不要偏聽。



113 武松當堂把武大的骨頭和西門慶送給何九叔的銀子取出遞上，又把前後經過都對知縣說了。知縣見證據確實，只好推到明天再說。



114 西門慶已得知今日問案的經過，當晚又使心腹暗地給知縣送來許多銀錢。



115 第二天武松又催知縣拿人，知縣只是故意推諉。



116 武松不再和知縣爭辯。出了衙門，他叫軍士買來些鷄鵝酒肉等祭物，徑向紫石街哥哥家來。潘金蓮已知武松告狀不准，見武松來了，也不再害怕。



117 武松在靈前點上燈燭、供上祭品，又在靈前擺好桌櫈，吩咐兩個軍士將前後門守住。然後向潘金蓮打了招呼，就請四鄰去了。



118 武松先到間壁茶館來請王婆。王婆也早得了西門慶回話，放了心，一見武松來請，便客氣了一下，收了生意，到武大家來。



119 武松又請下首鄰居開銀舖的姚文卿，對門開紙店的趙仲銘，開冷酒店的胡正卿和賣肉的張公。



120 到了家裏，武松就請大家入席。衆鄰舍和王婆、潘金蓮共是六人，都對面坐了。武松便把盞斟酒。衆鄰舍一見這樣情景，有幾分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121 酒過七杯，武松問大家誰會寫字，都說胡正卿寫的極好。武松就叫軍士拿紙墨筆硯放到了胡正卿面前。



122 武松說罷，嗖地從衣底擻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來。衆鄰舍一見都驚呆了。



123 武松先把潘金蓮一把抓住，隔桌子輕輕提過來，一面又用刀指定王婆從實快招，王婆要逃不能，嚇得面無人色，只得招認出來。胡正卿忙把她的供詞一一寫了下來。



124 武松愈聽愈氣，哪裏還能按捺得住。他把潘金蓮一脚踢翻踏住，要她也從實招來。潘金蓮知道抵賴不過，便也一一招認了。



125 武松要王婆和潘金蓮劃了押，然後手起刀落，把潘金蓮殺死了。



126 武松把王婆捆起來，讓士兵押到樓上，又把衆鄰舍也請至樓上少坐。他把潘金蓮的頭包上，藏好尖刀，找西門慶去了。



127 武松直奔西門慶藥鋪，找到主管，問西門慶在哪裏。主管開始不說，武松沉下臉道："你若要活，就對我說實話！"主管害怕，忙告訴武松，西門慶到獅子樓吃酒去了。



128 武松到獅子樓前一問酒保，果然西門慶正在樓上吃酒。



129 武松上了樓，只見西門慶和另一個財主正吃得高興，旁邊還有兩個唱曲的女人陪着。武松用力挑開帘子直向西門慶衝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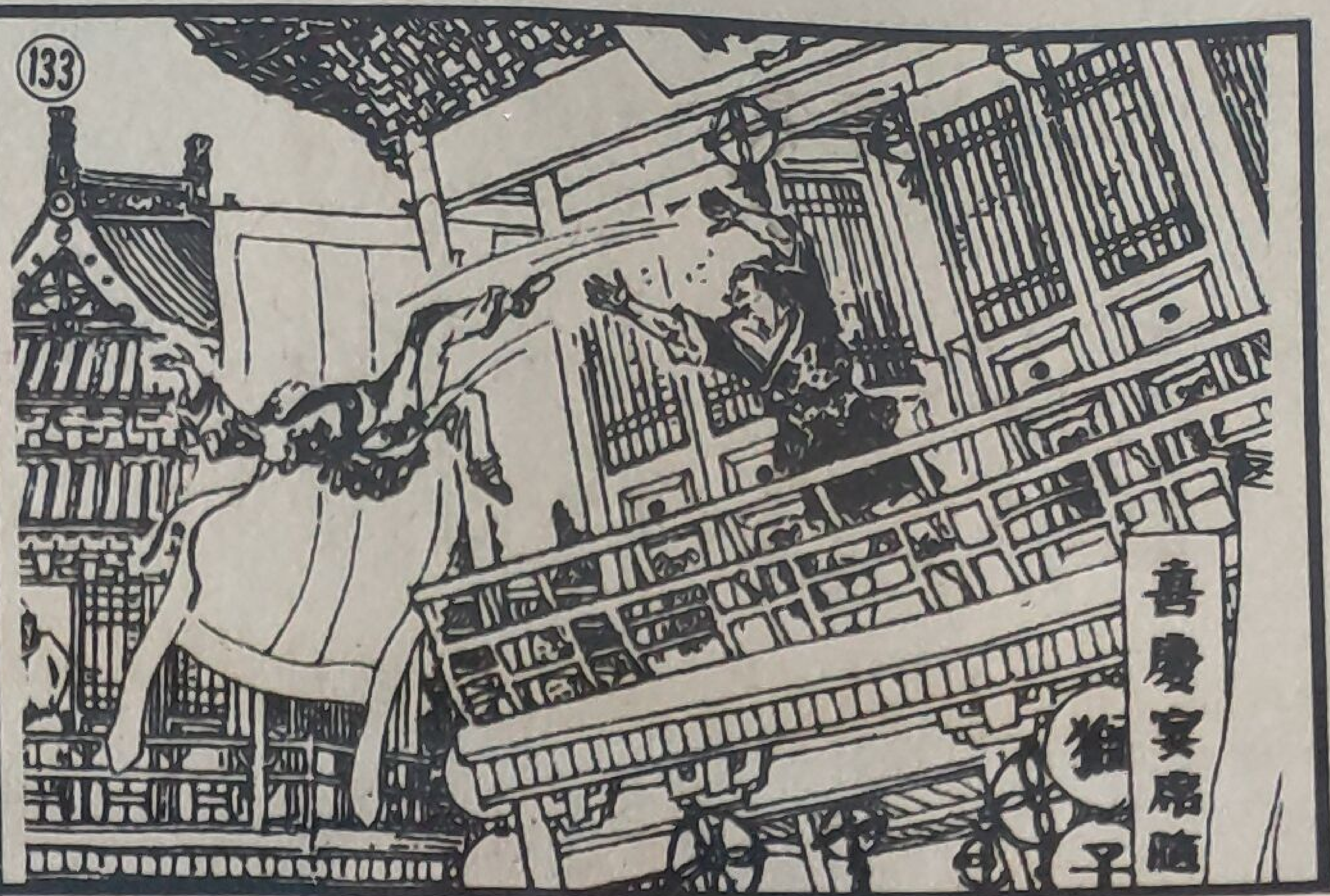
130 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叫聲哎呀，便跳上桌子打算從窗戶逃走，一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着慌。這時武松也已跳上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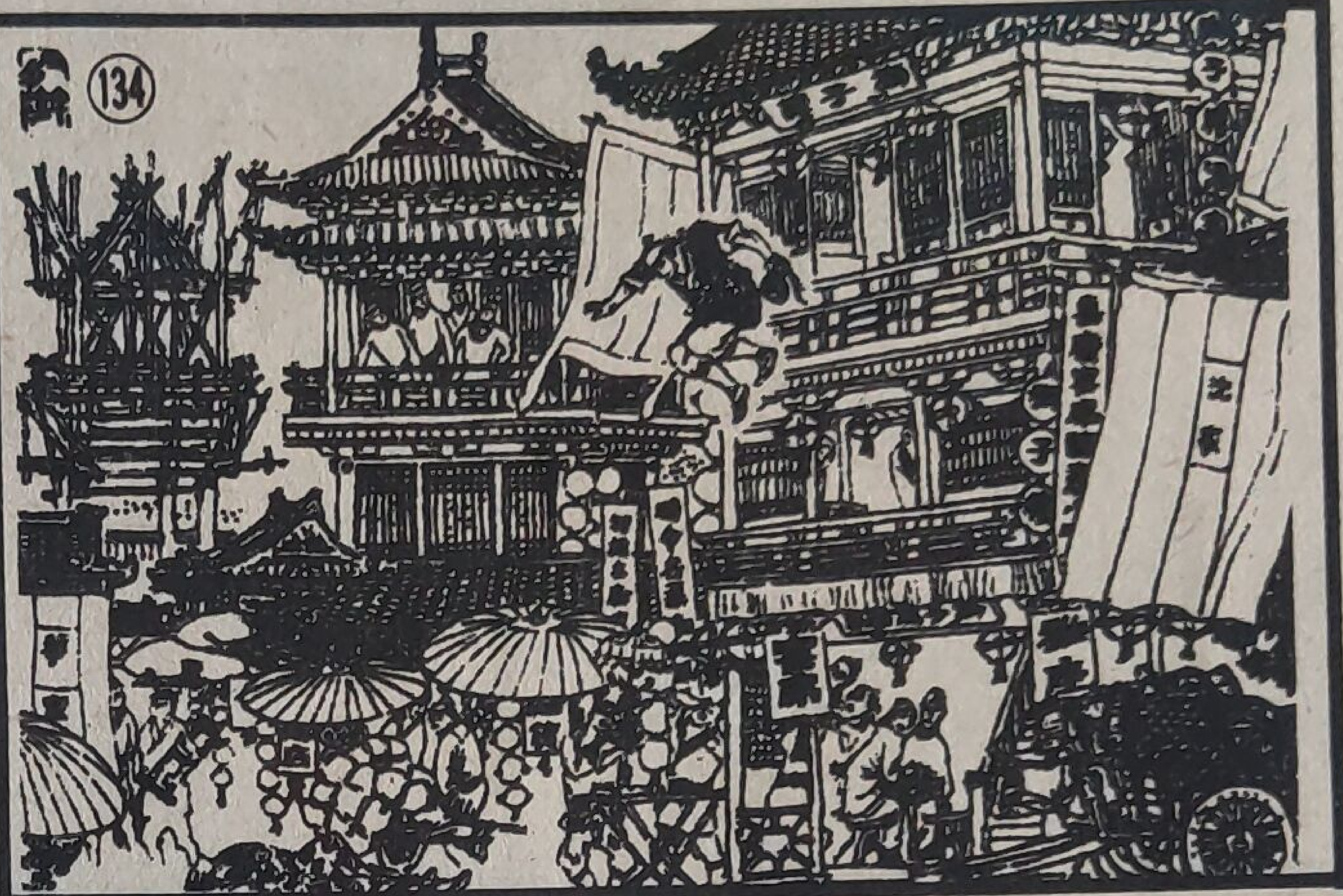
131 西門慶見武松來得凶，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武松略一閃，恰好踢中武松右手，把武松手裏的刀踢出窗外去了。



132 西門慶見武松手裏沒了刀，膽壯起來，他左手虛晃一下，右手一拳照武松心窩打來。



133 武松閃過這一拳，乘勢往西門慶肋下一鑽，右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左手早捉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把西門慶扔到街心去了。



134 跟着武松也從樓上跳了下來。他順手抓起落到街上的尖刀，一刀把西門慶的頭割了下來，這才覺得出了一口惡氣。



135 武松回到紫石街，將兩顆人頭供在靈前，對衆鄰舍說他的仇已報，現在要到縣裏自首，要他們去做個見證。衆鄰舍見他做得如此光明正大，也都樂意去。



136 武松押着王婆，到縣衙來自首投案。知縣聞報，大驚失色，忙升堂問事。他一邊派人去檢驗屍體，一邊暫把武松和王婆押在監裏。



137 知縣一因西門慶已死，二因衙裏的小吏們都主張周全武松，便把武松的罪狀改輕，這才備了文書，把武松和王婆以及證人都解送到東平府去。



138 不久，上司批下公文：王婆被判處死刑；武松被判杖背四十，發配孟州牢城；其他證人釋放回家。武松看到大仇已報，心裏已經無牽無掛，就和兩個公差離了東平府取道投孟州去了。 （本段完）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新秀



三小戲走叛徒　毒魔居心險惡

夏氏父女正在談論錢大來，說他可憐，錢大來竟然出現，現在似乎可憐的並非錢大來，而是他們父女了。

夏露道：「錢大來，我爹在此，你們應該談談。」

「有什麼好談的？」錢大來道：「你們父女莫怪我！」

夏光祖道：「錢大來，你是殺不光所有知道你秘密的人的，比喻說，最初知道的人只有我和金燕，但到目前爲止，絕對不止我們二人。」

「如有二十人知道，我就宰掉二十人！」

夏光祖喟然道：「錢大來，古人說：疾風怒雨，禽鳥慽慽，霽月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氣——」

錢大來道：「夏光祖，你改變不了我！」

「你有把握殺我們父女？」

「沒有把握我就不會來。」錢大來道：「你們父女一齊上吧！聯手之下你們父女得勝的機會就會多些，我的良心也比較安些。因爲我不殺沒有反擊能力的人！」

夏露大聲道：「你也有良心？你的良心早被狗吃了！」

夏光祖道：「錢大來，如我死了，你能放過露兒嗎？你總不能否認和露兒的情感吧？」

「你最好先問問她，知不知道這件秘密？」

夏露大聲道：「爹，你眞是老糊塗了，你向一個禽獸求情會有用嗎？咱們一起上吧！」

錢大來道：「對！你們一起上還有機會，而我也有機會，我們的機會各自一半，如我死了，就把我的屍體就地埋葬，不要立碑石。」

夏露道：「你死了讓野狗吃掉算了！」

雙方動上手，夏氏父女的雙鍊斧一攻上盤，一攻下盤。

錢大來劍勢凌厲，和他的人一樣，所向披靡。

父女連心，這一戰關係生死存亡，那還會保留點氣力。

百招之後，夏氏父女雖吃力，但並未落下風。以他們二人的技藝來說，合戰錢大來，百招左右就該略見高下才對。

過了一百五十招，夏光祖老當益壯，絕招施出，錢大來有點招架不住了，這種情況出現就無法收拾。

不到兩百招，錢大來挨了兩記鍊斧。雖不是要害，左肩背及右大腿上各有一道血痕。

「如果你能改變主意，不再趕盡殺絕的話……」夏露喘着氣道：「我們立刻停手。」

錢大來不出聲，更加緊攻擊。

「丫頭，這浪子鐵了心，他眞的瘋了！定要擊倒他。」夏光祖道：「因爲咱們不殺他，他就殺咱們父女。」

將近二百五十招時，錢大來已是強弩之末了。

夏光祖再勸他，但他仍不出聲，且趁機猛攻。

「這東西已不可救藥了！」夏光祖道：

「ㄚ頭，這正是所謂：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擊倒他廢了他的武功，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呵」地一聲，錢大來中了一脚，連退三步，夏露的鍊斧已到了他的腰部。只要中一斧，不是在腰上切一道縫，就會砸傷內臟。

斧有斧刄及斧背兩部份，夏露對他總是有情，所以這一斧不是斧刄，而是斧背部份。

只聞「蓬」地一聲，擊個正中。

錢大來搖晃着退了五六步，似在閉目等死，而夏光祖已到了他的後側，立掌如刀力劈而下。

錢大來似已盡了最大努力，他無法廻避這一掌。

夏光祖掌力渾厚，不論這一掌劈中何處，他都無法承受。就在這危機一髮時，人影一閃，像是自天而降，一手揪住夏露襲來的一斧，另一手震開夏光祖的一掌，暴喝一聲，人在空中大開叉把二人踹了出去。

這一動作分解開了有五七個之多，但却一氣呵成一個動作。

夏氏父女大爲震驚，什麼人有這奇特的身手。

夏光祖道：「朋友何人？爲何插手？」

黑中皋區冷地道：「在下黑中皋，錢大俠乃是在下的好友，任何人欺負在下的好友，都視同身受。」

夏光祖道：「你是黑珍珠的門下？」

黑中皋道：「是的。」

夏光祖道：「這下眞的是青出於藍了！」

凡是認識南海黑珍珠的人，都會有此看法。

即使黑珍珠在此，剛才也未必能辨得到。

這工夫錢大來一直未出聲。

其實他極不喜歡聽到「任何人欺負在下的好友，都視同身受」這一句話，所以他有點煩。

「錢兄，你還好吧？」

「很好！」

「錢兄，你出一聲，我必除去這兩個人。」

「這是在下的事，不用黑兄操心！」

黑中皋道：「錢兄請勿再和小弟客氣，小弟能爲兄代勞，也是小弟的榮寵！」

「不必！」錢大來道：「這件事一定要小弟自行了斷，不必任何人代勞，黑兄務請記住這一點！」

說畢抱拳一揖，就離開了現場。

對救命恩人如此冷淡，不但黑中皋十分尷尬，他甚至有怒意，就連夏氏父女也認爲過份。

錢大來這人爲什麼對黑中皋如此冷淡？

這一定有原因的，只是夏氏父女不知，黑中皋也不知道。

但却有人知道，這知道的人却未現身。

黑中皋比錢大來還懊怒，他幫了人，人家却不領情。

不領情還在其次，什至還故示冷淡和輕視。

黑中皋望着錢大來消失的方向，很久很久才轉過身來，打量夏氏父女，只有他知道爲何錢大來會不敵夏氏父女二人，但他不願說出來。

以錢大來的造詣，全力而爲，勝父女二人或把他們殺死，自然不容易，但至少不會慘敗。

這是因爲錢大來有感於夏氏父女的恩情，以及夏露對他的眞情，不論他如何落魄，不論他的風評如何地壞都仍然喜歡他，這種摯情是世上少有的，他豈會不知。

他要報答這份感情很容易，只要承認這件婚事就成了。

但是他辦不到。

他瞧不起自己，他不夠資格娶夏露。

他只有資格去光顧勾欄中的窰姐兒。

最早，他的母親恨那些知道昔年在廬山被汚辱的事的人，而錢大來也不放過那些人，他以爲很容易。

很快地他發現要全部滅口太難了。

這麼作當然也很不公平。因爲看到那件事的人並非故意揭人隱私，只是事有湊巧，適逢其會而已。

甚至他以爲，爲此事而殺人良心不安。

本來錢大來不會知道他母親昔年的事，而是有人耳語他聽到了，但迄今未弄清耳語者是誰。

於是他各方求證，什至在他母親面前套她的話。

一點一滴地，他弄清了昔年的事。

至少他知道自己不是歐陽煕的兒子，他另有其父，但是由于這不是婚姻下的父子關係，他從來不問他的生父是誰，他的母親也不提這件事。

本來他以爲蒙面人就是他的生父，但及後才知道，那不是他的生父，而是「煮石老人」歐陽煕。

自此，他非常注意這個傷感問題——誰是我的生父？

現在，他當然還不太清楚，却已有了點眉目。

剛才他本想以死來報答夏氏父女。

只是他未想到萬一他死在夏氏父女手中，夏氏父女情何以堪？這種報答就會變成他們的痛苦了。

黑中皋奉命維護錢大來，錢對他却很不客氣，一肚子怒火不敢向錢大來發洩，也就發洩在夏氏父女身上了。

「你們父女剛才想廢掉他的武功？」

夏光祖道：「正是！」

黑中皋道：「我說過，誰傷害我的朋友，我就視同身受，你們父女二人如有遺言就說出來，我能代爲效勞的我自然代辦，辦不到的，二位也別見怪。」

夏露道：「你少賣狂！」

黑中皋道：「狂不狂一會就知道了！」

夏光祖道：「黑珍珠我很清楚，和老夫的身手差不多，她的門下自然也就高不到那裡去。你是不是另有遇合？」

「不錯。」

「是那一位高人？」

黑中皋冷峭地道：「你不配知道！」

「放肆！」夏露嚴斥，但夏光祖阻止了她，道：「黑中皋，你並沒有把錢大來當作朋友。」

「怎見得？」

「錢大來剛才說過，他的事不必你管，而且務請你記住這一點。你似乎馬上就忘了他的話！」

「沒有忘。」黑中皐道：「我不必聽他的。」

夏光祖道：「那就証明你和他的友誼是假的。」

黑中皐道：「正因爲是眞的，我才要除去你們。」

夏光祖道：「我不懂。」

黑中皐道：「他不便說非殺死知道他的上一代秘密的人不可，但我却能猜到他的心意，而自動自覺！」

夏露大聲道：「你這全是自說自話！」

黑中皐道：「我剛說過，你們可有遺言？」

夏光祖道：「你這種人怎可付以重託？上！」

父女二人都心中有數，這個對手和錢大來不大一樣。

剛才此人一出手就顯出了一種不同凡俗的威力。

如今動上手，二人更是驚駭不已。

他們有生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做速度了。以前他們所看到的快刀快劍和此人一比，根本就稱不上一個「快」字了。

除了快之外，還有一種剛猛霸道之氣。

僅十來招，夏露的信心就已動搖。

夏光祖畢竟見過世面，內心雖驚，却還能沉住氣，且招呼女兒儘人事而聽天命。但能有幾多個人能在危急要命關頭作到儘人事而聽天命的。

三十招不到，父女二人各身中三四劍。雖只是皮肉之傷，信心自然會一點點地瓦解而消失。

他們面對的是個奇特的對手——從未見過的怪異武林高手，快加上出招怪，他們相信別人遇上也是一樣。

黑中皐道：「夏光祖，我必讓你在死前開一次眼界！這對你們父女也算是一份榮寵。」

夏光祖不怕死，他已六十多了，而是不放心女兒。

但他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帶點獸性的年輕人，求他也沒用。

「我必在一招之內，讓你們父女各中三劍——」

劍招一變，正要施出絕技，忽然有人由附近林中奔出來道：「黑中皐，你停一下——」

有人叫出了他的名字，他不能不停，要不，他會先殺了人再說。

況且聽口音比他還年輕，立刻緊急收招退後。

黑中皐一看三人之中有紅棗在內。不由喜形於色，道：「師妹，原來妳也來了！師兄近來好想妳。」

紅棗道：「是嗎？」

這好動人的女人，即使隨便說句話都會十分迷人的。

黑中皐甜絲絲道：「是啊！師兄對妳好，難道會是假的？」

紅棗一字字地道：「你這種人對我好只是一種侮辱！」

黑中皐吶吶道：「師妹，妳怎麼這樣說話？」

「怎麼說？你不是人！你是畜牲。」紅棗含淚切齒道：「你受師門教育之恩未報，在緊要關頭却會叛離，幫助一個大壞蛋，殺害自己的義母。你——你什至連食肉獸也不如！」

紅棗要上前拚命，小滑溜低聲道：「慢着！妳以爲這是個普通敵人？」

的確，剛才三人在林中見過黑中皐對付夏氏父女，那的確不是普通的技藝，也不是個普通敵人。

她當然能猜出黑中皐學的是什麼武功。

由于那幅扶桑畫曾在她的師父黑珍珠手中，後被江騰蛟蠱惑而騙去了畫，然後黑珍珠自殺。黑中皐見風轉舵，想必作了江的門下。

江騰蛟研究扶桑武功必然有成，要不黑中皐不會有此身手，但估計黑中皐所學的絕不會超過江的所學的四五成。

由此推測江騰蛟的身手也就略見端倪了。

小滑溜道：「你的功夫頗似扶桑國的路子，據說扶桑國人對摔跤都有點心得的。」

黑中皐一怔，道：「你知道的還不少吧！」

小滑溜道：「不多不多！在下只是聽人家說扶桑人善於摔跤，你一定對這方面很在行。」

黑中皐傲然一笑，道：「可以這麼說，你問這算是什麼？」

小滑溜道：「有人很想跟你學兩手。」

黑中皐道：「你？」

「不，不，我不是這種料子，是阿輝。」他指着阿輝道：「是這位兄弟，學了點蒙古摔跤術。」

黑中皐看看阿輝，哂然道：「蒙古人什麼都不成。」

「是啊！」小滑溜道：「所以他本想拜你爲師，但又怕你嫌他不夠料，今天在此相遇，他絕不再失去這機會。」

黑中皐心道：「收這個徒弟也許能使紅棗對我回心轉意，看他們在一起的情況，可能有點交情。」

一想到這一點，對阿輝就動了殺機。

即使他得不到紅棗，也絕不會讓阿輝佔了便宜。

黑中皐道：「要拜我爲師也不是不能考慮，但我總要先考驗一下，看看堪不堪造就，如果太差，會浪費時間的。」

小滑溜道：「我們這位兄弟說聰明不太聰明，說笨嘛！當然也不算太笨，只是他兩歲才開始講話，九歲才斷奶，這方面確實差點！」

黑中皐道：「這恐怕是個低能兒吧？」

「不不！」小滑溜道：「這倒不會，有很多人小時聰明伶俐，大了却不怎麼樣，有的人開竅比較晚些，大了之後反而能成大器，我們這位兄弟可能就是這一類型。」

黑中皐道：「好吧！你先和我比劃幾下試試看。」

阿輝對小滑溜道：「這位黑大俠會不會眞摔？」

小滑溜道：「人家可能成爲你的師父，怎麼會動眞的？」

「那就好，不過我有點怯意。」

小滑溜拉了他一下，他又縮了回去，道：「我看算了！」

小滑溜道：「這等名師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此刻夏氏父女在一邊觀看，心有不忍，道：「小友，此人藝高心狠，如果沒有兩套，可千萬別用命來開玩笑。」

阿輝道：「老頭！你少管別人的閒事。」

夏露大聲道：「小子，我爹可是一份好意。」

阿輝道：「好意心領，這位黑大俠很可能是我的師父，妳輕視我師父，小心我揍妳一頓！」

夏氏父女二人冷笑不已。

這工夫阿輝已經怯怯地走過去，道：「請黑大俠手下留情——」

黑中梟道：「你就進攻吧！讓我看看你會多少？」

阿輝道：「一點點，但大俠要我全力施展，我又不便保留，黑大俠，我可要進攻了……」

黑中梟輕蔑地一笑，不丁不八地一站，毫不在意。

阿輝自然知道，這是個非同小可的敵人，他要比大內供奉以及錢大來等人更難對付，而且他學過畫上的武功，必然也會這種柔道。

最早扶桑人稱之爲體術，也叫和術、柔術、相搏、角力、相撲等（以後的相撲又成爲另一種武術）。

據狄不平說，各派柔術中，以「竹內流派」最具盛名，創于天文之年，到了德川時代已經盛行。

有所謂「關口流」、「天神眞揚流」「起倒流」及「扭心流」等。

阿輝換了幾個進攻的方位，却始終不敢進攻。黑中梟已看穿了他，道：「你作我的徒弟，也不夠資格——」

那知語音未畢，阿輝突然抱住了他的後腰。

這一手使黑中梟微吃一驚。

他相信是自己太低估了對方，但要制服他却很簡單。

他的確學過柔道，因爲畫上有記載。但是，他只重視招術，很輕視這種角力的武術。因此，他只學了點皮毛，他以爲就以這點皮毛也可以擺平阿輝。

他有點惱怒，因爲他相信阿輝藏了拙，使他當場出醜，以他的身份，被他抱住後腰，就不大光彩了。

他決定不客氣，給他點苦頭吃。

但是，他一用力，未能施展出正確的動作，因爲他的腰被摟緊，肋骨都快要斷了。

他大吃一驚，這才知道上了當。

此刻紅棗在拍手大嚷，夏氏父女愕然。

武林中居然還有這種方式可以制服強敵的。

黑中梟反應很快，知道阿輝練過這類功夫，把扶桑的柔道加入蒙古摔角和其他此類功夫精英，所以能出其不意地抱住他的後腰。

他暗運剛學的內功，吐氣開聲全力一震一抖。

現在兩人都受到了重大的考驗。

阿輝的雙臂關節如同肢節散開，五臟翻騰，而黑中梟的肋骨也折了兩三根，他可以聽到聲音。

阿輝鬆了手，倒退五、六步，黑中梟雙手捂着靠近腰部的肋骨，他恨得五官都離了不少位。

如果剛才不來這一手，而以正常招式和他動手，他有把握在五、六十招內擊倒他們，就算再加上夏氏父女，大約也不會超過百招。

但是現在，他是非走不可，遲了可能要送上小命。

「阿輝……」黑中梟道：「你好會使詐，不久的將來我定會叫你試試我的手段——」疾掠而去。

此刻紅棗扶住了阿輝道：「阿輝，你有沒有受了內傷？」

阿輝道：「有一點，但不礙事，調息一天即可。」

小滑溜道：「阿輝，黑中梟像受了內傷！」

阿輝道：「不，大概是折了三四根肋骨。」

紅棗道：「肋骨折了還能施展輕功？」

「能！」阿輝道：「肋骨之折和斷開不同，折只是肋骨上因受過大壓力有了裂痕，要是折斷而且斷處散開或戳出皮肉之外，那就麻煩了。黑中梟的情況並不太嚴重，只是不敢繼續動手而已。」

小滑溜道：「這小子把夏老頭父女打得團團轉，可見他很有一套，而且沒有過五十招。」

夏氏父女很不是滋味，但也是實情。

夏露道：「小子你說話客氣點成不成？」

小滑溜道：「夏老頭，我的話可有什麼誇大之處？」

「算了！露兒，技不如人，並不丟人。」夏光祖道：「況且，要不是三位小友出現，咱們父女這一會怎麼樣了？」

阿輝道：「夏前輩也不必客氣，黑中梟這人不是玩藝兒，他欺師滅祖，認賊作父——」

夏光祖道：「小友可否告知是怎麼回事？」

阿輝說了黑中梟叛師站在仇人一邊，且作了江某人的門人，已學成了那幅畫上的武功。

夏露道：「學了畫上的武功還不是輸在你的手中。」

阿輝道：「那是他輕敵，而且未用畫上的正統扶桑武功，不然的話，今夜可就凶險了！」

夏光祖道：「小友說得對，此人身手奇高，我倆父女竟接不下他的四十招，當今武林找不出幾個來，以後遇上，可千萬要小心了！」

夏露道：「江騰蛟是何許人？」

「傻丫頭，別說外行話了！」夏光祖道：「三十年前江騰蛟就和『三奇』齊名了！渾號『九陰手』，行踪不定，甚少公開露面，但有一點我想不通，難道扶桑人向島也

在他的手中？」

「不在。」阿輝道：「向島已死！」

夏光祖道：「這就怪了，向島已死，無人翻譯扶桑文，他是如何練成的，這恐怕不確吧。」

阿輝道：「由于前輩在武林中頗有俠名，晚輩才說出這一秘密，因爲向島是晚輩親手埋葬的。」

他說了被踢下絕崖的一切經過。

夏光祖父女不禁「嘖嘖」稱奇。

阿輝道：「所以由此推斷，江騰蛟可能也會扶桑文。」

「對對！」夏光祖道：「他把向島踢下絕崖，就顯示他已不需要他，而且必須殺之以免別人利用他。」

紅棗道：「此人的功力本來就和『三奇』齊名，再學了畫上的武功，當今武林誰能制服他？」

阿輝道：「雖然這個人很可怕，但我想仍然會有人能擊敗他。」

夏露道：「誰？」

阿輝沒有回答這問題，却道：「夏前輩以後要盡可能迴避黑中皐這小子，最好別遇上他。」

夏光祖道：「小友是何人門下？」

小滑溜道：「『三奇』都是他的師父。」

夏氏父女大爲震驚。

雖看出小滑溜有戲謔之色，但若非出身名家門下，也不可能乘黑中皐不備而把他抱住。

當然更不可能把他擂傷。

阿輝道：「夏老別信他的話，我只是狄不平前輩的門下，另外我學了點別人的武功。」

夏光祖道：「還有哪一位？」

阿輝道：「楚半俠你可認識？」

夏光祖道：「認識，他是一位反穿老羊皮襖，腰插旱烟管，行爲怪異的老者。老夫欠他一次援手之情，那是在過閩江的船上遇上水賊，危急時楚半俠出手斃了三人，餘皆跳水逃去，但我問他的來歷，却一概不答。」

小滑溜道：「楚半俠是我們老大的忘年之交。」

夏光祖道：「你們的老大又是誰？」

小滑溜道：「就是阿輝呀！」

夏光祖道：「楚半俠雖不談他的來歷，我却以爲必是『三奇』中的人物，小友有此忘年之交，加之師父狄不平，身手自然非同小可了！」

阿輝道：「其實我學的都是兩位前輩的皮毛。」

* * *

崔九、花迎春及雷丹三人到處打探阿輝等人的下落，已有了點頭緒，估計一兩天即可追上。

這天三人投宿在一小鎮上。

由於崔、花二人是燕爾新婚，雷丹和他們在一起十分不方便，總是怕打擾了他們。

於是她留字出走，她要儘快追上阿輝等人。

此刻不過是晚炊時刻，雷丹想在午夜之前直趕三十里路，在另一個大鎮投宿，且打聽阿輝的下落。

奔出十來里路，在一個三岔路口處遇上三個武林人物，問了一下，三人稱似乎前面鎮上一家大客棧中有這麼三個年輕人，兩男一女，都不超過十七歲。

雷丹大喜，再問里程，大約不超過二十里，立刻急趕。但不久，後面有人道：「姑娘可是雷恨天的掌珠？」

雷丹停下來打量此人，道：「正是，尊駕是？」

這個四旬以上的人道：「在下黃天賜。我知道三位小友的下落，咱們搭個伴兒前去如何？」

雷丹看這人不像壞人，道：「黃大俠怎會認識阿輝他們三個年輕人？以前就認識他？」

黃天賜道：「還不是因爲阿輝已登上了賭王之王寶座，人就出了名，我們是在賭場認識的，不過黃某不好賭，却喜歡觀看名家豪賭。」

雷丹道：「黃大俠又怎知我的身份？」

黃天賜道：「這是因爲你很像令尊之故。」

二人邊奔邊談，黃天賜道：「阿輝身邊有個姑娘名叫紅棗，我也認識她。」

雷丹已完全相信了此人，全力奔馳，相信今夜就可以見到阿輝了。

午夜稍過，他們到了大鎮上。

而且找到了太平客棧，此刻阿輝等人的確投宿此客棧，且已安睡。當黃天賜找上阿輝的院落，把他叫醒時，阿輝乍見雷丹，大爲高興。

當然，紅棗見到雷丹，就不怎麼高興了。

小滑溜道：「雷丹，妳能找到我們算你有本領。」

雷丹木然地站着，沒有什麼表情。

這工夫阿輝肅客入屋，小滑溜道：「雷丹，妳怎麼不說話，有什麼不順意的事嗎？」

雷丹笑笑，仍未出聲。這當然不是雷丹的作風。

阿輝心中起疑，但他不形于色，道：「請問這位是？」

「在下黃天賜……」此人低聲道：「想和賭王談一樁生意，洽談成功了當然是兩獲其利。」

小滑溜道：「如果不成呢？」

黃天賜道：「那可就不妙了！」

「有什麼不妙？」小滑溜道：「我們什麼都不怕，什至連大內高手，武林頂尖高手都不怕。」

黃天賜笑道：「在下和那些人又自不同。」

阿輝道：「是件什麼生意？」

「喏！」黃天賜指指雷丹，道：「這位雷姑娘不知被誰動了什麼手脚，神智不清，如不及時治療，就會這樣過一輩子。由於在下會治，願以治療雷姑娘之疾來作這筆生意。」

阿輝心想：又怎知不是你把雷丹弄成這樣子的？

小滑溜道：「說出你的條件吧！」

黃天賜道：「請這位紅棗姑娘帮我一個忙。」

紅棗指着她自己的鼻子道：「我帮你的忙？」

黃天賜道：「正是。」

阿輝道：「要她帮什麼忙？」

黃天賜道：「這件事不難，只看紅棗姑娘幹不幹而已？」

小滑溜道：「你就別嚕嗦了！快說吧！」

黃天賜道：「介紹在下認識黑中梟。」

三小一楞，都不知道此人的動機爲何。

阿輝道：「黃大俠的動機是……」

黃天賜道：「這就不必少俠操心了……」

紅棗道：「對不起，我已經和黑中梟翻臉了！」

黃天賜道：「你們本是同門，翻了臉也無妨。」

小滑溜道：「就是這麼一檔子生意？叫紅棗給你介紹黑中梟，你就把雷丹的病治好？」

「對！」黃天賜道：「這生意皆大歡喜，絕不會有一方面吃虧的，而黑中梟就在此鎮之上。」

三小互視一眼，小滑溜以爲，管他有什麼陰謀，反正黑中梟是個壞胚子，介紹一下也無妨。他道：「這檔子生意算成交了，你治病吧！」

黃天賜對阿輝道：「在下知道，三位之中，小賭王是老大，還請老大說句話，才算正式成交。」

阿輝看看紅棗，紅棗實在不願幹這件事。

他救的是她的情敵。

要是雷丹一輩子如此痴痴呆呆，她就沒有顧慮了。

小滑溜道：「紅棗，這是救人，妳不能不點頭的。」

阿輝的眼神中也顯示了這種心意。

紅棗雖不願意，却非要點頭不可，況且她雖然妬忌雷丹，却也知道在阿輝心目中的份量，她比雷丹重要得多。

於是她點了頭。

黃天賜說明，只要她介紹，其餘的就不需要她了。

阿輝明知這件事有蹊蹺，這人也大有來歷，但救雷丹要緊，只好暫且合作，黃天賜立刻爲雷丹治病。

雷丹服下幾粒藥，且經過拍擊幾個穴道，神智漸復。阿輝道：「雷丹，妳認識我嗎？」

「你不是阿輝？」

「對對……雷丹，是誰在妳身上動了手脚的？」

「我也不知道，是這位黃大俠把我送來的吧？這眞是一位好人。阿輝，要好好謝謝人家啊！」

「當然會。雷丹妳現在感覺一切都恢復正常了？」

「是啊！和以前沒有兩樣呀！阿輝，我怎麼哩？不是一直好好的嗎？你們爲什麼都這樣看着我？」

阿輝道：「因爲妳有一段時間神智不清。」

雷丹茫然，不知自己失去神智時的一切情況。

由此可見，黃天賜這人很不簡單。

阿輝道：「黃大俠，你知道黑中梟在何處？」

黃天賜道：「知道，就在此鎮上連陞客棧中。」

小滑溜道：「黑中梟恐怕見了我們未必會信任妳。」

黃天賜道：「爲什麼？」

紅棗道：「因爲我們曾經給他一點虧吃。」

「不要緊。在下只要經紅姑娘介紹了，就必能和他交談。我們可以走了。」黃天賜道：「到時候只要紅棗姑娘與我一起進入黑少俠的房間就成了，二位別進去如何？」

阿輝點了頭，於是四人來到連陞客棧內。

阿輝和小滑溜留在外院，待紅棗和黃天賜一入院內，小滑溜就轉到後窗外去偷聽。因爲這個黃天賜的來歷大有問題，這時黃已把解葯交給阿輝，叫雷丹服下。

黑中梟已睡而被叫醒，一聽是紅棗來訪，自然喜出望外。

「紅棗師妹，妳可眞是稀客，快請進來。」

二人一進後，黑中梟愕然道：「這位是……」

黃天賜抱拳道：「小可黃天賜……」

紅棗道：「黃大俠仰慕你的一身藝業，想交你這個朋友，我只不過是你們現成的介紹人罷了。」

黑中梟立生戒心，打量着黃天賜。

第一，他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看來也不像個大人物。

但此人既能找上門來攀交，必有所恃，道：「承黃大俠看重，在下十分榮幸……」

紅棗道：「好吧，黃大俠，你的事我已經辦到了！你們談吧，我可要走了！」

黑中梟一攔，道：「師妹，妳不能走，老實說，愚兄這年來並未遠去，仍在你們左右，還不是爲了妳？」

紅棗道：「心領了！我們也住在這鎮上大興客棧內，就在後街上。後天才會離開。」

黑中梟道：「師妹對于阿輝那一招有何看法？」

紅棗道：「那一手叫名『乾坤一抱』，的確名實相符。既然乾坤都在他的一抱之中，自會驚魂泣鬼了！」

黑中梟冷冷一笑道：「希望以後還有機會領教，當然，我也不能否認，以阿輝的年紀而能有此功力，很了不起。」

紅棗道：「阿輝從不迴避任何人的挑戰……」說完就走出來，而且還回頭齜齜牙。

黑中梟眞識貨，他也以爲紅棗的魅力無出其右。

他大聲道：「師妹，請相信我對妳的這份情感。」

紅棗沒出聲，心道：「你他娘的有情感，畜牲也有。」

黑中梟這才坐了下來，重新打量這位不速之客，道：「黃大俠此來，絕對不僅是爲了認識在下而已吧？」

「也可以這麼說。」

「就請說明眞正的來意吧！」

「黑少俠如此爽直，黃某自然也要乾脆些。」黃天賜道：「昨天黃某在路上與少

俠交臂而過時，發現少俠眉尖發青，耳輪微紫。」

黑中皐微驚道：「什麼？」

黃天賜道：「少俠這些症候，在一般人來說，自然看不出來，但瞞不了行家，少俠中毒了！」

黑中皐內心雖驚，却也極爲精明。他以爲此人來得突然，企圖不明。如果他中了毒，應該有所感覺才對，但一切正常。

黑中皐笑笑道：「黃大俠以爲在下中的是什麼毒？而黃大俠之名，前所未聞，又怎能有此精湛醫術？」

黃天賜笑笑，道：「在下來自邊陲，至於岐黃之術，却是家傳，所以中原人士知之甚少……」

「黃大俠還沒有說明在下是中了什麼毒的？」

「這種毒，傳說名叫『判官帖』，中毒輕者也只能活七天，此期一過，就是把天下名醫都請來也是枉然。」

黑中皐道：「又怎麼証明我中了毒呢？」

黃天賜道：「少俠按按你的『步廊穴』試試看。」

黑中皐本以爲此人故弄玄虛，但一按此穴，果然隱隱刺痛，不由心頭暗驚，此人如此高明，居然藉藉無名。

「怎樣？黑少俠信了吧？」

黑中皐立刻就軟了下來，道：「試問，武林中誰能在本人毫無覺察之下對在下施此劇毒？」

黃天賜正色道：「在下雖然初來中原，却聽說中原武林有位名醫叫柳光庭的，渾號『回春散人』……」

「是他？」黑中皐大驚。也只有他才有此能力。

而「回春散人」和他雖無過節，以他的行爲來說，「回春散人」如果知道，就可能向他下手的。

黃天賜道：「在下久慕柳光庭之名，只知道此人醫術高超，尤擅用毒，除了此人，似乎無人能辦得到。」

黑中皐再按下「步廊穴」，果然仍然刺痛，重按大痛，輕按小痛，道：「就是這樣，不會加重病狀，七日內必然不治？」

黃天賜道：「是的，在下也通施毒之術，但也許不如柳某高明。」

「黃大俠客氣。」

「眞的，柳某他載譽武林三十年，在下和他還差一點。但是……」

「但是什麼？」

黃天賜道：「此毒正好在下也研究過，有六七成把握可以治癒，只是需要一位最可靠而內力又十分雄渾的高手協助運功輸送才行。」

黑中皐立刻就想到他的師父江騰蛟了。

當今之世最可靠而內力也最雄渾的，除了他還有誰？

黃天賜嘆道：「找可靠之人不難，找內功雄渾之人也不難，而找可靠又內功雄渾的人就難了！」

黑中皐道：「我師父是最適合的人選了。」

黃天賜道：「令師是哪一位高人？」

黑中皐道：「江騰蛟。」

黃天賜茫然道：「令師父是一位高人，只怪在下久居邊陲不毛之地，孤陋寡聞……」

黑中皐道：「黃大俠是說，有可靠之高人相助，你就能有把握地治好在下的劇毒而復原嗎？」

黃天賜道：「在下怎麼敢說有十成十的把握？」

黑中皐道：「六七成把握總該有吧？」

黃天賜點點頭，道：「但必須爭取時間，越快越好。」

黑中皐道：「黃大俠，如能治好在下之毒，在下必當厚報，我們就立刻起程找家師去吧！」

二人連夜起程，三小在後盯上了。

小滑溜道：「老大，這個姓黃的到底是什麼來路？」

阿輝攤攤手，道：「不知道，但絕不是個二百五。」

紅棗道：「我有個看法，不知對不對？」

小滑溜道：「說出來聽聽吧！」

紅棗道：「根據我們偷聽到二人的交談，此人說他是來自邊陲不毛之地，那就未必可靠了。」

小滑溜道：「怎見得呢？」

「第一，此人的方言似是江浙一帶，服飾也是中原衣著，而且似乎對此鎭極熟……」

阿輝道：「很有道理！」

紅棗道：「最重要的是，他能看出黑中皐中了劇毒，且能說出名字來，証明他也是施毒能手。」

「對！」阿輝道：「甚至我們可以懷疑是他對黑中皐施的毒。」

小滑溜道：「我怎麼沒想到是他？」

阿輝道：「我是說有此可能，並未說一定是他。」

紅棗道：「八成是他，而且我還能猜出此人的眞正身份來。」

小滑溜道：「是誰？」

紅棗道：「如他不是來自邊陲，而中原武林中善放毒的人却有二人，一是柳大俠，另一個則是『毒居士』。」

阿輝微微一楞，道：「對，是有個叫『毒居士』的。」

紅棗道：「此人已失踪了十餘年。」

阿輝道：「我想起來了！妳曾說過，令堂昔年和安勝交好而生了妳，而不久你外祖父猝亡，不久妳娘也無疾暴斃，對不對？」

「對！」

「妳是不是懷疑有人施毒？旨在使你娘與安勝的事永遠不爲人知，他也就不負任何責任了。」

紅棗狠聲道：「正是，要不我爲什麼會爲安勝製造不少糾紛，甚至是抄家滅祖的欺君大罪呢？」

阿輝道：「妳怎能証明施毒者是『毒居士』？」

紅棗道：「因爲那時『毒居士』萬靈與安勝走得十分接近。這些話是我娘的朋友事後對我說的。」

阿輝道：「這大概就不會錯了！」

小滑溜道：「如果是他，這老小子必

定有什麼大企圖。」

紅棗道：「我以爲可能與那幅畫有關。」

阿輝道：「在目前，眞正的有心人也許不以那幅畫爲滿足了，也許他知道江騰蛟已練成了畫上的絕技。」

小滑溜拍了拍後腦一下，道：「老大，我的腦子不輸人，但想的都不切實際，還是你們的腦子管用。」

阿輝道：「我所以相信此人就是『毒居士』萬靈，也是由於此人明着捧家師叔柳光庭，骨子裡却在嫁禍於他，說是他向黑中皐施毒的，同行是寃家嘛！」

紅棗道：「是他，錯不了的。這一次必須弄清，我外祖父及我媽是不是他毒死的。」

「當然要弄清。」阿輝道：「你要特別小心，因爲這種人渾身是毒，在不知不覺中你就會中毒了！」

紅棗道：「是的，我們要想個萬全之策，因爲江騰蛟更是個頂尖中的頂尖人物，我們此去如何能不被他發現，而發現後又應該如何應對，這要預先計議好才行。」

阿輝道：「大家來想想辦法……」

天快亮時，黑中皐和「毒居士」已奔出四十餘里，三小在後面不遠不近地跟着。但是，絕未想到跟着、跟着，二人失踪了。

三小正自驚異時，後面傳來了「毒居士」聲音道：「三位的花樣雖多，在老夫面前可就吃不開了。」

三小不必回頭，已知必已中毒。

「毒居士」萬靈和黑中皐本在後面，正是上風頭。

在目前不論你的輕功有多高，也無法立刻到達上風頭去。

阿輝道：「黃大俠這是幹甚麼？」

黃天賜道：「小可一向不喜歡別人跟在後面。」

阿輝道：「路是別人開的，黃大俠似乎連路也霸佔了！」

黃天賜冷笑道：「三位在想什麼？心照不宣。」

阿輝道：「是不是我等三人已經中毒了？」

「不錯。」

「你爲什麼要下此毒手？」

黃天賜道：「這要問三位自己，你們對黃某居心何在？」

阿輝道：「我們能爲你介紹黑中皐，又能對你如何？」

黃天賜道：「紅棗姑娘乃是黑少俠的師妹，她雖已中毒，但在下可以立刻爲她解毒……」

紅棗道：「你如果要爲我解毒，就一起爲他們解了，如果只解我一個人的毒，我絕不接受。」

「紅棗姑娘，這可是性命攸關的大事。」

紅棗道：「我寧死也不會接受這種示惠方式。」

黃天賜道：「姑娘，妳只要走過來就成了。」

「是啊！」黑中皐道：「師妹，師兄對妳可是一片眞情，妳別聽他們的，咱們總是親人哪！」

紅棗道：「你是個畜牲！那有資格談這個『情』字？」

黑中皐道：「師妹，我對妳是儘量容忍，誰叫我非妳不可呢！過來吧！這毒可不一樣啊！」

小滑溜道：「老大，既已中毒，咱們拚吧！」

紅棗道：「我看咱們現在如果不能跑的話，還是儘快離開此處爲妙，這兩人都不是好東西！」

阿輝道：「咱們拚一下，不行再跑……」

三人往上一衝，才走出七八步，由於暗暗運功之故，毒性立發，頭暈眼花，倒在地上。

「哈……」「毒居士」萬靈道：「他們想和老夫玩花樣，眞是不知天高地厚，黑少俠，在下有句肺腑之言，你可別見怪！我看這位姑娘對少俠並無眞意，這男女間的事，不能勉强。」

黑中皐當然也知道這一點，道：「但在下喜歡她。」

「毒居士」曖昧地應聲道：「果眞非她不可，在下有一下策，黑少俠必須立刻佔有她，才能——」

黑中皐搖頭道：「黃大俠，這方面對別人有用，對我師妹絕對無用，反會更糟。」

「也許，但少俠只要得到了她，管她那麼多。」

黑中皐在這方面當然不會是君子。只是他是眞心喜歡師妹，他知道，以師妹的性子，一旦事後發現失身於他，極可能立刻自絕。

但正如黃天賜所說的，他要的就是這東西，只要得到了，她願跟着他自然更好，要自殺那是她的事。

「好吧！」黑中皐道：「何時何地？」

「事不宜遲！」黃天賜道：「少俠是要在她清醒時佔有她，還是人事不省的時候佔有她？」

黑中皐總是外行，道：「這有什麼分別？」

「這分別可大了，」黃天賜道：「這樣佔有，等於玩一個木頭人，如在她清醒時，樂趣就不同了。」

黑中皐道：「反正我只是要獲得她的身體，如她清醒亂罵一通，興趣就缺乏了！」

黃天賜道：「黑少俠你自己來決定吧！不過無論如何，這位紅棗姑娘是少女中的極品，世上少見的。」

「黃大俠怎樣知道？」

黃天賜笑笑道：「行家只要看看少女的手，就知道她的胴體是什麼樣子，有的女人臉上頗瘦，但身上很豐滿，有的生了一張大臉，身上却很瘦。少女要嫩，還要無腴，西周時代有首歌謠名叫『桃夭』，其中有：『灼灼其華，有蕡有實、其葉蓁蓁』等詞句，正是歌頌發育完全的少女，有如花瓣兒下隱藏着果實和茂盛的葉子，這都是隱喩少女胴體之美好動人。而以後『桃夭』收入『詩經』之中了……」

黑中皐道：「黃大俠，我已中毒，是否還……」

黃天賜道：「無妨，但只能有一次，不可太貪，只要不超過七日之限期，及時袪毒治療就不要緊。」

黑中皋道：「黃大俠莫非是『房中術』能手。」

「不，小可只是研究過『閨房秘訣』和『素女經』等秘笈，所以略知一二。」黃天賜道：「前面林中即可，黑少俠先把紅棗姑娘帶過去，我來打發這幾個小子。」

黑中皋，正要抱起紅棗，一道人箭疾落當場，來人竟是楚半俠，此老一現，衆小大喜。

但黃天賜這人一身是毒，萬一楚老頭太托大怎麼辦？

衆小又不能說話。

黑中皋道：「你是何人？」

來人道：「這還用問嗎？反正是個討人厭的老不死就是了。」

黃天賜見多識廣，雖然這幾年他什少在江湖上走動，卻聽說過一個穿反羊皮襖的怪老頭的事。

因此，他絕對不給對方任何機會。

在四小爲楚半俠担憂時，黃天賜已下了劇毒。

黑中皋冷笑道：「不管你是誰，遇上我們就要倒楣。」

楚半俠道：「這句話是一點也不假，你本來就是掃把星。」

黑中皋道：「黃大俠，他怎樣了？」

黃天賜陰陰一笑道：「他的老命已報銷了一半。」

黑中皋道：「那就好，就任他自生自滅吧！」

黑中皋正要再次抱起紅棗，楚半俠道：「別動她！」

黑中皋冷峻的道：「你知不知道你快沒命了？」

楚半俠道：「我才不會爲這種事躭心哩！我這一生中自殺過三四次，一次上吊繩子斷了，一次投河，流到河灘上，還有一次是吃砒霜，那知藥舖的掌柜的沒有良心，給的是假藥，所以都沒有死成。」

黑中皋道：「你知不知道今夜你遇上的是誰？」

「他？」楚半俠燃上口烟，道：「他不就是狠心狗肺，人性已泯的『毒居士』萬靈嗎？」

萬靈心頭一震，心道：「他居然認識我，這老小子眞難纏。」

楚半俠道：「聽說這毒東西十年來在練毒掌，不知練成了沒有？八成是練成了吧？」

萬靈心道：「躭會你就知道厲害了！」

原來楚半俠一出現就在下風頭處，似犯了和善使毒的人打交道的嚴重大忌——一定要搶上風頭。

因此萬、黑二人都暗暗冷笑，以爲楚半俠太托大。

楚半俠道：「老夫早就活夠了，如果誰能毒死老夫，讓老夫伸腿瞪眼，老夫還要好好謝謝他呢！」

於是又裝了一袋旱烟吸了起來。

山野中又見微曦，天是眞的快亮了。

時間慢慢地過去。

萬靈現在已不怕任何人了。黑中皋就算知道他不叫黃天賜也沒有關係，反正他必須用他。

現在，萬靈估計，自楚半俠吸進劇毒到此刻，至少也有兩三盞茶的工夫了，通常盞茶工夫即可。

於是，萬靈有把握地走向楚半俠。

楚半俠坐在大石上吸旱烟沒動。

萬靈抽出腰上的緬刀一抖，有如蜿蜒的銀色毒蛇掃向楚半俠，萬的使毒是一人之下(柳光庭)，但武功卻不怎麼高明，緬刀上淬了毒，招術不精。

楚半俠用旱烟管一撩，「嗆」地一聲，緬刀差點出手。

這毒人心頭一驚，這怪物中了劇毒還有這麼大的內力。

再攻兩三刀，楚半俠仍用旱烟管格開。

黑中皋道：「我該叫你萬大俠還是黃大俠。」

萬靈道：「就叫我黃大俠算了。其實名字沒有什麼多大義意。由於萬靈這名字太誇大，有點無所不能的味道，所以我就改名字了。」

這當然是一派胡言，不過是被人揭穿找個藉口而已。

黑中皋道：「既然已施了劇毒，此人爲何還不倒，而且仍能動手格開黃大俠的數擊呢？」

萬靈皺眉：「我以爲此人必然功力深厚，比一般高手耐久些，即使如此，他可能已經站不起來了。」

楚半俠的確像是不想站起來的樣子。

黑中皋雖已中毒，但他中的毒是慢性的，目前一定要儘快打發這個怪人才行，拔劍走近。

二人同時左右一面一個攻擊，而且都是狠招。

此刻楚半俠似乎不站起來有點罩罩不住了。

他站了起來，化解了二人的狠招，萬、黑二人大驚。

萬靈吶吶道：「你……你莫非百毒不侵？」

楚半俠道：「黃大俠你未免太誇大了吧？世上那有什麼百毒不侵的人？」

黑中皋攻出初學的絕技，眨眼攻出一十三劍。

楚半俠左遮右擋，前格後架，卻一一化解，而且亦未退後半步，黑中皋不服，再攻二十劍。

楚半俠已感受到此學的壓力，但他知道黑中皋才不過學了五成左右，還沒有成氣候，又一一化解。

萬靈在一邊看得心驚胆戰，他的劇毒從未失靈過。

這是怎麼回事呢？是毒藥失效了嗎？

他已知黑中皋學了江騰蛟的武功，已大非昔比，剛才的三四十劍快逾閃電，令人眼花撩亂，這怪物居然未退半步。

而毒性也始終沒有發作出來。

萬靈知道失靈，此毒不靈，用別的也是白用，連忙向黑中皋暗暗打手勢使眼色。

黑中皋也正有逃走之意，二人狠攻數刀、劍，掉頭狂竄而去。

楚半俠沒有追，他難道眞的百毒不侵嗎？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二）

邪魔捲土重來　三俠潛身告急

◎◎◎◎◎◎◎◎

上文提要：秦君燕莫紫薇兩個師兄妹，奉命代師往黃山參加「鐵背蒼龍」杞光德金盆洗手大禮，抵步後只見觀雲居內一片肅穆緊張氣氛，似乎有異常事情發生，果然是晚來了仇敵「色中餓鬼」木劍道人，聲言要向杞光德討還公道，莊主杞知天等出手阻擋，卻被木劍道人連連挫傷，在緊要關頭秦君燕與展砀先後挺身相助……

◎◎◎◎◎◎◎◎

「你武功很好……」

「令師兄武功更好，而且不畏强暴，在下敬佩得很，師兄如此，師妹料亦不差！」

莫紫薇心中高興，但不知爲何，雙頰一直紅着，她心慌意亂地道：「剛才有個人將師兄請進去……」

展砀暗暗一笑。「姑娘放心，那人是『洞庭醫隱』，令師兄得他治療，是他的福氣，也是在下的運氣！」

莫紫薇訝然問道：「這爲何是你的運氣？」

展砀不慌不忙地道：「令師兄若非得『洞庭醫隱』青睞，恐怕要多受苦幾天，如此在下於心又何安？」

這歪理說得有板有眼，莫紫薇忍不住「噗嗤」一笑，笑聲過後，才猛覺有點欠妥，一張臉如染了血，一轉身，跑進草寮！

展砀有點奇怪，不過他遇到什麼事，都不容易放在心上，聳聳肩便在找元琦和徐良玉！

* * *

秦君燕跟那老頭走進一間靜室，一進去便聞到一股刺鼻的藥味，他有點忐忑不安地游目四望，老頭一邊洗手，一邊冷冷地道：「把上身的衣服脫掉！」他回頭見秦君燕仍無動手寬衣之意，提高聲音道：「聽見沒有！都脫下來！」

秦君燕生性倨傲，最受不了這種氣，但此刻內腑隱隱生痛，只好忍氣寬衣，一邊問道：「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不必廢話！老夫肯爲你醫治，是念在你不畏强暴這股勇氣上！」老頭取了一盒金針來，示意秦君燕躺在床上。「也罷，老夫索性告訴你，老夫畢過三，向來住在洞庭湖畔，輕易不離開一步！」

他以爲這樣說秦君燕必悉其身份，那知秦君燕亦只「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畢前輩！」

畢過三先用毛巾醮了藥水在秦君燕的前身拭抹了一遍，然後拾起金針認穴插下，他下針頗快，不過盞茶工夫，秦君燕身上已插了二十多根金針！

「別動！」畢過三轉身去和藥，過了一陣走回來，以指捻針尾而絞，每絞一次，秦君燕身子必抖動一下，金針附近的肌肉，更是不斷地跳動着。只覺肌肉深處又癢又痲。

畢過三逐根針移過之後，才住手和藥。經過了頓飯工夫才收針：「你坐起來吸一口氣看看！」

秦君燕依言長長吸了一口氣，剛才胸中那股翳悶之氣已經消失，不禁說道：「前輩眞神醫也！」

畢過三冷哼了一聲：，道：「再重的病，老夫動手醫治，從來不超過三次，你再服了三帖藥之後，便能痊癒！」畢過三這名是他成了名之後才改的，表示治病不過三次，是否所有傷病，經他醫三次便可痊癒，是一回事，但他從不替人動四次「手術」這卻是眞的，而且總不食言：當然他的醫術也的確達到再世華佗的境界。

當下畢過三用水冲了一包藥散給秦君燕服下了，道：「你可以回去睡覺了，明早再來服第二帖藥！」

秦君燕服了藥，披上衣服，重重謝了

一番才返回草寮。此刻他在羣豪心目中的地位已大大不同，一回去衆人都圍着他問長問短，更是讚譽有加！

秦君燕心中高興，却極力不在臉上有一絲表露，垂手道：「畢前輩交代要在下立即睡覺，請兄台們亦休息吧，說不定明天還有一場大戰！」

羣豪聽他說得有理，都紛紛躺下！秦君燕閉着眼，那裏睡得着覺，剛才尚在怪師妹迫他走上「死路」，豈知一戰成名，大大地露了一臉，生死榮辱，彷彿都在那一瞬息間！

他心潮起伏，一想起師妹，更恨不得立即拉着她，向她傾訴一番，草寮寂靜，但羣豪睡不着覺的亦大有人在，一夜聽盡輾轉翻側之聲，至臨天亮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睡了一陣，便被人推醒，只聽元琦道：「秦兄，天亮了！」

秦君燕爬了起來，走出草寮，便見到師妹跟展砀在說話，秦君燕走過去，她也不知道，反而展砀眼尖看見，抱拳道：「秦兄，昨夜多得你相助！」

秦君燕淡淡地道：「展兄說這話，令人好生難明！分明是展兄助小弟，反說……」

莫紫薇忙道：「大家都是爲了杞老英雄，不用分是誰幫誰！三師哥，你傷勢要緊麼？」

秦君燕道：「好多了，其實也不嚴重！」

展砀道：「秦兄，小弟今日決定交你這位朋友了！昨夜你幾番在小弟應急時，不顧自身安全救援，令小弟感動非常！」

秦君燕見他說得非常誠懇，也有點感動，道：「展兄何嘗不是如此！能與展兄爲友，實爲人生一大快事！」

莫紫薇撒嬌似的地道：「你們做了朋友，那小妹呢？」

秦君燕還未答，展砀已道：「咱們當然也是朋友！」

莫紫薇天真地道：「那你以後可不許欺侮我！」

展砀笑道：「在下如果欺侮你，秦兄也不會放過我！」

這幾句話聽在秦君燕耳中，只覺滿肚都是酸水，忙道：「展兄，請恕小弟失陪，我還得去找畢前輩！」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

展砀輕聲道：「秦兄好像不大高興！」

「怎會呢，大概他內傷未癒吧，三師哥最疼我的了，不過他人有點兒古板！」

秦君燕耳尖聽到，心中更是愁苦：「小師妹原來對我全不了解，還不如剛認識的展砀！」耳中又聽到元琦等人跟展砀打招呼，心中更是不快，違忙伸手扣門。

畢過三也不與秦君燕說話，把了脈又和了一帖藥給他服下，最後又和了一包藥散給秦君燕。

秦君燕取藥出來，羣豪已在草坪入席，準備吃早頓。羣豪都紛紛跟他打招呼，草坪人多嘈雜，但大都在談昨夜那一戰，秦君燕未經過這種場面，不由有點飄飄然，剛才的不快已烟消雲散。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師妹，八個人的桌子坐了七個，留一個於他。這七個人除了莫紫薇、展砀、元琦、徐艮玉、羅氏兄弟外，尚有一位三十左右的漢子。

展砀忙爲他介紹：「秦兄，這位是黃山派的掌門弟子白光白兄！」

白光十分客氣，抱拳道：「白某今晨隨家師剛到，聽聞秦兄的英雄事蹟，好生令人敬佩！」

「慚愧慚愧！」

秦君燕一坐下，元琦告訴他一個好消息：「秦大哥，他們替你跟展兄起了個外號：『武林雙秀』！」

秦君燕微微一笑，道：「武林中後起之秀，多如牛毛，怎好只落在咱們兩人頭上！」

展砀笑道：「小弟對這種事，一直採取放任的態度，在人家面上，他們要叫隨便他！」

羅友直道：「這是大家對兩位的尊敬，武林後起之秀雖多，但數兩位最出色！」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秦君燕也不再堅持！

吃早頓時，不斷有人上山，而且來了幾位有頭有面的大人物。黃山派掌門石松近在咫尺，自然得親自到場，另少林派玄空大師，武當派之黃木道長，峨嵋派之無塵師太作代表到賀。

杞光德面上有光，雖知道强敵環伺，依然意興逸飛，來回招呼。石松與黃木道長頗有交情，見杞光德神光湛然，忍不住低聲問道：「道長是否覺得杞英雄有異？」

黃木似懂非懂地「哦」了一聲，輕聲道：「也許杞施主近日有奇遇，吸食了什麼增强功力的靈藥仙草！」

「不對！」石松搖搖頭。「杞英雄已經金盆洗手，爲何不將靈藥仙草給兒子吸食？」

黃木苦笑道：「這個只怕要等事後才好打探了！」

那邊的「洞庭醫隱」畢過三插腔道：「兩位爲何不問老夫？」

黃木與石松都是今日才認識畢過三，可是對其人的脾氣已久有所聞，見他自動「邀話」，都是一怔，石松道：「正想請教畢神醫！」

畢過三吞下嘴裡的麵條，道：「昨夜白鶴將他一身功力注給老杞。」

黃木與石松都「呵」地驚呼出口，須知內力轉注一事，非同小可，輕則本身成爲廢人，重則油盡燈枯而絕，而且承受者如果「接收」不得其法，也很容易「走火入魔」！

「有老夫在場，他自然沒有生命危險！」畢過三道：「白鶴是杞光德的表弟，早年白鶴做了一件對不起老杞的事，兩人便斷絕關係，近來白鶴患了絕症，所以決意將一身功力『贈』與表哥，作爲補償當年的過失！」

黃木道：「畢施主醫術高明，難道連你也沒法醫治他的病麼？」

畢過三瞪了他一眼，道：「你沒聽清楚老夫說他犯的是絕症麼？藥醫不死病，你聽過沒有？」

黃木道長只好含笑閉口，石松續道：「老杞本來不肯接受，但在衆人的勸解下，他終於答應。一來他不接受，白鶴將會含恨而終；二來，實在是一種浪費；三來

，强敵環伺，很多事都要由老杞去解決！」

「原來如此！」黃木又道：「未知杞施主得罪的是什麼人？」

畢過三嘆了一口氣，道：「如今已不是這個問題！二十年前的一干魔頭，要藉此興風作浪，今日只怕有一場腥風血雨，兩位最好作好準備！」

石松一驚，脫口道：「神醫不是跟我開玩笑吧！不是說唯我尊已經死了麼？」

「誰跟你開玩笑！」畢過三怒道：「沒人要你相信！」他低頭繼續吃麵，就算黃木和石松問什麼都不答一個字。

草坪中早已搭好一個簡單的台子，椅桌散去，羣豪都知道杞光德有意提早舉行「金盆洗手」大典，是以很快便都集到台前去了。

過了一會，一陣鞭炮聲响，杜知天扶傷上台匆匆說了幾句場面話，便教杞任遠將一隻注了半盆水的銅盆送上台上的桌子上。於是杜知天正式宣佈大典開始，請杞光德上台。

杞光德換了襲紅袍，在好友的拱衞下，由土屋走向木台，台下的人都讓出一條路來。

就在此時山下忽然傳來一陣音樂之聲，這些音樂來得很突然，羣衆都是一怔，就連杞光德也停下脚步來。

人羣中忽然有人道：「這好像是喪樂！」衆人一聽果然有點像。

杞光德表弟白鶴的拜把兄黑鶴，與白鶴合稱「閑雲雙鶴」，說話一向夾七纏八，道：「這些吹樂的人，吹給自己聽的，杞兄上台去也，洗手大典有人奏喪樂，萬中無一，這也是你老哥的威風！」

杞光德自然知道他的脾氣，含笑道：「志龍，你帶幾個人把守在山路口！」言畢大踏步上台。

杜知天低聲道：「杞兄，今日不比尋常，能不說的話，最好別說，以爭取時間！」

杞光德點點頭，他感激朋友的好意，但却也不想太過馬虎，以免讓人瞧扁了，是以還是說了一番客氣的話，然後進入主題。道：「諸位都知道杞某的用意，杞某也不再饒舌，如今大典開始，假如有人不放過杞某的，現在請開口，杞某依然以武林規矩接辦，待杞某『洗手』過後，一切恩怨便一筆勾銷！」

他一邊捋衣袖，一邊再問第二次，依例是要連問三次，無人反對他在此刻「洗手」，又能說出道理的，便可以依例在盆中浸浸雙手，即禮成。

那些樂聲越來越近，但照看是趕不及在第三次之前到達的，是以杜知天和畢過三等人都暗中舒了一口氣！

不料就在杞光德在說第三遍時，台下已傳來一陣尖銳的嘯聲，嘯聲一過，已聽到木劍道人的聲音：「杞老頭，你昨夜說的話還算不算數？現在才剛交巳時！」

時字剛落，路口已現出木劍道人的身影，應志龍要阻撓他，木劍道人虛晃一掌，趁應志龍閃避時，已自他身邊飛過，落在草坪中！

杞光德冷冷地道：「閣下和杞某有何深仇大恨？」

「昨晚道爺已說過了，你在二十三年前，殺死道爺的徒弟胡長鎮！」

杞光德愕然道：「胡長鎮是你的徒弟麼？」

「你不必裝蒜了！」

「老夫裝蒜作甚？」杞光德道：「相信在場的，知道胡長鎮的身份的，也沒有幾個，何況他強搶民女不得已，還當着人家丈夫面前施暴，就算老夫明知他是你的徒弟，依然不會輕饒他！」

台下响起一陣喝采聲，木劍道人的面色十分難看，杜知天道：「閣下昨夜已傷了杞兄兩位公子，這場樑子就算揭過如何？」

「哼，除非他隨便叫他一個兒子出來，讓道爺結果他！」

杜知天向黑鶴打眼色，示意他阻止木劍道人上台，又示意杞光德趕快「洗手」。豈知木劍道人竟毫不緊張，冷冷地笑道：「杞老頭，我勸你還是不要趕着『洗手』的好，否則等下你必然會後悔！難道你忍心看着你的朋友一個個死在面前而不動手麼？」

杞光德喝問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聽不到喪樂已吹響了很久麼？你以為今日只是道爺一個人來麼？」木劍道人言畢哈哈大笑：「你『洗手』也好，不『洗手』也好，結果都是一樣！」

黃木比較沉着，問道：「無量壽佛，敢問道兄尚帶了些甚麼人來？」

「道爺在那幾個人面前，絕不敢說一個帶字！」木劍道人正容道：「道爺是他們派來的先鋒！」

能派得動木劍道人的人，身份地位不問而知！羣豪自木劍道人一現身，便知道今日必然有事發生，再聽此言更加確定，當下都交頭接耳，議論起來。

就在此刻，樂隊已在路口，木劍道人道：「杞老頭，你迎不迎接？」

杞光德哈哈一聲，道：「志龍，你退下，讓他們上來！」

但見數十個大漢手持樂器，站在石級旁邊，上面飛上一乘紅呢轎子，抬轎的八個轎夫全是步履輕捷沉穩，臂肌賁起的漢子，那乘紅呢轎子如飛而上，一直抬至草坪中間才放下。

轎帘也是紅呢布，遮得密不透風，轎裏的人却還不現身，數百名武林同道都被這奇事怔住了，竟沒一人作聲。良久，杞光德才道：「閣下既來了，你不現身，難道要老夫替你揭帘？」

語音剛落，又一乘涼轎飛抬上來，轎上坐的却是一位丫頭，那丫頭下轎之後，走到紅呢轎子前，也不知對轎裏的人說了些什麼話，半晌便見她將轎帘揭起，轎裏走出一個盛裝的女人來！

那女人看不出眞實的年紀，但風韻猶存，頭梳貴妃墜馬髻，身穿宮裝，一副貴妃的打扮，這一亮相，羣豪都料到她的身份，昔年七大魔頭排行第五的「蜂尾針」風五娘！

杞光德冷冷地道：「老夫早料到是你！」

風五娘嫣然一笑。「你老爺子既然知道是奴家來了，怎不派個人幫奴家揭帘！」

杞光德才不吃她這一套，沉聲問道：「閑話少說，你今日來這裏有何貴幹？」

「有何貴幹？問得眞好，奴家是來瞧你的『金盆洗手』大典的嘛！」

杞光德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

「哎唷，這爺子這麼一說，奴家可也不敢將你當作是『假人』了！」風五娘仍然風情萬種地道：「奴家只想跟你做一家人！」

杞光德怒道：「我杞光德一條老命就在這裏，要殺要剮，只要你有本領的，盡管施展，不必再賣弄風騷！」

「哎唷，老爺子你想到那裏去了，奴家說的一家人，可不是你想的那一種，想不到你人越老越壞了！」

杞光德氣得七竅生烟，那裏還說得出話來？黃木稽首道：「無量壽佛，風施主可否將那句解釋一下？」

「當然可以，要不人家還以爲奴家要跟出家人做一家人，可是罪過！」

「無量壽佛，施主請說正經話，貧道聽不得這種話！」

「你連這種話也聽不得一句，數十年的淸修又有何用？哎唷，倒不如趁早還俗算了！」

黑鶴再也忍不住，插嘴道：「請問你是否也要跟老黑做一家人？」

「這個當然嘛，歡迎之至！」

「既然是一家人，那就無話不可說，請問你今年貴庚？」

風五娘微微一怔，但她目的在於拖延時間，因此仍然笑靨如花地道：「老黑，你問這個作甚？」

「你管老黑作甚？你若連這個問題也不肯答，證明你有嘴無心，我們也不必跟你多說廢話！」黑鶴大聲道：「大家一齊上，將這兩個一併拿下！」

杜知天心中暗道：「這黑鶴平日說話瘋瘋癲癲，但想不到在緊要關頭，却比任何人都淸醒！」

風五娘面色微微一變，道：「且慢！老黑，你又不是要跟奴家對襯家，問這個…」

黑鶴道：「姑娘年紀輕輕的……嘿嘿，我老黑自知配不上，家父又早已仙遊，不能再娶妾侍……瞧你這嬌嫩的模樣，做我兒子的小妾倒也相配，而且我這個做家翁的也滿意！」

這無異是佔風五娘的便宜，羣豪頓然爆出一陣大笑。風五娘眉宇間閃過一絲殺機，但仍笑道：「奴家怕你『扒灰』，這頭親事免了吧！」

黑鶴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老實告訴你吧，老黑並無兒子，不過我家有頭黑狗，已養了好幾年，別家的都已替他們的狗兒配成雙去了，但我老黑的，整天在外面跑，沒替牠粗過心，難得今日找到一個滿意的！你跟我家那頭，實在是天造地設！」

這話刻薄了到頂，風五娘氣得粉面雪白，她突然一個飛前，十指如鈎，向黑鶴抓去。

杜知天和杞光德在台上看得分明，都失聲叫道：「小心！」

黑鶴早已有所準備，鼻端一聞到一陣香風，立即向後倒退！可是他一時失策，沒記起風五娘的外號，只聞「吱！」一陣聲響，三根金針飛出，待他發覺已來不及！

黑鶴哎唷叫了一聲，畢過三已飛前扶他坐下，立時取出磁石，將金針吸了起來，摸了幾顆藥丸，塞進黑鶴的嘴巴，低聲道：「快運功，老夫也不知這藥解不解得了她針上的毒！」

風五娘一躍即退，冷笑道：「諸位都聽淸楚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叫『統一盟』，用意就是要聯合天下各門各派，奴家要跟你們做一家人的意思，便是要邀你們入伙！」

石松故忖道：「果然另有企圖！」當下問道：「未知貴盟盟主是誰？」

「還有誰？當然是我們大哥唯我尊！」

由七大魔頭之首當盟主，這是個什麼樣的組織，不問而知！

石松冷笑一聲：「只怕未必能如你之願！」

「如今武林四分五裂，難道不該統一？如此又可減少許多糾紛，何樂而不爲！」

「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石松道：「假如咱們不答應呢？」

「那就請長住此草坪了！」風五娘說罷哈哈大笑，長住之意，大家都心裏明白！

杜知天大笑道：「可惜在場之人，沒一個肯跟你們同流合汚，亦沒有一個是貪生怕死的，你恐怕要失望了！」

杞光德跳下台道：「諸位來捧杞某的場，但如今事出突然，大典就此取消，各位若不肯留下來的，快請吧！」

「去不了的！」風五娘向丫頭打了一個眼色，道：「奴家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那丫頭取出一個哨子，銜在口中，用力一吹，一道尖銳刺耳的哨子聲，响徹雲霄！石級上的樂手都紛紛走上來，守在路口，用意十分明顯。

與此同時，山下忽然傳來兩道長嘯，嘯聲鋪天蓋地，蒼空也爲之變色！眨眼間，草坪上又多了兩個人，一是光頭和尙，但看其容貌，即知是番僧，另一個書生打扮，臉皮白晰，只是充滿陰鷙之色，看來年紀已不小，但偏又看不出其眞實年歲！

坪上年紀較大一點的，都認得出那書生是在七大魔頭排行第四的「鬼秀才」魏生，另一位則是排行第六的番僧寶杖法王！

這兩人一到，羣豪臉色都變了，二十年前七大魔頭已攪得滿城風雨，九大門派被迫聯手合殲，在祁連山一役，傷亡慘重，但迫得七大魔頭跳崖，武林公認必死無疑！九大門派付出的代價雖大，但事後都認爲值得，因爲對武林作出了貢獻！

今日假如九大門派掌門都在場，只怕心裡都有極大的震盪！

少林的玄空大師便忍不住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七位施主都無恙？」

「鬼秀才」長笑一聲：「玄空，你既然出家，自然應慈悲爲懷，却恨不得咱們早死，這是什麼道理？慧光老禿頭死了沒有？」

「阿彌陀佛！家師托福尙安在！」

鬼秀才又指着黃木問道：「你師兄黃石死了沒有？」

黃木淡淡的道：「施主未死，敝師兄又怎捨得羽化歸眞呢？」

鬼秀才長笑一聲：「好好，我們將會通知他，要他早日安排好後事！」

風五娘道：「四哥，你跟他們說這些廢話作甚？還是辦正事要緊！」

鬼秀才道：「區區忝為統一盟副盟主，現在代總盟主下達命令，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木劍道人接口道：「只要今日你們歸順統一盟，大家都是一家人，不但沒有生命危險，而且日後將有享不盡的榮華！」

杞光德道：「你們不必痴人說夢話，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有什麼本領，大可以施展出來！」

鬼秀才冷冷地道：「你可以代表所有的人麼？」

杞光德不由語塞，所幸台下立即有人響應：「杞老英雄說的，正是咱們心中所想的！」一呼百諾，聲震雲霄！

鬼秀才含笑道：「如今你們自然口硬，因為尚存僥倖之心，等下再決定也未遲！」他長嘯一聲，風五娘帶來的人，隨即都湧了過來，將羣豪團團圍住。

與此同時，杜知天、黃木、石龍與玄空等人也在交頭接耳，商量大計，對方已安排好一切，尚有何計脫困？唯一的辦法便是跟對方決一死戰，死裏求生！

黃木道：「咱們死不足惜，但若被其一網打盡，無人通知其他同道，則武林又生浩劫矣！」

玄空合什道：「阿彌陀佛！道兄說的是，現在要緊的是派幾個人下山去報訊，使同道能早作預防！」

杜知天道：「商量好了，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鬼秀才向木劍道人打了個眼色，木劍道人會意，上前道：「牛鼻子黃木，道爺跟你玩玩，不知你有沒有這個膽量！」他出身三清，却叫黃木牛鼻子，可見他不將自己當作出家人！

黃木被他指名挑戰，那有退縮之理，道：「貧道捨命陪君子！」他一掠道袍，飛身上木台。木劍道人有意賣弄，離台七尺，飛身掠起，越過人羣，待將要着地時，在一個大漢的肩上一點，再次飛起，然後打了個觔斗，安然落在台上。

台下並沒有掌聲，木劍道人抽出木劍，道：「牛鼻子，不用多說，你若不肯投降，咱們至死方休！」

黃木抽出寶劍，道：「貧道絕對不會投降，你須小心！」他存心跟對方同歸于盡，是以一開始便展開猛烈的攻勢！

木劍道人在鬼秀才等人面前，更加不能示弱，以快制快，以攻易攻，兩人出招俱是一發即收，鋼劍與木劍少有相擊。奈何黃木並不畏死，常常在危急時，使出兩敗俱傷的打法，迫使對方收招。

寶杖法師出身西藏，因與本門結怨，因此很早便隻身來中原闖盪，因臭味相投，二十多年前便與唯我尊等六人結義。七大魔頭並不是以年齡序長幼，而是以武功定先後。二十多年前，他一個失算輸給風五娘半招，耿耿於懷，二十年的苦練，便是希望越風五娘面上，可惜他們七人之間的第二次比武尚未舉行。

當下寶杖法師一頓那根三十六斤的禪杖，道：「玄空師兄請賜教！」

玄空使的也是禪杖，不過他那根禪杖只有二十八斤重。他是慧光上人的第三弟子，責無旁貸，應聲而出。

寶杖法師道：「咱們也不必上台，就在這裏吧！」

話音一落，附近的人都自動讓開，空出一個圓圈，玄空道：「請諸位施主讓一讓！」人羣又向後擠退兩尺。

寶杖法師工於心計，又不善言談，抱拳道：「請！」

玄空不敢輕敵，也提禪杖，兩人不斷繞圈而走，忽然兩人一齊猛喝一聲，兩杖齊揮，「砉」的一聲，兩杖相交，發出一道巨响，又濺起一蓬火星子！

這一杖不分勝負，寶杖第二杖再度揮出，玄空發力相迎，三杖之後，寶杖臉不變色，心不跳，但是玄空體內氣血翻騰，十分驚駭：「若依師父形容，這番僧的功力又深厚許多了！」

杜知天忍不住提場：「大師，力敵乃是下策！」

一句話提醒玄空，他立即改變打法，不與寶杖法師硬碰，但寶杖法師杖長而重，盡力施展起來，威力極大，況且玄空武功走的也是剛猛的路子，手上的兵刃又有所限制，因此很快便落于下風。

杜知天跟杞光德商量：「杞老，今日不拚咱們沒有活路！」

「這個我知道，問題是怎樣拚法？」杞光德另有所顧忌。「你我相交不是自今日始，自然不必顧慮，但在場的人都是為杞某而來，杞某不能不為他們着想的！」

杜知天沉聲道：「假如咱們一齊動手的話，還有機會讓一部份人逃出生天，若讓他們先將咱們這邊的高手逐一擊破，則危矣！」

杞光德瞿然一醒，一拳擊在自己的左掌上，道：「老朽真是急昏了頭！」他長身而起，大聲叫道：「諸位，魔頭們不讓咱們有路走，大家立即動手，還有一線生機，若讓他們將咱們逐個擊破，則大家都要葬身于此！動手！」

他大喝一聲，雙脚一頓，首先向鬼秀才射去，也不打話，便展開攻勢！

杜知天也叫道：「大伙兒動手，能逃下山去的，不可錯過機會！」他受傷未癒，但亦抽出吳鈎劍與敵人廝殺。

無塵師太素來沉默，向兩個徒弟打了個眼色，便一齊望風五娘迫去。風五娘笑嘻嘻地道：「師太好雅緻，奴家便陪你玩玩！」

無塵也不打話，抽出拂塵便向風五娘攻去，風五娘赤手空拳，猶不害怕，欺到無塵身前，拳打脚踢，攻勢竟比對方還凌厲！

展劭低聲道：「秦兄，今日不動手是不行的了，但對方實力較强，咱們幾個最好在一齊，照應比較方便！」

秦君燕十分讚成，他有劍在手，凝目一望，此刻坪上已展開混戰，見風五娘那丫頭手上持劍，便道：「師妹，愚兄替你取柄劍來！」

莫紫薇怕他落單，跟在他背後，她初次經歷這種場面，有點胆戰心顫，幸而一路過去並未遇到强敵，即使有人攻擊，秦君燕也替她抵擋！

展砀、元琦和徐艮玉三人一組，在秦君燕師兄妹背後，向中間殺過去。

「天地雙傑」羅氏兄弟，一高一矮，一個用劍，一個用刀，自成一組，一早便殺進人叢中，他們兩人的武功在這種情況發揮不出威力，是以羅友直道：「二弟，咱們纏住他們的高手！」

兩人四處張望，就在此刻，玄空與寶杖法師已戰至酣處，兩杖再次相交，「砉」的一聲過後，玄空大師虎口迹裂，禪杖落地，寶杖法師大喝一聲，第二杖橫掃過去！

玄空大師心胆俱裂，不敢抵擋，急忙後退！但寶杖豈是浪得虛名之輩？他邊追邊發掌！一股猛烈的罡風，直襲玄空的後背！

玄空聞得風聲，忙不迭向橫一移，寶杖法師正要他如此，禪杖過處，正撞在玄空的後腰上！

「蓬」的一聲，玄空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撲倒地上！

寶杖正想上前補一杖，幸而羅氏兄弟已至。羅友諒長劍往寶杖面門刺去，叫道：「番僧莫逞凶！」

寶杖見他這劍來得神妙，不敢大意，一低頭，禪杖掃其腰！

羅友諒一躍而上，頭下脚上，長劍刺其頭頂！寶杖冷哼一聲，一閃腰，禪杖向上撩去！

他杖長又重，羅友諒身在半空，沒處着力，實難抵擋，幸而羅友直的刀法已經展開，急攻寶杖下三路！

寶杖連換三個方位，都擺脫不了羅友直的糾纏，只好收杖，改爲對付羅友直！

羅友直的刀法是由地趟刀法衍生出來的，神妙之處更在地趟刀法之上，彼與乃弟的那一套武功，是東海散人嘔心瀝血所創，稱爲「天羅地網刀劍合璧大法」！

寶杖的武功遠在羅氏兄弟之上，但羅氏兄弟仗着身法靈活，配合神妙應敵，寶杖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

石松的對手最弱，他黃山劍法展開，與徒弟白光，連殺三個風五娘的手下！

白光見展砀空拳赤手，俯腰拾起一柄長劍，向展砀拋去，展砀一抄接住，道：「多謝白兄！」

展砀一劍在手，精神大振，刺倒了一名大漢，飛身越前，去幫秦君燕師兄妹！

風五娘的丫頭叫小青，武功自然不錯，但比起秦君燕來，稍遜一籌，然而風五娘手下，知道小青的地位，立即有兩個大漢過來幫忙，以三敵二，因爲莫紫薇手上沒有兵器，反要秦君燕處處照顧她，是以形勢甚不樂觀！

展砀來得正是時候，他一劍削去，迫退一個大漢，轉身再攻小青，道：「秦兄，這個讓給小弟吧！」

秦君燕粗着聲道：「爲何要讓給你？」

展砀微微一愕，不知秦君燕爲何不高興。「令師妹的劍，昨夜被小弟弄斷，所以理該由小弟取一柄與她！」

秦君燕吸了一口氣，道：「此乃小事耳，展兄何須耿耿於懷！」他一柄長劍仍然罩住小青。

展砀沒奈何只好將自已手中的劍塞給莫紫薇，道：「給你，兩不相欠！」

莫紫薇愕然，道：「你……」

展砀微微一笑：「是不是不趁手？喂，你別站着呀！」他反身繞到一個大漢身後，揮拳便打，莫紫薇只好揮劍攻擊！

莫紫薇一劍在手，鬥志大盛。展砀跟莫紫薇的話聽在秦君燕耳中，心中極不好受，他飽受刺激之下，劍勢暴盛，只聽「噗」的一聲响，小青的右前臂已連劍跌落地上！

小青斷臂血流如注，痛呼一聲，急忙後退，秦君燕拾起長劍，遞給師妹，莫紫薇道：「師哥，小妹已有武器，你給展大哥吧！」

展大哥三個字一入耳，秦君燕大喝一聲：「師妹，你聽不聽我的話！」

莫紫薇從未見過秦君燕對自己發這麼大的脾氣，心頭一酸，淚光欲滴，嗚咽地道：「你……發什麼脾氣！」

秦君燕心頭一軟，也覺自已過份，便溫聲道：「這柄劍較輕，較合你使！你將手中那柄給展兄吧！」

這個解釋頗爲合理，莫紫薇心頭才比較舒服，但仍嗔道：「就算如此，你也不用發這麼大的脾氣呀！」說着將劍拋給展砀！

三人手中有劍之後，很快便將那兩個大漢解決，待要回身去找徐艮玉和元琦，已失他們的踪跡！

莫紫薇道：「咱們快去找！」

秦君燕道：「今天不知能否下山，不用找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有賺！」

展砀笑道：「秦兄此話正合小弟之意，就算死也要殺個夠本！」

秦君燕一想到死，便覺得剛才呷那乾醋，實在無道理，當下尖嘯一聲，道：「展兄，咱們比賽一下，看誰殺得多！」

「好極了！此乃艮性競爭也！」

話音剛落，台上那邊忽然傳來一道慘叫，展砀眼尖，驚呼道：「不好，黃木道長被木劍道人殺死了，秦兄，咱們過去檢個便宜好不好？」

秦君燕心想與其死於亂刀之下，不如死在高手劍下，當下便欣然應允，三人改變方向，向木台那邊殺過去！

木劍道人在台上耀武揚威，展砀高聲叫道：「妖道，咱們昨夜那一仗，未分勝負，今日再續前緣，你敢不敢？」

木劍道人正想殺他倆洩憤，當下笑道：「念在你這幾句話說得頗動聽，道爺讓你倆落個全屍吧！你們退開，讓他倆上來！」

風五娘帶來的人，聞令立即分開，空出一條路來，展砀和秦君燕互望一眼，携手前進！

說時遲，那時快！忽見一條黃影自旁斜掠而起，兩個起落，已越在展砀和秦君燕之前，飛上木台！

木劍道人望了那人一眼，冷哼一聲：「你是石松，你非道爺之敵，下台去吧！」

石松長笑一聲：「勝負未分，口出狂言，不怕讓人耻笑？」

展砀忙道：「石掌門，晚輩跟他有約在先，請您讓一讓！」

石松道：「待石某不行，兩位少俠再上來！」他也向木劍道人打招呼，揮劍急攻！

黃山派的劍法，以奇、險著名，但絕不小家氣，相反一口使出來，氣勢磅礴，連綿不絕，他一口氣攻了七招，木劍道人不想交鋒也不行。他冷冷地道：「你既然要來送死，道爺不忍讓你失望！」

秦君燕道：「展兄，咱們再殺一陣，然後再接石掌門吧！」

展砀還未答應，只見杜知天在杞氏兄弟護衞下，在人叢中殺了出來，杜知天道：「兩位……三位快跟杜某來！」

展砀訝然問道：「杜莊主有話何不在此說？」

杜知天吩咐杞氏兄弟守在外面，低聲道：「三位聽杜某說幾句話！」他頓了一頓，口氣忽改，道：「杜某平生甚少求人，今日有一件絕頂重要的事，求三位少俠代辦，希望你們不會拒絕！」

秦君燕三人頗覺感動，莫紫薇快口道：「杜莊主你說吧，假如咱們做得到的，絕不推辭！」

杜知天神色甚是嚴肅，道：「不，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們一定要先答應，杜某才肯說！」

秦君燕只道他要自己讓展砀去鬥鬼秀才，接下杞光德，他本就沒打算活着下山，當下道：「好，咱們答應你，只怕辦不到！」

「辦不到也得爭取！」杜知天道：「三位立即跟杞氏兄弟到土屋後面！」

展砀訝然道：「土屋後面有伏兵？」

「不是，我要三位由那裏的一條小路下山！」

展砀臉色一變，道：「杜莊主要咱們逃跑？」

「不管你認爲是逃命，還是其他！總之今日一定要讓幾個人下山到各派報訊，否則武林將有一場浩刦！」杜知天沉聲道：「三位都是聰明人，相信都能理解此事之重要性！」

展砀道：「杜莊主可否改派別人？」

杜知天坦言道：「若非昨夜見過兩位的武功，杜某也不會求你們！兩位不但年少有爲，而且聰明機智，山下可能尚有對方埋伏，派別人下山大家不放心，而且兩位前程無限，也許將來武林尚要依靠兩位！快！快！杞侄子立即帶他們去！」

秦君燕三人對望一眼，杜知天回頭道：「三位當須記住自己肩上的重任！」

就在此刻，杞任道驚叫道：「無塵師太已經……」

杜知天大喝道：「別管這許多，他們下山之後，你倆將繩斬斷！」

杞任遠忙亦道：「三位快跟杞兄弟來！」秦君燕三人有點渾渾沌沌，立即跟在杞氏兄弟背後，向土屋那方殺過去！

風五娘那方的人雖然武功較高，但羣豪這邊人較多，所以場面依然十分凌亂，五人一組向土屋殺去的行動，並沒有引起對方的注意！

五人很順利到達土屋後面，只見一棵松樹幹上繫着一條麻繩，杞任遠道：「快下去，有人來時，咱兄弟守着！小心，山壁十分陡直絕不好走，而且這根繩子也可能不夠長！」

展砀道：「如此，只好一個個下去，免得發力不匀，反而易生危險！秦兄，請你先下去！」

秦君燕也不客氣，抓住繩子，迅速溜下去。山壁十分陡直，根本沒處落足，幸而繩子有十多丈長。繩子將盡時，剛好有個凹處，那裏斜生出一棵松樹，秦君燕落足那裏，抓住繩子，用力晃動，通知上面的人！

展砀道：「秦兄已找到落足點了，莫姑娘你下去吧，我來押後！」

莫紫薇收了劍，慢慢滑下去，秦君燕在下面接應她，莫紫薇道：「快通知展大哥！」

秦君燕冷哼一聲，用力晃動繩子。可是他晃動了好幾次，上面都沒有反應！莫紫薇道：「展大哥爲什麼不下來！」

「別吵！繩子有動靜了！」秦君燕覺得繩子很緊，好像吊了人，但却不見展砀的踪影，這時連他也奇怪了：「莫非他們被人發覺，而被纏住了？」

話音剛落，那條繩子忽然跌了下來，盤在松樹上，却不見有人！繩子的斷口十分整齊，分明是被利器切斷的！

莫紫薇憂心地道：「不知展大哥怎樣了……」

「不要露面，上面一定有人注視！」

兩人再等了一陣，見上面沒有聲息，秦君燕才探頭向上望去，崖頂不見有人，只見青天白雲，他大着胆子，沿着樹幹爬出去，一手撈着了斷繩，再將繩子縛在樹幹上，道：「師妹，愚兄先下去，若沒有危險，便搖動繩子，通知你下去！」

莫紫薇面有憂色，道：「不知展大哥如今怎樣？」

秦君燕沉着臉道：「展兄武功高强，而且機智絕倫，他自有辦法脫離魔掌！」

「但咱們棄他不顧，好像……」

秦君燕不悅地道：「師妹，你莫忘記咱們身負神聖的任務，上面百多個英雄還等着咱們去討救兵！再說咱們如今能爬得下去麼？何況咱們俠義道上的，救人是要救大多數，不是憑感情救一個人！」

這席話說得莫紫薇臉紅耳赤，半晌才道：「但願展……衆英雄吉人天相，平安無事，逃過一刦！」

秦君燕心中老大不悅，冷冷地道：「師妹，你小心自己的安危，愚兄下去了！」他抓住繩子，火速地滑了下去，莫紫薇又開始爲他担心了。

過了這段路，下面已有較多的落足點，秦君燕停在一塊凸出的岩石上面，用力搖動繩子，不久莫紫薇也滑了下去！

秦君燕望一望繩子，嘆息道：「眞後悔以前不學飛刀術，否則一刀飛上去，這條繩子便還能應用！」

莫紫薇有點心神不屬地道：「咱們慢慢找路下去，相信難不住咱！」

秦君燕板着臉道：「師妹，如今愚兄以師兄的身份來提醒你，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由現在起你得收攝心神，步步爲營，千萬不可胡思亂想！」

莫紫薇輕聲嗔道：「你胡謅……誰胡思亂想！」

「那就最好，別不死在敵人劍下，却死在自己心魔之下，那才叫寃！」秦君燕言畢慢慢攀登下去，他每到一較安全的地點，便停下來接應莫紫薇。

兩人費了一個多時辰才安全到達山腳，却已汗流浹背，不斷喘氣。歇了一陣，又蛇行鼠伏，慢慢走出山區。

山下不時有些兇神惡煞的大漢在巡邏，幸而秦君燕機警，連番避過，終於平安到達客棧，付了帳，拉着四匹馬上路。

由於空出兩匹馬，是故兩人沿途不斷換馬，速度甚快，莫紫薇心懸展劭的安危，更是連連揮鞭。

黃昏，經過一個小集，秦君燕道：「師妹，咱們在這裏歇歇吧！」

莫紫薇噘起小嘴道：「三師哥，咱們可不是遊山玩水，所謂救兵如救火……」

秦君燕心中怨氣更盛，却不想當衆發作，乾咳一聲，道：「人不累馬也已乏了，人不吃，馬也要上料，再跑下去，前頭沒有宿頭，今晚兒便跑不了！」

莫紫薇這才沒話好說，事實上她不慣乘馬，剛才一陣急馳，粉臀早發痛了，當她跳下馬時才發覺。兩人拉馬進集。

這小集不大，但商業頗繁盛，秦君燕把馬交給客棧小二上料，叫莫紫薇先進去點菜，自己則到街上買了兩隻羊皮水囊。

他倆無心飲食，草草塞飽肚子，叫小二注滿兩囊清水，又包了些乾糧，休息半個時辰，趁天未黑齊，繼續上路。

一路急駛，目不交睫，直至次日上午便到了三槐莊，眞是人疲馬乏。守門的莊丁見他兩人一身灰塵，滿面烏黑，只道是來打秋風的，未待他們開口，已搶先道：「兩位打算去何處，缺多少盤川？」

秦君燕微微一怔，他一夜不休，趕來報訊，遭此白眼，心中極是不快，但他終是名門之後，不忘禮儀，當下抱拳道：「兩位請了，在下師兄妹乃括蒼派第十代弟子，有事求見貴莊主，煩代通報一下！」

莊丁不耐煩地道：「未知閣下何事找咱老爺？」

秦君燕道：「在下自然是有事才來求見，莫不成你當咱們是來打秋風不成？」

莊丁臉上掛不住，道：「對不起！敝莊賓客如雲，老爺事務又多，實難一一接見，請兩位體諒，將內容透露一二，咱們才好去通報！」

莫紫薇怒道：「三師哥，咱們走！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三槐莊，王氏昆仲又有孟嘗之風，家裏的奴才眼角比天還高！」

一個莊丁罵道：「臭丫頭，原來你是來撒野的！」

秦君燕朗聲道：「在下此行對三槐莊有益無害，兩位既然不肯移玉通報，咱們只好上路，但一切後果將由你們負責！」

話音剛落，忽聽見裏面傳了一個宏亮的聲音：「門外的朋友請住步，敝莊大門永遠爲朋友而開，好朋友路過，尚要請他盤桓幾天，何況兄台有益于敝莊！」話未說畢，門口人影一閃，已多了一個高大的中年漢子，一張國字臉龐，十分威武！

莊丁忙彎腰叫道：「二莊主好！」

原來此人正是三槐莊的二莊主王震西，只聽他冷哼一聲：「你們兩個以後不許站在這裏，罰你們到灶房劈柴一個月！」

莫紫薇剛才氣盛，如今見莊丁被罰又有所不忍，替他們求情，「二莊主，他倆並沒有犯……」

王震西道：「剛才的話王某已聽見，屢教不改，非罰不可，快滾！」那兩個莊丁悻悻然溜進莊去。

秦君燕抱拳道：「晚輩秦君燕、莫紫薇拜見二莊主！」

王震西忙道：「兩位千萬別客氣，快請進內說話！」他親自引他們進莊。一進莊門便是一個大庭院，庭院中種了三棵老槐樹，老樹發新枝，更加鬱鬱蒼蒼，仿如三柄巨大的綠色傘子！

莫紫薇心中暗道：「這三棵槐樹怕有百年樹齡吧？難怪以此爲名！」却不知三槐莊之名乃取自宋史王旦傳，後世亦有以三槐作爲王姓的代稱。

王震西將他倆引進東廂花廳，吩咐丫頭送上香茗，「未知兩位是那位高人的高徒？」

「不敢！」秦君燕道：「家師乃括蒼莫宣武，敝師妹是家師掌珠！」

王震西打了個哈哈。「王某與莫掌門曾有一面之緣，如此說來更非外人矣！嗯，令師可好？」

莫紫薇忙道：「托莊主之福，家父福體粗安！」

「兩位風塵僕僕，必已累了，來，喝茶！此乃武夷名種大紅袍，功能提神益氣！」

秦君燕呷了一口，但覺入喉清香口甘，如有一股氣直達丹田，再散至四肢百骸，說不出的舒服，忍不住一口氣喝光。

王震西示意丫頭再斟茶。「兩位在敝莊盤桓吧，王某已吩咐下人準備酒菜了！」

秦君燕怕他誤會自己打秋風，忙道：「二莊主且慢……」當下將杞光德金盆洗手大典所發生的事，扼要地說了一遍。「貴莊離黃山不遠，請二莊主作好準備！」

王震西臉色一變，道：「眞有此事？昔日的七大魔頭，死灰復燃？」一頓又道：「此事尚有誰知道？」

「撇開魔頭及其徒子徒孫不算，除非山上有人能逃出魔掌，否則只有咱們兩個知道！貴莊人多，請二莊主派人通知附近的同道一下！」

王震西濃眉一掀。「此事非同小可，可惜家兄去了江北，至今未回！」

秦君燕立身道：「請二莊主多加提防，晚輩也要到別處通知！」

「兩位年紀輕輕便急公好義，令人欽佩！不過也不急在一時，何況兩位已跑了一夜路，請先到客房歇息一下。」

秦君燕道：「晚輩不累！」

王震西哈哈笑道：「人不累馬也會累！秋菊，帶他們到客房，準備熱湯讓他們先洗個澡！」

秦君燕見他盛意拳拳，不便再推辭，謝了一聲，跟秋菊去了，不料洗了個熱澡，一躺上床便睡着了，直至王震西拍門才驚醒。

「二莊主，如今是什麼時候？」

「巳交未時！」王震西道：「酒飯已備好，就在花廳裡，請跟令師妹往廳去！」

秦君燕忙去叫醒莫紫薇，兩人出廳，見除了王震西之外，尚有一位穿錦衣的中年漢，經介紹方知是三莊主王振南。

（未完・二

上文提要：

朱媚來找獨孤美，代轉岳光輝有意邀請柳花花和獨孤美進膳，獨孤美推說要由柳花花決定而婉言謝絕，不久岳光輝假藉機會接近獨孤美，暗示自己有愛慕之心，繼後朱媚又再找獨孤美問及對岳光輝的印象如何，表示願意爲他們拉線當「紅娘」，至此獨孤美更是懷疑朱媚的用心，但不明其動機和目的是甚麼……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同情姑姑失婚　劫持鏢銀義助

「有什麼奇怪的？」獨孤美說：「難道你認爲朱魯東應該爲了面子的問題，而將失鏢之事隱忍下來？世上有幾個肯這樣做？二十萬兩鏢銀對朱魯東來說固然是九牛一毛，無足輕重，但是他如果隱忍下來，不予聲張追討，豈不是姑息養奸，更加深了歹徒的氣焰？對他日後的保鏢生涯自然更不利，他將失鏢案宣揚公開，其實是很合理的事，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妳說得好，」柳花花淡淡一笑：「但是他如果對失鏢的事轉爲暗中偵察，這種方式是不是對他比較好一點呢？我的意思是說，暗中追查的方式對朱魯東來說至少有兩點好處……」

「那兩點好處？」獨孤美忍不住問。

可是她卻不等柳花花回答，烏溜溜的眸子一轉，立刻自己回答這個問題，她說：「第一點好處是不致於打草驚蛇，如果我們不曝光的話，顯然有利於偵察，現在做案者知道我們偵辦這件事，必然在暗中注意着我們的行動，而且也必然竭力隱藏一切不利於他們的線索與証據，朱魯東公開這件事明顯是不智之舉……」

稍稍一停，接著又說：「其次，萬一這件案子破不了的話，朱魯東大不了賠出二十萬兩銀子，無論如何對他的聲譽並無太大影响，現在，如果破不了案，朱魯東的損失只怕不只那二十萬兩銀子了，肯定聲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擊……朱魯東是個聰明人，他應該知道這對他的面子上是難堪的事……」

獨孤美那美如星辰的眸子又轉了轉：「但是，我還有一點疑問。」

「什麼疑問？」

「像朱魯東那麼有錢的人，他犯得著監守自盜這區區的二十萬兩銀子麼？」獨孤美說：「大漢鏢局是江湖上的三大鏢局之一，一年所保的鏢不知道有幾十個二十萬，他若要幹的話，當然是擇肥而嚙，挑大案子下手……但是……」

「但是什麼？」

「最說不通的一點是，」獨孤美緩緩接著說：「無論朱魯東幹的是大案或是小案子，最終他還得要賠出來，那麼他監守自盜，豈不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哦，不，最起碼他還要受到失鏢的顏面損失，除非白痴，否則誰也不肯幹出這種蠢事，朱魯東是白痴嗎？」

「他當然不是白痴。」柳花花微笑著說：「如果，我們把這件事再想遠一點的話，妳是不是可以告訴我，皇甫霏和岳光輝爲什麼要老遠趕來大漢鏢局？」

提到皇甫霏，獨孤美心中不免昇起一種異樣的感覺，她很自然的注視著柳花花的面部表情，卻見柳花花一副怡然平靜的神色，彷彿在訴說著跟他毫不相干的人：「皇甫霏和岳光輝雖然是這宗銀鏢的收鏢人與託鏢人，但一個是『快樂山莊』的女主人，另一個則是武林世家的長公子，無疑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爲何爲了區區二十萬兩銀子而親自跑來大漢鏢局？妳不覺得奇怪嗎？」

獨孤美幽幽道：「皇甫霏之所以來，並不是爲了那二十萬兩鏢銀，她最主要是藉這機會來看你的，她想與你重拾舊歡，這一點是她親口告訴我的，難道你不認爲

是？」

柳花花表情依然淡漠，語氣也淡：「那麼，岳光輝呢？他又爲什麼來？」

「他不能來麼？」

「當然可以，」柳花花緩緩笑了笑：「但是他也可以用不著親自老遠從太湖跑來，反正朱魯東在一定期限追不回鏢銀的話，必然要十足賠上損失，他來不來都一樣的，不是嗎？」

「不錯，」獨孤美點點頭：「在法定期限內這件案子若不破，朱魯東自然要自掏腰包，把二十萬銀子親自送到『快樂山莊』去，岳光輝犯不著打從老遠的太湖趕來這裡，我同意你的說法，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你提這個幹什麼？」獨孤美頗感疑惑問：「這和失鏢案有什麼關係？有嗎？」

「爲什麼沒有？」柳花花沉聲說：「妳如果肯再注意另一個問題，就會知道這其實和失鏢案有著很大的關係。」

「什麼問題？」

柳花花說：「假設妳有二十萬兩銀子要交給我，妳會不會將它換成銀票呢？」

獨孤美倏然啊了一聲，脫口道：「是呀，我怎麼沒注意到這一點？這些年來，除了盜匪越來越多之外，錢莊銀號也像雨後春筍一樣到處林立，特別是在大城市裡，簡直就是多過米舖哪。現在的人早已不時興帶著又重又顯眼的銀子亂跑了，除了小數額的碎銀零用之外，一般都是兌成方便攜帶的銀票……」

柳花花接口：「事實上，一般來說，現在已很少人託運銀鏢了，通常都利用有信用的錢莊轉賬；就算鄉野地區無錢莊可資利用的話，也用不着將那一大堆的銀子託人交運，只要把銀票交給鏢局，鏢局派個人便可以安全送達目的地，根本無須裝銀成車，長途跋涉而招人耳目，妳說對不對？」

獨孤美長歎一聲：「我眞該死，這麼簡單的問題我居然把它漏掉了！」

柳花花淡一笑：「這也不能怪妳，我們的人總有一個習慣，凡是見到離奇的事情，老喜歡往艱深處想，往往忽略了顯而易見的問題。」

獨孤美苦笑：「正是所謂的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哪。」

目光一轉，她問：「你的意思是說，這宗失鏢案徹頭徹尾是一個騙局？」

＊　＊　＊

柳花花與獨孤美憑那一點敢說「大漢鏢局」的這宗失鏢案是個騙局？

柳花花緩緩的說：「這當然是個大胆的推斷，無論如何我們仍未掌握到有力的証據，一切言之過早。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下斷語的，岳光輝所失的鏢物絕不可能只是單純的二十萬兩銀子而已，否則他不會這般愼重其事的親自趕來鏢局，我甚至可以大胆的懷疑，皇甫霏之所以趕來，也不全是只爲了想與我見面而已……」

獨孤美截口說：「這一點我不能同意你的說法，皇甫霏的確是想見你，昨晚我跟她交談得那麼久，我看得出來她是眞心的。」

「好，就算她是眞的，」柳花花提起皇甫霏時，表情依然平靜，平靜得令獨孤美幾乎懷疑他曾經和她有過很深的關係。柳花花繼續說：「我請問你，我柳花花至今仍是孤家寡人一個，常年在江湖跑動，要找我雖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也不太難，她早不找我，晚不找我，偏偏在這個時候到大漢鏢局來找我，如果說她沒有特殊的目的，實在是一件令人很難置信的事！」

一頓，他不急不徐的接著又說：「因此，從他們兩人愼重的態度看來，顯然非常關心這次的失鏢案，否則便不會風塵僕僕的從老遠趕來，可見那失鏢必然是非常貴重的東西。也因爲這樣，才會引起朱魯東的覬覦，來個監守自盜。」

「如果這眞是朱負東一手搞的騙局。」獨孤美眨了眨眼眸：「他爲什麼要請我們來偵察這件事呢？誰都知道你柳花花除了是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之外，其實還是個出了名的鬼精靈，萬一這件事眞的查得水落石出，而結果又如你所料的是朱魯東監守自盜，那朱魯東豈非是弄巧反拙，拿石頭砸自已的脚？」

「我想，這個問題可以分幾方面來推論。」柳花花說：「首先，也許這根本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出自岳光輝或皇甫霏的意思，朱魯東只好向司馬如虹求助，由我們來解決這件事，這是迫於內在形勢而不得不這樣做，其次，或許他爲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因而要我來幫忙，他這樣做是想取信於岳光輝與皇甫霏，這是迫於外在的形勢而不得不這樣做。」

一頓，又說：「姑勿論他是迫於外在或內在形勢，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希望我們眞查出這件案子，因此才會有朱媚那種跡近於誘惑的自動投懷送抱，目的無非是想用溫柔鄉困住我……」

「而且也想激怒我，」獨孤美接下他的話說：「因爲他們一定認爲我們是情侶，朱媚的强行介入，必然會引起我們之間的衝突，她這一招其實是一石二鳥之計，是不？」

柳花花微微一笑：「無論如何，我們如果被她搞得昏頭昏腦，自然無法專注精神辦事，很可能無法在一定期限內將這件事偵破，那麼他們的目的便達到了，屆時只要依約賠償了事……」

獨孤美低首沉思：「我還有一點疑問。」

「那一點？」

「照你這麼說，那鏢物自然是非常貴重地的東西，否則絕不會引起朱魯東的貪念，那鏢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獨孤美接著說：「我的意思是說，通常鏢物必須要被鏢局過目，如果那東西是極珍貴而價値遠在二十萬兩銀子之上，爲什麼朱魯東對外只說是二十萬兩呢？岳光輝與皇甫霏爲什麼無異議呢？」

「妳這個問題很好，」柳花花點點頭：「鏢局的確按手續是需經鏢局事先核對無誤才貼上封條的，以作爲日後萬一失鏢的賠償標準，但是據朱媚說岳光輝是他們的熟客，人與人之間只要一熟，好像做什麼事都要馬虎隨便一點，這是人類的慣性之一，即使是商場，甚至是官場也免不了，更何況岳光輝每次都是在太湖大漢鏢局的分鏢局起運，岳光輝在當地當然是响噹噹

的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光憑他的家世背景，便讓人絕對的信任他，何況他也是主要的熟客戶，我想，太湖分鏢局在封箱驗貨之時難免馬虎一點，最主要的是，鏢物是區區二十萬兩銀子，無論如何岳光輝不會爲這小數目動手脚的。」

噓了口口沫，柳花花接著說：「由太湖大漢分鏢局轉運到總鏢局時，通常只要封條完好，也不會打開來看，然後換過這邊的鏢師負責押送，南北交替，大致上手續是這樣的；也許，就在交接的時候無意毀損封條，那麼就要雙方當面核驗鏢物，然後再換上總鏢局的新封條……」

獨孤美忍不住說：「你是說，朱魯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現鏢物超值，因此興起染指之心？」

「我不敢這樣說，」柳花花搖搖頭：「我不過是做個比方吧了，畢竟我不曾親眼目覩，至於實際情形仍待我們進一步查証……」

獨孤美邊聽，腦筋邊轉得飛快，她立刻又想到了一個問題：「如果鏢物確如所料的超值，那岳光輝爲何要隱瞞呢？誠然，短報鏢物價值可以按比例節省保鑣費，但是萬一失鏢，豈不是遭到賠償不足的損失，岳光輝不會不明白這一點，他有必要這樣做嗎？」

「很難說，」柳花花徐徐一笑：「也許他所託鏢的東西眞的貴重得不得了，憑著是熟客的關係，而大漢鏢局又是金字招牌，長達十六年之久不曾失過鏢，因此他起了混水摸魚的偸雞心理也說不定……」

一頓，他補充了一句：「偸雞與佔小便宜的心理本就是人類的天性之一，妳不認爲是？」

「別忘記，岳光輝可是有錢人哪。」獨孤美頗不以爲然。

「有錢人也是人，」柳花花聳了一下肩：「我當然不是肯定他一定會這樣做，也許他是個修養很好的人，才不會佔人家小便宜而致吃大虧，也許所有事情並非如我所料，畢竟我們只是仍停留於假設階段，一切都待我們去努力求証，妳說是嗎？」

獨孤美忽然默默不語，但是很快的又格格的嬌笑起來……

「妳笑什麼？」柳花花皺了皺眉。

「我笑你麼這樣倒霉。」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獨孤美忽然笑問：「鼻子喝酒的味道如何？」

柳花花苦笑了一下：「世上大概只有倒霉的人才會用鼻子喝酒。」

說著，自已也輕笑了起來。

「我終於明白你的意思，」獨孤美輕歎了一口氣說：「你要我接近岳光輝的意思，就是要我從他口中探聽一些蛛絲馬跡？」

「妳不認爲這是個好方法嗎？」

「你爲什麼不跟我早說？」

「我以爲你早就想到了這點，」柳花花望住她：「妳本就是個鬼腦筋的傢伙，不對嗎？」

「只可惜我不夠你鬼，」獨孤美又歎了一口氣，表情認眞的接著說：「我的腦筋跟你實在差得太多了，只怕有十萬八千里吧？」

「妳幾時變得這麼謙虛了？」柳花花笑了笑：「據我所知，現在懂得謙虛的女人越來越少了，妳愈看愈像……」

「像什麼？」獨孤美瞧住他。

「像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

「你……」獨孤美瞪了他一眼，隨即嬌笑著說：「稀有動物該受到嚴密的保護，誰來保護我？」

「我不知道，肯定不是我，」柳花花斜坐的身子不知何時又躺了下去，「因爲我也是該受到保護的稀有動物……」

「你是？」

「爲什麼不是？」柳花花哼聲說：「妳幾時見過會用鼻子喝酒的動物？這種動物難道不是世上最稀有和最珍貴的？」

獨孤美「噗」的笑了出來。

獨孤美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她問：「花花柳，既然你已想到該接觸岳光輝，設法從他咀中問出蛛絲馬跡，爲什麼當時你不出來呢？莫非你眞想趙屠打扁我獨孤美的鼻子你才甘心？你幾時變得這麼老奸巨猾了？」

「我本來是想出來的，」柳花花笑說：「但是我已看到妳暗中使出能令人內功暫時消失的『對時香』，那我還出來幹什麼？」

獨孤美嚼著小咀兒：「岳光輝來的時候，你又爲何不出來呢？」

「我本以爲妳會好好抓住機會，與他打交道的；」柳花花側首掠了她一眼：「妳向來是個鬼腦筋的人，不是嗎？」

「我本來是的，」獨孤美忽然望住他詭祕一笑：「只因爲最近我被一些問題搞得分了心，因此有些渾渾噩噩的……」

「什麼問題？」

「湯丸問題。」

「湯丸問題？」

柳花花坐了起來，一臉茫然的接著問：「這是什麼鬼問題？」

獨孤美盯著他，樣子頗爲怪異：「我忽然覺得很想吃湯丸。」

「那還不簡單。」柳花花說：「湯丸又不是什麼山珍海味，那裏吃不到？」

目光一轉，有些不明所以然又問：「妳幾時變得這麼饞咀了？居然爲了想吃湯丸而分了心，妳好像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你以爲我想吃那種湯丸？」

「我怎麼知道，湯丸有那麼多種，有甜有鹹，我怎麼知道妳愛吃那一種？」柳花花咀上應著，心裏却猛打鼓，他實在想不出獨孤美此時此刻怎會提出這種令人摸不著邊際的話題。

「你眞的不知道？」

柳花花想了想，搖了搖頭，眨著眼：「我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虫，怎知道？」

「你認爲世上那種湯丸最好吃呢？」獨孤美偏偏吊他胃口，只是閃動著眉睫問：「連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都答不出，你幾時變得這麼笨了？」

柳花花沒好氣道：「我承認我笨，妳別再賣關子行吧？」

獨孤美終於說：「女人湯丸，我想吃的就是女人湯丸……」

話聲中，她已撲向柳花花……

可是，她却撲了一個空。

因爲就在她即將撲到柳花花懷裏時，柳花花的身形突然極其怪異的一閃一挪，人已到了獨孤美原先坐的坐椅上，正好與她互調了一個位置。

獨孤美有些氣惱，氣惱的神色裏仍難遮掩她的春情盪漾：「你爲什麼要躲避我？」

柳花花淡淡望著她：「我不是湯丸，從來都不是。」

「那你是什麼？」獨孤美那絲氣惱仍未消失，但間中也湧上了淡淡的幽怨：「爲什麼朱媚能吻你，我就不能？」

轉首望向窗外，柳花花靜默了好一會，才又把目光投向獨孤美；目光怪異而深沉，語音也低沉：「獨孤美，我想，我們還是暫時不談這種事，好麼？」

獨孤美凝視著他，眼光裏泛著濃深的疑惑，她發現她眞的一點也不瞭解他，她很想問：「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特別是像柳花花這種充滿傳奇色彩的人，想完全瞭解他，自然不是一蹴可及之事。

獨孤美輕輕嘆了一口氣，溫馴的點了點頭：「那你說我們該談什麼事？」

「現在，」柳花花俯身斟酒，「有什麼事比失鏢的事更重要？」

他遞給獨孤美一杯酒，微微一笑：「我們既然來了，就得把這件事搞好，妳說是不是？」

獨孤美那張俏艷的臉上忽然紅了一紅。

她忽然覺得很慚愧。

她終於知道柳花花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她嘆了一口氣說：「人，在玩的時候就該盡情的玩，在做事的時候該全力的做事，這一點，我顯然不如你。」

輕啜一口酒，目露歉意：「這樁事，你本來是不願插手的，是因爲我强行要來才拖你下水，我反而沒有全心投入這件事，我實在覺得慚愧……」

一頓，緩緩的接著說：「花花柳，我鄭重向你道歉。」

「道歉倒不必，」柳花花瀟灑一笑：「只希望妳別再請我用鼻子喝酒就行了。」

獨孤美嬌羞一笑，「現在，讓我們把話題轉入失鏢案上吧，你認爲我們接下去應該怎麼辦呢？」

柳花花埋首沉思：「我還沒想到，一時千頭萬緒，還眞不知道該從那裏著手呢。」

柳花花放下酒杯，「這件事的確到了頭痛階段。如果我們的假設是合理的，那麼大漢鏢局所提供給我們的資料與線索必然不是眞實的……，這麼說，我們應該和岳光輝深入接觸才是……」

「這恐怕有點不方便。」

「爲什麼？」獨孤美一臉疑惑：「你方才不是要我去接觸他的嗎？」

「我本來是這樣想的，」柳花花露出了一個苦笑：「可是我突然又想起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妳想，」柳花花緩沉的說：「如果我們的假設是眞，岳光輝的確是在鏢銀裏藏有極貴重的東西，那又怎樣？口說無憑啊，他說了又有什麼用？於法於理他都說不過人家的，反而自暴其短吧了，到這種節骨眼，他除了啞巴吃黃蓮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無論如何，總可以試試看啊。」獨孤美說：「說不定能問出我們意想不到的線索呢。」

柳花花搖搖頭：「最主要的是，就算他肯告訴我們，我想於事也無大補……」

「爲什麼？」

「因爲他也無法提供我們更多的線索，畢竟鏢銀的失竊他並未親眼目覩。」柳花花沉聲說：「如果因我們的與他接近而引起朱魯東的注意的話，反而不好，妳不認爲是嗎？」

獨孤美不以爲然：「任何線索我們都不該輕易放棄的，讓朱魯東注意又怎樣？難道他還能……」

「話不是這麼說，」柳花花截斷她的話：「朱魯東當然不敢怎樣，但是如果讓他警覺而更進一步掩飾証據的話，那我們的行動無疑要困難許多，畢竟這件事我們必須拿出眞憑實據才行，光憑懷疑是不行的，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驚動朱魯東。」

一頓，緩緩說：「就算要接觸岳光輝，我認爲也不宜讓大漢鏢局的人知道；而且也不能引起岳光輝對朱魯東的懷疑，只怕會節外生枝，那就更不好了。」

「什麼節外生枝？」

「很難說，據我瞭解，岳光輝也是個行事頗爲怪異而獨特的人，誰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來？」柳花花肅穆的說：「江湖中的人，有很多人是一臉笑嘻嘻的，看起來是大好人一個，可是一翻起臉來却是六親不認，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從他專程到大漢鏢局來等這件失鏢案的結果，顯然這件事對他極爲重要，萬一他心急，來個單刀直入，硬指朱魯東監守自盜，事情不就愈弄愈糟了？」，

獨孤美忽然心中一動，脫口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說岳光輝在那車鏢銀裏藏放有極爲貴重而又不願爲人所知的東西？」

柳花花露出了一個讚賞的笑容：「你終於投入這件事了。」

獨孤美俏臉微紅，她的確是現在才把整個心思投入這宗失鏢案上；她當然是個腦筋細緻的女人，她一投入便接連發現了幾個問題。

她說：「如果岳光輝眞不願讓人知那車鏢銀裏藏有什麼東西，那我們去問也是白問，他必然不肯告訴我們；如果他肯，那他早就對我們說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去接觸他實屬多餘。但是……」

柳花花微笑著等她說下去。

獨孤美望住他：「但是我們可以設法找其他的人問一問，你說是不？」

「那些人？」

「很多人，」獨孤美眨著眸子說：「像丁鏢師與那些趟子手啦，隨便抓一個來問不就得了？」

「妳以爲他們肯說？」

「當然不肯。」獨孤美接著說：「讓人說實話的方法有很多種，難道你一種都不會？」

「妳要我逼問他們？」

「用暴力逼問的方法雖然欠人道，我

也知道你不喜歡這種手段：」獨孤美微微苦笑：「但是這個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不是嗎？」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

目光一轉，柳花花接著問：「但是如果事情並非如我們所料，那怎麼辦？」

獨孤美聳聳肩，「那當然很難看了。」

柳花花搖搖頭，「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可能會使我們難看的方法？」

「除此之外，你還有其他的方法嗎？」獨孤美歎了一口氣說：「如果這宗失鏢案我們辦不好，豈不一樣會淪於難看的地步？」

獨孤美想了一想，又說：「與其這樣，倒不如放手搏一搏，好歹還有個希望呢，你不認為是？」

「我們到大漢鏢局來不過兩天而已，」柳花花說：「時間還這麼充裕，不到最後關頭，我想最好還是別用這個方法。」

「如果，」獨孤美突然靈光一閃，心生一念，張口說：「如果我們向白雲師太下手呢？」

「白雲師太？」柳花花問了一聲，突然拍股而笑：「獨孤美，妳總算想出了一個好方法！」

獨孤美長吐了一口氣，含笑道：「幸好如此，否則我真担心成了你的累贅，說不定明日你就趕我回去飛鷹堡哪。」

獨孤美當然不會成為柳花花的累贅，要不是她，柳花花無論如何不可能在那麼短時間內，便破了「姬重生事件」。

現在，她又想出了一個好方法。

因為，白雲師太畢竟是個出家人，無論如何和江湖人是有很大分別的。

如果把偵察的對象轉為白雲師太，不但來得容易，而且也不必担心有手尾，萬一大漢鏢局並非如柳花花所料的監守自盜。那麼柳花花與獨孤美也不致於落到尷尬難看的地步。

柳花花的心境突然開朗起來，臉上也浮起了笑容：「妳總是在緊要關頭神來一筆……」

話落一半，他的笑容忽然消失。

獨孤美正想問，却見他突然翻身走到車廂後座去，微微掀起珠帘一角……

獨孤美跟上來，挨著他把眼睛湊前去，只見後面有一輛馬車不急不徐的跟著。

「是不是大漢鏢局的車？」獨孤美問。

「當然不是，」柳花花說：「他們當然不會用讓我們認得出來的車跟踪我們。」

「說得是，」獨孤美又問：「你確定那輛車是跟踪我們的？」

「我不知道，」柳花花放下珠帘，「不過我們總有方法知道的，只要我們多走幾圈，便能確定是不是跟踪我們了。」

獨孤美問：「如果是，我們應該怎麼辦？是不是上前去捉住他？」

「這也是個辦法。」柳花花點點頭，但隨即又說：「可是這樣一來豈非打草驚蛇？如果跟踪我們的人就算是朱媚，妳能拿她怎樣？」

「的確不能拿她怎樣，」獨孤美微微苦笑：「她是主人，她本應該盡地主之誼，是我們堅持不讓她同行的，她為了我們的方便，甚至可說為了我們的安全，她尾隨我們，本也合常理啊。」

柳花花垂眸沉思……

「不如這樣，」獨孤美那雙本就亮如星辰的眸子突然更加閃亮：「我們來個將計就計。」

「什麼將計就計？」

「照這種情形看來，顯然我們已被人跟踪監視，」獨孤美說：「無論我們做什麼事，無疑會遭到很多不便，不如趁這個機會，我們來個金蟬脫殼計，設法中途下車，瞞過跟踪的人，直趨千手觀音寺，再施些小計從白雲師太口中問個究竟，你認為如何？」

柳花花沒有搭腔，只是怔怔的望著孤獨美半晌，然後輕輕歎了口氣……

「幹嘛？」獨孤美有些茫然，眨著眼問：「那裏不對？」

柳花花表情認眞：「天下最好的女人大概就是妳獨孤美了。」

「去你的。」

獨孤美雖是嬌嗔的啐了他一聲，心中却着實受用不已。

——奸，其實也就是聰明，聰明也就是奸，這本來就是一物兩詞，不是嗎？

獨孤美這個方法的確夠「奸」。

因為，如果後面那部馬車是跟踪他們，而他們又能瞞過那部車中途下車的話，那麼他們便可在無人跟踪監視下做自己的事情了。

但是却有一個問題。

獨孤美說：「有什麼辦法能瞞過後面那部車呢？我是說，那部車跟得這麼近，無論我們在那裏下車，都必然會被看見的，妳說是不？」

「這倒容易：」柳花花微笑著說：「甩脫跟踪不過是江湖小技，妳只要多跑幾年江湖，便會發現這其實易過喝冷粥。」

「那你還不快說。」

「至少我們還得須確定那部車是否就是跟踪我們的，」柳花花說：「如果不是，我們豈非白費心機，瞎忙一場？」

後面那部車究竟是不是跟踪柳花花與獨孤美的？

這個問題不難有個答案。

柳花花吩咐張快與李穩將車駕得忽快忽慢，而且就繞著兩條街循廻走，如此來回了兩次，那部馬車依然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跟在後面。

答案已經很肯定，那部馬車的確是跟踪柳花花與獨孤美的。

「現在，」獨孤美眨著眼問：「你可以說說你的『江湖小技』了吧？」

柳花花的「江湖小技」是什麼？

＊　＊　＊

江湖上，盯梢與甩脫被盯梢，是一件說難不難，說易不易的旁門功夫。

獨孤美當然知道柳花花的武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但是却沒見過他盯梢與甩脫被盯梢的功夫，因此她很好奇，她不知道柳花花究竟有什麼辦法能在不被發覺的情況下甩脫那部車。

柳花花的辦法其實很簡單。

他首先命車伕將車開到僻靜處。

然後又從夾層裏拿出兩套黑色衣服。

「你拿衣服幹嘛？」獨孤美有些納悶。

「這種衣服好怪，什麼衣服來的？」

「夜行衣。」柳花花說。

「夜行衣？」獨孤美更加奇怪了，「要夜行衣幹嘛？」

「穿啊。」

「爲什麼要穿這種衣服？做戲呀？」

「換上這種衣服的最大好處是，在黑暗的地方行動，不容易被人識破。」柳花花一面說，一面脫下自己的衣袍。

「我明白了。」獨孤美恍然大悟，「你要馬車行駛到僻靜處，在轉彎時，利用對方的視線死角跳車，對不對？」

「妳眞聰明。」柳花花脫下長統鞋，換上一雙黑色薄底快鞋，「跳車之後，我們儘快找個隱密處藏身，這套衣服無疑能使我們的身形不洩露；再說我們到千手觀音寺去，也不宜露出身份。」

「有道理，」獨孤美點點頭道：「我們跳車之後，讓馬車仍在市中心轉，引住後面那部車跟著瞎轉，那麼我們就可順利前往千手觀音寺。」

柳花花的動作很快，三幾下便換好夜行衣，却見獨孤美仍端坐不動，柳花花不禁訝道：「妳怎麼還坐著不動？」

「我突然想起了兩個問題。」獨孤美咀角含著頗爲怪異的笑意。

「那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獨孤美徐徐說：「我從未穿過夜行衣。」

「這簡單。」柳花花把面巾罩住臉龐，只露出骨碌碌的眼珠：「我幫著妳穿就是了。」

「第二個問題。」獨孤美慢慢的說：「我從沒在男人面前換過衣服。」

柳花花猛然怔住，半晌，才眨著眼說：「這的確是個大問題，我怎麼未想到？」

獨孤美含笑不語。

「妳笑什麼？」

「你敢看我換衣服？」

「不敢。」柳花花搖搖頭。

「爲什麼？」

柳花花沒有回答。

這種問題有什麼好回答的？

他聳了聳肩，翻身到後座去，掀著珠簾望住後面那部車，口中說道：「妳快換衣服吧。」

獨孤美的確沒穿過夜行衣，夜行衣當然和普通衣服不一樣，它的特色除了是衣服緊身，方便行動之外，另外還有些行頭，諸如綁腿，頭巾，覆面巾，暗器囊等等裝置，獨孤美穿了半天，始終沒搞好……

「穿好了沒有？」柳花花忍不住問。

獨孤美歎了一口氣：「好是好了，不過我想，你大概不會滿意我這副樣子。」

柳花花回過身，不禁楞住。

只見獨孤美髮髻散亂，頭巾戴歪了；夜行衣左右不對襯，暗器囊跑出一大截；綁腿上下歪斜；要命的是，一雙薄底快鞋居然還穿錯了脚！

柳花花傻眼：「我的天，怎麼搞的，這麼大個人居然連穿衣服都不懂……」

獨孤美嘛著小咀：「我說過，我從沒穿過這種賊衣，原來這麼難穿的？」

她邊說邊把衣服整好，可是她不動還好，愈動愈糟，簡直不成樣子……

柳花花搖頭苦笑，只好趨前去動手幫她穿；可是獨孤美實在把衣服穿錯了，弄了半天，才發現是反穿，怪不得怎麼穿也不像。

「從頭來，妳站著別動。」柳花花沒好氣說：「連衣服都不懂得穿的女人，妳是我第一個見到的……」

柳花花的確沒見過不會穿衣的女人，可是當他把獨孤美身上的頭巾，夜行衣與快鞋脫下來的時候，他整個人突然像中魔般的呆住了！

因爲，他也從來沒見過這麼美麗迷人的胴體！

獨孤美現在其實並非赤裸著身子，她身上至少還穿著粉紅的褻衣；但，這樣就夠了，單是這樣便令柳花花全身血脉賁張，忍不住湧起一股想侵犯她的強烈衝動！

特別是獨孤美那副粉首微垂、欲語還休的嬌羞狀，就算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死也再生，只怕也要春心大動，大亂特亂矣！

柳花花呢？他不是柳下惠，而且還是名滿天下的花花公子，他會無動於衷嗎？

世上大概只有兩種人才會無動於衷。

——白痴與「無能」的傢伙。

柳花花當然不是白痴，而且也不是個「無能」的傢伙，可是他居然眞的沒對獨孤美怎樣！

眞是令人難以置信，即連獨孤美都大感詫異，當柳花花小心翼翼的幫她穿好夜行衣時，她忍不住問道：「花花柳，你經常替女人穿衣服？」

柳花花望住她：「什麼意思？」

「沒什麼，」獨孤美笑笑：「讓你替我穿衣服眞舒服，居然都沒碰痛我。」

柳花花瞪著她：「獨孤美，妳別惹我，我可是很擅長打女人屁股的……」

獨孤美眸光痴痴，情不自禁的挨近他，癡迷道：「你爲什麼不打？我倒想嘗嘗那種滋味。」

「妳眞的想？」

「是的，很想很想……」獨孤美微閉著長長的睫毛，語音呢喃而嬌嗲。

「好。」

柳花花突然抱住她柔弱無骨而充滿著處子彈性的嬌軀，單手倏揚，竟眞的照著孤獨美那渾圓而微翹的屁股上拍下一巴掌！

「叭！」聲音清脆而響亮。

這一巴掌，不輕也不重，但正好讓獨孤美哇的一聲叫了起來：「要死了！花花柳，你，你竟眞的打我的屁股？」

獨孤美雙手捂揉着臀部，又嗔又怒的瞪着柳花花，「哎唷，我的媽，痛死我了！你，你居然這麼狠心的打我……」

柳花花大笑，笑得很得意。「滋味如何？」

獨孤美一邊搓著屁股，一邊滋牙咧咀：「花花柳，此仇不報非君子！」

* * *

出家人素來早起早睡，白雲師太做完晚課之後便安息就寢了。

可是她剛剛閉上眼睛沒多久，忽聞窗子被人撬開，躍進兩條人影。

「誰？你們是誰？」白雲師太大驚而起。

白雲師太雖然與世無爭的方外人士，但爲了強身却慾，平時也練了些功夫，年

事雖已高，却不失機警靈活，她一見到兩條越窗而入的黑衣蒙面人時，立刻翻身喝問：「什麼人？你們想幹什麼？」

那兩黑衣蒙面人自然就是柳花花與獨孤美。

由於白雲師太曾見過他們，而且也曾經跟他說過話，因此柳花花與孤獨美不但扮成蒙臉狀，即連說話的聲音也裝得生澀僵硬，惟恐被白雲師太認出。

柳花花壓著嗓子，聲音沉而冷：「我們是來要妳的命的！」

說話之時，他從鞋筒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利刄，叮的一聲，便刺向白雲師太心窩！

白雲師太大驚失色，連忙挪身閃避。她非常驚險的避過了柳花花那一刀。

——她當然避得過，柳花花並非眞要殺她。

可是她雖避過了第一刀，却躲不過第二刀。

柳花花的第二刀已抵住白雲師太的咽喉。

白雲師太面如死灰，驚聲道：「這位好漢，請饒命……」

「饒妳不得！」柳花花口語雖冷厲，手中的利刄却不動，只是冷冷的架在白雲師太的頸上。

「你，你爲……爲什麼要殺我？」白雲師太唇皮打顫，驚得連話都說得不太順暢：「貧尼乃方外之人，與世無爭，那裏得罪了好漢您……」

柳花花冷冷截斷她的話：「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殺妳滅口的，別怪我們心狠手辣，對不起，妳請上路吧，到了陰曹地府之時，再向閻王老爺申冤去吧！」

柳花花作狀舉刀要刺，白雲師太臉色驟變：「滅口？什麼滅口？是誰要你們來殺我滅口的？」

冷哼一聲，柳花花冷然道：「滅口的意思就是怕你洩露祕密，連這個意思妳都不懂？至於是誰派我們來的，難道妳心裏沒有數？」

「貧，貧尼從不理人間紅塵事，怎會知道人家什麼祕密？」白雲師太目露疑懼：「好漢一定是搞錯了，一定是找錯人了……」

「好吧，」柳花花冷笑一聲：「念在妳是出家人的份上，大爺我就讓妳死個明白，乾脆跟妳直說了，那件事已發啦！」

「那件事發了？」

「劫鏢之事！」

白雲師太倏地啊了一聲，驚愕得說不上話來！

柳花花與獨孤美注視著她面上的表情變化，半晌，柳花花瞪視著她說：「白雲師太，妳沒話說了吧？」

「有，」白雲師太連忙道：「那件事怎麼會發了呢？而且就算發了，也不應該殺我啊，畢竟我只是聽命行事而已，而且我也沒得到分文好處，完全是念在大漢鏢局平素對本寺的支持與愛顧，我純粹只是基於幫忙的心理，再怎麼也不該殺我啊！」

「這不關我事，我只是聽命行事：」柳花花按捺住心中的狂喜，他想不到不過略施小計便套出了白雲師太，不過他仍是不動聲色的說：「只因爲那個柳花花與獨孤美已經懷疑到妳頭上來，因此先殺妳滅口，免得被他們識破這宗……」

「不！」白雲師太臉上泛起一絲憤怒，搶住說：「這樣做未免太心黑手辣了！我死也不瞑目？」

「那妳要怎麼樣才能瞑目？」柳花花晃了晃手中利刄說。

「讓我去見朱媚！」白雲師太眼露祈求之色「否則……」

「否則怎樣？」一直沒開口的獨孤美忽然冷冷的問了一聲。

——她的聲音自然也是裝出來的；而且還模仿著朱媚的聲音。

她從沒有模仿過別人說話。

她模仿朱媚的聲音像不像？

像。

因爲白雲師太已怒瞪著她大罵：「朱媚！想不到妳這麼狠心，貧尼基於一片善意幫妳忙，妳居然要殺我滅口，妳，妳簡直不是人！」

獨孤美沒有開口，她怕話說多了會露出馬脚，只是用冷漠的眼神瞧著她。

事實上，就算她開口說話也無機會，因爲白雲師太顯然動怒已極，激動得淚水都溢了出來，連聲駡道：「爲了妳，我不惜觸犯清規戒律，幫妳欺騙世人，到頭來却遭殺身之禍，老天有眼啊，這是報應，是我晚年破戒的報應！」

她越說越激動，竟然不顧柳花花架在她頸上那把利刄，猛然衝向獨孤美，口中叫著：「殺了我吧！我這麼一大把年紀了，死了活該！妳呢？朱媚！妳年紀輕輕的，如此倒行逆施，心黑手辣，必也不得好死！必也遭天譴報應……」

誰都料不到她會這個舉動，柳花花連忙抽刀而退，如果不這樣，肯定手中的匕首必會刺穿白雲師太的頸脈；獨孤美一個閃避不及，正好被白雲師太揪個正着，她想掙脫，却又怕弄傷白雲師太，一旁的柳花花正想欺身制住她時，這當中，白雲師太已扯下獨孤美的面巾！

「啊！」白雲師太驚聲呼叫：「妳，妳不是朱媚？妳是獨孤美姑娘？」

柳花花見狀，只好也拉下面罩，「不錯，白雲師太，是我們……」

白雲師太驚傻楞住，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獨孤美朝她溫和一笑：「對不起，師太，希望我們沒嚇壞妳。」

柳花花收起匕首，目光徐緩的望住白雲師太：「這件刦鏢案已經結束了，妳有什麼話說？」

白雲師太長嘆一聲：「朱媚再三叮嚀我，千萬要小心提防你們兩位……果然，果然，你們果然了得，居然不到兩天工夫便破了這件案子，貧尼無話可說……」

「不，師太，您還有些話必須說，」獨孤美問：「您爲什麼要參與這件事呢？」

白雲師太苦澀一笑：「還不是爲了朱媚……」

* * *

這件失鏢案是否眞如柳花花所說的結束了呢？

柳花花與獨孤美認爲不是。

當他們離開千手觀音寺時，心頭的疑惑反而越來越多。

而且，頭也愈來愈大。

＊　＊　＊

回到城裏時，依然燈火輝煌。

張快與李穩依然駕著馬車在街道上連兜著。

後面那部馬車也仍然保持著一定距離跟在後面

柳花花與獨孤美伏在僻靜暗角處等待車馬前來。

馬車徐徐前來之時，他們却不登上自己的車馬，反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撲向後面那部車！

當柳花花震開車門，見到車廂裏的人時，臉上並無驚異的表情。

——果然是朱媚，她的俏臉上却有驚異之色。

不過她很快鎮定下來，美麗的唇角還漾起一絲微笑：「瞧你們兩個這一身打扮？做賊呀？」

獨孤美朝她咪咪笑：「朱媚，妳眞大興緻，跟了老半天不覺得煩麼？」

「是有點煩，」朱媚聳聳肩，她聳肩的姿勢總是這麼瀟洒：「那有什麼辦法，誰叫我是主人，我總不能放著客人四處走不管吧？」

她望住柳花花嫣嫣一笑：「何况我的客人還身體不舒服，我總該隨侍在側，不是嗎？」

柳花花回她一笑：「那妳怎麼不上我馬車來呢？」

朱媚露出委屈的模樣：「我是想的，可是你拒絕了我，你怎麼這麼快就忘了？」

獨孤美拍拍硬崩崩的座墊：「這種車坐久了，不怕屁股疼麼？」

「臨時僱來的，將就點。」朱媚轉着黑溱溱的眼珠子：「我本以爲你們很快就會發現我跟在後面，而且也一定會請我過去，誰知兜了這麼久才過來，早知道我就搭自己的車出來了……」

獨孤美注視著她，眼露歎服之色：「朱媚，妳實在是個聰明的女人，妳的謊話總是說得這麼合情合理，而且……」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朱媚冷冷打斷她的話：「妳爲什麼說我撒謊？」

獨孤美眸光轉冷：「朱媚別再裝蒜了，我們已經知道那宗失鏢案就是妳幹的……」

朱媚霍然而起！但是她很快又坐了下來。而且臉上也回復了平靜之色。

她的鎮定功夫令柳花花與獨孤美暗暗折服。

柳花花以頗爲欣賞的眼光望了望她：「不如到我車上去坐，最起碼那裏有酒喝，而且可躺可坐，妳說好不好？」

「爲什麼不好？你總算記得邀請我了。」朱媚大方的瞟他一眼：「我早就聽說過司馬如虹的座車是天下獨一無二的，而且也只有你柳花花與少林、武當掌門人才能隨意使用……」

「不，」柳花花微笑著說：「妳還少說了一個人……」

「誰？」朱媚問。

「我，」獨孤美笑瞇瞇地說：「當然是我哪。」

「妳？」朱媚微怔，瞇了瞇眼說：「司馬如虹爲何這麼看重妳？」

獨孤美唇角含著一縷慧黠的微笑：「妳以爲我是個容易被看輕的女人麼？」

朱媚注視著她。半晌，她搖了搖頭，歎氣道：「妳不是，妳的確不是；可惜的是，我居然看輕了妳……」

這一剎那，朱媚心中已有數。

她望了望柳花花，又望了望獨孤美，忍不住又是一聲歎息：「我一心想擾亂妳，看來我是弄巧反拙，白費心機了。」

＊　＊　＊

換過馬車之後，柳花花命張快與李穩將車停在城郊無人之處。

朱媚接過柳花花遞過來的竹葉青一口仰乾，然後緩緩吐了一口氣，緩緩道：「不錯，這件事是我做的；我佩服你們，居然兩天不到的工夫便識破了我精心策劃的刦鏢案。」

一頓，沉聲道：「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是否告訴我爹？」

「不是我們怎麼辦，是妳怎麼辦？」獨孤美說：「妳認爲我們應該把妳送交妳爹麼？」

「爲什麼不？」朱媚聳聳肩：「是我爹請你們來幫忙的，你們既已破了這件案子，任務豈非已了？自然該將我送到我爹面前去，他一定會重重酬謝你們，難道你們不認爲是？」

「但是，」柳花花望著她說：「妳還沒告訴我們，妳爲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白雲師太不是已經告訴你們了嗎？」朱媚說：「我是爲了我姑姑才做這件事的。」

「是的，白雲師太已經告訴了我們，」獨孤美說：「但是我們仍有很多疑問。」

「什麼疑問？」

「白雲師太說得並不詳細，」柳花花說：「她只知道這件事是因爲妳對她好，所以她幫妳；她雖然告訴我們妳是爲了妳姑姑朱海靈才刦自己父親的鏢，至於妳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她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妳能不能告訴我？」

「這很重要麼？」朱媚笑笑：「反正我已承認這件事是我做的，對你來說，你的任[illegible]已了，天下人更將佩服你柳花花，還有獨孤美；你們用不著更進一步知道爲什麼，不是嗎？」

「家賊家辦，」柳花花淡淡一笑：「我想，妳爹如果知道了這件事，必然會私下解決算了，因爲這件事如果傳揚出去，將是一件令他非常難堪的事……」

「誰都知道令尊是個極愛面子的人，」孤獨美接口說：「而且誰也知道他愛妳如命，無論如何他絕不會公開這件事的眞相，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做個順水人情，乾脆將這件事壓下來？」

朱媚吃驚道：「你們不把這件事告訴我爹？」她緊接著問：「你們破不了案，對你們的名譽豈非受損？」

獨孤美淡淡一笑：「我本就是無名小卒，於我何損？至於柳花花，他的名聲已夠响了，這件事對他來說，破了只是錦上添花；不破，於他絲毫不受影响，柳花花還是柳花花，不是嗎？」

柳花花儒雅一笑：「最重要的是，我們其實很喜歡交妳這個朋友。」

「眞的?」朱媚瞪著他，忽然問:「是不是因爲我吻過你?」

柳花花輕笑了起來:「妳是我所見過接吻技術最差的女人。」

朱媚格格嬌笑起來。

孤獨美咀巴翹得半天高。

* * *

事情是這樣的。

朱媚的姑姑朱海靈幾年前愛上了一個局裏的年輕鏢師，有意委身於他，却遭到朱魯東的反對，只因朱魯東是個愛講面子的人，對婚姻的態度持著「門當戶對」的守舊觀念，嫌那個鏢師關山月出身低微，因此堅決反對他們的結合，而且還解僱了關山月的職位。

爲此，朱海靈曾向朱魯東竭力爭取，惜兄命如山，只得屈服。

朱魯東的反對相當有技巧，他當著朱海靈與關山月的面說:「我知道你們很相愛，這個年頭，愛情是無條件的，只要兩情相悅，愛得天昏地暗、死去活來都沒關係;但是，婚嫁就不一樣了，婚嫁是有條件的，絕不能光憑一個『愛』字便可以嫁娶，因爲它不能當飯吃。俗語說:貧賤夫妻百事哀，現在的世界，無論幹什麼都少不了一個『錢』字，生老病死，吃喝玩樂，那一樣不需要用到錢?別說是鬼愛錢，就連神都愛哪，如果你到廟裏去，不添他幾文錢香油錢，瞧瞧那些廟祝和尚尼姑給你什麼臉色?就連現在的乞丐，如果你給少了他，他非但不謝你，也許還來個白眼或冷笑呢!」

「世界永遠是現實的，婚姻也是現實的;」朱魯東的話也非常現實:「雖然我可以給一筆豐厚的嫁粧作爲你們的安家費，但是如此一來，你關山月無疑會遭人閒言閒語，說你貪圖我朱家的錢財才娶我妹子……最重要的是，海靈是我同父異母的唯一胞妹，我若將她下嫁與你，世人必將責我不愛護海靈，將她草草下嫁普通人家，對我來說，我是無法忍受的!」

「因此，」朱魯東辭退關山月的技巧更高明，他說:「你關山月眞有男子氣慨的話，便應該去獨闖天下，等到你飛黃騰達，有能力提供像我現在所提供給海靈的生活，再來提親吧。」

就這樣，關山月離開了大漢鏢局，也離開了朱海靈。

但是，他的心却沒有離開朱海靈。

他們之間暗中魚雁往返，互通款曲。

關山月離開大漢鏢局之後，自然是奮發向上，努力打拚，以期掙得夠多的錢財，風風光光的將朱海靈娶回家門。

遺憾的是，關山月在這人浮於事的世界上載浮載沉，始終不得意，這件婚事也就在殘酷的現實下被拖了下來。

「這期間，我姑姑整個人非常消沉，她曾經試圖自殺過。」朱媚低沉的說:「幾次都被我發現，都是我把她從鬼門關救回來。我曾經爲這事向家父求過情，但他態度異常堅決，死愛面子，說什麼也不肯答應……」

「因此，妳就動那二十萬兩鏢銀的腦筋，將它送給關山月?」孤獨美問。

「現在的世界，是錢賺錢的世界。」朱媚苦笑:「一個家無祖產的年輕人，除非他的確是個很好的人才，而且還要有絕好的機緣與運氣配合，否則要在短短幾年內發起來，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是要發到像我爹那種程度，簡直就是難如登天，所以我就設法弄點錢給他當本錢，二十萬雖然不是大數目，但總好過沒有，如果運氣夠好的話，錢滾錢，要發起來也就容易得多了……」頓了一頓，朱媚喝了一口竹葉青，接著說:「你們或許會覺得奇怪，區區二十萬兩銀子我朱媚拿不出嗎?是的，我雖是獨生女，要什麼有什麼，但就是沒錢，因爲我畢竟仍未當家，經濟大權仍操在我爹手裏，二十萬兩銀子無論如何也不是筆小數目，我和我姑姑的私房錢怎樣也湊不出這許多，正巧碰上岳光輝這趟鏢銀，因此我就動起腦筋來了。」

「我的如意算盤是，關山月在大漢鏢局的人緣極好，與每個人都相處得來，他走後很多人都懷念他;」朱媚放下酒杯:「因此我就試圖說服押鏢的丁鏢師與趙子手，不想一說他們便答應，於是我就佈下這個局，加諸白雲師太之所以配合，這件事就這樣幹起來了。當然，丁鏢師與白雲師太之所以應允合作，最主要的是他們認爲這件計劃不但週密，勢必破不了，而且是有我撐腰，萬一事發，我一手扛頂，我爹雖然會暴跳如雷，畢竟他還不致於對我怎樣，我終究是他唯一的女兒啊。」

獨孤美笑著打趣說:「人家說嫁出去的女兒如同家賊，妳尚未出嫁便已成家賊，而且還是最聰明狡猾的大家賊哪。」

朱媚笑了起來:「只可惜我這個狡賊仍難逃你們的法眼啊。」

「妳姑姑的處境眞值得令人同情，怪不得她總是悒鬱寡歡，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獨孤美輕歎一聲，望住朱媚又說:「難得妳不惜扯自己的後腿來幫助妳姑姑，她一定對妳很好了?」

「何止是好，」朱媚眉宇間忽然湧起一片濃深的親情。「我十來歲大時，母親便不幸過世，我曾經哀痛了好一陣子，幸好我姑姑對我愛護得無微不至，填補了我幼年喪母之痛;她大我不過三歲，和我談得來也玩得來，十幾年下來，她就像是我母親，又像是姊姊那般的疼愛我，在我心目中，她是我世上最好的姑姑。因此我見到她因我爹的蠻橫而陷於失婚的痛苦，心裏著實難過，也顧不得家賊不家賊，想盡辦法幫她就是了。」

「她同意妳的做法麼?」柳花花端著酒杯不經意的問了一聲，微眯的眼睛始終是很注意朱媚的表情變化，彷彿是在提防著朱媚說謊似的。

朱媚是個相當精靈的女人，她也注意到了柳花花的神情。「我並未事先徵求她的同意，等我刦了鏢銀之後，才叫她通知關山月到千手觀音寺拿錢，到那時候她想不同意也太遲了。」

一頓，望住柳花花:「整個事情的經過便是這樣，還有其他疑問麼?」

「有，」柳花花放下酒杯:「妳爲什麼一定要刦岳光輝的鏢銀呢?我的意思是說，妳大漢鏢局一年經手的鏢車不知有多少，比這個值錢的鏢車也一定很多，爲何偏偏選上岳光輝的鏢銀下手呢?」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朱媚回答說:

「我想你一定知道，現在的人越來越少託運鏢銀了，通常都是貴重而值錢珠寶紅貨居多。這種鏢通常價值龐大，我若刦這種鏢，無疑太惹人注目，除了會令我爹蒙受重大損失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難於脫手，因爲銷售贓物總須有特別門路才行，否則很容易東窗事發，風險極大。因此我就選上岳光輝的鏢銀下手，一來是現銀，關山月拿到銀子方便做事；二來這筆數目對我爹來說是小意思，最起碼他賠得輕鬆，你不認爲是？」

「是，當然是；」柳花花微微一笑說：「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案子是妳做的，妳自然是不願有人來破案了，對不對？」

「那是一定的。」

「那爲何要我們來辦這件事呢？」柳花花接着問：「是妳爹的意思嗎？如果是，妳爲何不阻止他？妳應該有能力阻止他？至少妳知道令尊是個極端愛面子的人，妳可以慫恿他別聲張這件事，反正二十萬兩銀子不是大件事，先賠再說，這樣對妳來說豈非很有利？」

「你說得有道理；」朱媚說：「只可惜岳光輝知道這件事之後，便立刻飛鴿傳書指明務必追回這鏢車，我爹無奈只好照他的意思做了，畢竟他是客戶，他有權這樣要求。我爹追查了十來天毫無頭緒，於是才想到向飛鷹堡求助，要你來幫忙。」

獨孤美接口問：「那車鏢銀妳可曾打開來看？」

「自然是有。」朱媚面現疑惑之色，她覺得獨孤美這個問題問得好奇怪。

「裏面有什麼東西？」獨孤美又問。

「銀子啊。」

「沒有其他東西了？」

「什麼其他的東西？」朱媚更覺得奇怪了：「妳以爲裏面還會有什麼東西？鏢銀裏面裝得自然都是銀子，這還用說的麼？」

孤獨美沉默了下來。

柳花花低首沉思。

朱媚一肚子疑惑。

車廂內突然靜了下來。

* * *

朱媚是個心思靈巧的女人，她很快發現有問題，水汪汪的眸子一轉，問：「你們認爲那車鏢銀裝有其他的東西？」

獨孤美沒有說話，她只是把目光投向柳花花。

柳花花也沒有開口。

——他們不知道朱媚說的是眞話還是假話。

如果朱媚說的是眞話，那車鏢銀僅只是二十萬兩銀子的話，那麼，岳光輝爲何要老遠從太湖跑來大漢鏢局？而且堅決要朱魯東追查失落的鏢銀？

這是很不合常情的事。

因爲不管怎樣，他總是可以得到十足的賠償，實在犯不著如此「認眞而緊張」的。

爲什麼？

難道裡面另有隱情？

如果朱媚說的是假話，那麼柳花花與獨孤美若把疑點提出來，豈非更加使朱媚提神戒備？

因此他們只好不作聲。

可是精明的朱媚已發現不對勁，她以頗爲疑惑的口胳又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你們不相信那車鏢銀裡面只有二十萬兩銀子？」

看朱媚的態度似乎所說的話是眞的。

——然而，越是懂得說謊的人所說的話越像是眞的，否則怎騙得了人？

這個道理柳花花與獨孤美當然懂。

惟一不懂的是，要怎樣才能辨得出朱媚此刻是說眞話還是謊話？

這個問題令人頭痛。

柳花花與獨孤美互望了一眼，心中著實拿不定主意，正猶豫間，精靈得像鬼的獨孤美忽然靈光倏閃，張口對朱媚說：「那二十萬兩銀子關山月是否已經拿去了？」

「當然，」朱媚點點頭說：「銀子本就是要給他的，不給他難道還放在千手觀音等著你們來查贓嗎？那豈不蠢極？」

獨孤美接著問：「一整車的鏢銀，目標不小，妳是如何交給他的呢？」

「這個不難，」朱媚說：「化整爲零囉。」

「如何化整爲零？」

「我把它裝成數十小箱，包紮密封，然後由白雲師太出面僱請一批苦力，送到關山月那裡去。」

「關山月都收到了麼？」

「都收到了。」

獨孤美又問：「那些銀子，關山月將作何用途？」

「自然是做生意用，」朱媚回答：「現在的年頭，做生意總要來得容易致富。」

「這個我知道。」獨孤美點點頭，不經意的又問：「他是做什麼生意的？」

「不，他現在只是在一家小鏢局當鏢師，還沒自己出來當老闆。」

「那一家鏢局？」

「青山鎮的青山鏢局。」

獨孤美沉吟了一下，又問：「他既未做生意，那二十萬兩銀子自然還未用出去，妳知不知道他是否將那筆錢存入錢莊，或是自己存起來？」

朱媚說：「大漢鏢局失鏢二十萬兩銀子，衆人皆知，他如果在這個時候無端端的存入一筆相同數目的錢於號子內，豈不是自惹嫌疑？他自然將那筆錢隱藏起來，待事過境遷，風頭過後再拿出來用，如此無疑是安全些，難道妳不認爲是？」

「說得極是，」獨孤美點點頭，徐徐又說：「如果說，我要妳帶我們去看那筆錢，妳肯麼？」

「爲什麼要看？」朱媚不明白獨孤美的用意：「妳懷疑我說的不是眞的？」

獨孤美目注著她：「常言說得好，捉賊拿贓，如果不讓我看到那筆錢確如妳所說的在關山月那裡，我如何肯相信？」

「這就奇了，」朱媚大感不解：「這宗案子我都承認是我做的了，我爲什麼還要騙你們，我有必要再騙你們嗎？」

「妳別管這麼多，」獨孤美盯視著她說：「我們既已答應妳不將這件事宣揚出去，我們就會遵守諾言，但是妳也必須跟我們合作……」

（未完・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嶽麓山再告捷　春申君中劇毒

上文提要：在白雲觀鏖戰中，黑衣教傷亡慘重，且又有點蒼雙劍謝氏昆仲及侯通等人陣中反正，黑衣教士氣大受打擊，漆嘯天更是勢處强弩之末，節節敗退，另一副總護法柳飛花又再次下令反撲，肅鳳女假意阻止却暗中幫助葉菁菁，柳飛花反擊不逞欲臨陣退却，葉菁菁仍是窮追不捨，忽然一聲喝喊……

葉菁菁被逼得後退了三步，新月刀疾快揮出。

兩人這幾招當眞奇快如電，令人目不暇接，瞬息之間，已經各自搶攻了三招。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老婦的聲音喝道：「妳們快快住手。」

葉菁菁聽出這喝聲正是冉嬷嬷的聲音，但柳飛花恍如不聞，長劍飄飛，一路刷刷搶着先機，連攻了七招。

葉菁菁被她搶去先機，一時無法扳得回來，連封帶消，也連退了三步。

冉嬷嬷沉聲喝道：「柳副總護法，副教主要妳住手，妳聽到了沒有？」

葉菁菁聽到冉嬷嬷的喝聲，立即飛身後躍，喝道：「妖婦，你們副教主召喚，暫時饒妳一命，快去吧！」

柳飛花總究只是副總護法身份，副教主召喚，不能不去，口中狠狠的哼了一聲收起長劍，隨着冉嬷嬷來至車前，躬身道：「副教主召喚屬下，不知有何指示？」

鳳簫女端坐車中，喝道：「柳飛花妳知罪麼？」

柳飛花依然躬着身道：「屬下不知犯了什麼罪？恭請副教主明示。」

鳳簫女哼道：「本座奉命督戰，妳身爲副總護法，手下二隊殺手正在捨生忘死激戰之際，妳臨戰擅自潛逃，還不服罪麼？」

柳飛花聽得暗暗怒惱，不覺抗聲道：「副教主既然前來督戰，坐視總護法和屬下率領的手下武士死傷過半，不加援手，屬下在這種局面之下，能不走嗎？」

鳳簫女怒喝一聲：「住口，柳飛花，妳好大的膽子，竟敢頂撞本座，冉嬷嬷，還不給我拿下？」

冉嬷嬷答應一聲，正待上前出手。

柳飛花「刷」的一聲長劍出鞘，橫劍當胸，回身冷笑道：「副教主要擒拿屬下，是何居心？妳當屬下還不明白嗎？柳飛花犯下了罪，咱們到總壇說去，屬下告退。」

鳳簫女冷聲道：「妳以爲有閔長庚作妳後台，本座就不敢動妳麼？冉嬷嬷，妳只管把她拿下，如敢違抗，格殺勿論。」

其實冉嬷嬷不用鳳簫女吩咐，業已掣出雙鐧，另外伺立車前的秋兒、雲兒也各自掣出了雙劍，三個人六件兵刄，一下交叉抵住了柳飛花前後。二十四名手持朴刀的黑衣武士也疾快的圍了上來。

冉嬷嬷冷喝一聲：「柳飛花妳還不放下長劍，聽候發落，眞想亂刀分屍嗎？」

柳飛花切齒道：「鳳簫女，妳好狠的心思，大敵當前，不和敵人交手，還要殘殺自己人……」

鳳簫女氣得粉臉都紅了，伸手一指，喝道：「給我剁了！」

但冉嬷嬷和秋兒、雲兒還沒有出手，柳飛花長劍一橫，已經自刎而死。

冉嬷嬷躬身道：「啓稟教主，柳飛花已經畏罪自刎了。」

鳳簫女怒猶未歇，喝道：「給我剁下她首級示衆。」

冉嬷嬷應了聲「是」，伸手拿起柳飛花的長劍，割下首級，命黑衣武士用長竿挑起，作爲違命者戒。

這時偌大一片廣場上，一場血戰，幾



乎已經平靜下來。

八名武當弟子「兩儀太極劍陣」圍住的五個黑衣劍手，究竟寡不敵衆，何況又有飛雲子親自參戰，發揮了劍陣的威力，不消多時，五名劍手，一個個的減少下來，終於全被殲滅。

只剩下黑衣教總護法漆嘯天和殷長風，還在掌來掌往，奮戰不已。

春申君眼看大局已定，揮了揮手，大聲道：「大家圍上去，擒下漆嘯天。」

他此言一出，數十名高手同時朝漆嘯天四周圍了上去，大家高聲喝道：「盟主有令，要活捉漆嘯天。」

喝聲此起彼落，響徹雲霄，令人膽爲之落！

却說鳳簫女下令殺了柳飛花。葉菁菁隨着走了上去，躬身道：「侄女見過鳳姨。」

鳳簫女含笑道：「菁兒，妳方才應該可以勝得過她的，只是妳師父說過的毛病，使刀要狠，妳因爲不夠狠，才被她搶去了先機。」

葉菁菁道：「鳳姨教訓的極是。」

她忽然抬頭望着鳳簫女，說道：「鳳姨，今晚妳也該過來了吧？」

鳳簫女沉吟道：「這……」

葉菁菁道：「鳳姨難道還想回黑衣教去嗎？既然殺了柳飛花，已經和閔副教主撕破了臉皮，還是早些過來的好。」

鳳簫女終於點頭道：「妳說的也是，我遲早也會和他們鬧翻的……」

葉菁菁喜道：「鳳姨這是答應了。」

鳳簫女含笑看了她一眼，說道：「好吧，待我把漆嘯天擒下了，作爲投到武林聯盟進身之階。」

說到這裏，一揮手道：「冉嬤嬤，要他們大家住手，叫漆嘯天來見我。」

葉菁菁喜道：「我去稟告盟主一聲。」

她轉身飛快的掠了回去，來至春申君面前，躬身說道：「侄女有機密大事稟報。」

春申君看她一臉喜色，笑道：「菁菁，妳有什麼事，只管說好了。」

葉菁菁走上一步，低聲道：「鳳姨殺了柳飛花，她說要擒下漆嘯天，投到我們這裏來呢。」

春申君聞言大喜過望，連連點頭道：「這太好了。」

漆嘯天和殷長風已經打出四、五百招，兀是未分勝負，此時只見武林聯盟高手紛紛圍了上來，口中大聲叫喊着要活捉自己，可見今晚黑衣教來人，又已全軍盡墨，心頭自是十分驚駭！

但到了此時，除了和對方一拚，已別無選擇，只得奮起全力，雙掌如斧，加緊搶攻。

殷長風眼看己方數十名高手紛紛圍了上來，這對他來說，自然精神大振，揮掌迎擊之際，口中發出大笑道：「姓漆，你拚上老命，今晚也休想突出重圍，死在白雲觀前，黑衣教也不會給你立英烈祀的，死了還不是白死？還不如投到武林聯盟的好，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嗎？」

漆嘯天知道他說的也是實情；但他是江湖人，講究的是江湖義氣，何況又是黑衣教的總護法，要他投降，倒不如殺了

他。因此一言不發，只是揮掌猛攻。

就在此時，只聽冉嬤嬤沙啞的聲音大聲喝道：「鳳副教主請你們住手。」

她這邊喝聲方出，春申君也接着朗聲道：「諸位老哥請退下來，殷老哥也可以住手了。」

大家聽到盟主的號令，依言紛紛退下。殷長風、漆嘯天兩人同時停下手來。

冉嬤嬤道：「副教主請漆護法前去回話。」

漆嘯天應了聲「是」，就隨着冉嬤嬤來至車前。

冉嬤嬤趕前一步，說道：「啓稟副教主，總護法來了。」

漆嘯天一路行來，果見自己和柳飛花帶來的高手，非降即死，已經一個不剩，只鳳副教主駕下人手，依然保存了全部實力，二十四名武士刀光如雪，十六名少女紅燈高挑，陣伏鮮明，車前不遠一支竹竿上，挑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不知是誰，他也沒工夫細看，就隨着冉嬤嬤趨到車前，躬下身道：「屬下參見副教主。」

鳳簫女道：「柳飛花臨陣逃走，本座已經把她殺了。」

漆嘯天聽得背脊一涼，他沒想到高挑在竹竿上的人頭會是柳飛花，但也暗暗稱快，柳飛花因爲在閔副教主手下訓練出來，平日就趾高氣揚，從未把自己這總護法放在眼裏，嘿嘿，妳居然會觸怒這女魔頭，死在她手裏！

但另一方面，柳飛花的死，對他也是一個很大警告，這位主兒，可不是好惹的人，在她面前稍一應對得不好，自己這顆六陽魁首，只怕也會跟着和柳飛花的首級作死件了。

因爲今晚這一戰，自己手下非死即降，她只要給自己隨便加上一個罪名，就可以先斬後奏。他心頭不覺一陣顫慄，躬下身去，說道：「副教主把屬下召回來，不知有何吩咐？」

鳳簫女緩緩說道：「本座今晚奉命前來督戰，但這一戰，却給了我很大的啓示，黑衣教縱然實力强大；但和春申君作戰，幾乎是屢戰屢敗，當初春申君不過只有四莊之衆，衡山一役，就打得晏天機全軍盡墨，接着再次前來進攻嶽麓山，又是全盤敗績，連他自己也送了進去。現在春申君有各大門派全力支援，以武林聯盟號召天下羣雄，更是名正言順，又有各派的人聽他號令助戰，以致今晚之戰，咱們又落得個無一生還，所以本座覺得黑衣教之所以無法和春申君抗衡的，不是實力的强弱，人手的多寡，而是邪不勝正。黑衣教實力再强，只有咱們投過去的人，沒有他們投過來的人，其理即在於此。本座決定脫離黑衣教，以贖罪之身，投向武林聯盟，也是眞正可以替武林稍盡一己之力，人各有志，我不勸你跟我投向武林聯盟，你願意跟我過去，自然是一件好事，如果不願意跟我過去，我也並不勉强，你可以自去，你仔細考慮考慮。」

漆嘯天自然知道，自己方才落入對方數十名高手重重包圍之中，除了投降，已是必死之局，這是鳳簫女解的圍。

她雖沒說出要自己隨她投向武林聯盟；但自己如果說出「不願意」的話，她縱然說過「可以自去」，只要她不出聲阻攔，她手下的人虎視眈眈的看着自己，說不定會把自己剁成大八塊。

何況自己也看出武林聯盟氣勢，正如日在中天，黑衣教已經日趨下坡，自己方才爲難的是在動手之際，又被數十名高手圍在中間，那時如果束手投降，實在下不了台。

但如今情形就不同了，第一是沒人圍住自己，投降不是出於武力脅迫。第二，連副教主都過去，自己只是跟着副教主行動而已。

心念迅快一轉，立即躬身道：「副教主說的，都是金玉良言，屬下也早有此感，覺得黑衣教絕難成事，既然副教主有棄暗投明之心，屬下戰敗之事，也沒有面目一個人回去，自然追隨副教主過去，稍盡我江湖人一分力量，好眞正替武林正義做事。」

鳳簫女點頭道：「好，咱們就這樣決定了。」

說完，纖手招了招，伺立車前的秋兒、雲兒不待她吩咐，就搶着過來打開了車門。

鳳簫女舉步跨下，吩咐道：「你們隨我過去。」

她黑衣飄忽，一個人走在前面，身後是冉嬤嬤和秋兒、雲兒兩人，一個捧劍、一個捧簫，緊隨而行。

稍後，才是總護法漆嘯天，十六名手提紅燈的黑衣少女和二十四名手持朴刀的黑衣大漢，一行人正緩緩的朝北首行去。

白雲觀前，武林聯盟春申君陳春華，他身後也跟隨着兩人，那是任雲秋、葉菁，接着則是少林定善大師、武當飛雲子、衡山青松道人、九宮門盛世民、白鶴門阮省三、鷹爪門居思仁、丐幫申萬生、青龍幫薛飛白、鳳尾幫霍惟武、謝公愚、沈同、金贊廷，以及雲千里、殷長風、令狐宣等人，一齊迎了上去。

春申君走在最前面，迎着了鳳簫女，兩人四目交投，鳳簫女一張粉臉不覺驀地紅了起來。

春申君首先含笑拱手道：「鳳副教主深明大義，和漆總護法毅然唾棄黑衣教，投向武林聯盟，乃是明智的抉擇，也是正義終必戰勝邪惡的最好明證，兄弟和武林聯盟各門派人士，以最誠懇的敬意，表示歡迎之忱。」

他清朗的話聲甫落，身後各門各派的人立時就鼓起了如雷掌聲。

鳳簫女含笑道：「陳盟主，各位道長，鳳簫女、漆嘯天，以及同來的人，從此刻起，脫離黑衣教，以虔誠待罪的心情，投向武林聯盟，在陳盟主領導之下，願意盡我們個人一分力量，爲武林安危，稍盡棉薄，也感謝陳盟主和武林聯盟的諸位道長，給我們的鼓勵，和允許我們棄邪歸正，重新做人。」

春申君大笑道：「鳳女俠太客氣了，還有漆老哥，大家請到裏面奉茶。」

當下由春申君親自陪同鳳簫女、漆嘯天，一行人進入白雲觀而去。

觀外這一仗流血的爭殺，自然由總管陳福派人清理戰場，不必細表。

却說一行人進入大廳，廳上早已紅燭

高燒，備好了茗茶。春申君請鳳簫女上坐。

鳳簫女謙讓再三，說道：「賤妾從現在起，已是武林聯盟的一份子了，盟主和諸位道長之前，賤妾豈敢潛越？」

青松道人道：「鳳女俠今晚第一次參加本盟，而且鳳女俠和漆老哥的背棄黑衣教，投向本盟，這對天下武林的號召，比打十場勝仗，還要來得響亮，對黑衣教的打擊也莫大於此，因此今晚這上首的坐位，理該由鳳女俠來坐，鳳女俠不用再謙讓了。」

大家也一致請鳳簫女上坐。鳳簫女不好再行推辭，就坐了客位，其餘人也互相謙讓了一陣，方行落坐。

今晚這一場，可說繼擒住晏天機之後的第二場大獲全勝，武林聯盟方面，因調配得宜，並無一人死亡。

負傷的人，除了武功門掌門人王三元和長白神掌宇文化力拚之後，內力耗損過鉅，當場昏倒，搶救回來，服過傷藥，再經過一陣調息，此刻已無大礙。

螳螂門掌門人宋人瑞左腕削斷，上了止血藥，因並無內傷，經過包紮，早已好了，只是左腕已斷，無法復原了。

另一個傷勢較重的是形意門于人杰，傷在漆嘯天「金剛大手印」之下，雖已服了傷藥，但因傷及內腑，此刻猶躺着未能起床。

漆嘯天站起身，朝春申君抱拳道：「陳盟主，屬下記得方才有一位形意門下的于老哥，中了屬下一記『大手印』，傷及內腑，被『大手印』所傷的人，只有屬下的治傷丹，方能治療，屬下身邊帶有此丹，盟主是否可以派人把藥丸送與于老哥，用陳酒調服，只需一個時辰，就可復原了。」

說完，從身邊取出一個藥瓶，傾出了三顆藥丹。

春申君含笑道：「漆老哥有獨門的治傷丹藥，那是最好沒有了。」回頭朝江翠烟道：「江姑娘，妳把藥丸送進去，給于老哥服下了。」

江翠烟答應一聲，從漆嘯天手中接過藥丸，往裏行去。

春申君又道：「漆老哥，咱們這裏，都是志同道合的同道，並沒有上司和屬下的分別，你老哥屬下的稱呼，兄弟不敢當。」

說話之時，鷹爪門居思仁和遊龍沈同各自引着一個漢子走了進來。

居思仁抱拳道：「陳盟主，這是剛才和兄弟動手的包震海。」

遊龍沈同也道：「這是剛才和兄弟動手的葉超（這兩人都是失手被擒的），他們聽說鳳副教主和漆總護法都參加了本盟，願意追隨盟主，參加本盟。」

包震海和中了沈同一劍的葉超抱拳道：「在下二人要請陳盟主收錄。」

春申君含笑道：「二位參加本盟，兄弟表示歡迎，快快請坐。」一面抬目問道：「這位葉兄劍傷已經包紮好了吧？」

葉超面有感激之色，恭敬的道：「多謝盟主關注，屬下已蒙沈莊主親自包紮好了。」

接着由陸浩川領了通臂猴侯通、點蒼雙劍謝明輝、謝明中三人走入。

春申君連忙站起，迎着問道：「侯大哥和二位謝兄身中之毒，不知是否解了？」

侯通連忙拱手道：「任少俠令師的解毒丹，果然神效無比，兄弟和二位謝兄，體內奇毒此刻已經完全消解了。」

春申君聽得大喜過望，連點頭道：「好極了，這樣兄弟就放心了。」一面朝漆嘯天抱拳道：「今晚隨漆老哥前來的幾位老哥，據說在臨行之前，黑衣教都在他們身上，下了奇毒，將在明天中午，如果沒有解藥，奇毒就會發作，方才侯老哥三位，已經服了任雲秋令師九疑老前輩的解毒丹，此刻體內奇毒業已消除，諸位是否中了奇毒，需要解藥？」

漆嘯天起身道：「兄弟確曾聽皮延壽（黑衣教總管）說過，為了防範有人投向武林盟，他曾暗中命人在此次隨同兄弟前來的十五名護法之中，下了某種奇毒，發作時那就生不如死，令人無法忍受，兄弟因是護法身份，他不敢在兄弟身上下毒，因此兄弟並未上毒，但在座的幾位，只怕都已被他在身上做了手脚，中毒之人，自身並無任何感覺，還是請任少兄賜予解藥好了。」

在座的人中，除了侯通和點蒼雙劍三人之外，還有桂大榮、包震海（被鷹爪門居思仁所擒）、葉超（被遊龍沈仝所擒）、趙復初（陳康和說服來降的）等四人，都站了起來。另外還有一個是長白神拳宇文化（他和武功門王三元力拚了數十掌，眞力耗損過鉅，兩人同時倒地，被擒過來的），此刻雖已轉醒，服了傷藥，還在後面躺着養神，沒在廳上。

任雲秋這就從身邊取出解毒丹，分給了桂大榮等四人，另外傾出三顆藥丸，由陸浩川接下，退入後進而去。（陸浩川夫婦負責照料傷患）

總管陳福進入大廳，朝春申君躬身道：「啓稟盟主，屬下因時間已過半夜，特命厨下整治了酒菜，已經設在大廳上了，盟主可請大家過去用些宵夜。」

春申君含笑點頭道：「陳福，你眞是想得周到，鳳俠女、諸位老哥，那就請到大殿用些酒菜吧！」

在座的人，經過一場厮殺，確已感到飢餓，尤其今晚不僅大獲全勝，而且從對方投過來的有黑衣教副教主、總護法等數十人之多，更是值得慶祝。

當下由春申君陪同大家來至大殿，此刻雖已深夜，但大殿和兩廊之間，燈火通明，筵開數十桌，當眞是盛況空前，大家入席之後，興高彩烈的互相祝賀，所有黑衣教投奔過來的人，自有總管陳福派人分配臥室，各自回房休息。

* * *

嶽麓山羣英畢集，三天，很快過去了，黑衣教連遭挫折，似乎不敢再輕舉妄動。

江湖上人的消息，可說靈通之至，這次武林聯盟在嶽麓山的大捷，在短短的三天之中，業已傳遍了整個江湖。

也使得江湖上人人振奮，咸認為盟主春申君果然不負衆望，為江湖武林開創了百年來未有的大團結和新氣象。

第四天上午，衡山派掌門人青雲道長首先抵達白雲觀。接着是長江上下游最大的一個神秘組合排教也由首席長老姬傳燈率領了四名弟子趕了來。排教沒有教主，他們長老也就是等於教主了。

下午，武當派掌教紫陽道長也率同八名弟子趕了來。

各大門派當初派人前來，只是表示支援而已，沒想到人數一多，竟然公舉盟主，成立武林聯盟，但既然選出來了，也就不得不予默認，但也並不十分重視。

沒想到春申君接二連三的大獲全勝，黑衣教的二個副教主，一擒一降，造成了武林聯盟輝煌的戰績，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天底下，本來就是雪中送炭的人少，錦上添花的人多，江湖上當然也不例外，許多門派的掌門人，認爲此時自己再不親自趕上嶽麓山去，等到春申君擊敗消滅黑衣教，自己這一門派，豈不是臉上無光？

能夠當上掌門的人，自然個個都是老江湖，本來還怕黑衣教勢大，有點畏首畏尾，現在眼看黑衣教連副教主都投了過來，可見已經到了日暮窮途，再不參加，就會坐失良機。於是各門各派的掌門人以道賀爲名，不約而同的趕到嶽麓山來了。

從第四天起，陸續趕來的有少林寺定慧方丈、丐幫幫主向傳忠、九宮門掌門人李逑祖、八卦掌門人古太希、意形門掌門人戴龍江、白鶴門化鶴道長、武功門掌門人全守仁、黃山萬松山莊萬鎮山、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鄱陽鳳尾幫幫主獨角龍王霍行義。

幾天工夫，江湖武林各大門派的主要人物，差不多全到齊了，只差峨嵋、華山兩派，那是因路途遙遠，沒有趕來。

這一來，情形更是不同，本來各門各派最多只派來一個師弟，現在所有門派的掌門人全到場了。

這是第六天的午後，大家齊集在大廳上茶敍。

衡山掌教青雲道長站起身稽首道：「盟主，各位道兄，現在除了峨嵋、華山二派，大家都在這裏，貧道有兩件建議，要和大家商討，第一、咱們武林聯盟，原本設有五個副盟主，那就是少林守慧大師、武當紫陽道長、黃山萬鎮山老施主、洞庭李（公健）幫主和貧道五人，但貧道認爲盟主號召，叫做『地無分南北、人無分邪正』，只要反抗黑衣教的人，都是咱們武林聯盟所歡迎的，盟主這兩句口號，現在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那就是黑衣教中，從副教主、右總監、總護法等人唾棄邪惡，參加咱們陣營的有十數位之多，因此貧道覺得咱們應該加多一位副教主，以資號召，最好的人選，莫過於鳳女俠了，她以黑衣教副盟主之尊，參加了武林聯盟，這對黑衣教內部，有很大的鼓勵作用，不知諸位道長意下如何？」

他此語一出，大家都紛紛鼓起掌來。

少林方丈定慧大師合掌道：「道兄此一提議，正合武林聯盟之意，武林聯盟並不是各大門派的事。而是整個武林共同大事，副盟主自然是要包羅武林中知名之士，共同負責，鳳女俠自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鳳簫女本以自己參加武林聯盟，各大門派掌門人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縱然口中不言，心裏一定會對自己有所歧見，沒想到衡山派掌門人青雲道長居然會提出要自己擔任副盟主的話來，須知五位副盟主，都是一派掌門身份，少林、武當兩大門派的掌教，也不過是副盟主而已！

更沒想到在座的各大門派掌門人居然一致鼓掌來表示同意，掌聲又是那麼熱烈而響亮！

她想不到自己竟然受人如此重視，雖然她一向自視甚高；但自視甚高和被人重視，在感受上就完全不同，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無比的感動。

她當日受到黑衣教的敦聘，擔任副教主，她也並不覺得榮寵，那是因爲黑衣教只是一個江湖黑道上的教會，以她的名頭，有資格當他們副教主；但今天不同了，這副盟主身份，是和江湖各大門派的掌門人相等，也等於是江湖各大門派都承認她具有和掌門人相等的身份，這份榮耀，又豈是區區黑衣教的副教主的頭銜所能相提並論？

她深深的受到感動，站起身來，已是包含了滿眶淚水，連連抱拳道：「各位掌門人、道長、大師，鳳簫女脫離黑衣教，投向武林聯盟，只是認清了邪惡與正義，覺今是而昨非，以待罪之身來贖罪的，追隨盟主和諸位道長之後，盡我江湖人一份天職，青雲道長提議畀予鳳簫女副盟主名義，鳳簫女萬萬不敢接受，在此謝謝大家的愛護和鼓勵，鳳簫女已經感激不盡了。」

說到最後一句，兩行清淚已經順着香腮流了下來。

武當紫陽道長徐徐站起，稽首道：「鳳女俠這幾句話，足見情操，參加武林聯盟，並不是爲了名利，而是爲武林、爲人世誅邪伐惡，謀求福祉的大事，但青雲道兄的提議，正是爲武林福祉的大前提着想，鳳女俠是黑衣教副教主，認識清楚了，才背棄邪惡，投向武林聯盟的，這一點，足可使目前猶在黑衣教控制下的武林同道及時醒悟，以副教主的身份，投向武林盟，尚能受到武林聯盟的重視，他們不是首惡元兇，投過來自無問題了，這是最好的證明了，貧道奉勸鳳女俠，擔任副盟主，正是妳爲武林聯盟效力之處，並非是一個空洞的頭銜，鳳女俠不可再推辭了。」

大家聽完紫陽道長的話，又紛紛鼓起掌來。

春申君含笑起立，說道：「方丈大師和紫陽道長都是這麼說了，這也是大家的意思，鳳女俠應該勇於擔當起來才是。」

鳳簫女毅然點頭道：「陳盟主也是這麼說了，鳳簫女恭敬不如從命，但願陳盟主和諸位道長領導督促之下，鳳簫女自當竭盡所能，聽候驅策，縱是赴湯蹈火，雖死不辭，我在這裏謝謝陳盟主和諸位道長的鼓勵和厚愛。」

說罷，盈盈拜了下去。

春申君聽她答應了，自是十分高興，只是初膺副盟主，就說出一個「死」字來，不禁暗暗攢了下眉。

廳上眾人聽鳳簫女答應了，自然又報

以熱烈的掌聲。

八卦門掌門人古太希道：「方才青雲道長曾說有兩件提議，不知第二件是什麼，仍請青雲道長提示。」

青雲道長站起身道：「是的，現在第一件大家已經通過，貧道那就說第二件了，黑衣教意欲橫掃江湖，併吞各大門派，原是由敝派開始，幸蒙盟主率領四莊健兒趕來援救，使敝派倖免於難，當時晏天機敗退之時，貧道曾和他訂下了端午衡山之約，然後分遣門下，向各大門派投送武林帖，如今晏天機業已被擒，送回少林寺去，這個約會，自然也就無形取消了……」

他口氣微微一頓：「貧道此次原是聽到盟主在這裏大獲全勝，特地趕來申賀的，沒想到諸位道兄也不約而同蒞臨白雲觀，這是盛會，因此貧道想到大家既然在此集會，本盟又是『武林同道討伐黑衣教聯盟』，自然要名正言順的向黑衣教加以聲討。那就應該由大家具名向黑衣教發出聲討檄文，約定日期，作一了斷，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他此言一出，大家紛紛表示贊成，鼓起掌來。

丐幫幫主向傳忠道：「青雲道長這一提議，正是名正言順，義正詞嚴，咱們不但要聲討黑衣教，還希望黑衣教的人幡然醒悟，脫離黑衣教，當年駱賓王討伐武則天一文，不但傳誦千古，也是中興唐朝國祚，激勵人心的先聲，咱們也給黑衣教來上這一手，眞是大快人心之事，只是這傳檄大文乃是舞文弄墨之事，咱們……哈哈，兄弟是一介武夫，舞刀弄棍還可以，拿起筆來，這可重逾千鈞，大家看看該請誰來執筆呢？」

金贊廷站起身道：「盟主春華兄允文允武，兄弟看還是請盟主親自執筆吧！」

大家又紛紛鼓掌，表示贊成。

春申君站起身，抱抱拳，笑道：「兄弟不才，作檄文是作不好的，但兄弟覺得這檄文又非作不可，好在咱們聲討黑衣教，不但希望黑衣教的人，幡然醒悟，棄邪歸正，就是黑衣教教主只要回頭是岸，大徹大悟，解散黑衣教，重新做人，也應該允許他棄惡向善，佛家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說，那就可以免去一場血雨腥風的殺劫，豈不更好，等兄弟趕好了稿，再請大家核閱。」

少林定慧大師雙手合十，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盟主心存仁義，與人爲善，這是菩薩心腸，只怕黑衣教未必肯頑石點頭呢！」

青雲道長道：「咱們勸告他，希望他回頭是岸，縱然他未必肯接受，咱們總算盡過心意了。」

＊　＊　＊

初更時分，大廳上還有幾位掌門人坐着品茗談天，也有人回房休息去了。

白雲觀自從來了十幾位掌門人之後，臥室和坐息之處，也稍稍的有了更易，除了大廳作爲議事之用，東首廂房，和一排精舍，就劃爲十幾位掌門人的住處。

把西首一排房屋，作爲武林同道的臥室，這樣劃分，是免得本派中人見到掌門人多少要受點拘束。

第二進的東廂是春申君等四莊莊主下榻之處，西廂住的是鳳簫女、葉菁菁、江翠烟、陸大娘、冉嬤嬤，和十六名少女。

這時正有一個苗條人影從西首長廊緩緩的朝東廂房走來。她剛走近東廂廻廊，只見人影一閃，從黑暗中閃出一條人影，欠身道：「鳳姨，是妳。」

來人正是鳳簫女，她看到閃出來的是葉菁菁，不覺一怔道：「是菁菁，妳在這裏做什麼？」

葉菁菁低低的道：「侄女是奉命在這裏保護盟主，這是沈大叔（沈同）的意思，如今白雲觀中，雲集了黑白兩道的人物，其中難保沒有對方的人混迹其間，所以任大哥和侄女在暗中保護。」

鳳簫女點點頭道：「這也有可能，別的不說，單是從黑衣教投過來的就有十數名之多，有些人久經黑衣教薰陶，衷心投來的固然有，一時逼於形勢的，也未嘗沒有，咱們確實該小心爲是。」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問道：「雲秋呢？」

葉菁菁道：「任大哥喝酒去了。」

「喝酒？」鳳簫女奇道：「雲秋不是不會喝酒的麼？」

葉菁菁道：「我聽陳總管說，他天天晚上去喝酒，現在酒量可學大了呢！」

鳳簫女問道：「盟主知不知道？」

葉菁菁道：「自然知道了，是盟主要他去陪着二位老人家喝酒的。」

「二位老人家？」鳳簫女越聽越奇，問道：「雲秋去陪什麼人喝酒呢？」

葉菁菁道：「原來鳳姨還不知道，這兩位老人家本來就住在白雲觀前面的一間小屋之中，後來進進出出的人多了，他們不耐煩，就搬到觀後最後面兩間屋裏去住了。」

鳳簫女笑道：「妳不說，鳳姨怎會知道呢？這兩個人到底是誰？盟主要雲秋去陪他們喝酒，來頭一定不小了？」

葉菁菁道：「一個叫酒肉道士風半仙，侄女不知他的來歷，一個叫邋遢和尙，是衡山祝融寺方丈無塵大師的師叔，屬少林南派一支，他算起來也是少林方丈定慧大師的師叔，前天定慧大師來了之後，聽說他在這裏，想去拜見他，盟主要任大哥去請示，妳當任大哥回來怎麼說？」

鳳簫女管着問道：「他怎麼說？」

葉菁菁咭的笑道：「他說：他最討厭吃素唸經的和尙，我佛如來幾時唸過經？我們這裏有的是狗肉老酒，定慧想吃一塊香肉，喝一口陳年老酒，我歡迎他來，否則我和酒肉道士滿口狗肉氣味，他還是不來的好。」

鳳簫女笑道：「定慧大師自然不敢去了。」

葉菁菁道：「這話盟主不好直說，只說邋遢和尙醉臥未醒。」

鳳簫女問道：「盟主睡了麼？」

葉菁菁道：「還沒有，大概正在起檄文稿子呢！」

鳳簫女點點頭，舉步走去。葉菁菁悄聲道：「鳳姨見到盟主，不可說侄女在這裏暗中保護的事。」

鳳簫女道：「我知道了。」

她悄悄從院中走入，來至房門口，只見門口敞開着，室中燭光熒熒，春申君坐

在南面窗口一張書桌上，正在揮毫疾書。

鳳簫女看他正在寫檄文，不覺脚下趦趄，在門口停了下來。

春申君已經聽到了脚步聲，他沒有回頭，只是口中問道：「是什麼人？」

「我……」鳳簫女輕輕的答了聲「我」，在她「我」字出口之際，春申君敢情也聽出是誰來了，面露喜悅的轉過身來。

但就在鳳簫女「我」字出口，春申君側過身來之際，鳳簫女陡覺一陣輕風從自己身邊飄過，朝前面飛射出去，心頭方自一怔，就看到一蓬藍芒朝春申君後心電射過去。

鳳簫女一眼就看出那是一蓬餵了劇毒的暗器，心中一急，急忙喊道：「小心暗器！」

但喊聲已經遲了一步，春申君身形一側，就倒了下去。

鳳簫女看得心胆俱裂，她無暇去追查這蓬暗器的來處，急忙一個箭步竄了進去，口中喝道：「菁菁，有奸細。」

話出人到，一下掠到春申君身邊，急急問道：「盟主怎麼了？」

等她蹲下身去，定睛一瞧，一顆心不由得驀然一沉。此人射出來的竟是江湖上一向懸為禁例，黑白兩道都不准使用的「天誅地滅七十二孔黃蜂針」。這種針藉機簧彈射，一次可發七十二支，不但數量多，射程遠，距離越遠，面積越大，而且針如牛毛，餵過劇毒，被這種針打中，子不過午，可說霸道無比。

賊人是從鳳簫女身邊發射的毒針，範圍足有笆斗大一圈。

春申君坐在窗下寫字，是聽到鳳簫女的脚步聲才轉過身來的。總算他這一轉身，把整個上身都側了過來，毒針只打中他右肩，如果不側身往後看來，這蓬針就全打在他後心正中了。

她看到地上留下的毒針，恁她平日為人如何冷漠，也不覺眼睛前充滿了一陣霧水，包着淚光，刻不容緩，也無暇計較及男女之嫌，伸手「嘶」的一聲撕下春申君肩頭衣衫，目光一注，就發現了八、九點針孔大的黑點。

「還好，只打在肩頭上！」鳳簫女出手如風，一連點了他肩頭和半邊身的主要穴道，不使毒氣蔓延。

這時，更深人靜，鳳簫女第一聲「小心暗器」，和第二句「菁菁，有刺客」，雖然前後並不連貫，但也相差無幾，站在前面走廊的葉菁菁自然都聽到了，身形急掠，往裏撲去，瞥見一條鬼魅似的人影在抱柱暗影間一閃而沒！

葉菁菁倏地回身，喝道：「什麼人？」

那人身法相當輕靈，耳聽「颯颯」的一聲，人影已經穿出走廊，騰空而起，快得無以復加！葉菁菁那裏肯捨，急忙一個旋身，跟着撲起！

就在她撲起的同時，耳中又聽到「崩」的一聲機簧輕響，一蓬藍芒由屋簷上當頭罩落。

葉菁菁人已懸空縱起，匆忙之間，右手揮起一片刀光，護住頭頂，正因右手舞起刀光，人就只好往下沉落。

這雖然只是一瞬間事，但躲在屋簷上發射暗器的人，往後一縮，疾然隱沒，騰空掠起的那個人，也如離弦之矢，劃空而逝！

葉菁菁脚尖落地，等她再度騰身而起，屋面上那裏還有人影？

她氣得跺跺脚，翻身落地，奔入房中，鳳簫女已經點了春申君幾處大穴，把他抱到床上，躺了下來，只見春申君雙目緊閉，氣若游絲。

葉菁菁奔近榻前，急急問道：「鳳姨，盟主他……」

鳳簫女道：「菁菁，妳守在這裏別走開，我去取藥。」話聲一落，匆匆往外行去。

這時葉菁菁在走廊上一喝，驚動了遊龍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等人，紛紛趕來，看到春申君躺在床上，雙目緊閉，不省人事，右肩衣衫被撕開，不由得大吃一驚，幾個人幾乎異口同聲的問道：「葉姑娘，盟主怎麼了？」

葉菁菁道：「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方才鳳姨來看盟主，大概剛走到門口，我就聽鳳姨叫了『小心暗器』，後來又叫我的名字，說有刺客，我聞聲撲入，看到正有一個影子閃入柱後，竄入天井，就騰空縱起，我跟踪撲上去，簷間有人當頭射下一蓬暗器，我舉刀護身，落到地上，再縱身上屋，那兩個賊人都沒了蹤影。」

沈同問道：「鳳盟主呢？」

葉菁菁道：「鳳姨要我守在這裏，她取藥去了。」

話聲甫落，鳳簫女已像一陣風奔入，她身後緊隨着秋兒、雲兒，一直來到春申君榻前，她連跟大家打招呼都來不及，把手中瓷瓶揭開，傾出七顆硃紅藥丸，但看到春申君不省人事，牙關緊閉，縱有仙丹，也無法吞下，心頭不禁一陣躊躇，抬頭望望眾人，也沒說話，就把七顆藥丸往自己口中一送，再走上一步，忽然俯下身去，把兩片櫻唇對着春申君的嘴吻住，然後再用舌尖撥開他牙關，用一口眞氣把藥丸哺了過去，送入腹中。

大家都可以聽到春申君腹中立即咕咕作聲，鳳簫女才緩緩直起身來。

她這一舉動，當着眾人，毫不顧忌男女之嫌，站在榻前的眾人但覺她這是為了救人，也絲毫不覺得男女有別。

鳳簫女給春申君哺下藥丸，依然並沒有停下來，接着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塊磁石，按在春申君右肩，緩緩移動。

她方才給春申君對口哺送藥丸，並沒臉紅，但這用磁石給春申君吸取暗器，一張明艷的粉臉上却逐漸脹紅了。大家都知道她並不是羞紅了臉，而是正以內力透過磁石，從春申君的體內吸出暗器，此時正是她全力施為之時。

果然過沒多久，只見鳳簫女右手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磁石也隨着離開傷口，她輕輕吁了口氣，舉起手中磁石，上面緊貼着十數支細如牛毛的鋼針，經她內功的吸引，每一針尖般的傷口，都被吸出比墨還黑的血水來。

謝公愚目光一注，吃驚道：「果然是黃蜂針，還淬過毒！」

鳳簫女隨手把磁石往身後遞來，秋兒連忙伸手接住，葉菁菁纖纖雙手，不住的擠着，從針尖般傷口，擠出黑血，直到黑

血流盡，擠出來的漸漸已是淡紅血水，才從瓷瓶中傾出幾顆藥丸，用嘴嚼碎了敷在傷口上，才算峻事。

沈同問道：「鳳副盟主，妳看盟主還要多久，才能醒來？」

鳳簫女攢着蛾眉，說道：「我剛才餵盟主服下的只是祛毒保心丸，僅能護住心臟，不受劇毒侵入，但並非黃蜂針的解藥，此刻縱然起出毒針，也僅是不讓毒針循血攻心而已。此種毒針，一入人體，劇毒即可隨血散開，沒有他獨門解藥，仍然無法化解劇毒，任雲秋身邊有九疑老人的解毒丹，或可化解此種劇毒，我已要冉嬤嬤去找任雲秋了，在劇毒未解之前，人只怕無法清醒過來呢！」

金贊廷怒聲道：「這賊子胆敢到這裏來行刺盟主，可惜咱們沒抓住他，要是給我遇上，非把他砸成稀爛不可。」

他使的是熟銅棍。正說之間，只覺一陣疾風從門外飛捲而入，一道人影晃眼就到了榻前，口中叫道：「鳳姨，表叔他……」

大家幾乎連人影都沒看清，直等他這一開口，才知來的是任雲秋，衆人心中不覺暗暗一怔，忖道：「任少俠功力似乎又精進了許多。」

鳳簫女忙道：「雲秋，你快把解毒丹取出來，盟主中了賊人毒藥暗器。」

任雲秋自然看到表叔躺在榻上，雙目緊閉，似已陷入昏迷之境，急忙取出藥瓶，傾了三粒藥丸。

這時冉嬤嬤也氣吁吁的走了進來。

鳳簫女伸手接過，回頭道：「雲兒，妳去倒一盅水來。」

雲兒立即倒了一盅水送上。

鳳簫女撥開春申君牙關，把藥丸納入他口中，然後很小心的把溫水灌下。

任雲秋問道：「這賊人不知抓到了沒有？」

鳳簫女轉過身來，隨手把茶盅交給了雲兒，一面輕輕歎息一聲道：「我們還是太大意了，以為四處都有人巡邏，又有明卡暗樁，觀中又高手如雲，賊人決不敢來，殊不知不來則已，來的且是高手，那麼，那些巡邏和樁卡，又如何能發現呢？」

她口氣微頓，接着道：「今晚還算是不幸中大幸，我想到了一些事，想和盟主來談談，正好賊子也在這時候下手，盟主大概聽到我的脚步聲，回過身來，說來眞險，若非他適時轉身，那一蓬七十二支毒針，至少有半數打中盟主後心，那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啦！」

她把當時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謝公愚沉吟道：「賊人一共有兩個，一個潛入行刺，一個走廊簷上接應，似乎對咱們這裏的地形和人手極為了然……」

他話應該尚未說完；但忽然住口了。

鳳簫女看了他一眼，點頭不語。

沈同矍然道：「公愚兄，你是說咱們這裏有內奸麼？」

金贊廷雙目圓睜，說道：「咱們這裏會有內奸？查出來了，老子非把他一顆狗心抓出來不可！」

謝公愚道：「金兄且莫嚷嚷，目前盟主遇刺，外面的人，尚不知情，暫時不宜聲張出去，免得走漏風聲，依我看這兩個奸細絕非外來的，可能還潛伏在咱們這裏，咱們不能打草驚蛇，兄弟認為要把他們查出來，也不是什麼難事。」

金贊廷道：「謝兄有把握麼？」

謝公愚笑道：「古人有四個字，形容奸細，那就是『作賊心虛』，奸細潛伏，其心必虛，咱們只要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

鳳簫女點頭道：「謝莊主說得極是，賤妾最感到氣憤的，是賊人從我身旁射出的暗器，那時賤妾心急盟主安危，無暇兼顧，只好任由他逃走，外人不明眞相，還以為是賤妾乘機向盟主下的手，這黑鍋就負在賤妾的身上，何況那時這裏只有賤妾和菁菁兩人，菁菁又是一向跟着賤妾的人，這叫賤妾有口也說不清。」

任雲秋道：「鳳姨，這倒不用放在心上，鳳姨豈是這種人麼？」

鳳簫女笑了笑道：「你是知道鳳姨的，但這裏的人，會這麼想麼？賊人就是利用這一點，想來個移花接木，借刀殺人之計。」

謝公愚道：「好了，盟主服下解毒丹，可能很快就會醒過來，我們不可在此驚擾，而且咱們對這座院落，也該有個嚴密佈置，莫要在盟主負傷之時，再為賊人所乘，大家不如先退出去計議計議。」

接着又道：「鳳副盟主，兄弟之意，這裏暫請葉姑娘，冉嬤嬤和秋兒、雲兒四位在此照料，不知鳳副盟主意如下？」

鳳簫女道：「謝莊主吩咐，那就這麼辦好了。」

謝公愚道：「那就請大家到外面去吧！」

大家一起退出春申君的臥房，來至外面一間起居室落坐。

鳳簫女首先說道：「謝莊主似乎已經胸有成竹，就請謝莊主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謝公愚道：「成竹不敢，兄弟只是想到了一點，咱們這座院落，是盟主住的地方，防範還是不夠嚴密，所以兄弟要請葉姑娘和冉嬤嬤在房中照料，另外沈兄負責對外連絡，金兄和康和兄負責前後巡查，由鳳副盟主主持全局……」

鳳簫女道：「不，賤妾認為應該由謝莊主來主持……」

謝公愚道：「咱們幾個和盟主情同骨肉，用不着客氣，由鳳副盟主主持全局，還可以調派住在西廂的女將，至於兄弟……嘿嘿，兄弟對暗器一道，還稍通一二，我要隨時伺候賊人，只要他們敢再來，兄弟就要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先要他嘗嘗厲害。」

金贊廷道：「謝兄，發現賊人，你可不能把他射死。」

謝公愚笑道：「這個自然，咱們要的是活口。」

陳康和道：「謝兄知道賊人一定會來麼？」

謝公愚道：「盟主中了毒針，在賊人想來，那是非死不可。只要盟主醒來之後，不再出現，也沒見什麼動靜，過不了三天，那行刺之人非來探聽消息不可，而且有三天時間，咱們也大概可以查出一個端倪來了。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賀拉隆與趙老虎來到一處既是打獵區又是鑛區的地方，這裏正匿藏着賀拉隆認爲是非常危險的人物黎烈，現在的身份是員鑛工，賀拉隆曾想把他收爲己用，趙老虎膽識過人，制服了黎烈兩個親信後，單人匹馬闖進黎的住所，不費一彈一藥就將黎烈挾持到屋外，由事前聯絡安排好的直昇飛機將人帶走了……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人城

機轟山賊巢穴　獨闖魔窟劫金

那兩個人都是不喜歡多講廢話的，司馬洛不肯聽命，他們就不再說話而動手了。

他們每人執住司馬洛的一條手臂，就把他整個提了起來，這樣，司馬洛就不得不放了趙以澄。

趙以澄連忙撲到車子那邊去，叫道：「救我，快帶我走。」

車中坐着一個肥胖的大亨，這個才是眞正發號施令的人。他說：「你上來吧！」

趙以澄連忙上了車，哭着說：「他要殺死我。」

這肥胖的人對外面那二個保鑣叫道：「帶他走，叫他去冷靜一下。」

那二個保鑣把司馬洛提進了樹林中，司馬洛掙着叫道：「那是我的妻子，你們綁架我的妻子。」

「少講廢話吧！」其中一個保鑣說。

他們繼續把司馬洛帶入樹林中，而車子的車門關上，開走了。

另一個保鑣對司馬洛說：「你有車子嗎？」

「當然有，」司馬洛說：「難道我是飛來的嗎？」

他們把他放下，第一個保鑣說：「帶我們到你的車子去，你開車回家，冷靜一下，我們會把你的妻子送回來的。」

「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司馬洛仍然强硬地抗議。

「朋友，」其中一個保鑣說：「我們也不想過份管你的閑事，所以不想動手，你也不要逼我們。」

「好吧，」司馬洛顯出雖然不服氣，却怯於他們的威勢而不敢不從的樣子，「這邊。」

他領着他們掉轉頭，回到路的另一邊，進入林中，後來忽然轉過來，手上已經有了一把手槍，他用手槍指着這二個保鑣，說道：「好了，現在，輪到你聽我的話了。」

那二個保鑣呆在那裏了。

幾分鐘之後，那部大汽車又駛回來了，是要接回那兩個保鑣，但是，從林中走出來的人却是司馬洛。

車中那個大亨吃了一驚，叫道：「唏！」

旁邊，趙以澄已經從手袋中取出槍來抵住他的肋骨。

那個大亨，此時就知道上當了。

他的司機本身亦是一個保鑣，看見情形不對，就不停車。趙以澄說：「停車，你想我在你的老板身上轟一個洞嗎？」

司機至此也沒辦法，只好停車。

司馬洛走過來登車，坐在司機身邊，把司機身上的武器搜走了，命令道：「好了，現在可以開車了。」

司機沒有辦法，只好把車子開動了。

那大亨說：「我的保鑣呢？」

「梅先生，」司馬洛說：「你在這個時候還担心你的保鑣？你不是更應該担心自已的安全嗎？」

「他們是爲我工作的，」梅先生說：「我的事與他們無關。」

「你果然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人，」司馬洛說：「恩怨分明，是嗎？很好，我告訴你，你可以放心，你的保鑣只是睡着了，

沒有危險，我也不喜歡殺死無辜的人。」

「噢！」梅先生說。

司馬洛說：「你的性格，果然還是喜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不過我猜，我太太的美麗，也是原因之一吧。」

「這不是你太太。」梅先生說。

「現在你當然明白了，」司馬洛說：「假如不是用這方法，我們就沒有辦法接近你。」

「你們想要什麼呢？」梅先生問。

「你既是這樣恩怨分明，」司馬洛說：「那你何不乖乖地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澄清一些事情呢？」

「我有選擇嗎？」梅先生問。

「沒有，」司馬洛搖頭：「恐怕沒有了。」

梅先生搖搖頭，嘆口氣，對司機說：「好吧，你聽他們的話，開車到他們要到的地方吧。我的事情，與司機也沒有關係，是嗎？」

「我們要的祇是你！」司馬洛說。

「那就好了，」梅先生說：「我不希望爲我工作的人有什麼不測。」

趙以澄擁着他，在他的臉頰上一吻，嫵媚地說：「你眞可愛！」

梅先生却輕輕把她推開，說：「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但是有如一條美麗的毒蛇。我不喜歡像毒蛇的女人！」

司馬洛微笑道：「但是你的缺點就是喜歡美麗的女人！」

梅先生聳聳肩：「我是一個男人呀！」

他們沉默下來了。

司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司馬洛、趙以澄與梅先生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梅先生是一個非常有辦法的人，就是爲了好色累事，他要得到一個美麗的女人，這個女人却不喜歡他，有一夜，這個女人被殺，梅先生亦失踪了。莫先生的組織一直都想跟梅先生談談，却抓不到他的把柄，那個女人死去了，就是把柄，但那時又找不到梅先生了，梅先生神通廣大，一失踪就不知所踪，莫先生的人沒有辦法找到他。但是賀拉隆是另有他的綫路的，賀拉隆知道梅先生在什麼地方，於是，司馬洛與趙以澄就來了。

這件事情，也是賀拉隆間接立了一功。

車子駛了一段路，就另有車子來會合，把他們接了過去，而梅先生的車輪給放了氣，那司機即使想追，也是沒有辦法追了。他是失業了，還有那兩個保鑣。

梅先生到了司馬洛之手，自然很順利而且迅速地給運到了他應該給運到的地方。

三天之後，賀拉隆及趙老虎又與他們會合了。

司馬洛與趙以澄，便又要開始演戲了。他們演得很好，就是連趙老虎這樣了解司馬洛的人也看不出來。

那天晚飯之後，司馬洛與趙老虎離開屋子出外散步。他們是故意讓賀拉隆與趙以澄單獨在一起，而司馬洛亦是要跟趙老虎談談的。

司馬洛說：「你的事情辦好了？」

「沒有問題，」趙老虎說：「我的妻子，祇是要留下來辦清楚善後的手續。而事實上，目前我也是沒空與她聚頭！」

「你這一個人，」司馬洛說：「我看也是永遠都不會有很多空閒聚頭的了。因爲你跟我差不多。我知道自己的作風是如此，所以很怕結婚。」

「我雖然很像你，」趙老虎說：「但我們到底不是同一個人，你是你，我是我！」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有興趣告訴我你的妻子是誰嗎？」

「你也認識她的，」趙老虎說：「小娟。」

「她？」司馬洛詫異地說：「你娶了她？」

「她並不是一個很差的對象。」趙老虎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我是說——我還以爲你跟她已經結束了。」

「後來我又遇上了她，」趙老虎道：「而且，我們還有了一個孩子。」

「爲了孩子？」司馬洛說：「爲了孩子而娶她？」

「又不全是爲了孩子，」趙老虎說：「假如不是她，我就不會要了！」

「唔，」司馬洛說：「她是一個好女孩。究竟發生了什麼，會這樣呢？她也會給關進了監獄？」

「我們的運氣似乎都不大好，」趙老虎說：「大致上就是黎烈殺了一個人，却逃走了，留下她來抵罪，假如不找到黎烈，就沒有辦法澄清。大致上就是這樣的。」

「唔，」司馬洛說：「我也是常常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來往的。」

「是呀，」趙老虎說：「不然就不會有這個麻煩了！」

司馬洛說：「那麼，以後又如何呢？」

「她出來了就在家管孩子，」趙老虎說：「以後，她就不要再亂攪什麼了！」

「在這之前呢？」司馬洛說：「假如她不是跟那些人來往，她大概不會攪出這樣一個禍來的吧？」

「是的，」趙老虎說：「在這之前是如此的，但是以後就不會了，她要退休了！」

「你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趙老虎說：「起碼我也得先做完這一次的事呀！」

「你應該早告訴我有這件事情的，」司馬洛說：「假如我知道你有妻有子，我就不會叫你做那件事，而你也不會進入監獄裏了！」

「現在我已經出來了，」趙老虎說：「不是一切都解決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但以後呢？」

「別提以後，」趙老虎說：「假如想着是最後一次，就氣餒了！」

趙老虎這樣講，又不是沒有道理。

於是，司馬洛就不做聲了。不過他相信趙老虎眞的是如此。一個人，有了妻兒，就不能也不應該再做這種工作，而趙老虎是一個已經有了妻兒的人。問題是，趙老虎能否忍得住寂寞呢？

這一點，他是無法提出忠告的。道理和答案，自己都是知道了的，但趙老虎自

己也未必做得到，對趙老虎講，也就變成是多餘的事了。

過了一會，趙老虎又笑起來，說：「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你一定要到我家來看看我的孩子！」

「早就應該如此了！」司馬洛說。

另一方面，在屋子裏，趙以澄也是正在與賀拉隆談話。講話最多的是賀拉隆。他告訴趙以澄，他與趙老虎此行的詳細經過。

他說：「很容易，好像從嬰兒手中搶糖果！」

「既然容易，」趙以澄說：「那你就大可讓別人去了。何必自己去冒險？」

「我已經說過了，」賀拉隆說：「很容易，根本不是冒險，祇是刺激吧了。我需要這運動，這可以調劑身心。」

「你這年紀，」趙以澄說：「已經不適宜運動的了！」

「你這是關心我還是嫌棄我呢？」賀拉隆問。

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而趙以澄也索性不回答了。她微笑道：「你是一個聰明人，你自己有自己的信心，爲什麼要問我？」

「妳也是一個聰明人，」賀拉隆也微笑道：「我相信你是會作聰明的抉擇的！」

趙以澄凝視着他，她雖然自信演技甚佳，但是賀拉隆就是老奸巨滑，亦是有甚佳的演技，她看不出賀拉隆是否看出了她的破綻，而說出了這樣一句模稜兩可的話。

趙以澄亦祇好用模稜兩可的方式回答，而說道：「我當然是懂得選擇的！」

「好了，」賀拉隆說：「讓我們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吧。我發覺我很需要這種運動！」

「好吧，」趙以澄微笑道：「運動吧！」

「下一步，」賀拉隆說：「我們不是去找一些惡人了。這一次，還是我們四個人一起！」

「我那些朋友們的問題又如何呢？」趙以澄問。

「時機還未成熟，」賀拉隆說：「還是要等！」

「那我們就先做其他的事情好了。」趙以澄說。

「讓我們初步研究一下，」賀拉隆說：「等他們兩個回來時再參詳！」

他們的工作，可以說是永遠沒有完的。正如莫先生那個組織，她和趙以澄那個組織，工作都是永遠沒有完的。

賀拉隆的工作，則可能有完的時候。當他的利用價值完了時，他的工作就也完了。現在賀拉隆的最大用處其實不是他的工作能力，而是他所知的一切。當賀拉隆所知的都用完之時，他的工作就也完了。

他們的手頭，現在又有了一大叠資料，這是剛剛運來的。本來應該等司馬洛趙老虎回來一起研究，不過他們先研究一下，也是有益無害的。他們都不是爭功的人，總之是把事情做好最爲要緊。

賀拉隆和趙以澄一起把那些資料翻看了一遍，賀拉隆說：「唔，你們的情報網眞了不起，成功應該沒有問題！」

趙以澄也是看過那些資料的。她說：「沒有問題？我却認爲是困難重重的！」

「是的，」賀拉隆說：「也可以這樣講，因爲這一次我們要大開殺戒了。難的部份祇是在肯定我們的目標是在何處，對手是不强的！」

趙以澄說：「你還以殺人爲樂！」

「這些不是死之不足惜的人嗎？」賀拉隆說。

趙以澄聳聳肩不出聲。在這件事情上，她與賀拉隆的情況是不同的，而且也很難與他爭辯，賀拉隆有這樣的年紀，想法自然是已經根深蒂固了，多講也是無謂的。

賀拉隆說：「難道你不明白這是一個殘忍的世界嗎？譬如兩國打仗，最多無辜犧牲的是什麼呢？是那些兵士！兵士們祇是奉命打仗，並不是決策的人。祇是因爲決策的人互相仇恨，他們就要死了。他們死了之後，決策的人又講和，由敵人變成朋友了，但是死去了的兵士已不能活過來了！」

「我們現在並不是打仗！」趙以澄說。

「就是這樣更好！」賀拉隆說：「我們中間並沒有無辜的兵士阻隔着！我們會遭遇到的人都是自願的，知道要冒的是什麼險，那無論發生什麼，都是不必內疚了！」

「你忽然有了許多高明的理論！」趙以澄說：「你以前似乎並沒有這樣想過。」

「人是會變的，」賀拉隆說：「以前我有很大的權力，權力使我看不清楚世界。現在我不過成了另一個棋盤上的一隻卒子，我眼中的世界可不同！」

趙以澄上前，輕輕在他的臉上吻一下：「我喜歡你有這改變！」

她在賀拉隆能夠抱住她之前又閃開了。

但是賀拉隆又並沒有企圖把她抱住。賀拉隆祇是撫着臉上被吻過的地方，微笑道：「你很喜歡，是嗎？但是這一改變，可能會是致命的改變。」

「別胡說吧。」趙以澄說：「不要講這樣不祥的話！」

「是眞的！」賀拉隆說：「一念之仁的人，我看見過很多都進了墳墓，許多時候就是這樣的，無可選擇，不是你殺人，就是人殺你！」

「我們又如何呢？」趙以澄說：「我和我哥哥和司馬洛幾個人都是抱着這樣的宗旨做人的，不是也活到現在？」

「也許，」賀拉隆說：「你們遭遇的對手不同！」

「告訴我，」趙以澄沉默了一會之後又說：「你不是一個好人，你直接和間接殺過很多人的。你有沒有違背良心地殺過人呢？」

「假如我告訴你沒有，」賀拉隆說：「妳會相信嗎？」

「你還沒有告訴我。」趙以澄說。

「我祇能夠告訴妳，在以前，我的字典都是沒有好人與壞人的，」賀拉隆說：「祇是會不會毀掉我的人。會毀掉我的人，就是我要毀滅的人。也許，那是因爲我根本未遇過你們的觀點上所謂的好人！」

「照我所知，」趙以澄說：「似乎又不是如此！」

「人是很難講的，」賀拉隆說：「我殺過兩個你們都是認爲好的人，一先一後，互不認識的。他們都是反對我的人，很年輕，滿腔抱負。第一個死了，第二個我不能動手，因爲他有一些強大的後台。後來這第二個有了權力，抱負就忘記了，他做的事比我糟得多，我把他殺掉了。但不是爲了他的惡行，是因爲他會威脅我的地位！」

趙以澄不出聲。

賀拉隆又說：「這兩個人，起初都是一樣的，但後來，活下來的一個就變了，假如他能取代我的地位，我可以保証他會比我壞得多。我一直在奇怪，假如另一個不是早就死去，會不會也是變成如此。」

「因此！」趙以澄說：「在你的字典裡，沒有一個是好人！」

「我不大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賀拉隆說：「即使是還未會走路的嬰兒，已經懂得搶東西了，那是天生的，沒有人教的。這本來就是一個互搶的世界，不過，我倒相信後天的接觸和影响。你處身於一個不必搶的環境中，接觸到一些有資格講原則的人，你就也會受到影响，而成爲一個你所謂的好人了！」

「這件事情！」趙以澄道：「我不能夠與你辯駁，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討論完畢了！」賀拉隆道：「沒有結論，總之我們必須做這件事！」

司馬洛和趙老虎此時亦回來了。

司馬洛與趙老虎研究過那些資料，也是一樣的結論。趙老虎說：「這會是一件血淋淋的事情！」

「看來難免了。」司馬洛說：「賀拉隆，你要一起來嗎？」

「賀拉隆先生一定會很享受這件事情。」趙老虎說。

趙以澄說：「賀拉隆先生並不是很喜歡殺人的！」

司馬洛與趙老虎都奇異地看着她。賀拉隆却爲她解釋道：「我告訴她我受了你們的傳染！」

趙老虎聳聳肩道：「那你是說不來了？」

「不，」賀拉隆說：「我來！與我有關的事情，怎麼可以少了我一份呢？」

「好，」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來計劃一下！」

後來，司馬洛與趙老虎深夜還在露台上談話，賀拉隆則早已經上床睡覺去了。

趙以澄走出來，身上穿着睡衣。她說：「你們還要不要吃些什麼？我要睡覺了！」

「你睡好了，」趙老虎說：「我們要什麼，我們會自己來的！」

「吱，看你們，」趙以澄說：「啤酒罐亂丟！」

她彎身替他們拾起來。司馬洛看着她，等着，因爲他相信，這祇是趙以澄有話對他講的一個藉口而已。

果然，趙以澄低聲說：「他沒有再提瑞士了！」

「哦，」司馬洛說：「那即是他不準備帶你去了？」

趙老虎也是一個機警的人，立即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說：「也許他是認爲，他沒有希望帶你去？」

「我不知道。」趙以澄說。

「不要緊，」司馬洛說：「他這工作，還是會做下去的！」

趙以澄聳聳肩，拿了那些啤酒罐走了。

趙老虎瞥了司馬洛一眼，說道：「你總是不肯放過？」

司馬洛不出聲。這是很難講的，並不是他不肯放過趙以澄，而是趙以澄不肯放過他，而這個他是不便講出來的。

第二天晚上，他們就出動了。

他們的目標是山區。那裡是一座山的山頂，上面有一個山賊的巢穴。這些山賊在那裡是橫行霸道的，普通人很難潛得上山去，而那裡又是一個落後的地方，警方也無力對付他們，因爲沒有現代化的武器。

現代化的武器就是直升飛機。

這裡的警方沒有，但是莫先生的組織是有的，而趙以澄那個組織也是有的。

那天黃昏時份，天下着大雨，幾架直升飛機來了。

由於下大雨，視綫不清楚，而且雨聲亦是使那些山賊聽不到直升飛機的來臨。直升飛機來到的時候，他們已經沒有機會抵抗了。

直升飛機來到了，就大舉轟炸，首先是把路口的機關槍碉堡炸掉。那裡的人抵抗力就大大減弱了。這些機關槍可以向空中射擊直升飛機的。

跟着，直升飛機又炸掉了一間屋子。這間屋子却是這賊巢的軍火庫，這軍火庫爆炸起來，即使是在雨中，也還是熊熊着火。

直升飛機所用的，也不是普通的炸彈，而是裝在機身上的火箭彈，所以是非常之準確的。

到那些剩下來，未死未傷的人拿出武器來抵抗的時候，直升飛機早已遠去了，他們找不到射擊目標。

他們在大雨中等着，直升飛機還是沒有來。

這裡主持人，乃是一個叫戴洛時的人，他召集各人，說道：「我們不能在這裡等，他們會再來的！」

「再來時我們就有準備了！」一個手下說。

「我們沒有那麼犀利的武器，」戴洛時說：「假如直升飛機飛得高些，在黑暗之中，我們是拿他們沒辦法的。而且，我們已經不能夠抵抗上山的路，軍火又不夠，假如政府軍攻上來，我們是無法抵抗的。」

這樣一講，他們各人就不敢出聲了。

戴洛時說：「所以，我們就祇有逃走！」

那些山賊們都立刻發出一陣不滿的怨聲。

他們橫行慣了，從來沒有他們逃走的，祇有別人逃走而已。

「冷靜一點，」戴洛時說：「考慮清楚吧。留在這裡是一件聰明的事情嗎？」

那些人又不出聲了。他們雖然對戴洛時這個人是不敢拂逆的，但是現在却不是爲了這個原因。是戴洛時講的有道理。他

們想不出留在這裡有什麼好處。

「我們向南方逃走，」戴洛時說：「盡可能節省彈藥，不要抵抗，躲起來。對方是不容易遇上我們的，而在山野中，直升飛機也不容易找到我們。我們都知道，政府軍人人手不夠，只是三分鐘熱度，我們等他們放棄了之後，就可以重新組織起來！」

那些人低頭不出聲，表示贊成了。

戴洛時的一個副手在他的身邊說：「假如要逃，西方那條路不是更好些嗎？」

「我知道，」戴洛時說：「但是那條路可能是在對方的預料之中，我不想走對方預料的路。」

副手也不出聲了。

戴洛時說：「好了，現在就起程，盡可能帶走可以帶的東西！」

「受傷的人走不動！」一個人指出。

「讓我留下來盡量想想辦法，」戴洛時說：「你們先走，不要走在一起。散開。每三個人一組。」

在大雨之中，他們迅速撤退了，戴洛時果然留在最後。他這行爲似乎甚爲英勇，實則並不如此，他與他那個副手留下來，把那些受傷的人一一槍殺了。

這是殘酷的行爲。當然，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設備去爲那些走不動的傷者治療，讓他們拖下去更爲辛苦，而當政府軍來到時，這些人也一樣是難逃一死的，而且由於他們平日作惡多端，被人恨之刺骨，當他們被捉到的時候，他們一定死得更辛苦。不過戴洛時的目的則不是爲了人道，而是爲了滅口。

戴洛時做完了這工作，就與他的副手一起離開。

但是他却不是走大隊的路。

副手說：「他們是走那邊！」

「我知道，」戴洛時說：「我叫他們走那條路，就是爲了留下這條更好的路給我走！」

「我們分開了，」副手皺眉道：「那我們的手下就什麼人沒有了！」

「是呀，」戴洛時說：「但是還有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人給我用。」

那個副手忽然就覺得不大對了。戴洛時是一個外來的人，本來不是屬於這裡的，他來了之後，本來把他收納的首領就神秘地死去了，而由戴洛時代替了他的位置。由於戴洛時把一切都比以前攪得更好，所以大家也順隨他。現在一切都失去了，戴洛時可以找另一個類似的地方，照樣再來一次。但這個副手是這裡的人，對其他地方不熟，戴洛時把他帶在一起，就沒有用處了。

他是猜得對了，但已經太遲了。

戴洛時手上的槍一响，這個副手就中了一槍，飛跌向後。他露出着哀求的神情看着戴洛時。

戴洛時說：「我也不需要你了！」

他又放了一槍，這個副手便死去了。

戴洛時就是這樣一個人，心狠手辣，不需要的人就殺掉。至於人道或是仁義道德，在他的字典裡面根本是不存在的。

但是，戴洛時的爲人如此，他在做事方面，雖然成功會是較爲容易的，但是他的朋友也不會多了。

戴洛時就是走這一條好走得多的路。這條路之所以好走並非說是平坦，而是可以離開這座山。另一條路則是通到荒山密林中，並沒有什麼去路，祇是方便躲起來而已。

那些山賊走了好久仍沒有見到戴洛時跟上來，感到甚爲困惑，不過，他們是不會回頭去找的。

戴洛時沿着這條適合他的路走，一面心中仍有恐懼，因爲他覺得這件事是發生得很不尋常的。爲什麼忽然之間會來了這樣犀利的敵人呢？極可能是爲了他而來的。而他亦不是一個愛自己騙自己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是正在被追捕的。

他希望可以逃得脫，那些對付他的人，很可能是想炸死他，而他却大難不死，假如他們以爲他死了，他就可以脫身了。那賊巢被炸得一場糊塗，有許多人連屍體都不全，不易斷定他的屍體是不是在那裡，而當對方斷定他的屍體不在其中時，他已經走得很遠了。

他走了一夜，在天明的時候，雨已停了，他亦已經走得很遠了。

他從密林中走出來，到了一片空地上。此時，他還是第一次有機會遠望，亦是第一次有光綫可以讓他遠望。他却看見在對面，一座沒有樹木的山崗的頂上有架直升飛機停着，這使他一身都是冷汗。他知道這是不妙的情形，有人在這裡等他！他可以看到，但是未能射到那飛機。

他亦不相信那飛機上有人等着他。

正是有人等着他，但不是在飛機上。

戴洛時小心地退回叢林中，慢慢退後。他相信他是需要逃走了，但是有什麼路可以逃呢？前無去路，而逃回那賊巢去，也絕對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

忽然有人在後面說：「好了，戴洛時，把槍放下來！」

戴洛時往地上一撲，一滾身就向後面掃射。那聲音笑起來：「反應很快，但是沒用的！」

這時戴洛時才發覺聲音是來自樹上的。

他又向樹上一陣掃射，有一件東西跌下來了。這却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揚聲器。講話的人是在另一個地方，聲音是通過揚聲器透出來的。

戴洛時低聲咒罵着，但仍伏在那裡，小心地等着，決定抵抗到底。

忽然之間，林中又有新的動作，一個黑影向他凌空直飛過來。戴洛時又連忙開槍掃射。假如這是一個人拉着一條藤盪過來的話，這個人是會被射得身子像蜂巢似的了。

但這不是一個人，祇是一隻長長的布袋，裡面裝了樹葉而已。

這東西又耗去了戴洛時許多槍彈。事實上，他槍中的槍彈已經射完了。

戴洛時連忙從身上拔出一隻彈夾要換。這時却又有另一件東西飛來，落在他前面的地上。戴洛時看到那是一隻手榴彈，便連忙緊伏在地上，用兩手掩着頭。

這是一個好方法，手榴彈爆炸，彈片不會貼地而射，最低的也是要斜斜向上的，因而伏在地上的人就可以逃過。

但是，這隻手榴彈却又遲遲未有爆

炸。

戴洛時終於把手拿開來看看，看見那隻手榴彈仍是在地上，並未爆炸，看來也是不會爆炸的了。這顯然祇是一隻手榴彈的空殼，用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的。他本身就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他是當然更了解這種事情了。

戴洛時心知不妙，再企圖爬起身，却已經有一支硬硬的東西抵住他的背。他明白這是一隻槍咀，祇好照舊伏着，而這槍咀雖然並沒有用力壓下來，却是引起了一股冰冷的寒流，在他的背骨裡面走來走去。

一個人說：「朋友，假如你不想在背上開一個窗，那你就把雙手放到後腦上。」

戴洛時祇好依命而行，把雙手放到後腦上，而隨即就有一根繩子套過他的喉嚨，而在背後把他的兩隻手腕縛在一起。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縛法，繩子在他的喉嚨上又不是套得太緊，但是假如他要把雙手放下來的話，就要勒住自己的喉嚨，要把雙手放到前面在的話亦是一樣。繩子是打了交叉的，他把手放到前面或是高舉起來都是沒有辦法可以使之脫下來。

換句說話，戴洛時是已經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了。

有人執住他背後的衣服，把他扯了起身。這樣一下，亦是使他的喉嚨大受壓力，因而感到滿天星斗，幾乎暈了過去。到他的神智略爲恢復時，他身上的武裝已經全部被解除了。

跟着，那人就踏到他的面前來。戴洛時不認識這個人，但這個人是顯然認識他的。這個人自我介紹的時候，戴洛時就清楚了。這個人說：「我叫司馬洛。」

戴洛時嘆了一口氣。現在他知道，追他的人終於追上了他了。司馬洛說：「你很喜歡玩遊戲，但這是你的最後一次了！」

戴洛時苦笑，嘆一口氣道：「我看這是最後一次了。你們眞本事，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你知道我會踏進來的。」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你最擅長的遊戲，但是我們也會玩，而且比你玩得更好！」

「我輸了，」戴洛時說：「不過我連參加了遊戲也不知道！」

「這樣才是贏得最好！」司馬洛說。

他們一面談一面走，由司馬洛押着他走，終於走到了那架直升飛機的所在。

直升飛機上果然是沒有人，但是附近則有人，而附近的人此時亦走出來了。這些人之中包括趙以澄、趙老虎和賀拉隆。

賀拉隆是沒有必要來的，不過正如他所講的，這事他不想錯過。而戴洛時認得賀拉隆，戴洛時的所在，乃是賀拉隆指出來的。

「哦，是你！」戴洛時說：「我猜這件事與你是有很密切關係的！」

「顯然是的。」賀拉隆微笑道。

戴洛時說：「你什麼時候變成了烏龜走狗呢？」

「這使我變成了動物嗎？」賀拉隆說：「我倒不知道。我祇是適應環境。我的環境變了，有人要消滅我，我就得想辦法保護自己！」

戴洛時說：「怪不得最近發生了這許多怪事，原來是你從中作怪！」

「幸而你沒有機會宣傳出去！」賀拉隆說。

「我用不着宣傳，」戴洛時說：「我喜歡給別人忠告，讓我給你一個忠告吧，這些事情，很快就會有人猜出是你攪的！」

「是嗎？」賀拉隆說：「多謝你的忠告！」

這似乎是值得考慮的忠告，賀拉隆也因此而皺起了眉頭了。

* * *

司馬洛說：「戴洛時所講的話是有道理的，一加一等於二，我們要捉的人，一個一個被捉到了，而在此之前是捉不到的。人們很容易就會猜到是與你有關的！」

「是呀，」趙老虎說：「倒轉過來，我們也是會這樣想的！」

他們是對賀拉隆說話，這時已是兩天之後的晚上，他們又是齊集在一間特別的屋子裡面。一間特別而又安全的屋子。他們正在一起飲咖啡。

趙以澄也是在場的，但是她沒有出聲。

賀拉隆說：「我並不是說戴洛時講得沒有道理，事實上我認爲他是講得很有道理的。但是那又如何呢？難道我們就此收手嗎？」

「也不是，」趙老虎說：「我們的意思祇是說，事情是越來越難了！」

「是的，」賀拉隆說：「無可否認，事情是越來越難了，不過，事在人爲，易有易做，難有難做的，對不對？」

趙以澄微笑道：「我就是佩服你這個人的鬥志，不論任何環境之下，你都是沒有放棄這兩個字的！」

「以我這個年紀，也是那麼有鬥志？」賀拉隆說。

「哎，又來了！」趙以澄微笑着揮揮手。

這時又有一個人進來了，是一個送文件的人，這個送文件的人送來了一大袋文件，他們的工作，是要等消息的，等人去調查，命他們採取行動。

現在送來的就是調查所得的資料。

由於他們是四個人在這裡，假如他們祇得一份文件而要四人傳閱的話，就甚爲不便，所以他們就要有四份相同的副本，每人一份，如此自然就是一大袋了。

他們每人分了一份，研究起來。

這些文件，乃是關於他們的下一件工作的。

除此之外，亦是有許多他們需要的其他情報。

他們就是如此花了一段時間去研究這些資料。

正如賀拉隆所說，爲這樣兩個大組織工作，是甚爲寫意的，人力物力眾多，調查許多事情都容易。有些情報，仍然是他們查不到的，就是賀拉隆那一路的情報。現在他們有了賀拉隆合作，眞是天衣無縫，也可以說是如虎添翼了。

他們研究了好一會，然後就得到了結論。

賀拉隆首先把文件放下來，轉向趙老虎，說：「現在，你心急的事情可以做了！」

「我在監獄中的朋友們？」趙老虎問。

「是的。」賀拉隆說。

「就是因爲這座惡人城中，這個叫柏恩的人的權力大了？」趙以澄問。

「是的，」賀拉隆說：「這個人，權力大了，就是時機成熟了。」

他們的資料顯示，那裡有一個重要人物死了。乃是因心臟病發而死。起碼，至少官式的宣方乃是如此。究竟眞正的死因是什麼，那眞是天知道了。

這個重要的人物死去了，柏恩就升上來了。

趙老虎說：「先辦我這一件嗎？」

賀拉隆不答，因爲此事作主的，主要還是司馬洛。

司馬洛說：「既然時機成熟，那我們當然是應該從速採取行動了，誰知道這個柏恩又會在什麼時候心臟病發呢？他一死，事情就更糟，我們可能永遠不能夠成功了！」

「對，」賀拉隆說：「這種事情，就是應該這樣做的，越快越好！」

司馬洛問賀拉隆：「這件事情，你又認爲應該如何進行呢？」

賀拉隆說：「這件事情不能利用我所知的秘密，尤其是現在可能已開始有人懷疑我是有份參與的了。我認爲最好還是用趙兄所知的秘密，否則就會有相反的效果。」

「對，」司馬洛又轉向趙老虎：「你有什麼秘密可以利用的嗎？」

趙老虎想了一會之後說：「黃金！」

* * *

柏恩也是一個很會斂財的人，他也特別喜歡黃金，他所刮到的錢，他大部份是買黃金而存起來——當然是存在別國。這種人多數是隨時準備逃亡的，一如賀拉隆，也是把錢存在瑞士的銀行。

有人認爲存黃金是很笨的事情，因爲錢存在銀行有利息，黃金則是沒有的。但柏恩則認爲利息衹是小數目，他斂財容易，就不必斤斤計較利息。

把黃金存起來，他有興趣的時候可以去摸摸。

也因此，他的黃金並不是全部存在銀行保險箱中。假如到銀行去摸黃金，那是毫無情趣可言的，而且也不能摸多久。

所以，他在外國有幾間屋子，都有秘密存着黃金。他去渡假，節目包括摸摸他的黃金。

他的屋子都有人守着，然而，看守的人都不知道他們守着的乃是黃金，否則就可能會有監守自盜的危險了。

趙老虎就是向柏恩的其中一間屋子下手。

那天晚上，那間屋子裡的兩個看守人正在屋中閒聊着。他們認爲他們這是一份優差，祇是在柏恩到來的時候他們會忙一些，其餘時間，他們都沒事可做，而柏恩又是難得來一次的，因此他們等於是長期得到有薪假期，而又可以好食好住。

他們又不知道他們所保護的是那麼貴重的東西，因此防守也不嚴密。事實上他們也是不能夠天天緊張地防守着的，時間一長，就難免會鬆懈下來了。

那天晚上，他們就是正在閒聊着的時候，就進來了一個檬面人。此人也是像電影中那樣用尼龍襪檬着頭，使自己的輪廓難以辨認，但是通過尼龍襪望出去，則又是看得很清楚的。這人就是趙老虎，但是兩個看守的人，即使看見他也是不認得的。

趙老虎手上拿着一挺輕機關槍，槍咀上還是裝上了滅聲器。

這二個人一見這槍，就慌忙舉手。他們是有槍的，但槍却不在身上，而且即使在身上也是不敢使用，因爲他們一看就知道趙老虎手上的槍是非常犀利的武器，一下就可以射出許多槍彈，足以把他們射成兩截。就是身上有槍，他們亦不敢抵抗。

趙老虎低聲說：「我不想殺人，所以你們也不要抵抗，合作一點好不好？」

那二個人不出聲，沉默亦即是同意。趙老虎把他們驅進了地下室。地下室就是一座大保險箱的所在。

趙老虎顯然對這裡的情形十分熟悉，知道這裡祇有兩個人看守着，亦知道一來到就應該進入地下室。

他叫這二個人在地上伏了下來，用繩子縛住了他們的手脚，便在那保險箱上動手。

這隻保險箱上有很精密的號碼鎖，打開是不容易的。那是說，假如是偷偷潛入的竊賊，要偷偷把這保險箱打開就並不容易。現在趙老虎把屋中人控制了，就可以用直接而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用一隻手鑽在鎖的旁邊鑽了一個洞，然後放入炸藥，爆炸，門就彈開了。

由於柏恩並不希望有人知道他是在保險箱中放着貴重物品，所以這保險箱並沒有裝上什麼防盜系統。有些人的保險箱假如給這樣炸開，通連警局的警鐘就會大响起來。但是這保險箱則是無此設備。

趙老虎炸開了之後，就把其中的一塊一塊金磚搬出來，放進一隻結實的布袋裡。

那二個看守人由於是伏在地上，也沒有看到趙老虎是搬走了什麼。

趙老虎行動迅速，把金磚都裝進了布袋之後就拿走了。那二個看守人還是等了好一會，才知道趙老虎是不回來了，他們便開始掙扎。他們有兩個人，要脫身就比較容易一些。他們祇要移動到其中一人能把另一人的手上的繩子咬開就行了。

他們脫了身之後，亦並不是立刻報警，而是首先打長途電話向柏恩報告。他們也不知道被偷去了的究竟是什麼古怪東西，以及是否適宜報警。

柏恩則果然吩咐他們不要報警，切勿聲張。

趙老虎把那些金磚運回了他們的「總部」。

黃澄澄的一塊一塊，都放在桌子上。這金磚相當重，假如桌子不是很夠結實，也承受不住的。

司馬洛、趙以澄、賀拉隆都拿了一塊在手中把玩着。

趙以澄微笑道：「這東西，摸着倒是

很舒服的，怪不得柏恩那麼喜歡了！」

賀拉隆說：「其實都是爲了聯想到它的價值吧了。許多人會爲了這東西拚命。但我本人則是喜歡鑽石！」

「是呀，」趙以澄說：「這東西太重一些，假如不小心跌下來，脚也要給它打腫了！」

趙老虎說：「現在，這些東西該怎麼處置呢？」

司馬洛說：「這是你的！」

「我的？」趙老虎詫異地說。

「是你弄回來的，」司馬洛說：「就是你的了。」

「我拿來怎辦才好？」趙老虎問。

賀拉隆笑起來道：「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問。這東西，祇有人嫌少吧了，你却說拿來幹什麼好。你難道還要我們教？」

「這樣似乎不大好意思！」趙老虎說。

「這東西我們的組織不能要，」司馬洛說：「你們的組織也是不能要，你却是用得着的。而且，作爲柏恩給你的補償的一部份，也很合理。到底，他把你在監裡關了那麼久！」

「那麼！」趙老虎微笑，「我就却之不恭了！」

* * *

這邊，他們在研究如何處置那些金磚，那邊，柏恩則是正在研究金磚何去。柏恩是正在研究着一些錄映帶。

這些錄映帶，乃是他屋子的地下室中的閉路電視所錄映的。原來趙老虎忽略了有這設備——也許是有意忽略的？

總之，那地下室中乃有暗藏着閉路電視的，一有人進入，電視就會立即開動，而把經過的情形及人物都錄映下來。趙老虎並沒有把這電視破壞，所以他的行動便也都給錄映下來了。柏恩就是先取得了這錄映帶，看看究竟是誰做的，然後才決定採用什麼手段。

柏恩已經看過了錄映帶幾遍，此時又再看一遍，他的身邊則是多了一個人，乃是從監獄裡找出來的，也就是其中一個趙老虎仍然留在監獄裡的朋友。

柏恩把錄映帶放完了一遍之後問這個人：「你認得這行事的人是誰嗎？」

那人感到甚難回答，祇好說道：「這個嘛，他用尼龍襪把頭套住，就是爲了不讓人認得他的眞面目。」

柏恩說：「這東西套在頭上，是可以瞞得過沒有見過他的人的，但是瞞不過見過他的人。我認爲這人就是趙老虎！」

那人說：「我不知道怎樣講，但是，他在外面，我們關在監獄裡，假如這事是他做的，那你也不能叫我們來負責任的。」

柏恩又不直接對這句話反應，他說：「你知道他怎會摸到我這屋子去偷我的金磚嗎？」

那人說：「對這件事情，我們的確是一無所知！」

柏恩說：「我曾經跟他談過。我之所以把你留在這裡，而又讓你們得到優待，乃是因爲，我認爲我將來是用得着你們的，但是我又未有足夠的權力把你們放掉！」

（未完・五）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天地譜——龍乘風著

一本簫譜，能藉譜曲者的內力發出抑制暴戾的曲韻；於是奸邪者欲將之毀滅……



每本港幣$13.00

魔洞——馮嘉著

一顆不祥寶石，令司馬洛的老友不幸死亡。他得到了老友的藏寶圖，引起他的冒險與趣深入礦洞探查……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及屈臣氏有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洞庭王艾震約戰羅蘭等人於湖濱廣場上，洞庭王怒斥羅蘭不應以殘忍手段對付他那酒後失言的兒子艾南飛，艾震自恃人多勢衆，想必能擊倒對方，豈料拂琴與趙一刀交上手便勝負立分，洞庭王一見瞄頭不對，便欲好言相勸，平息干戈，覃小蝶却基於他們時常欺壓鄉民，勾結天慾教，橫行無忌，形同土匪，是以更應好好教訓一頓，洞庭王見不得要領，即命百多名武士展開包圍，覃小蝶已早有準備，乃命黃蜂、神鷹齊齊出動，當下武士們卽死傷泰半，洞庭王終投降，並答允解散四十二寨，改過自新……馬嵬鎭上，傳來陣陣拚殺之聲……

穴道被制　處身蠻荒

待烟霧消散，街上械鬥的都已離去，只有進鎭投宿的三四馬還立在原地，馬上的人兒却少了一個。

黑衣大漢與紅衣女郎在張惶四望，那位坐在馬上的病人却踪影全無。

紅衣女郎道：「門主：他逃了？」

黑衣大漢道：「不可能，我點了他經外奇穴，他除了手脚還能行動，身體虛弱得不如常人，他如何能逃？」

紅衣女郎道：「旣是如此，必然是那位褚衣老者將他刦走，跑得和尚跑不了廟，走，咱們去問問街上的居民。」

黑衣大漢道：「別忙，咱們還是先分頭找找，也許他溜下馬去，藏在一個隱秘的地方。」

紅衣女郎道：「好，咱們以五里爲範圍，各自分頭搜索，相信他逃不出五里以外去的。」

他們分別在五里之內仔細搜查，結果全都失望而囘，紅衣女郎道：「門主：我還是懷疑那褚衣老人搗的鬼。」

黑衣大漢道：「咱們先住店，再打聽他是何方神聖。」



他們投店之後，訂好房間，要來酒菜，然後詢問店小二道：「小二哥！適才是什麼人在街上打鬥，咱們差一點進不來了。」

店小二嘆口氣道：「本處范彭兩村是世仇，每年都有幾次械鬥，這次居然打到鎮上來了，眞有點太過份了。」

紅衣女郎試探地道：「那個穿褚衣的老者，還帶着三名青衣大漢，好像他們是勝利的一方。」

店小二道：「他是彭村的彭老爺子，那三個穿青衣的是他的兒子，稱爲彭門三虎，每次械鬥，贏的多半都是彭村，他們仗持的並不是彭老爺子父子，因爲他有一個武功絕頂的女兒……」

紅衣女郎道：「這次呢？他女兒沒有來？」

店小二道：「是的，聽說彭大小姐病了，所以范村才故意挑起這場械鬥，聽說彭家三位公子都受了傷，如非忽然起了一場大霧，彭村只怕要損失慘重了。」

黑衣大漢道：「這兩村必然都是有名望的世族，他們爲什麼要互不相容呢？」

店小二道：「聽說是他們的先人在朝爲官結的怨，是不是這樣小的就不清楚了。」

紅衣女郎道：「這兩個村子距離鎮上都很近麼？」

店小二道：「可不是，范村在本鎭西南十五里的虎頭山下，彭村在東北二十里龍口塡，他們相隔這麽近，所以時常在鎭上發生衝突。」

紅衣女郎道：「原來如此，好了，你去忙你的吧。」

第二天辰初時分，黑衣大漢與紅衣女郎就來到彭村，這裏依山而築，很像一個城堡，沿堡有一道寬約三丈的護城河，一般武功較差的是很難一躍而過的。

但三丈距離，難不到這對夫婦，他們投身空際，然後一躬一彈，就輕飄飄的躍到對岸了。

看守堡門是四名大漢，他們一見有人躍過護城河，不由大吃一驚，除了三人手持長刀護着堡門，另一人就敲起一面銅鑼，向堡裏傳送警報。

紅衣女郎柳眉一皺道：「如果他們在城頭萬弩齊發，那就麻煩了，不如咱們先上去看看。」

黑衣大漢道：「有道理，咱們上。」

他們一飛沖天，輕易的躍上了城頭，紅衣女郎說對了，街上人頭鑽動，全向堡門急趕，每人背揹長刀，手挽弓矢，如是先來一個箭陣，這兩位闖關者只怕就難有生路了。

黑衣大漢道：「紅雀兒咱們怎麽辦？」

原來紅衣女郎名叫紅雀兒，黑衣大漢是黑鷂子，他們是一對夫妻，紅雀兒的腦筋快，點子多，所以黑鷂子都聽她的。

紅雀兒向四週瞥一眼，道：「城樓上有一個死角，只有一面可以被箭射到，咱們就

站在那兒接他們的箭，待接多了就以甩手箭法反擊他們，就算不能將他們全部殺死，至少他們不敢再向咱放亂箭了，然後咱跳下去他一個痛快。」

黑鷂子道：「好，就這麽辦。」

紅雀兒的計劃十分成功，以他們那超人的武功，十之八九的箭都被他們接着，堡丁就一鬨而散。

他倆相視一笑，甩手躍下城樓，他們往街心一站，大聲箭喝道：「叫你們的堡主出來，否則我要叫你們鷄犬不留。」

昨天在鎮上發生衝突的褚衣老者及三名青衣人都出現了，褚衣老者的身旁緊靠着一個面帶病容的紫衣少女，可能就是彭村武功最高的一個，如今面對前所未見的強敵，她只得抱病出戰了。

褚衣老者的身後，還跟着十二名手持長槍的大漢，這帮人可是彭村的精銳，此時已傾巢而出。

褚衣老者雙拳一抱道：「昨天只是一點小誤會，想不到兩位大興問罪之師，老朽願意向兩位賠個不是，咱們不打不相識，請到寒客飲杯水酒。」

黑鷂子哼了一聲道：「小誤會，你說的倒很輕鬆，我那位生病的朋友呢？限你立刻交他出來。」

褚衣老者道：「朋友誤會了，咱們素昧平生，毫無恩怨，臨時發生一點小誤會，過去就算了，怎麽會做出擄刦貴友的下流手段？」

黑鷂子道：「此話當眞？」

褚衣老者道：「千眞萬確，朋友不信，老朽可以對天發誓。」

紅雀兒道：「我相信你的話，你看范村可不可能擄去咱們的朋友？」

褚衣老者道：「不可能，咱們兩村習的都是一點莊稼把式，沒有人能在那麽短促的時間之內，人不知鬼不覺的將一個大活人擄去。」

黑鷂子道：「怎麽辦？紅雀兒。」

褚衣老者道：「老朽人頭很熟，在方圓數百里沒有不知道老朽的，兩個如果不嫌棄，就在寒舍委曲兩天，老朽派快馬四出打聽，兩日之內必有回報。」

紅雀兒道：「咱們傷了貴村許多弟兄，再到貴府打擾，實在有點不便，咱們還是住在鎮上等候莊主的消息吧，告辭。」

褚衣老者道：「旣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兩位請。」

他們回到客棧，兩天之後，褚衣老者果然傳來訊息，說有人瞧到一名綠衣配劍的少女，帶着一位面帶病容的男子，向四川方向馳去。

黑鷂子夫婦立即按來人所說的方向急追，經沿詢問，彭村並未說謊，但追出百餘里之後，就再也探聽不到任何有關他們的消息了。

× × ×

吳起鎮，在陝西，甘肅，綏遠的邊境，是一個三不管的地帶，再往北走就是西北的長城了。

此處地廣人稀，居民多以牧獵爲生，也有少數以農爲業的。

在一個依山面水之處，建有一幢茅屋，屋外築有亭台花圃，四週圍着綠油油修竹，雖是竹籬茅舍，却別有一番雅緻。

茅舍之中，住着一對中年男女，男的身材修長，衣着雖是粗陋，却掩不住那股清秀挺拔的超人氣質。

女的荊釵布裙，似乎已徐娘半老，如是你向她仔細打量，你必然發現她風華絕代，堪稱人間殊色。

他們除了種有幾畝菜圃，主要是以打獵爲生，這天上午，這位中年婦人揹着幾張獸皮，到鎮上想換幾兩銀子，順便買點食物，誰知她今天運氣不好，竟然遇到三名彪形大漢擱着她的去路。

「大嫂子！妳要賣獸皮呀，多少錢一張？賣給咱們兄弟可好？」

「當然好，只要幾位出的價錢是公道的……」

「沒問題，大嫂子，妳要多少咱們就給妳多少，不過街上不是談買賣的地方，那邊有家迎春酒樓，咱們先到那兒喝兩杯再慢慢的談。」

一個賣獸皮的婦道人家，要是跟着三名陌生男子上酒樓去喝兩杯，這還成什麽體統？

不過吳起鎮三不管，誰的拳頭粗就是王法，當街調戲婦女的事，稀鬆平常得很，人們瞧到固然不以爲怪，被調戲的婦女也毫無羞恥之心，而且這三名大漢全都身帶兵刄，分明是邊境所稱的刀客。

他們三人一個去摸中年婦人的臉蛋，一個去撫她的酥胸，另一個更下流，摸到她的大腿根上去了。

在吳起鎮，此等事兒司空見慣，有的人佇足而觀，只是想瞧瞧熱鬧，多數的紛紛走避，連看都懶得看他們一眼。

但不管是願看的還是不願看的，此時都一起停了下來，所有的目光一起向那兒投去，每人的臉上都是一副驚詫的神色。

這是爲了什麽？

原來轟的幾聲巨響，那三名彪形大漢全都飛了出去摔在街上的青石板上哼哈不已，嘴角流着血水，一時爬不起來。

最慘的是那位想摸人家姑娘大腿根的，被人家一脚踹飛，躺在地上狂噴鮮血，看樣子他是要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一下中年婦人的禍可就惹大了，因爲這三名大漢是本地頭蛇伍大爺的親信。

伍大爺名叫伍七，是邊界方圓數百里刀客的龍頭，手下刀客極多，只要吆喝一聲，立刻就可以集合把八十個，中年婦人夫妻是新來此地，她的丈夫還身帶疾病，縱然她有一身武功，在人單勢孤之下，還要保護自己的丈夫，豈不是死路一條！

已許婦道人家不知道利害，她沒有再理會躺在街上的三條大漢，依然揹着獸皮，到她往常交易的皮貨行去賣。

「朱老闆！你看咱們這幾張皮貨値多少銀子？裏面有兩張金錢豹，可名貴得很。」

朱老闆是一個五十出頭的禿頂老者，鎮上的人背後都叫他朱禿子，他爲人很和氣，所以人緣不錯。

可是他今天的臉色頗爲難看，瞧都不瞧皮貨一眼，就搖搖頭道：「大嫂子！妳的皮貨敝店不能買，請妳拿到別家店子去賣吧。」

中年婦人一怔道：「這是爲什麽？咱們一向都賣給你們的。」

朱老闆見四下無人，才嘆口氣道：「大嫂子打傷了伍七爺的手下，妳的皮貨固然沒有人敢買，就算妳有銀子，也沒有人敢賣東西給妳，快逃命吧，再遲一點就來不及了。」

中年婦人道：「伍七爺眞有那麼大的勢力？」

此時正好又有人來談交易，朱老闆不再理會中年婦人，逕與來人交談去了。

中年婦人還不相信朱老闆的話，待碰了幾個釘子，她才眞正相信了。

她知道此事不僅關係他們的去留，也關係他們的安危，她立即展開輕功，奔同她的居處。

她衝進茅屋，丟下獸皮，再往房中配上長劍，取出許多應用之物。

她有病的丈夫愕然道：「玉妹子：出了什麼事？」

原來她就是玉羅刹，那位病夫就是名震武林，官拜洛陽將軍的狄飛虹。

當日他們在秘密煉藥，被人偷襲成功，挾持狄飛虹逃走，經玉羅刹一路追尋，直到馬嵬鎭才找到機會將他救出。

但玉羅刹無力解除他被制的經外奇經，只得帶他遠走邊荒，以便慢慢治療，他們不是夫妻，只是以兄妹相稱，共同生活而已，鎭上人稱她爲大嫂子，她也不以爲意。

狄飛虹瞧過紫河眞解，那上面也有經外奇經的解說，他當時潛心於紫河神功，劍道，及擒拿，對經外奇經只是隨便瞧了一眼，這時要用它，却想不起來了，紫河眞解在羅蘭的魚藏劍把之內，但此去洛陽關山萬里，玉羅刹的武功毒技雖然出色，誰也不敢担保不出差錯，現在他們隱居於此，一方面跟玉羅刹學習毒技，一面思索紫河眞解上面的記載，他相信終會想出來的。

如今他見玉羅刹如臨大敵一般，才向她詢問。

玉羅刹道：「你先別急，待我佈置好了再來跟你說。」

片刻之後，玉羅刹返同茅屋，這才將在鎭上所遇的事告訴狄飛虹。

狄飛虹怒道：「這般人太過無法無天，看來咱們在此地難以居留下來。」

玉羅刹道：「不，大哥，此地接近蠻荒，是一個三不管的地帶，天慾敎及偷襲咱們的那帮人，絕對想不到咱們隱居在這兒，至於那個伍七，只是一個二三流的小角色而已，只要降服了他，這吳起鎭誰敢對咱們怎樣？」

他們說話之際，一陣人喊馬嘶之聲已由屋外傳來，玉羅刹道：「大哥！配着你的魚龍寶刀，咱們出去看看他們能玩什麼花樣。」

狄飛虹道：「好的。」

他們聯袂走出茅屋，只見屋前及左右十丈之外，躺着十幾名大漢在地上呻吟，他們所以如此，自然是中了玉羅刹所佈之毒了。

其餘還有近三十名大漢退在三十丈外，每人的臉上都是驚愕之色。

玉羅刹揚聲呼叫道：「誰是伍七？請出來答話。」

一位年約四旬，身着錦袍漢子道：「在下就是伍七，咱們素無過節，妳爲什麼對我的屬下下毒手？」

玉羅刹冷哼一聲道：「他們當街調戲我，並且出手下流，我只殺了一個，已經是手下留情了，你如果不服，划下道來就是。」

伍七的身後，立着一名懷抱板斧，身如鐵塔，全身毛茸茸，活像一頭大猩猩，他是伍七手下的第一勇士，不只是作戰時奮厲無前，萬夫莫當，而且練就一身金鐘罩，刀槍難入，他此時躍前幾步，振臂大呼道：「小娘們！叫妳的男人出來，像妳這麼嬌滴滴的姑娘，讓老熊一斧劈了豈不可惜。」

他是在向狄飛虹叫陣，如果在往日，只要一記降龍神抓，就會叫他丟人現眼，現在就不行了，只怕人家板斧帶來的勁風他都會承受不起。

玉羅刹當然明白這些，她不容狄飛虹答言，彈身一躍，身如魅影，一閃之間，便已到達姓熊的身前五步之處，她伸出纖纖玉指，指着姓熊的道：「大狗熊！你別在這兒自吹自擂，如果我男人出來，只要一根指頭就會送你去見閻王了，要不然你先過姑奶奶這一關再說。」

姓熊的道：「這是妳自已找死，可別怨熊大爺辣手摧花，接招。」

板斧一舉，就向玉羅刹當頭劈來。

按往日的情形，這一斧必然力逾千鈞，是鐵人也會被他的巨斧劈得支離破碎，玉羅刹除了逃避，實在別無他法。

令人想不到的是玉羅刹並未閃避，長劍來了一招「后羿射日」，劍尖逕向頭上的巨斧點去。

在一般人的想法，以單薄的長劍點巨斧，豈不是螳臂擋車，自尋死路，人們不由替這位中年的美婦人加以惋惜，甚至有些人閉上了雙眼，不敢瞧看這場慘劇。

噹的一聲响過，是有一件兵器被震飛，接着轟的一聲巨响，還傳來一聲悶哼。

這不像長劍被震斷，中年美婦被劈死的情形，閉着雙眼的人睜眼一瞧——

「啊……」

他們這一聲驚呼，是因爲所看見的太過意外了，意外得使他們不能相信。

那位清麗脫俗的中年美婦，依然故我，一點什麼都沒有缺少，冷靜得像一個石像，再看大狗熊，他可慘了，巨斧飛出兩丈以外，他却如喪考妣一般，倒在地上翻滾，哀號得聲聞四野。

他是伍七手下第一員勇士，要說一招之中，就要他變成這般德性，伍七自認沒有這等能力，論武功，他與大狗熊不相上下，講橫練的功夫，他就要甘敗下風了。

如今大狗熊接不下人家一招，他出去只怕還要更慘，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口氣只得忍它下去。

於是一抱拳道：「在下有眼無珠，竟然不知道賢夫婦是武林高人，大人不見小人過，請高抬貴手，饒過他們，伍某將感激不盡。」

玉羅刹道：「這可不能怪我，是你的手下當街下流，再說你伍大爺威風八面，氣勢凌人，開罪了你，咱們的皮貨沒人敢要，拿銀子也買不到東西，你說，是不是不讓咱們活下去？」（未完・四十七）

詭異奇情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番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發和旺財趁錢可通出外飲早茶，先將活屍倩文鎖在房內，二人到酒店的酒巴飲酒，却無意中遇上大阿哥曹大帥，是當地擁有兵權的一方軍官，見他將相片追問兩個待役，借着酒醉又把兩個待役槍殺，大發、旺財見狀，走避不及，輪到又向他們盤問時，才知道曹大帥手中的相片，原來是他的九姨太倩文，曹大帥想先用酒灌醉他倆，才審問他們，結果三人都飲醉，正在難解決，一個要審問二個想逃走，倩文已脫困趕來，二人趁大帥凝神注視倩文之際，借機逃脫，還未脫險，怕大帥追查倩文失屍原因，商量如何避免大帥的軍隊追捕……

弄神弄鬼　企圖脫身

大發想一想。「先將這倩文搬回房間內。」

「什麽?」旺財一怔。「還來這麽多麻煩。」

大發冷笑道：「你是那種只顧自己的人?」

「本來是的。」旺財歎口氣。「現在當然不是了。」

×　×　×

房間內，吳興這時候已經盡將蛇血倒進殭屍的口內，順手將殭屍的下頜一托，以防蛇血倒流，接以布將殭屍嘴角的蛇血抹去。

放下布，將蛇屍蓋上，他 光一轉，探手抓來錢可通那瓶髮臘。

蓋子旋開，一陣濃香撲鼻 吳興不由打一個噴嚏，下意識以手一招，一個寒噤。「這個老而不，老妖精，真是要命。」

他接着以食指將髮臘挑了一團，抹在殭屍的鼻孔下，那條殭屍立時也好像吃不消的混身一震。

吳興再將髮臘移到殭屍的鼻子前。「唔，記着這種髮臘的氣味，你這種殭屍嗅人味便咬人，現在我只要你一個人，那一個用這種髮臘你便咬那一個。」

說着他左右移動髮臘的罐子，殭屍的頭亦隨着移動，總是瞪着那個髮腊罐子。

「對了，就是這種。」吳興左手迅速交右手，右手交左手。

殭屍的頭同樣左右迅速移動。

「果然是一條好殭屍!」吳興食指一指，他的指尖仍然有髮臘，那條殭屍立即有反應，張口一口咬去。

吳興及時縮手，連隨將髮臘抹去，將盛髮臘的罐子放回原位。

殭屍立時像失去目標的，一個頭胡亂的左搖右擺，吳興看看，再看看自己右手中指，忍痛一口咬下。

血噴出，他也就將這血點在殭屍的眉心眼蓋上，殭屍立時殭硬不動，眼蓋也垂下來。

吳興一甩中指，開心大笑。「今天到



此爲止，晚上我再來看你。」

目光再轉到髮臘上，吳興陰陰的一笑，將髮臘放回原位，提起籐箱子，放步往門外溜。

× × ×

回到酒店內，倩文又有了活力，只是沒有之前的活躍，旺財也不知那兒弄來的黑眼鏡往倩文眼前一戴，自己手抓着一條盲公杖，倩文便很自然的亦手抓盲公杖。

他也就那樣帶着倩文往樓梯走。

大發走在倩文的另一邊，手扶着倩文，連聲：「小心小心！」

旺財倩文都低着頭，不容易看到面目，加上大發掩飾得恰到好處，兩人一活屍從副官兵士身旁經過，也沒有引起他們的懷疑。

副官他們事實也想不到倩文竟然會復活。

大發却是太小心，話也多了一些，竟然來一句：「小心，看路。」

副官不由接問：「她不是瞎的？」

大發旺財齊一跳，副官隨即又一句：「瞎的又怎會看路？」

大發一把冷汗，道：「那只是隨口一句。」

副官把手一揮。「快走，本官今天心情不好。」

大發旺財扶着倩文慌忙加快脚步，副官沒有理會他們，來回踱步。

一個士兵忍不住上前。「這樣等不是辦法。」

另一個士兵亦接一句。「可不是，大帥醒來，知道我們不立即給他消息……」

「那你們有什麽好辦法？」

衆士兵面面相覷，副官歎一口氣。「辦法我倒是有一個，只是冒險一些。」

「怎樣？」

「給他當頭一盤冷水！」

「什麽？」衆士兵傻了臉。

× × ×

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要找來一桶冷水當然容易，可是提着這桶水面對醉酒未醒的曹大帥，却不由那些士兵一個身子慌的抖起來。

他們終於舉起水桶，當頭撥在曹大帥身上，隨即散開，躲到曹大帥身後。

曹大帥一驚而醒，立即拔槍，脫口大叫：「什麽事什麽事？」

然後他突然一呆，在他的面前赫然懸掛着一幅布條，上面大字寫着：「你心愛的九姨太墳墓被掘開，屍體給偷走！」

曹大帥難免有些懷疑自己的眼睛，手往眼一抹，瞪大再看清楚，又叫起來：「是那一個這麽大胆？」

副官與一衆士兵即時齊聲報告：「大帥，是兩小時之前發生的事，那個賊到現在還未找到。」

衆人雖然不敢太大聲音，但來得突然，又是那麽多聲音聚合，曹大帥亦不由嚇一大跳，霍地轉過頭去。

「兩小時前發現，現在才給我報告！」他破口大罵，一巴掌摑去。

副官反應最快，及時一縮，在他旁邊的一個士兵要縮的時候，臉上已挨了一巴掌，給摑飛了出去。

曹大帥繼續大罵：「兩小時過後還找

不到那個賊，你們是幹什麽的，只懂得吃飯？」

他一面大罵一面一巴掌一巴掌的摑去，那些士兵給他打的東倒西歪。

到他氣消了，才喝令：「我限你們兩小時之內將那個賊找出來，還有倩文的屍體，否則我便將你們槍斃！」

副官也這才冒出頭來，一聲：「知道，大帥！」

曹大帥即時又是一巴掌，副官冷不提防，亦給打翻地上。

「你們全都是飯桶，沒一個可靠，我要親自出馬，先由這間酒店開始，搜，搜——」

副官撫着臉，與一衆士兵齊應一聲：「是大帥！」

× × ×

大發旺財當然不知道危機迫近，這時候在屋間內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只等錢可通回來，所以敲門聲一响，左右馬上撲前去。

倩文當然跟着旺財的動作。

大發要開門，但立即被旺財把手按住。「問清楚才開，萬一是查房……」

「那不開更糟。」

旺財歎息一聲：「讓我準備一下成不成？」

大發目光一轉。「房間就是這許多地方，一眼看盡，能够躲到那兒去？」

旺財只有苦笑，敲門聲又响起來，大發硬着頭皮應一聲：「那一位？」

「師父！」錢可通的聲音。

「是師父，好了——」大發喜出望外，急急將門打開，錢可通大包小包的提着好些布包紙包進來，一面嘟喃道：「早該叫你跟着，用不着我這麽辛苦。」

大發旺財左右連忙將房門關上，錢可通一見奇怪。「什麽事？」

「沒事？」大發順口一句。

旺財歎息一聲：「有事便有事，早晚還是要說的。」

「那條殭屍出事了，」錢可通一下子緊張起來，探頭望去。

殭屍在原位，表面看來並無異樣，大發應是這樣回答：「殭屍可沒事。」

「是這條活屍出事。」旺財手一指倩文。

倩文亦手一指，看來亦並無不妥，錢可通目光一轉再轉道：「你們到底在幹什麽？」

旺財一聲歎息：「說來當眞是一疋布那麽長，今天早上你起來不是先梳頭的，那股髮臘氣味，嘩——」

「我梳頭跟事情有什麽關係？」錢可通奇怪的問。

「關係是沒有，但事情得由今天早上說……」旺財嚕囌的性子又來了。

大發連忙截住。「你少嚕囌，讓我來，方才他帶我到下面的酒巴，還未進去便已遇上侍應，開口便叫我們千萬不要進去，說裏頭有一個惡人，一個瞧不上眼便會拔槍，那一個遇上便會沒命。」

旺財立即插口：「你還不是一樣嚕囌，還是我來說好了。」

錢可通揮手截住：「我不是千叮萬囑，叫你們不要離開房間。」

旺財連忙分辯。「幸好我們走這一趟。」

大發接上口：「否則也不曉得倩文的底子。」

「倩文？什麽倩文？」錢可通一怔。

旺財手一指道：「不就是這個麻煩女人。」

倩文同時手指旺財。

大發歎一口氣。「這個女人原來是曹大帥的九姨太。」

「那一個曹大帥？」錢可通突然省起來，脫口大叫：「什麽？曹大帥？」

大發點頭。「就是那個殺人不眨眼，人叫活閻羅的曹大帥。」

「我是老虎頭上釘虱子。」旺財亦歎氣。

「掘墳那件事也知道了，幸好那個曹大帥被我們弄醉，幸好他的手下都不敢把他弄醒，幸好我們將倩文弄回房間的時候又未給發現，幸好——」

錢可通截住。「你應該叫旺財帶着倩文早些離開我，有多遠跑多遠。」

旺財一攤雙手。「不是我不要走，是大發將我留下不讓走。」

錢可通立時一記敲在大發頭上。「你昏了腦袋，留着他有什麽好處。」

大發苦着臉叫寃。「師父，倩文見光便昏倒地上，給這個小子離開，我們兩師徒帶着倩文的屍體，還不是一樣麻煩。」

錢可通一怔。「我們沒有必要帶着倩文的屍體的。」

大發想想。「師父好像不是見死不救的那種人？」

錢可通瞪他一眼：「這時候說什麽也沒用，我們還是趕快離開。」

大發接了一聲，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錢可通沉吟着問：「你們是怎樣將倩文弄回房間的？」

× × ×

於是，倩文又再戴上黑眼鏡，以瞎子的模樣出現。

旺財亦是裝作瞎子模樣在前面引路，倩文的動作與他呼應，不這樣做也不成。

錢可通大發也就扛着那條殭屍跟在後面。

進了升降機，錢可通大發旺財都不由有些緊張，他們都知道，曹大帥的手下都在大堂，這一次是否也這樣幸運可是沒有人敢肯定。

升降機徐徐下降。

旺財盡管緊張，一面還懂得安慰錢可通大發。「千萬鎭定，不要緊張，會出事的。」

這句話說完，升降機已到了底層，門打開，曹大帥赫然當門而立，左右又有大羣士兵。

旺財一見魂飛魄散，囁嚅着一聲招呼：「大帥—」

曹大帥瞪着他，似乎省起了什麽。「我們好像曾經在那兒見過面。」

旺財衝口而出。「我們方才在酒吧喝酒啊。」

曹大帥連聲大笑。「我省起來了，你們就是那兩個普通人。」

看他的表情變化，其他的事好像已完

全省不起來，旺財也是聰明人，一見立時放下心。

曹大帥目光隨即落在倩文身上，倩文雖然架着黑眼鏡，看不清面龐，但只看輪廓身材，也是迷人，不由曹大帥兩條眉毛揚起來。

旺財順着曹大帥的目光一轉，才放下的一顆心又提起來，連忙一句：「這是我的表妹。」

大發接一句：「是我的誼妹。」

曹大帥突然一收笑臉。「看見本大帥怎麽不脫下太陽眼鏡？」

大發旺財尚未有反應曹大帥巳探手將倩文架着的黑眼鏡拿下。

他原是一看眼前這個身材輪廓迷人的女人面目，可是黑眼鏡拿下來，却嚇了一大跳。

旺財大發即時齊聲叫出來。「他是瞎的。」

倩文同時像旺財那樣，睜大眼睛，半張着嘴巴，表情雖然有些怪，但仍然顯得很可愛。

曹大帥一呆之下，亦脫口大叫：「倩文——」

旺財大發下意識便要開溜，可是副官衆士兵十多條槍巳對着他們。

也不用曹大帥吩咐，副官馬上着衆士兵將錢可通大發旺財三人綑起來。

倩文亦做出被綑縛的姿勢。

錢可通那刹那看似便要發作，但結果還是束手就擒，他到底是聰明人，明白那幾招茅山術還可以起作用，若是明跟那些槍炮對抗，可是拿性命開玩笑。

曹大帥一直呆望着倩文，可是倩文一直都沒有反應，實在太沒有意思，才轉向錢可通三人查問。

清楚了整件事，曹又呆了一會，這種事到底是他知識以外。

副官與一衆士兵槍都在手，殺氣騰騰，只等他一聲令下便將錢可通三人槍殺。

在他們來說這巳不是什麽一回事。

等到曹大帥從椅子站起來，幾個士兵巳急不及待將槍彈上膛。

一聽這聲音，旺財不由魄散魂飛，大發亦雙眼發直，錢可通勉強鎭定，却亦巳冷汗直冒。

曹大帥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都很清楚。

在他們三人面前來回踱了兩趟，曹大帥馬鞭突然一指旺財。「是你這個小賊掘開倩文的墳墓。」

「大帥，我沒有不承認，但這實在是天意，不由我不去掘的。」

「豈有此理！」曹大帥馬鞭往旺財心窩一戮。

旺財打一個寒噤。「喏，若不是我掘開九姨太的墳墓，又怎知道九姨太尚有一綫生機？」

「頗有道理。」曹大帥不由點頭。

副官旁邊插上一句。「大帥，想起來又眞的是天意。」

旺財立即接上。「所以我雖然偸墳掘墓，這一次可是身不由己。」

「情有可原。」曹大帥點頭，馬鞭指向錢可通。「到你了，你這個茅山師父，可就沒有理由了，怎麽用茅山術將我的倩文弄成這樣子？」

錢可通連忙解釋。「若不是我懂得茅山法術，九姨太如何生存到現在？」

大發亦連忙接上口。「沒有我這個徒弟帮忙，我那個師父也是手忙脚亂，所以我這個徒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曹大帥接問一句道：「現在也仍然重要？」

「是啊，九姨太現在半人半屍，一定要我那師父大施法術，我這個徒弟合作到底，師徒兩個齊心合力，才能够將九姨太變同生人類。」

曹大帥面露喜色。「要是你們做得到，我非獨不槍殺你們，而且重重有賞。」

旺財馬上應聲：「多謝大帥。」

「這跟你有什麽關係。」曹大帥板起臉。「你也算大胆，偸墳掘墓？衞兵，拉出去斃了他！」

「是，大帥——」兩個士兵上前。

旺財一驚，眼珠子一轉，突然扭動身子，迎上前去。「你拉我槍斃好了。」

倩文與之同時做着同樣的動作。

曹大帥等人看在眼內，不由怔住，旺財隨即一番動作，跳躍騰挪。

倩文亦同樣動作。

「看清楚了，她完全是因爲我的一口眞氣，得以活到現在，我死了，她也不可能生存，我死不要緊，她死了，大帥你可又要一番傷心。」

曹大帥連忙搖手，示意一衆衞士退下。「好、好，解開他們。」

士兵連忙解開旺財大發錢可通身上的繩子，正要解開那條殭屍，錢可通巳搖手。「這東西不用解了。」

旺財一伸懶腰，馬上蓮步珊珊的上前，向曹大帥一揖。「多謝大帥——」

倩文同樣姿勢，曹大帥只看得心裏着癢。「怎會這樣的。」

旺財手往曹大帥面上一摸。「大帥現在明白我的重要性了。」

曹大帥一陣肉麻感覺，隨又展開笑臉。「眞的你幹什麽，她便幹什麽？」

「假不了。」旺財應聲又展開笑臉。

曹大帥不由大感興奮，手一揮。「你帶倩文進這兒的皇室套房去。」

「皇室套房？」旺財一怔。

「這邊走——」曹大帥在前面引路。

旺財只好跟着，經過大發身旁，大發忍不住一句：「小心最後兩年。」

旺財苦着臉。「我也不想的。」

曹大帥突然回身，馬鞭一指錢可通大發。「你兩個也去。」

大發一怔。「幹什麽？」

「萬一倩文出了什麽事，也有照應。」曹大帥有時倒也是冷靜。

× × ×

一面屛風將錢可通曹大帥大發旺財倩文隔開，大發旺財錢可通在一邊，曹大帥倩文則在相反的一邊。

曹大帥一臉色迷迷的表情，不用說，打的就是色迷迷的主意。

一會兒，他探頭出來，一聲：「可以了。」

語聲一落他便將頭縮回去。

旺財歎了一口氣，開始脫衣服，脫來動作慢吞吞的，沒精打采。

曹大帥話一說他便知道是怎麽回事，却又不敢反對，在這種情形下，他反對只有一種結果

他脫衣服的動作當然也不會好看到那兒去，可是同樣的動作在倩文身上出現却是另外一種味道，雖然生硬，到底樣子漂亮身材窈窕

曹大帥只看得一雙眼睜得老大，口涎也是差一點淌下來，只等倩文將衣服全都脫下來。

倩文一直脫到肚兜，突然停下，曹大帥一呆，立即叫：「繼續繼續——」

「沒衣服了。」旺財在屏風後回答

曹大帥探頭外望，只見旺財上半身已經赤裸，實在脫無可脫，男人穿的衣服到底與女人的不同。

旺財接一句，道：「我就是這一件衣服。」

曹大帥馬上吩咐：「快穿多兩件，我們由頭再開始。」

「那來的衣服？」旺財雙手一攤。

曹大帥目光一轉，手指大發。「你，將衣服脫下來，給他穿上。」

大發無可奈何的將衣衫剝下。

旺財將脫下的衣衫穿上，再將大發的也穿在身上，曹大帥看到這裏，才把頭縮回去，一看又呆住。

倩文固然已將脫下的衣衫穿上，而且拿了一張被子穿在身上。

曹大帥不由一陣失望

「可以脫了。」旺財在外面問。

「不用了。」曹大帥這句話出口，倩文的身子已搖搖欲墮，東一晃，西一擺。

曹大帥看着心頭冒火。「旺財，你在外面幹什麽？」

「沒幹什麽。」旺財的語聲有些奇怪道。

「那倩文怎會這樣子？」曹大帥這句話出口，倩文已攤軟在地上。

錢可通大發旺財正好一齊探頭進來，看見那不由怔在那裏。

曹大帥亂了手脚，一眼瞥見錢可通，連忙問：「錢眞人，怎會這樣的？」

錢可通上前看清楚，大皺眉頭。「她等如大病初癒，需要調息，這麽一番動作，如何吃得消。」一頓又一聲歎息。

大發隨口一句土話：「咁玩法，蛇都死啦。」

「死了？」曹大帥叫出來。

大發嚇一跳，錢可通瞪他一眼。「你不懂別胡亂說話，影响大局。」

曹大帥忽問：「到底是怎麽回事？」

「太累了，所以昏過去。」錢可通連忙解釋。

「那你還等什麽，還不趕快施法令她醒轉？」曹大帥着急的催促，錢可通只好一聲：「扶她到床上。」

大發旺財一齊將倩文扶起來，扶到床上放好，回頭看着錢可通。

錢可通架式馬上擺開，一番動作，劍指左一劃右一挑，煞有介事。

曹大帥奇怪的看着，他不知道錢可通在幹什麽，却也看不到倩文有什麽反應。

再等一會，還是一樣，曹大帥忍不住問：「怎麽還沒有反應？」

「着急也沒用的。」錢可通又一番動作，突然停下來。

「怎樣了？」曹大帥馬上又問。

錢可通看着他，反問：「你生肖是什麽？」

「老虎——」曹大帥一個虎背熊腰的姿勢，當然是引以自豪。

「難怪——」錢可通搖頭。

「威風吧？」曹大帥洋洋得意的，一些也聽不出錢可通話裏有話。

錢可通歎一口氣。「你殺氣這麽大，聲音這麽大，九姨太現在如何吃得消，在我施法的時候，你最好還是廻避一會。」

「不用吧？」曹大帥不以爲然的。

「你可想救她的命？」錢可通壓着嗓子問。

「當然想。」曹大帥不覺亦壓着嗓子。「這麽小的聲音成了？」

錢可通又一歎。「人伍當兵的殺氣一定大，你還有你的一羣手下，最好還是暫時離開這房間。」

「這麽嚴重？」

「信我得救。」錢可通說來信心十足的說道。

「那我到外面去好了。」曹大帥低應一聲，看看倩文，有些依依不捨的。

「出去吧。」錢可通揮揮手。

曹大帥無可奈何，躡着脚步往外走。

副官與一衆兵士都聚在門外，傾耳細聽，冷不防房門突然打開，曹大帥出現眼前。

他們嚇一大跳，曹大帥亦嚇一跳，大聲喝問：「你們在幹什麽，滾開滾開。」

副官衆兵士齊應一聲，忙應：「是，大帥——」

那麽多聲音一齊响起來，有如响雷一樣。

曹大帥一呆，又喝一聲：「肅靜！」

「是，大帥——」副官响亮的應一聲，馬上吃曹大帥一巴掌，飛摔了出去。

曹大帥還要再問，突然省起，手指往唇上一按，示意噤聲，躡着脚步往外跨出一步，將門掩上，繼續放輕脚步往外走。

衆士兵與副官下意識做着同樣動作，在殭屍面前走過。

殭屍當然沒有反應，呆在牆前，副官突然想起，這東西怎樣？」

曹大帥舉手又放下，總算沒有給副官一巴掌，隨着「你是白痴，這東西可是殭屍。」

衆人也就留下那條殭屍，悄然離開臥室套房的大廳。

×　×　×

肯定曹大帥等人都已離開了，錢可通才竄回床前，探手按在倩文右腕上。

按罷了右腕他搖搖頭再按左腕，一會又搖頭，鬆開手，長歎了一口氣。

大發不由上前，以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問：「師父，怎樣了？」

旺財亦以同樣低的聲音接問：「是啊，怎樣了，錢眞人？」

錢可通大聲回罵道：「說話聲音大一些。」

旺財仍然壓着聲音問：「不怕聲音太大，驚動了這個倩文？」

「你們都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我是騙那個姓曹的，你們也相信了。」錢可

通火氣大得很。

大發立即回復本來的聲音。「吹唷，師父，我以爲你只是呃神騙鬼，那知道連人你也騙？」

錢可通手指敲在大發頭上，大發捧着頭叫出來，旺財想笑，看見錢可通嚴肅的笑容，却再也笑不出來。

「快要死了，你們兩個還這樣輕鬆快活？」錢可通破口大罵。

「不會吧。」大發懷疑的。

旺財亦一句：「我們現在不是脫難了？」

錢可通手指倩文。「我開始的時候探她的脈搏，慢不錯比常人慢一些，但一分鐘下來，也有三十跳。」

「現在呢？」大發接問：「二十九、二十八？」

「五跳也不到！」錢可通板着臉。

「沒有可能。」大發脫口一聲。

旺財接問：「那是怎樣了？」

錢可通沉着聲：「快完了。」

旺財一驚。「她完了不就是我們也要完了。」

錢可通冷笑。「或者你口才好，曹大帥給說得心軟了，饒你一命。」

旺財傻了臉，大發接問：「師父，你不是說一定可以救回的。」

「說說也不成？」錢可通又一聲冷笑道。

旺越眼珠子一轉。「我看不要再等了，趁這個機會馬上開溜。」語聲一落，一個箭步竄到窗下。

大發要叫，給錢可通伸手按住。

旺財推窗一望，馬上把頭縮回來，將窗門掩上，面無表情的向錢可通大發這邊走回來。

「怎樣？」大發立即問。

「很多衛兵在酒店外逡巡。」旺財垂頭喪氣的坐下來。

「你們以爲曹大帥是笨蛋？」錢可通冷笑。

「看來倒很像。」旺財抓着頭髮。「實在很像的。」

「他若是笨蛋，如何帶領這許多人，這許多人又如何會對他這麼害怕？」錢可通歎一口氣，道：「幸好他還不是太聰明，否則看破了我這條緩兵之計，可就麻煩了。」

他看看倩文，又搖頭。「我可眞的沒有辦法，你們想想吧。」

大發苦笑。「師父沒有辦法，我這個徒弟又那來的辦法。」一望旺財。「你是什麼關係也沒有，應該有辦法的。」

旺財亦苦笑。「我若是有，還待在這裏？」

錢可通沉吟着。「你將倩文復活的詳情再給我詳說一遍。」

旺財只好再細說一遍，錢可通聽得很仔細，眼睛無意往上望，突然叫起來：「我明白了。」

大發旺財一齊望着錢可通。

「倩文所以復活，是因爲那天晚上觸電，給電個正着！」錢可通眼望着頭頂天花板的電燈。

大發隨着往電燈望一眼，叫出來。「我也明白了，他現在所以這樣，完全是因爲缺電。」

錢可通仍望着電燈，嘟喃着。「這種泡泡是因爲有電才亮起來，沒有電便會熄滅！」

大發可沒有理會那許多，只是問：「師父，你不是懂得呼風喚雨的？」

錢可通罵：「你以爲師父是神仙。」

大發一呆。「那我們可要看天，寄望上天救命，奇蹟出現，行雷閃電的了。」

「這可未必。」旺財眼睛亦望着頭頂天花板的電燈泡，手一指。

大發不明白，錢可通嘟喃：「道理上只要有足夠的電，倩文便會再復活。」

旺財想想。「也許我們可以嘗試將那種電輸進她體內。」

錢可通亦想想。「這個可是在我的知識範圍以外。」

旺財看看錢可通。「現在我有些佩服你了。」

大發奇怪地問：「你佩服他什麼？」

旺財很鄭重的。「他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像有些人，不懂也裝懂。」

「別說這些。」大發接問：「你對這個什麼泡泡的到底懂不懂？」

「不太懂。」旺財又考慮了一會。「但相信可以試一試，或者會奇蹟出現。」

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錢可通只好讓旺財一試，大發當然不會反對的。

看見旺財拿來電綫，接上了電源，左右手各拿一截，左一轉右一轉的，大發實在覺得有趣，却不忘問：「你看這個成不成？」

旺財想想。「也許你可以試一試。」

他接將兩條電綫交搭在一起，立時一陣電火閃射，「劈拍」有聲。

大發嚇一跳，旺財亦一跳，隨即笑出來。「看樣子應該沒問題的了。」

錢可通沉吟着。「我就是担心此電不同彼電。」

「這可是我知識以外的問題。」旺財又想想。「你或者試試看看。」

錢可通伸手又縮回。「還是賭賭她的運氣好了。」

當然不會有人反對的，旺財立即上前將兩條電綫的末端壓在倩文的左右太陽穴上。

即時一陣奇怪聲响，一股電光在倩文體內遊竄起來，看她的皮膚一陣光一陣暗的，倒也是奇觀。

錢可通傻了臉，大發亦目定口呆，然後兩個人都有些不忍卒看的反應。

旺財早已偏開臉。

看情形，大量的電流正輸進倩文體內，電燈泡的亮光逐漸轉弱，終於熄滅。

走廊的電燈相繼熄滅，大廳的也一樣，立時漆黑一片，曹大帥紛亂的聲响中叫起來。「發生什麼事？」

副官應一聲：「可能是燒了電綫！」

曹大帥大喝：「那還不快找人去修理？」

黑暗中於是又一陣紛亂。

皇室套房大廳的一扇窗戶就在這時候打開，月光從外面射進來，吳興同時手捧一面古鏡從窗外冒出，一個翻滾，躍進大廳。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司馬龍化解了岳家宇與老化子曲志剛的一場宿怨，指出岳家的眞正仇人乃左世保，並暗示岳家宇要留意自己身邊的人；岳家宇宋象乾等來到徐州，登上雲龍山遊覽大佛寺，柳夢絲童心未泯，獨自鑽進大石佛內，得一位在此處靜修婦人贈送一頭訓練有素的血紅鸚鵡，衆人不知有詐還連聲稱奇，此時，只聞篤篤之聲從花圃一端走出一個少女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三鳥逞兇作惡　二女眼睛被啄

白琬哂然道：「眞慈悲！可惜這話是出自你這種狠心狗肺之人口中！岳家宇你再跟著我，我便自絕於此！」

岳家宇不由愕然，此刻其餘人都在圍觀，誰也不便插口，尤其四個少女，爲避嫌疑，也不敢多事。

宋象乾沈聲道：「白姑娘切莫責怪家宇！我想白姑娘的行爲，也有失檢之處……」

「放屁！」白琬厲聲說：「你和他是一丘之貉！你也配來責備我！」

宋象乾擺擺手道：「家宇，你別管了！古語說：自作孽不可活！我認爲你對她已是仁至義盡，犯不著再……」

岳家宇向他眨眨眼，只見白琬轉過身去，向山坡下穿花而行。岳家宇心中隱隱作痛，由於柳夢絲的例子，他深知殘廢者的心情。

況且柳夢絲是自幼已殘，已經習慣，而白琬却是長成之後才殘廢。若換了意志薄弱的，說不定會自盡已死。

「不行！」岳家宇低聲道：「我不忍心他在江湖上流浪……」

他跟了上去，想趁她不備將她制住，以便送到恩人身邊。可是白琬的功力也極了得，突然轉過身來，冷峻地道：「我知道你的用意，算了吧！你一動手我就自嚼舌根而死！反正我也活得不耐煩了！」

岳家宇不能不相信她的話，駭然收手，突聞紀露露大聲道：「琴姊，妳快看哪！那是兩朵甚麼花？」

岳家宇回頭望去，只見三丈之外，一株木本花，枝上開了兩朵奇大的怪花，是有海碗那麼大呈粉紅色，像一團絲絨團，却不見花蕊。

這時柳夢絲也發現了，大聲道：「給我一朵……」說著疾奔那兩朵大花，但萬、紀二女也向兩朵大花奔去。

岳家宇心頭大震，記得師父說過，武林中有位役鳥女魔，名叫「百鳥娘子」，有「鳥中三寶」，一頭「血鸚鵡」，兩隻「極樂鳥」。此鳥飛起來像一朵大花，停在枝上，更像一朵奇花，却厲害無比。

岳家宇恍然大悟，知道石佛中的「無名夫人」必是「百鳥娘子」，而柳夢絲肩頭的鸚鵡，也必是「血鸚鵡」無疑。

柳夢絲和萬、紀二女都要搶那兩朵大花，全力奔掠，相距大花已不足三步，岳家宇一聲厲喝：「快退！那是假花……」

但三女奔行速度極快，收勢不住，已到了大花之旁，乍聞是假花，認爲即使是假花又何妨？不管是眞是假，都要搶到一朵。

於是，慘禍發生了，只見柳夢絲肩頭的「血鸚鵡」尖叫一聲，探頭疾啄，柳夢絲立即發生一聲慘嗥，翻滾在地，雙手捧著雙眼。

萬、紀二女乍聞慘嗥，都縮手回頭望去，就在這時枝上兩朵奇大的花突然飛起，向二女面部疾射。

原來是兩隻奇異的鳥，由於岳家宇已知是鳥，才看到微露的啄和爪。但其餘之人都不由驚呼「奇事！」且一齊向柳夢絲奔去。

岳家宇心胆皆裂，深知怪鳥傷人，首當其衝的必是雙目，暴喝聲中，連人帶掌

凌空飛撲。他認爲即使把二女擊成重傷，也總比啄去眼睛好些。

這一式「鶴形八掌」，用了八成力度，罡風呼嘯，附近五丈之內的花木，連根拔起，他的掌勁首先擊到二女身上，兩聲悶哼，二女的身子凌空飛出五六丈，摔入花叢之中。

而那兩隻怪鳥，在罡風中飛翻，粉紅色的羽毛紛紛洒落，却未受傷，待罡風稍歛，又向二女疾掠。

岳家宇厲喝一聲，雙足在地上一點，再次飛撲，雙掌發出十成眞力，呼嘯而出。

由於他近來功力又精進不少，那雄渾的掌勁，竟發出風雷之聲，兩隻怪鳥，竟被震得四分五裂，羽毛紛飛。

那知還有一隻「血鸚鵡」，啄食了柳夢絲一隻眼之後，見岳家宇掌力雄渾無儔，不敢硬上，這畜牲狡猾無比，在花叢中躲了一會，後見兩隻極樂鳥被岳家宇擊得粉碎，就趁岳家宇和其餘人的注意力都注向柳夢絲時，這畜牲突然又撲向萬、紀二女。

但由於這鸚鵡全身血紅，十分刺眼，岳家宇立即發現，但要救已來不及。

因爲萬、紀二女在他的「鶴形八掌」震擊之下，已是奄奄一息，設若再出掌遠擊，他有信心擊碎此鳥，但二女必死無疑。

在這刹那間，岳家宇眞是一籌莫展，一顆心像被片片撕裂，因爲柳夢絲便是一個例子！二女最少要被啄去一目。

一片驚呼聲中，任何一個人都束手無策，因爲他們比岳家宇站得更遠，援手已是不及。

但岳家宇雖不敢出掌，却仍以最快速度疾掠而至，就在他掠近二女一丈時，那「血鸚鵡」的勾喙相距萬紫琴的右目僅差一二寸，岳家宇閉上眼睛，不忍卒睹。

就在這時，一聲嬌喝，只聞「嗡」地一聲，似有巨大的兵刃出手之聲，岳家宇睜目一看，原來是一根木拐，挾著嘯風之聲，襲向鸚鵡。

現在，「血鸚鵡」若要啄出萬紫琴的右目，而牠自己必被木拐擊斃。這畜牲比人還精，突然身子一偏，讓過木拐。而此刻岳家宇已經趕到。

擲拐之人正是白琬，她怎會出手救援情敵呢？這就是男女同情的奇妙處，她本來恨透了萬紫琴和岳家宇，恨不得她立即死去，可是她的恨乃由岳家宇所引起，乍見岳家宇驚悸萬分，萬念俱灰之態，白琬突然有一種極大的衝動，那就是不忍使岳家宇陷入絕望之地，因爲白琬雖然恨他，也知道她自己的行爲，才是使她失敗的大敵。

就這樣她決定出手救她的最大情敵，心中的悲苦不言可喻。

這一來岳家宇等人自是大出意料，作夢也想不到白琬會救萬紫琴，就在衆人驚愕之際，那隻「血鸚鵡」本不想襲擊白琬，因「百鳥娘子」曾交待過，第一個目標就是萬、紀二女和岳家宇。

此刻牠已知岳家宇不好惹，萬、紀二女已在岳家宇保護之，此路不通，柳夢絲已被牠啄去一目，而且身邊有宋象乾保護，只有一個白琬，因擲木拐，倒在地上，正是最易得手的目標。

「血鸚鵡」歛翼疾掠，快如血箭，待白琬聽到勁急風聲，自地上回頭過來，勾啄已經來到她的面前。

於是一聲慘嗥，岳家宇心胆皆裂，凌空拔起，距高臨下，猛掃一掌。

但那鸚鵡的目的已達到，鑽入花叢中，自三丈外一飛冲天，尖聲笑叫道：「姓岳的……你不吃虧，你的朋友失去二目……我的主人失去兩隻極樂鳥……」

岳家宇眼看著血鸚鵡消失，咬牙切齒，全身瑟縮顫抖，疾掠而下，把白琬抱了起來。

鮮血自白琬右目中淌出來，眼珠已被啄食，留下一個黑洞。悲嚎嘶叫著，聲如鬼嗥，令人肝腸寸斷。

現在，只賸下岳、宋及谷中蘭三個未負傷之人，宋象乾抱起柳夢絲，谷中蘭則爲萬、紀二女各服了一顆療傷藥丸，道：「岳弟，我們趕快找個地方，把他們安置下來，再行治療吧！」

岳家宇含著一泡淚水，由於白琬犧牲她自己，而救了萬、紀二女，岳家宇除了萬分感激之外，又不免十分內疚。

一個女人殘了一腿，已是天大不幸，如今又失去一目，和柳夢絲一樣，而她的兩次不幸，都是因他的過錯而起，也可以說是他害了她。

他覺得蒼天的安排，總是那麼殘酷！現在萬、紀二女得以身免，但白琬的不幸，却使他更加痛苦，因爲這是一件無法處理的難題。

如果萬、紀二女被啄去一目，他可以向她們保證，今生今世，絕不離開她們一步，也絕不會因爲她們失去一目而影响對她們的愛，但是，白琬如何處置呢？

宋象乾大聲道：「家宇，我們快點找個地方爲她們治療吧！柳、白二位姑娘眼睛已被啄食，要想恢服原狀已不可能，但萬、紀二位身負重傷，若不及時治療，恐有生命之虞！況且她們失血過多……」

谷中蘭已把萬、紀二女托起來悲聲道：「這只怪我們太大意，本就應該早想到那『無名夫人』就是『百鳥娘子』，也該看出那鸚鵡就是那女魔的『鳥中之寶』，却因……」

岳家宇檢起白琬的木拐，嘶啞著嗓音道：「我們走吧！」

他像失去了魂魄，目光呆滯，淚水自木然的面龐流下，跟著谷、宋二人下了雲龍山，進入徐州城中，入了客店。

現在已是落日時分，人生地不熟，到那裡找醫生呢？萬、紀二女重傷，可以自行治療，但白、柳二女各被啄去一目，鮮血不停地淌下，而且悲叫不已。岳家宇方寸大亂。

谷中蘭道：「岳弟，我看這樣吧！我們派出一位找醫生，一位看守白、柳，另一位爲萬、紀二位運輸眞氣療傷，遲則有變。」

宋象乾肅然道：「若要爲萬、紀二位姑娘療傷，谷姑娘比較方便些，就由小弟去找大夫吧！」

岳家宇點點頭，道：「一切拜托你了！越快越好。」

宋象乾去了之後，谷中蘭在另一屋中

爲萬、紀二女療傷，岳家宇失神地守柳、白二女。

「家宇。」白琬嘶聲道：「請補我一掌——我不能再苟活世上了。」

岳家宇陡然一震，道：「琬妹！爲什麼要生此念頭呢？軀體的殘缺，並不能影响人生，因爲妳有一顆善良慈悲的心——」

「不！不！」悲嚎道：「我是一個壞女人！我曾害過別人，現在也害了我自己，我是罪有應得的。」

「琬妹……過去的不必再提！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妳今日之行爲却證明妳非但不是壞人，而且大慈大悲，捨己爲人之心，無人能及——」

「家宇，我——無顏再活下去——快補我一掌！」

「妳聽我說！」岳家宇肅然道：「妳的父母，現在仍在蠻荒之地等妳回去，那種倚門倚閭的情形，只要閉上雙目，就歷歷如繪。難道妳忍心撇下他們自尋短見麼？況且，妳的仇人，不光是那隻扁毛畜牲，而是『百鳥娘子』，妳不想手刃仇人麼？」

「白姊姊！」柳夢絲嘶聲道：「岳大哥……的話是對的……我本來也不想再活……可是仔細想想……，我們若是自絕而死……正中了奸人之計……她會拍手大笑……所以我們要鼓起勇氣活下去……我們殘了一腿，還有一腿，失去一目，還還有一目，只要我們沒有害人之心，外表好不好看，無關宏旨！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手，殺死『百鳥娘子』！」

岳家宇連連點頭道：「柳小妹的話對極！那女魔的目的就是要你們沒有勇氣活下去，妳倆都是堅强之人，豈能上她的當！一個武林中人，身負絕技，知仇而不報，豈不被人恥笑！」

「可是……」白琬切齒道：「本來面孔好好的，如今竟變成一個獨眼龍，失去一腿，變成地不平！我……實在受不了。」

「白姊姊！不要緊，今後可以戴上面紗，至於腿壞了，行走都可以坐車子。」

岳家宇一拍大腿，道：「不錯！我要以大量的金錢，爲妳們製造一輛豪華的馬車，妳們不必走路。無論到那裡，都不離車子。」

岳家宇知道柳夢絲的幾句話已經收效，連忙安慰她道：「琬妹，妳是萬、紀二位的恩人，也是我的恩人，今生今世，我岳家宇決不再離開妳！」

白琬嘶聲叫道：「我好看的時候……你不理我……如今變成一個醜八怪……你才說這句話……」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琬妹，俗話說：金憑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我們的了解雖自痛苦中得來，但爲時仍不算晚！與人相交，貴相知心！至於眼睛方面，說不定當今之世，也有名醫能治！」

柳夢絲道：「白姊姊，妳比我好得多了，我雙腿皆殘，任何名醫都無能爲力，而你的腿，仍有治癒的希望，而且妳父母健在，小妹我……」

岳家宇道：「好了，妳們二位今後有了伴侶，正可同車出遊，而我也盡一切可能，爲你們設法治療……」

由掌燈時分一直等到二更天，仍未見宋象乾回來，岳家宇心焦如焚道：「二位在這裡等一等，我到別一房中去看看谷姊姊，她正在爲萬、紀二位療傷……」

他走到隔壁房中一看，不由得心胆皆裂，原來谷中蘭與萬、紀二女都躺在床上，氣如游絲，好像在行功時被人驚擾或偷襲，走火入魔了。

* * *

岳家宇腦中「嗡」然猛响，手足無措，陡然而來的劇變，使他不勝負荷，不知如何着手救治。

他知道走火入魔九死一生，即使僥倖不死，也得落個殘廢。但他不知道應如何處理？

他望著三個少女，再想想隔壁兩個，像他這種堅强的人，也想到了毀滅一切的念頭，而他又不敢聲張。

「怎麼辦？」他焦急地團團轉，額上大汗淋漓，他聽說過，對走火入魔之人，若非內行，只要一動他們，就斷絕治療之機。

但她們都奄奄一息，他又不敢離開，隔壁兩位也是一臉色污，形同厲鬼，設若宋象乾一夜不回來，那就……

「天哪！」他仰天無聲地悲嘆著：「我岳家宇出道以來，並未妄殺過一個好人，你爲什麼對我如此冷酷？」

快到三更，宋象乾仍不見影子，而谷中蘭等三女，氣息微弱，面如白紙，生死只差一線了。

「鈴鈴鈴」一陣鈴聲自院中傳來，只聞一人以蒼老的聲音道：「專醫內疾外傷，小兒驚風，婦女百病……」

「喂！」另一人大聲道：「去！去！江湖郎中，在這裡吵什麼？」

只聞郎中道：「哥子不可小覷一介郎中，俗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小可自幼行醫，時年五十有五，屈指算來，已歷三十餘載……」

「去！」那人沈聲道：「老子不信這一套！」

郎中哂然道：「哥子舌胎泛黃，雙目失神，動輒大汗淋漓，此乃腎火虛旺之徵也，不可不防……」

岳家宇心中一動，立即向窗外望，只見一個肥胖老人，頭髮已光，却滿面紅光，身著洗漿得泛白的灰布衫，背上負着一個藥箱，箱中寫著「百草大仙」四字。

那知道這個肥胖老人的眼神極尖，岳家宇不過是自窗上破紙孔向外望去，並未出聲，却瞞不了老郎中，只見他向窗上看了一眼，肅然道：「哥子，你也許以爲老夫是危言聳聽，嗐！」他一指岳家宇道：「這屋內之人，目愠凶光，滿佈血絲，乃是內心憂忿鬱積，無從發洩之現象，若不及時疏導，可能導致瘋狂之症……」

那人原來是本店伙計，確有腎虧之症，不由大爲折服，道：「老人家，想不到眞有一套哪！不錯！這房間中住著一位相公，和五位姑娘，其中四位姑娘都身罹重病，那相公正是急得不可開交呢！」

「是了！」郎中搖了一陣鈴，哂然道：「專治內疾外傷，老少男女百病……」

岳家宇走出屋外，站在石階上抱拳道：「先生目光如電，隔著一道窗子，即看出在下心有隱憂，實令人敬佩，在下幾位

友人，確有重症在身，可否請先生先到屋內一看？」

郎中打量岳家宇一下，道：「公子過獎了！老夫不過是憑經驗，看出公子眼神失常，斗膽直陳！既然如此，老夫只得一試。」

岳家宇首先把他帶到谷中蘭和萬、紀三女房中，肅然一指三女道：「其中二女身負重傷，另一位爲她們以內功療傷，不知怎地，竟也倒在床中，狀似走火入魔，不知先生能否治療？」

老郎中試過三女的脈搏，哂然道：「這三位姑娘之傷勢固然極重，但非走火入魔，若是走火入魔，老夫並非武林中人，就無能爲力了！只是其中一位，因傷氣太重需時較久……。」

岳家宇不由大喜，道：「如此說來先生有把握治療兩位了？不知那一位需時較久？」

郎中道：「就是那一位！」他指的是谷中蘭。

岳家宇心頭一涼，道：「不知是否有危險？」

「關於這一點，老夫不便過早下斷話，須視公子您的態度而定。」

「態度？」岳家宇肅然道：「在下不懂先生之意……」

郎中道：「公子有所不知，那兩位是被人擊傷內腑，尚幸武功頗有根基，尚有生機，只是這一位爲她們療傷時，突萌消極之念，心神一分，眞氣分岔，淤積奇經八脈之中，所以治療起來，大費周章。」

岳家宇茫然道：「如果不是有人偷襲干擾而走火入魔，以谷姊姊的功力，似不可能出這種毛病，這是初學內功之人易犯之過錯……」

郎中道：「不知公子與三位姑娘是何關係？」

岳家宇道：「不瞞先生，三位都是在下的未婚妻……」

郎中道：「誰先誰後？」

岳家宇怔了一下，道：「若論相識之時間，萬、紀二位較早，若論名份，則以谷姊姊爲早，由於基於某種原因，她已是在下的妻子。」

郎中肅然點頭道：「這就是了！女人善妒，自古已然，不論任何了不起的女人，都不能例外，公子試想，尊夫人所醫治者，正是她的情敵，心中自是不甘，但她爲人正直，自不會產生惡意，正因爲如此，一時心神不屬，運功岔氣，昏了過去。」

岳家宇一年來與許多少女在一起，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肅然點頭道：「先生之判斷十分可嘉，不知要多久才能治癒？」

郎中道：「那兩位若需七日，這一位至少要半月二十天！不過有一件事，公子不知能否信任老夫？」

「何事？」

「就是關於這尊夫人所學何種內功及武術？」

「這……」岳家宇肅然道：「她的內力，在下不知，但她所學的武功，與在下大致相同……」

「這就比較困難了！」郎中微微搖頭道：「老夫並非武林人，但爲武林中人治療疑難雜症却不勝枚舉！凡是這種情形，必須徹底了解患者的內功路數……」

「這眞是本人大意之處，相處這麼久，竟忘了問她修習何種內功？」

「不過……」郎中肅然道：「老夫對武技雖是門外漢，但對人生理却十分清楚，那種武技需要何種內力，才能配合得當，大致也可以分別出來，設若公子知道尊夫人所習何種武技？詳細告訴老夫，尚有三四成治癒的把握……」

「三四成？」

「是的！若連尊夫人修習的武技也不知道，尊夫人恐怕……」

岳家宇駭然道：「先生是說，設若在下不能說出她所修習之武技，就沒有救了？」

「不錯！」郎中肅然道：「老夫相信任何人也必束手，而且不出七日，就……」

岳家宇心道：「谷中蘭的武術與我差不多，只是比我所學的多一點，不過，說出她的武技，詳細告訴一個陌生人，是否可靠，似乎尚要斟酌一下……」

岳家宇道：「請先生到這邊來看看，還有兩位姑娘，也需要治療……」

二人來到隔壁房內，岳家宇指著二女，道：「這二位的眼睛，被鳥啄去一隻，至於她們的腿，一是自幼已殘，一是剛剛致殘不久，不知是否可以治療？」

郎中道：「腿部傷殘，老夫十拿九穩，至於眼睛……」他神秘地一笑，道：「公子您算是找到了行家……」說著，掀開木箱，取出一個破璃瓶子，裡面裝著水漬，水漬泡著各式各類的眼睛。

岳家宇不由陡然一震，吶吶地道：「這……這是人的眼睛？」

郎中哂然道：「當然，而且是一些美極的女人眼睛！老夫以特製的藥水泡起來，隨時可以換裝……」

岳家宇失聲道：「越來越玄了！這……這簡直是不可能之事……」

郎中肅然道：「一般人來說，都有此種感覺，但我國醫術，始自華佗、扁鵲，沒有不能醫治之症，後因每一代保留一方，逐漸失傳，以致使一些本可醫治能癒之症，竟束手無策，老夫七年前獲得前代醫界奇人一本手抄筆記，經過五六年苦研，頗有心得，所以江湖很少知道老夫之名……」

岳家宇抱拳道：「那好極了！先生若能治癒五位之症，在下必當重謝，不知先生醫費多少？以便準備？」

郎中道：「若以五位之重症，非數千兩不可，但老夫行醫以來，醫費足以餬口即可，公子償我百兩足已！」

岳家宇慨然道：「百兩紋銀，恐怕連藥費也不夠，先生莫要太謙！在下決以千兩相贈，不知要到何處治療？」

郎中道：「雲龍山附近清靜之地甚多，隨便找一處即可，只是老夫剛才所談之事，若公子不知，尊夫人之症老夫就無能爲力了。」

岳家宇肅然道：「請先生到客房小坐，在下與二位姑娘商量一下……」

郎中道：「此事關係重大，理應愼重

……」他出了內間，到客房中去了。

岳家宇低聲道：「剛才小兄在隔壁所講之話，二位一定聽到吧？」

白琬道：「此人不見經傳，却自稱任何病都能治，而且竟能換眼睛，根治殘廢之骨折，關於這一點，我不敢深信！」

柳夢絲也冷笑道：「此人來得突然，世上沒有這等巧合之事，我認為此人之企圖……」

白琬接道：「關於他能治療百病之事，只能姑妄信之，幸好有小兄監視，諒他不敢出花樣！」

白琬道：「我認為他的可疑之處，不在於吹牛能治百病，而是要你說出谷中蘭所修習的全部內功及武技……」

柳夢絲道：「不錯！我沒聽說治療內疾，還要詳細詢問患者的內功及武學，而且他又不諳武功，這不是欺人之談麼？」

岳家宇深深點頭，道：「不錯！我正為此事委決不下，所以要和兩位商量一下。」

白琬道：「我有個辦法，不知是否可行？」

岳家宇肅然道：「不管是否可行，也請趕快說出來……」

白琬低聲道：「這辦法雖然較為穩當，但會得罪谷姊姊……」

岳家宇似有所解地道：「我知道了！妳是說要那『百草大仙』先為其餘之人治療，待事畢之後，如果確有起色，證明他的醫術確有過人之處，再告訴他！」

岳家宇道：「我早已想到這一點，只怕誤了谷姊姊的生機，我可以試探一下再說！」

那知「百草大仙」已經聽到，朗聲道：「各位的懷疑，自在情理之中，老夫既是為了濟世救人，當設法使各位信任！就依各位的辦法，先行醫治失去一目的二位姑娘。」

柳夢絲伸伸舌頭，道：「這老傢伙不簡單哪！若說他不會武功，我絕不相信。」

岳家宇道：「這不過是謙虛而已！須知醫學與武學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要精於醫道，必須輔以武學基礎，相反地，要深研武學，最好精於醫道。」

只聞「百草大仙」道：「公子之言極是，老夫對武功雖然略知皮毛，豈敢奢言內功？請公子速僱一輛車子，把幾位姑娘運到雲龍山西方一座關帝廟中。那裡極為清靜，老夫在那裡等候……」

岳家宇找店伙僱了一輛大型轎車，並交待店家說，如果友人宋某返店，就叫他到關帝廟去找他們。

大約將近五更，來到關帝廟前，此處果然十分荒僻，共有五間大殿及左右兩廂，並無僧侶駐錫其間。

而「百草大仙」果然已在守候，岳家宇把她們抱入西廂中，「百草大仙」立即動手為白、柳二女治療眼睛。

這是一樁空前絕後的醫界創舉，「百草大仙」自藥瓶中挑了一隻眼睛，還連著一條細長的肉線，安放於白琬的眼眶內，然後敷上藥物，包紮起來，接著又為柳夢絲裝上，如法泡製。岳家宇半信半疑。

只聞「百草大仙」道：「現在趁機為另外二位治療內傷，至於谷姑娘，留待最後治療……」

這樣岳家宇就十分相信他，同時也略感不安，人家抱著濟世救人的宗旨，而自己却懷疑人家。

「百草大仙」為萬、紀二女服下數種藥物，肅然道：「大概兩個時辰之內，即可逐漸醒來，今天入夜之前，當然能略進飲食，至於白、柳二位，三天內可以取下藥布，當能視物。」

岳家宇大為驚喜，連連抱拳道：「不知谷姑娘能等待多久？」

「百草大仙」道：「三天內無碍！公子自管放心！」

時間在焦灼等待中道過，慢得像蝸步一樣，好歹等到日正當中，萬、紀二女突然蠕蠕而動，不久就發出呻吟之聲。

岳家宇喜極而泣，道：「紫琴……露露……妳們醒醒！我在妳們身邊……。」

萬紫琴微睜雙目，喃喃地道：「宇哥哥……我……我胸中很難過……。」

岳家宇握著她的手，柔聲道：「紫琴，忍耐點！妳很快就好了，幸虧一位『百草大仙』前輩，及時趕到，救了妳們……」

露露美目微睜，欠欠身想坐起來，又痛又叫一聲倒下，呻吟道：「家宇……家宇……我死了沒有？」

岳家宇抹去她頰上的淚痕，道：「露露！妳好了！妳不會死的！」

「百草大仙」笑笑道：「岳公子，老夫沒有說謊吧？待老夫再為她們服點藥物，將能提早恢復，也許明天就能走路了！」

岳家宇深深一揖，道：「前輩救命之恩，容當圖報！前輩醫術高明，晚輩欽佩不已。」

「百草大仙」又為萬紫琴、紀露露配了藥，就這樣就等到第二天下午，柳、白二女呼叫眼痛。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這是甚麼道理？莫非……」

「百草大仙」道：「這是逐漸好轉的先兆，岳公子，你可以放心了！大約明天早晨，她們就可以除去藥布視物了。」

「噢！」岳家宇激動地道：「前輩眞乃神人也，受我一拜……」

「百草大仙」連連搖手道：「公子切莫見外，老夫不慣受此大禮！再說此番救人，也抱著試驗心理，因老夫自學了前輩手抄本上的醫學之後，移植眼睛尚是創舉，所以有點冒險，設若失敗，老夫我……」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準備如何？」

「百草大仙」苦笑道：「行醫者身上多是『巴豆』和『砒霜』，設若移植不成，勢必貽誤令友生機，老夫定然自絕！」

岳家宇大為感動，就在這時，萬、紀二女已經坐了起來。

萬紫琴道：「宇哥哥，我感覺已經好了，只是有點虛弱！」

紀露露道：「宇哥哥……我有點餓……」

岳家宇眞是無法形容內心的喜悅，立即把準備好的食物為她們充饑。他現在已不再懷疑，這位名不經傳的郎中了。

又過了漫長的一夜，當他醒來時，已發現白、柳二女站在他的身邊，同聲道：「岳大哥，我們能視物了！當眞是奇蹟！

只是稍微有點不習慣！」

柳夢絲道：「那是因爲換上了的眼睛略大些，我已經變成一個『鴛鴦眼』了……。」

「哈……」岳家宇一躍而起，端詳他們一會，突然把她們抱了起來，狂笑一陣之後，放下她們，回頭對「百草大仙」肅然道：「前輩，晚輩對前輩的醫術，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現在就開始治療谷姑娘吧！」

「百草大仙」肅然道：「設若岳公子不若說出谷姑娘之內功及武學，老夫仍有另一辦法，只是這辦法不大可靠……」

岳家宇大聲道：「晚輩絕不懷疑前輩了！現在就開始吧！」

二人進入正殿中，岳家宇不厭其詳地把「鶴形八掌」及他的「一元罡」心法說了出來。

在這刹那間，「百草大仙」眉飛色舞，立即肅容道：「由於公子毫不隱瞞地說出此學，老夫有把握於三五個時辰之內，使她醒來，七日之內使她恢復原狀！」

岳家宇「卜」地跪下，大拜三拜，虔聲道：「前輩大德，晚輩當刻骨銘心……」

「百草大仙」連忙地把他拉起來，道：「公子言重了！坦白地說，捨公子之外，恐怕任何人也不會把絕世武學及內功心法毫不保留地說出來！好了！現在就動手救人吧……。」

岳家宇把谷中蘭抱到東廂之內，「百草大仙」先以針灸之法，爲谷中蘭以「神針過竅」之法，連穿數大要穴，然後再服下藥物，由二人同時運輸眞氣。催動停滯於她奇經八脈中的淤氣。

大約兩個時辰過去，谷中蘭悠悠醒來，乍見岳家宇，不由悲聲道：「岳郎……我對不起你……」

岳家宇肅然道：「蘭姊……妳千萬不可自責……小弟認爲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在那緊要關頭……寧願犧牲自己……也不願傷害別人……」

谷中蘭悲聲道：「岳郎……你說對了……我在那一刹那，曾有惡念……但一想到你……我就深深自責……終因心神微分……岔氣昏倒……」

岳家宇道：「好啦！妳已經無碍了！我還要告訴妳一件大喜事，連白、柳二位姑娘的眼睛，也被前輩治癒了！至於萬、紀二位的內傷，也被前輩治好了……。」

「眞的？」

谷中蘭看了「百草大仙」一眼，那表情很奇特，只是岳家宇並未發現，而「百草大仙」也點點頭，他的表情也有點神秘，道：「其實老夫事前也沒十成把握，這全是岳公子大義感動所致……」

岳家宇道：「蘭姊，據前輩說，妳在七天內可以復原，妳好好休息吧！」

岳家宇這幾天來，心神交瘁，此刻心情一鬆，睡意來臨，倒在殿中呼呼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醒來時明月在天，萬籟俱寂，他站起來正要去看看萬、紀二女，突然聽到低聲說話的聲音，自東廂發出來。

岳家宇心道：「大概谷姊姊未睡，正在和萬、紀二女交談呢。」

他出了大殿，突然聽到東廂說話的聲音，並非萬、紀二女及白、柳二女，乃是「百草大仙」的聲音，心道：「這位名不見經傳的江湖郎中，竟有一身絕世的秘學，却不爲人知，昔年之華佗、扁鵲，相傳也不過如此！此番若非遇上他，非但白、柳二女的目必然無救，谷姊姊必死無疑，甚至於連萬、紀二位，能否治癒都成問題……」

他仰天長長吁了一口氣，心道：「深更半夜，這位前輩仍在爲谷姊姊治病，眞是……」

突聞「百草大仙」低聲道：「妳聽著！老夫武功造詣並不如妳，所以聽他述說一遍，無法全部記住，但大體來說，尙不致遺漏緊要之處……」

谷中蘭道：「只要記住緊要之處就行了，你快說吧！」

岳家宇心頭一震，腦中「嗡嗡」作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駭然心道：「難道『百草大仙』眞是一個壞人，他救治她們，只爲騙取我的武功？」

「那麼？他爲甚麼要告訴谷姊姊呢？」

岳家宇一顆心直往下沈，立即又想起司馬龍的話，司馬龍曾懷疑谷中蘭，要他暗中注意。

「我不信！」他喃喃地道：「一個人做壞事，必須有其重大之原因和理由，我和她無怨無仇，而我身上也沒有他需要的東西，而且她的武功比我高，至於師父說，她想獲得我，那是非常牽强的理由……」

他輕輕掠到窗邊，不敢舔破窗紙，因他以爲谷中蘭的功力比他高出許多，易被發現，只能貼耳靜聽。

「百草大仙」道：「前七招我已抄錄下來，妳可以自己去看，至於第八式，坦白地說，我苦思一天一夜，無法領會，所以不得不佩服這小子的天資……」

谷中蘭道：「快點嘛！待會他醒了，就沒時間了！」

「天哪！」岳家宇心中直冒凉氣，忙道：「難道眞的不幸而被師父言中？」

他又搖搖頭道：「可是『鶴形八掌』是谷姊姊一手悟出來的，共有十二式，而我僅會八式，難道她會向我偷藝？」

「這是非常荒謬的想法！」他大力搖搖頭，但是，捨此想法之外，谷中蘭剛才的話，又如何解釋呢？

「聽谷姊姊的口氣，似乎『百草大仙』對她頗爲尊敬，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心中盤算著，不知應該如何處理？「鶴形八掌」，是他賴以報仇的絕學，豈能被別人偷去，況且這「百草大仙」到底是何路數，仍然不知。而谷中蘭的身份，也是一個謎了。設若此刻現身，萬一誤會，甚是尷尬。

就在此時，「百草大仙」立即低聲道：「這第八式，是最複雜的一式，似乎包括了凌空飛撲、截擊、閃避、誘敵及無儔的內力招式，首先將眞氣提至七八成，然後……」

「不行！」岳家宇當機立斷，必須及時現身，這一招絕學不能落入別人之手，況且這種武學雖是谷中蘭所研，由於是白鶴演出，再經岳家宇悟解，事實上也等於岳家宇自創，他身形一閃，推門而入。

「你……」「百草大仙」驚愕一下，那慈

譎的面孔上，突然顯出凶芒，而谷中蘭也不由微微一震。

岳家宇心中雪亮，只是不知谷中蘭的企圖如何？立即向她望去，只見她微微一笑，道：「岳郎，你這人聰明是聰明，只是有時心眼太直，這種絕學，怎能隨便告人？」

岳家宇沈聲道：「為了救人，小弟不說又該如何？不知姊姊和他是何關係？」

谷中蘭姍姍走到「百草大仙」身邊，嫣然一笑道：「他是我的……」玉手一探，「百草大仙」一點未防，嗓中「咯」一聲，口噴鮮血，仰身倒地，氣絕身亡。

「蘭姊姊妳……？」

「我！」谷中蘭沈聲道：「岳郎，若非姊姊做事小心，軟堅兼施，百般套問，他才說出偷學『鶴形八掌』之事，後果不堪設想，而姊姊一番心血也白費了……」

岳家宇見她一本正經，理直氣壯，不由愕在當地，無言以對。

＊ ＊ ＊

谷中蘭見岳家宇十分不安，立即姍姍走到他的身邊，無限體貼地道：「岳郎，不是姐姐責備你，姐姐花了數年心血，研成十二式絕學，而你也不負我望，學成八式，在目前武林之中，敢說頂尖人物，除了家師之外，無人能敵！怎可隨便告訴不相識之人？」

岳家宇謙然道：「蘭姐的責備，小弟無話可說，可是小弟對這件事仍是不解，設若百草大仙企圖偷藝，又何必大費周章，在小弟身上動腦筋？乾脆趁姐姐重傷時逼問姐姐，不是收獲更大些？」

谷中蘭微微一笑，姍姍踱了兩步，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須知逼問和利用心機讓對方自動說來，完全不同，第一，被强迫之人，心有不甘，可能把重要的心法隱而不說。第二，有你在一邊，他也無暇來逼問我……」

岳家宇點點頭道：「這也是實情！但是……」

谷中蘭打斷他的話，續道：「而你為了感激他，以及盡力救治我們，一旦答應說出來，必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惟恐遺漏一點，而斷送了我等生機！」

岳家宇肅然道：「蘭姐姐此言甚是，但他為什麼要告訴姐姐呢？」

谷中蘭道：「我發現他在偷偷操演武功，偷看之下，發現頗似本門武學，乃嚴加盤詰，最初他不肯說，後來我露了一手，他自認不是敵手，才說了出來……」

岳家宇慨然道：「此人雖然心懷叵測，但他救活了五位，功不可沒，他就是直接要求，小弟也會答應他，不知姐姐為何立刻殺了他？如果留他活口，再盤問一下，定能知道我的眞正企圖！」

谷中蘭立即搖頭道：「凡是精通醫術的敗類，身邊都有毒害人的毒物，姐姐剛剛復原，內力極弱，設若他以毒藥傷了你，連個援手之人也沒有，所以姐姐不得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死他……」

岳家宇本是滿腹狐疑，此刻已經釋然，歉然道：「姐姐，我錯怪你了……」

谷中蘭柔聲道：「岳郎，我們是夫妻呀！你又見外了……」說著溫柔地投入岳家宇懷中，幽幽地道：「岳郎，你太純潔了，所以別人隨便說些懷疑姐姐的話，就會相信……」

岳家宇心中一跳，吶吶地道：「沒有呀！誰……誰說妳的壞話？」

谷中蘭幽幽地道：「我不過是比喻罷了！你這人甚麼都好，只是耳朵軟些！心地太仁慈，最容易聽信別人的話！就以「百草大仙」來說吧……」

「算了！」岳家宇肅然道：「我們把他的屍體埋了吧！不管怎樣，他總是妳們的救命恩人……」

這時萬、紀、柳、白四女同時也趕來，乍見「百草大仙」的屍體，驚問發生了何事，？岳家宇立即把剛才發生之事說了一遍。

萬紫琴微微搖頭，道：「偷藝雖是可惡，但他畢竟是我等數人的救命恩人，依小妹的看法，廢了他的武功即可，殺死他實在於心不忍……」

紀露露也附和道：「琴姐之言極是，小妹也認為此事處理有欠妥當！」

岳家宇不便發表意見，但他也認為谷中蘭處理這件事十分不妥，不過事已至此，埋怨也沒有用。

那知白琬却大唱反調，冷冷地道：「我認為一般人都犯了一種通病，那就是『落了瘡疤忘了痛』！谷姑娘殺了此人，固然稍嫌過份，這本是一種感恩圖報的想法，無可厚非，但各位必須弄清楚，他之突然現身，幾乎是分文不取，為吾治療絕症，乃是有計劃的陰謀，一旦『鶴形八掌』全部學成，咱們的罪業可太大了！各位想想看，設若谷姑娘不當斷不斷，和我們的想法一樣，讓他學成了『鶴形八掌』，貽害武林，那時我們應該對他感恩，還是對他懷仇？我們對谷姑娘應該抱怨，抑是應該抱愧？」

白琬話雖也有理，但因她也是受惠者，竟完全抹煞了「百草大仙」的救命之恩，對「百草大仙」之死，無動於衷，表面雖不便反駁，心中却極不為然。

谷中蘭淡然一笑，說：「萬、紀二位妹妹，悲天憫人，心地善良，愚姐至為欽佩，只是為了岳郎及整個武林著想，愚姐情願負担心毒手黑之譏。」

岳家宇道：「如果『百草大仙』是『百鳥娘子』同夥，故意送給柳小妹一隻鳥，然後再唆鳥害人，再叫『百草大仙』出面救人偷藝，其背後主使人必是左世保那個惡賊，因為他的『鶴形掌法』不及小弟。」

谷中蘭道：「這就是了！設若偷藝成功，岳郎必被左世保暗算，以左世保的為人，挾絕技肆虐武林，不久就有一場浩劫！」

岳家宇提起「百草大仙」的屍體，出了小廟，就埋在廟後。他這時才想起師父，既然要暗中察看谷姐姐的行動，怎會不知「百草大仙」的陰謀？莫非他老人家觀察數日，以為谷姐姐沒有問題，有事他去了？

他們七人回到店中，岳家宇暗自決定，在這裡等上三天，也許師父會來找他，指示機宜。

白琬與柳小妹一房，萬、紀二女一房，谷中蘭和岳家宇各一房，因為萬、紀二人對白琬仍有餘恨，見了面很不自然，雖然白琬曾仗義出手，擊斃了一隻極樂鳥，

解救過萬、紀二人，但她們相信，任何一個人在那時候都會仗義出手，因為白琬過去的行為傷透了她們的心。

柳夢絲則非常同情白琬，因為她們是同病相憐，都是殘了一腿之人，至于岳家宇對白琬的印象，已經好轉。

岳家宇看出，白琬對於谷中蘭非常友善，故示親近，第三天傍晚，他們在附近名勝處玩罷歸來，七人同桌用膳。

白琬對岳家宇道：「岳大哥，我們七人之中，那位武功最高？」

岳家宇肅然道：「當然首推谷姐姐！」

谷中蘭謙遜地道：「岳郎過獎了！愚姐女流之輩，先天上即受限制，若論功力與資質，岳郎為第一人，而且不久將來，必能為武林放一異彩。」

岳：宇道：「蘭姐太謙虛了！小弟的『鶴形八掌』乃蘭姐研悟而成，共十二式，而小弟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僅能記住八式，豈能與姐姐相提並論！」

白琬大聲道：「谷姐姐別客氣了！按理說妳是岳大哥的師父，俗語說：技高一著！小妹十分佩服！小妹有個不情之請，不知谷姐姐肯不肯賞臉？」

谷中蘭微微一笑，道：「白小姐切莫見外，有話自管說出來！」

白琬道：「小妹心儀姐姐的絕學已久，始終未見過姐姐出手，今趁酒興，不避班門弄斧之譏，拋磚引玉，討教幾招……」

此言一出，谷中蘭面色微變，岳家宇則暗暗怪她多事，萬、紀二女不由互視一眼，認為她是自討沒趣，只有柳夢絲拍手道：「好極了！小妹也想瞻仰一下谷姐姐的絕學，以飽眼福！」

谷中蘭面色平靜下來，苦笑道：「據愚姐知，幾位妹妹之中，白小妹身手最高！愚姐不過是虛有其名，不學無術！白小妹還是饒了我吧！」

白琬大聲道：「谷姐姐，妳這就不對了！謙虛固然是人之美德，但也不可過份，妳的武功，連岳大哥也望塵莫及，妳這樣說，豈不是嫌小妹相差太遠，不屑出手麼？」

柳夢絲道：「白姐姐的話也對！谷姐姐身手最高，乃是很顯然的事實，既是自己人，而且是互相研究觀摩，就不用客氣了……」

谷中蘭本是一個十分穩健，寵辱不驚之人，乍見柳夢絲也出言相勸，甚感為難，面呈難色，委決不下。

岳家宇肅容道：「既然琬妹誠意討教，谷姐姐也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好在旨在印證，以五招為限，點到為止，蘭姐姐不必太謙了！」

此刻萬、紀二女雖未表示意見，却很希望趁機看看谷中蘭的武功，也以渴望的目光望著她。

谷中蘭却微微一笑，道：「愚姐荒廢已久，當場現眼自所難免，白小妹可要手下留情呵！」

白琬道：「谷姐姐若再客氣，那就是巧言令色了……」

白琬站起來，伸手一讓，說：「谷姐姐請！」

谷中蘭緩緩離坐，却向岳家宇苦笑一下，表示她十分為難，岳家宇知道她的心情，若認真動手，又怕當眾使白琬現醜，設若不認真，她自己也不甘退讓。

二人來到園中，其餘人同時離席，站在簷下觀戰。

白琬微微一福，道：「谷姐姐，小妹也不和你客氣了，看掌……」

「忽」地一聲，一道暗勁湧向谷中蘭的胸膛。谷中蘭身子急轉，讓過正鋒，衣衫被勁風拂得「獵獵」作响。

白琬臉上掛著一抹不屑之意，再提三成真力，一口氣劈出十一掌，也僅是金佛絕學上的一招。

谷中蘭身形三飄兩閃，仍不還手，但由她的動作和表情看來，並不輕鬆，這使岳家宇等人大為不解。

以谷中蘭的成就，即使處處相讓，對付白琬，也該遊刃有餘才對。可是現在看來，二人的功力相差極微。

兩招過去，谷中蘭並未還手，白琬大為不服，納足十二成真力，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劈、拍、削、推，三十七掌幾乎於眨眼間完成，共為三招，谷中蘭要想閃避而不接招，根本辦不到，急切中退了一步，讓過十餘掌，兩袖交發，硬接三掌。

「蓬蓬蓬！」地上石屑飛濺，塵土暴捲，二人各退三大步。但白琬似乎略佔上風。

谷中蘭苦笑道：「愚姐剛剛說過，武功荒廢已久，各位還不相信，現在可相信了吧？」

白琬怔了一下，哂然道：「谷姐姐深藏不露，莫非不屑與小妹……」她突然閃電欺身，立掌如刀，一式「霧鎖雲山」，猛切谷中蘭的左肩。

這一手突而其來，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萬、紀二人以為谷中蘭居心至善，為了不使白琬難堪，自願略佔下風，而白琬非但不領情，，反而出手偷襲，不由大為火光。

岳家宇哼了一聲，但要阻止而是不及，心想，就叫蘭姐挫挫妳的銳氣也好。

這不過是瞬間之事，谷中蘭悚然動容，急抽身化解，已經遲了一步，「叭」地一聲，肩上被切中，踉蹌退了五步，差點栽倒。

岳家宇不由暴怒，疾掠而上，掄掌猛摑，「拍拍」兩聲，白琬掩面已退。雙頰上赤紅一片。

岳家宇走到谷中蘭身邊，道：「蘭姐，妳沒有受傷吧？」

谷中蘭悽然一笑，道：「還好！並無大傷，不過你也不要怪她，只是她把姐姐看得太高，見姐姐有意相讓，甚是不服，其實她並無惡意……」

岳家宇回頭冷峻地對白琬道：「我若是妳，就馬上回到恩公身邊，別在這裡惹人生厭！我岳家宇對妳的容忍已經到了極限！」

白琬美眸中精光流轉。臉色一陣激動，似要發作，但她終於忍了下來，向谷中蘭道：「谷姐姐莫怪！小妹也一時好勝，冒犯了姐姐，尚請見諒……」

谷中蘭臉上閃過一絲奇異之色，立即笑道：「白小妹見外了！設若妳剛才居心不善，愚姐豈能挺身挨這一掌，咱們都是

們繼續飲酒……」

岳家宇瞪了白琬一眼，招呼衆人重行入席，白琬不願再吃，先自回房，此刻只有宋象乾暗暗點頭，看出白琬的心意。

飯罷已近三更，各自回房，宋、岳二人同房，岳家宇忿然道：「白琬今天的行爲，小弟大爲不齒！把她留在身邊，終是大患！」

宋象乾顧左右而言他，道：「家宇，左世保既然不是你的敵手，必定陰謀百出，向你下手。你不可大意！」

岳家宇道：「這個我知道！若非有蘭姐在此，她們五個姑娘，我眞有點不放心呢！」

宋象乾道：「關於谷姑娘之事，小兄甚是不解……」

岳家宇肅然道：「莫非義兄也懷疑她的身份？」

「不！」宋象乾連連否認，道：「小兄是說，她的武功既然超越過義弟，剛才白姑娘那一手雖然未打招呼，似也不該被擊中……」

岳家宇大搖其頭，道：「義兄若爲了這件事而懷疑蘭姐，那就非常可笑了，蘭姐這人心存厚道，寧肯自己丟人現眼，也不願使白琬難堪，這正是她不同凡响之處，一個年輕人很難做到……」

宋象乾知道二弟爲人忠誠，不會憑空懷疑一位對他有恩之人，但他自猜出白琬的心意之後，前後一想，谷中蘭可疑之處極多，他說：「義弟，我必須首先聲明，行道武林，信義忠誠固應列爲首要，但要因人而施，有時大胆假設，亦爲處理事件必須三步驟……」

岳家宇道：「小弟不太懂大哥的意思！」

宋象乾道：「就以惡鳥襲人這件事來說吧！設若谷姑娘眞是一位身負絕技之人，四位姑娘同時遇險，而谷姑娘却袖手旁觀……」

岳家宇愣了一下，大大搖頭道：「義兄誤會了！小弟記得當時她相距四位姑娘太遠，根本無法援手……」

宋象乾不想再談這件事，若是談得太多，反使二弟不快，而且會妨碍他的行動，他含糊地道：「不早了！我們該安息了吧！明天要離開這裡……。」說畢自行上床躺下。

岳家宇也上了床，二人默然良久，岳家宇才低聲道：「義兄還以爲她可疑麼？」

「…………」

「義兄！義兄！」

「……」宋象乾並沒有睡著，故作熟睡，且微微發出鼻鼾聲。

岳家宇喃喃地道：「她會是那種人麼？不可能的……」

大約過了四更，宋象乾輕輕下床，開門閃了出去，只見白琬的房中還有燈，其餘房則已無燈光。

宋象乾本想和白琬談談，交換一下心中所懷疑之事，設若己人所見略同，那就表示谷中蘭確有可疑之處了。

四女所住的房間是正房，岳、宋是廂房。而谷中蘭則是在後面一座單獨小屋中。

宋象乾穿過正屋，正要去敲白琬的門，又感覺深更半夜去叫一個少女的門不大方便，立刻收手回來，就在這時，隱隱聽到後面小屋中發出極輕微的步履聲。

宋象乾的年齡雖與岳家宇差不多，但江湖經驗却豐富得多，心中不免起疑，因爲谷中蘭那小屋中已熄了燈，怎會有輕微的步履聲？

他輕輕掠到正房門後貼門靜聽，不錯，那小屋中却是有人在蹀踱。

「莫非谷中蘭未睡？正在踱步？」他搖搖頭，心道：「這輕微的步履聲，好像發自纏足的女人，而谷中蘭乃是天足，聲音迥然不同……」

宋象乾本已對谷中蘭犯了疑心，立即掠到小屋窗外，屏息靜氣聽著。

現在他已證明屋中確是一個小脚女人在踱著，只聞一個冷冷的話音低聲道：「這是爲妳師祖報仇的大好機會，若非除此武學不能報仇，爲師自不會把這件事，交與妳去做，希望妳盡快達到目的，前往預定的地點找我，我走了……」

只聞谷中蘭道：「徒兒爲了師祖的血仇，自應不計任何危險達到目的，但這件事不能操之過急，以免引起他的疑心……」

那婦人道：「爲師當然知道，不過……」

谷中蘭道：「師父有何教諭？不妨言明！」

婦人肅聲道：「孤男寡女相處太久，可能發生情感，所以爲師希望妳及早完成使命！」

谷中蘭道：「師父放心！徒兒豈能對仇人的門人發生情感？」

婦人冷冷地道：「年輕人知道什麼？男女之間的感情，乃是極難捉摸之事，有時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對某個人產生了情感，也許自己還摸不清……」

谷中蘭道：「徒兒心堅逾鐵，師父自管放心好了……」

婦人道：「並非師父多疑，只因那小子生得太俊，年輕女子十九著迷！嗨！也許和他爹爹一樣……」

谷中蘭道：「師父妳好像和他的上一代頗有……」

婦人哼了一聲，道：「關於這件事，我也不必瞞妳，昔日師父姊妹二人，同時對那小子的父親產生了感情，只因對方師門與你們師祖有仇，所以你的師祖力加阻撓，終於未能結合，想不到反臉成仇，而殺死你師祖，必是奉他師門之命，而爲師設法殺他，也不忘師門臨終囑咐，這種手段雖欠光明，但他不仁，爲師亦不義，況且除此武學之外，任何武功也非仇人的敵手……」

谷中蘭道：「原來還有這一段淵源，仇人昔年既與師父有交情，只是因師祖反對，未能結合，按理說師父守身如玉，芳華虛渡，情意之厚，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那仇人如非壞人，似也不會下此毒手！」

婦人悽然道：「以他的爲人，自是恩怨分明，但苦於師門有命，迫他下手，則又當別論！」

谷中蘭道：「徒兒知道了，必將盡速

完成師命，到預定地點去找師父！」

婦人道：「好徒兒！師父沒有看錯你！我走了……」

宋象乾立即退回正屋中門後，自門縫中向外望去，只見窗子啓開一縫，飛出一條黑影，昂首挺胸，掠出四丈，站在後面牆上。

宋象乾仔細望去，此婦人看來不過三十五六，身材及面貌極爲動人，昔年定是一位美人胚子，就在這時，那婦人已經消失在牆外。

宋象乾不由心頭大震，聽她們師徒交談，雖不知她們的仇人是誰？也不知道谷中蘭在此的企圖爲何？但有一點則甚明顯，谷中蘭過去說的話，完全不實，他並非在西藏拉薩附近幽谷中坐化而復活，那完全是一片謊言，她有師父。

「這婦人所說的『那小子』是指誰？莫非是指義弟岳家宇？如果是指他，那就是義弟之父岳家驥的仇人了！岳家驥乃一代大俠，即使師門與谷中蘭的師祖有仇，而岳家驥與谷中蘭之師，昔年曾有一段不平凡的感情，岳家驥豈能下此毒手？」

宋象乾大爲慶幸，不管怎樣，今夜不虛此行，最低限度，已知谷中蘭的身份詭秘，義弟仍被蒙在鼓裏。

「但由谷中蘭之師口氣聽來，她的爲人似乎極爲正派，雖然企圖以不大光明的手法報仇，却深爲內疚，但又無法可想……」

宋象乾改變了主意，不必再找白琬，立即回房，躺在床上，却無法入睡，他想：設若那婦人所說的仇人確是義弟之父，那麼，她們所希望得到之武學必是「鶴形八掌」。既然谷中蘭身負絕學，又何必向義弟偷藝？

「對了！」宋象乾心道：「『百草大仙』必是谷中蘭的同夥，旨在盜取義弟的『鶴形八掌』，事敗而不得不殺死『百草大仙』，由此看來，白琬的猜疑十分有理了，現在可以證明，谷中蘭的武功，並不高於白琬，當然更不如義弟，她現在已獲得七招『鶴形八掌』只差一招，必定於近日內加緊設法獲得。」

突然，窗外一個人影一閃而沒，那是因爲有淡淡的星光，影子雖淡却瞞不了宋象乾這等高手。

他輕輕下床，掠門出外，只聞白琬的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嗶剝」之聲。

只聞白琬低聲道：「誰？」

谷中蘭的聲音，道：「是我！我是谷中蘭，白妹妹睡了麼？」

白琬道：「睡了一覺，谷姐姐有事麼？」

谷中蘭低聲道：「愚姐爲了岳郎摑妳耳光之事，十分抱歉，無法入睡，想和妳談談，既然白妹睡了，我就……」

白琬道：「谷姐姐慢走！我不想睡了！咱們談談也好！」

房門開啓，白琬在裡面道：「谷姐姐請進！」

谷中蘭站在門外未動，低聲道：「咱們挑燈夜談，難免打擾別人睡眠，何不到附近走走，也別有情趣……」

白琬道：「好極了！谷姐姐請稍待，我穿件衣衫……」

不一會，二人聯袂自後門走出，掠出牆外。宋象乾不敢怠慢，急忙扳著牆頭向外一看，二女携手慢步，向一片樹林走去。

宋象乾心道：「白琬自學了金佛上的心法及武功，武功倍增，莫非谷中蘭要動她腦筋？」

「不！」他又否定了，因爲谷中蘭的武功和白琬相伯仲，似乎犯不著學她的武功。

「那麼，谷中蘭深更半夜邀她出外出，確是因爲睡不著？」

宋象乾已知谷中蘭身手並不高，暗暗跟著，進入松林之中。

＊　＊　＊

宋象乾隱於一株大樹之後，只見谷、白二女坐在一塊大石上，喁喁而談。

白琬道：「谷姐姐，妳喜歡岳大哥麼？」

「當然！」谷中蘭道：「琬妹這句話問得很奇怪！姐姐若不喜歡他豈能……」

白琬肅然道：「小妹不是這個意思，就以小妹來說吧！我也喜歡他？」

谷中蘭微微一怔，道：「琬妹，妳這種論調很特別！姐姐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聽到呢！我認爲喜歡和愛是沒有分別的！」

白琬搖搖頭道：「谷姐姐，妳錯了，過去我也這樣想，但我現在發覺，愛與喜歡截然不同，在本質來說，喜歡是消極的，而愛却是積極，在理論來說愛是盲目的，喜歡却是理智的……。」

谷中蘭「格格」笑道：「這倒是新鮮的詞句，妳說說看，怎見得喜歡是消極的，愛是積極的？」

白琬道：「就以小妹來說吧，正因爲我喜歡他而不是愛他，所以過去曾經做出很對不起他的事，在表面上看起來，那是因愛成恨，事實上那不是愛，眞正的愛，確是盲目的，沒有理由，沒有企圖，只是爲了愛而愛他……」

谷中蘭微微點頭道：「這理論太深太玄了！我還是不太懂！」

白琬道：「假若姐姐在對岳大哥的情感，只用『喜歡』二字形容之，而不用愛，那麼，妳可能不愛他，因爲一個人愛另一個人，他會不計較一切，絕不會斟酌詞句上的輕重，更不計較別人的議論，因爲她愛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谷中蘭答道：「如果白妹妹的看法正確，愚姐可以斷言，妳也愛岳小弟的！」

白琬道：「何以見得？」

谷中蘭道：「妳不是說愛是積極的麼？愛情既然勝過一切，就不會計較其他微不足道的小誤會，那就是一種偉大的犧牲，希望被愛，而使對方快樂，一切爲對方爲出發點，達到無我境界，這才是眞愛，就以琬妹數日前相救萬、紀二位妹妹來說，那時妳不但恨透了岳小弟，自是更加妒嫉萬、紀二女，恨不得他們馬上死去，因此，任何人想不到妳會出手救她們……」

白琬點點頭，道：「事後想起來，我自己也莫名奇妙！」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昔日獨戰武當、崑崙、少林、丐幫四大掌門的桑乾獅王久禁復出，武林人士不由震驚，俞劍峯急於赴崑崙之會，遂與玄玄公主分手，約定臘月初十在北京天子城相會，在小鎮俞劍峯得見雲龍翁聚會丐幫欲搭救華山派邵嬋女俠，却被百毒教主俞一棋等攔路械鬥，俞劍峯見勢不妙出手相助，突有桑乾獅王趕至，一場正邪亘古未有之戰眼看就要爆發……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廟會祭二女　邪教佈陷阱

他說完跨下牛背，踏踏踏在地上走了十幾步，身形一起，上青牛揚長而去。

俞劍峯心中登時驚得呆了，直到那一人一牛走得踪影全無，這才回轉過來，原來那童子適才亂踏幾步，但那身形便似風轉輪車，以俞劍峯的目力，根本連起落身形那一點未曾看清楚，眞似一陣疾風，一轉即過。

俞劍峯俯身一瞧，那堅逾山岩的黃土上印著十幾個寸深足印，俞劍峯仔細將那足印步位記憶下來，一時之間，却是無從揣摸。

俞劍峯心中只是想道：「這人是誰？這人是誰？」

他想遍腦子，却想不到師父曾經說過這麼一個人，照這人適才所露身手，別說自已連他身影都摸不清楚，便是那橫霸一世的桑乾獅王，比起此人身手，只怕也有所未逮。

俞劍峯以廿多歲，學得一身上乘功夫，他上次和紅袍老怪對掌，自信之心大增，自忖已登一流高手之列，但此一夜之間，連遇兩個怪人，功力都遠在自己之上，心中不由心灰意懶，暗自忖道：「我勤苦練功又有什麼用？這一輩子只怕再也難以練到這兩人身手，只要大仇得報，正該和那玄玄郡主同隱一處山明水秀之處，以渡餘生。」

他想着想着不知不覺走到一個山丘的二個石像上，不由的呆住停下，無精打采的站在石像的面前，突然有一紅袍老人掠身而過，祇是望了他一眼急射而去。

就在這一刻，一道黑影平平正正的映在那石像上！

俞劍峯身經晨霧之變故，本已心神交瘁，此刻又經此一激動，神智幾乎就要崩潰了，對那黑影之突然出現，竟是渾然不覺。

但見那影子緩緩舉起右手，筆直朝俞劍峯背宮印去。

那手臂去勢甚是緩慢，俞劍峯在迷茫中忽覺背脊生涼，天生的本能又逼得他乍然清醒過來，他右臂一揮，往後反拍而出。

這一下一個是出其不備，一個是倉促應戰，只聞「轟」一響，俞劍峯爲對方掌力所震，彈出了七八步之遙！

這一掌之力幾乎就把他震得五腑六臟都移了位，他「喀」、「喀」連吐數口鮮血，勉力張望去，一個全身血紅的人立身在他面前，正是那紅袍人去而復返！

紅袍人陰陰道：「小子，你果然還沒有離開這裏！」

俞劍峯不語，他暗試催運眞氣，却是停滯內脈而不能聚，一股絕望之感立時襲了上來，他明白自己已受嚴重的內傷了！

紅袍人往那兩尊石像瞟上一眼，露出幪巾外的兩眼忽地露出陰毒無比的寒冷，他道：「俞一青、俞一青是你什麼人？」

俞劍峯只是不答，他努力地運行眞氣，但接連試了幾次都失敗了。

紅袍人道：「小子你不必一味裝聾作啞，方才你一個勁兒的朝俞一青和他那……那寶貝妻兒發癡，你當老夫還猜不出麼？」

俞劍峯心中一陣衝動，叫道：「我是

俞一青什麼人與你何干？你苦苦追問這些又做什麼？」

紅袍人陰笑一聲，道：「說與你明白也沒用，反正你今夜是死定了！」

俞劍峯大叫道：「俞一棋！你就是俞一棋吧！」

紅袍人似乎怔了一怔，道：「眞是見鬼了！你爲何偏要將老夫當作俞一棋那鳥？」

俞劍峯聞言一震，情不自禁暗忖：「眼前這紅袍人想必就是身具難測的輕功那人，他既不是百毒敎主俞一棋，方才又爲何要問我那些話？而且提到父母的名字，他的眼神便露出異采？難不成父母之死……甚至五大門派掌門的遇害，除了俞一棋之外，也與另外一個紅袍人有關？」

紅袍人稍一移身，那衣袂翻動間陰險之味表露無遺，俞劍峯只覺得這人眞是好不陰森，又好不神秘，一霎之間，冷汗涔涔而落。

紅袍人又道：「小子你方才中了老夫乾坤奪魂一掌，兀能不死，倒好生難得，要動手殺了你這塊奇材着實可惜，但形勢迫得老夫不得不如此，如今你體內五脈至少已斷了其三了吧？老夫只要再加上一指——這麼輕易一指，嘿嘿，這石谷裏便將又多出一堆白骨了！」

他邊說且又比勢作態，俞劍峯早已見識過他那奇詭的武功，目下自己又身受嚴重內傷，心想今日眞是生理全無，臨危之際，他沉道：「問你一句——那華山姑娘和娉婷仙子被你們怎麼樣了？」

紅袍人幪巾微動，似是欲言又止，終於地道：「你人其將死，多問無益。」

他遞出右掌，一指翹起如戟，一步步朝俞劍峯行去。

俞劍峯這時已無絲毫反抗之力，他心中已不知將西域大禪宗的吐納口訣默演了多少遍，但眞氣將近玄關之際，始終不得衝突。他暗歎一聲，只有閉目等死。

眼看紅袍人一指已逼近了俞劍峯胸前的大穴，就在這生死之刻，俞劍峯忽然大吼一聲，雙掌一推而出——

事出意表，紅袍人大吃一驚，下意識收指向後疾退，孰料俞劍峯那一掌只是作勢而已，壓根兒沒有任何掌風襲出。

俞劍峯見對方退開，良機不再，他想也不想便向石谷裏奔去，心中一面忖道：「敵人離洞未近，出洞已是無望，不知這石谷裏面有無其他通路？」

紅袍人一怔之下，哈哈大笑不止，俞劍峯雙目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對方，內心不住的盤算：「日下我功力全然不能施展，是以必須設法儘速離開，留待將來有爲，但要離紅袍人掌握談何容易，這石谷裏深不可測，只有出其不意往裏闖，碰碰運氣了……」

忖猶未畢，紅袍人已一擰身，像一縷輕烟似地朝俞劍峯掠去，雙掌猛揮，使力一擊而出。

急切間，俞劍峯身子倏地一斜，貼地閃向一角急滾，那紅袍人去勢好不迅疾，却因石像抵住去路，他手一揮，石像哎啦嘩啦倒將下來。

就這麼一髮之差，俞劍峯又逃過了對方一掌，他身子一跳而起，朝石谷內狂奔而去。

紅袍人大是錯愕，他身子立在石像之中，眼望俞劍峯的身影漸次沒入黑暗裏，不禁怒哼一聲，却不動身追趕，他喃喃的道：「好機敏的少年！可是你雖然自老夫手裏逃出，進到石谷內也是死路一條，倒省得老夫多費手脚！」

俞劍峯雙手伸出交叉在前胸，如此縱是碰到石壁，也不致撞及胸部要害，如此奔了二十餘丈，見紅袍人並未追至，這才鬆下一口氣。

雖說他方逃開一刦，但立時又驚於眼前的環境，他小心翼翼的朝前行去，地勢忽然變得十分崎嶇曲折，宛似一道迴廊。

俞劍峯暗暗納悶，他足不停步，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却猶未見出口。

陡地，一道迷濛的光線自前方不遠處射將進來，俞劍峯大喜過望，疾地飛步上前，及將接近那線曦光之際，突聞「卡」一聲，他足底絆着一物！

他凝目望去，只見一堆堆燐燐白骨橫散地上，數目竟是難以數清，俞劍峯不禁倒吸了口氣，心道：「適才所見的迷濛光線，原來便是這些白骨所發出的燐火，此地既是如此隱蔽，竟有多人先後喪命於此，顯見前路凶險正多……」

繞過白骨，眼前景物突然一變，一扇石門當道而立。

俞劍峯細察周遭形勢，發覺除了開啓石門之外，已無他途可尋。他稍一躊躇，一手將石門拉開。

黝黑中倏地閃耀出五顏六色的彩光，俞劍峯霍然一驚，倒退兩步，待了許久未見動靜，這才緩緩踏入門內。

他身子乍一入室，立覺裏邊光采眩目，與外頭之黝黑恰恰成一强烈的對比，他一時無法適應，過了良久始將眼皮睜開。

這一睜眼，瞧清室內景物，他再無法克制驚呼出聲。

只見這間石室約有三丈方圓，室頂略見傾斜，四壁盡是白石，室中心懸立着一片石屏，屏前却不知堆滿了多少明珠瑪瑙，此外還有一串翡翠寶石，分置三個圓狀石糟，交映出繽紛七彩，端的是玲瓏滿目，美不勝收。

俞劍峯怦然心動，暗忖：「天下的奇珍異寶想必都齊集在此了，這些珠寶若常人十有其一，已是富可敵國，眼見寶玉當前，能不動心？」

他伸手自石糟中取出一串項鍊方待細瞧，突聞石屏後傳出一聲長長太息！

俞劍峯悚然一驚，反手將項鍊擲下，喝問道：「是誰？」

石屏後一道沙啞的聲音在自語道：「哎，又一個送死的人！」

俞劍峯飛快綴過屏去，觸目處但見三人席地而坐，每人都是鬚髮長垂，兩眼深陷，身上衣不遮體，露出枯枝般的手足及枯乾的皮膚，肋骨突出，一根根歷歷可數。

那三人見俞劍峯入屏，每個臉上都露出難以言喻的複雜表情，右首一人道：「小子你摸過那些珍珠了？」

俞劍峯一頷首，那人道：「那麼你到室外去等死吧！」

俞劍峯大是駭然，却仍然駐足不動，

那人怒道：「還不快走！你難道要死在咱們眼前麼？」

居中一人望了愈劍峯一眼，開口接道：「三弟且住，此事大有蹊蹺，那南中五毒當者立死，此人却……」

他話至中途，突地右臂一伸，鳥爪般十指大張，電也似地朝愈劍峯手腕拂去！

愈劍峯無法閃避，那老人一把將他腕脈揑個正着，發出訝然一呼，道：「你……你不會武功？」

愈劍峯苦笑一聲，道：「閣下這是何意？」

那老人道：「什麼意思你還不明白？嘿，那主兒派了你來，以為咱們……」

愈劍峯愈聽愈是離譜，插咀道：「閣下說話一向是這麼慢吞吞的麼，有話不妨往亮處說，是誰派我來了？」

左邊的老人冷笑道：「好一個有話往亮處說！試問，你那主兒又有何時說過亮話了？嘿，一丘之貉猶敢作如是言？」

愈劍峯沉道：「區區雖然不才，却還不是由人任意差遣之輩！」

居中那老人臉色一沉，道：「你身中南中五毒，至今猶了無事，分明是……」

愈劍峯不耐截道：「閣下這是越岔越遠了，區區幾時身中南中五毒來着，又幾時和誰勾搭，成一丘之貉了？」

那老人揑住愈劍峯腕脈的兩指一緊，道：「那些珠寶染五毒，你既自承摸過珠寶，又說沒有中毒，你敢在老夫面前裝鬼？」

愈劍峯聞言若有所悟，他緩緩道：「閣下若信得小可，請將手移開，小可有一物相示。」

老人怔了一怔，驀地仰天狂笑起來，左右的老人也相繼大笑，良久，笑聲漸低了，愈劍峯仍然是一臉肅容，那居中老人忽地笑聲一歛，雙目神光暴長，一直盯住愈劍峯臉容不放，少時，他徐徐轉首朝左邊的道：「為兄一生閱人無數，却還沒有見過這等意氣凜然的少年。」

左邊的點點頭，居中那老人噓了一聲，道：「說不得只好拿咱弟兄的性命賭一賭了，就再試一次相信他人吧！」

愈劍峯只覺一股熱血衝上來，半晌說不出話來，他伸手入懷，掏出一粒小珠，在老人面前晃了晃。

三老往那顆珠子望了好一會，右邊的首先脫口呼道：「大雄珠！你是西域大禪宗的傳人？」

居中的臉色一連變化了好幾次，緩緩道：「難怪毒如南中，亦不能入侵，天意如此——天意如此——」

他說到最後四字，已不自禁露出喜色，他朝愈劍峯一張口，方要說話，那左邊的却擺擺手，道：「大哥愼之！那西域大禪宗已是世外高僧，此人若是他傳人，怎會……」

愈劍峯一聞及此，已知道他當面要說的是什麼了。

他接口道：「小可入洞前與一位紅袍人交手，五脈已斷其三……」

居中那老人一語不發，突地又是一掌拍出，朝愈劍峯天靈蓋壓至。

愈劍峯退無可退，只覺一股火燄般的熱氣自對方掌心傳下，他大怒道：「好卑鄙！你……」

話未說完，便自昏迷過去。

不久，他緩緩醒了，微一睜眼，只見三位老人手指相抵，居中的抵住自己天頂，豆粒大的汗珠自他們頰邊滾滾而落。

立刻他領悟這是怎麼一回事了，眼珠流動間，滿露出善意，那居中的老人一撤手，長噓一聲，道：「合咱們三兄弟之力仍是力有未逮，你體內那一股眞氣始終不得衝破玄關，休矣！休矣……」

愈劍峯內心一黯，强自歡顏道：「有謝前輩相助，小可亦試過禪門吐納口訣以自療，實是受傷太重……」

右邊那老人低聲道：「你內力雖是匪淺，但却還未到絕望的地步，還是儘速離開這石谷吧……」

愈劍峯苦笑道：「小可何嘗不作如是想，但此刻那紅袍人必然等在石谷外，內側又別無通路……」

三老彼此相望一眼，左邊的忽然伸手向斜壁一陣亂拍，一塊石磚「碰」地落地，他將石磚一塊塊搬下，居然露出了五丈寬的一道縫。

徐徐回過頭來，道：「老夫等窮數月之力，發現了這一通道，想不到今日終於派上用場了。」

那居中老人自懷中取出一個黑色木匣，遞與愈劍峯，說道：「小兄弟你出得石谷後，若能保得性命，請受老夫拜訪辦一件事。」

愈劍峯茫然接過木匣，只聽老人續道：「請將此匣送至銀川南門承天居。」

愈劍峯一震，脫口呼道：「銀川承天居？前輩是……」

老人道：「老夫承天三匠。」

愈劍峯臉色一變，喃喃道：「承天三匠，那機關浮雕之學巧奪天工的承天三匠，竟然困處此隅，外面那石像……」

右邊老人道：「正是咱等所雕！」

愈劍峯幾乎是叫喊地道：「為什麼？為什麼？」

居中的低喝一聲，道：「此事言之話長，且追朔到七月前那月圓之夜，老夫正在承天居趕製大內金殿機簧，忽然一紅袍人翩然降臨，一出手竟是整斗珠寶，條件却只要咱們到此浮雕石像……」

語猶未訖，倏地石室外傳來一陣輕微足音，老人面露急色道：「時候不許可，你速由這壁縫出去吧。」

愈劍峯吶吶道：「前輩緣何不隨同離開？」

三老慘然一笑，長身一立，只聽嘩啦啦一響，他們竟為人以鐵鍊貫穿足筋，釘牢在牆！

愈劍峯只瞧得憤怒塡膺，那承天三匠的老大道：「此鐵鍊並非凡品，乃是天山所產堅逾金石的白鋼！」

那足音來得近了，三老連聲催促，愈劍峯這才施施爬上那壁縫。

他行不數步，回首一望，但見三老正忙着將壁磚塡回原處，不禁神色黯然。

他在黑暗中徐徐前行，這秘道甚是狹隘，愈劍峯幾次碰動身側的銳石，衣服被勾裂了數處，但他終於將這一條秘道走完了。

前面道口隱約透進一線曦光，愈劍峯

狂奔上前，跳出秘道口，環視周遭形勢，只見自己正身處峽谷低處，離那峥嶸的石谷約有數十丈之遙。

這刻天已破曉，旭日方昇，俞劍峯目望遠方那蔚藍的天邊，低聲道：「太陽今天還是一樣如常昇起，但我幾乎已見不到它了。」

他緩緩地朝西方渡去，經過峽谷後，步履已逐漸顯得蹣跚，他默默自語道：「只要越過那座山，山那邊就有人居，我可以討些米食來充飢，然後找一處靜處好好療治，但我能越過那座山嗎？」

「咯」一聲，俞劍峯吐出了一口鮮血，他顯躓地朝前走着，到了山脚下，他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頹然昏倒於地……

* * *

天，又是艷陽天了。

俞劍峯漸漸醒過來，他隱約感覺到一隻柔綿的手正在自己的前額觸摸，他雖然極想睜開眼睛，但眼皮却重若千鈞，恁情如何也無法睜開。

忽然，他耳畔一個女子的聲音低聲道：「我該走了，這時辰他就要醒轉過來了……」

那聲音甚是低沉，像是在自言自語，然後，脚步聲音，漸漸離俞劍峯而去。

俞劍峯終於勉力啓開眼皮，一個俏妍娉婷的背影首先映入眼簾，他揉揉眼，終於瞧清了那苗條的身影，一霎間，他激動地呼出來：「郡主！」

那少女已走遠，聞聲身子一顫抖，她徐徐回過頭來，一對泛如秋水的明眸閃過一絲幽鬱之色，唇角抖了抖，似乎要說出話來，沒有話，只擠出了悲痛的沉默。

終於，她强自回過頭去，俞劍峯只是癡癡的低呼：「郡主——郡主——」

他奮力一躍而起，這一躍竟提起三丈餘高，俞劍峯瞠目結舌了好一會，在心中叫道：「我的功力竟恢復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玄玄郡主一踟躕，又舉步前行，「颯」的一聲，俞劍峯一箭步已掠到她的面前，大聲道：「爲什麼？爲什麼妳要療我的內傷？」

玄玄郡主眼望前方，淡淡道：「我只是不期然經此，見一人身受重傷，性命垂危，我治好他，這原是武林本份，我並不認識他是誰。」

她聲音極力裝着平淡，但說到最後依然帶着些許抖顫。

俞劍峯垂下眼皮，沉默良久始低聲道：「是的，妳原不認識我，我們也不該相遇，我只是一顆飄忽的露珠，在陽光下就會消逝……」

他垂首向前踱踱着，那玄玄郡主再也忍不住，脫口呼了出來：「俞郎……」

俞劍峯回身相向，玄玄郡主一偏首，他瞥見了她眼睫下一顆晶瑩的淚珠。

「俞郎，有道是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想不到知我心如你，竟也說出『心如蛇蝎之妖女』這話，俞郎，俞郎，你可以休矣！」

俞劍峯只覺全身熱血都湧了上來，他在心裡不住對自己狂呼道：「原來她已聽去了我爲了騙邵姑娘所說的話，但她還是將我的內傷療好了，我却寧願她殺了我……」

玄玄郡主低啞的聲音道：「前情前恨何寄？似這般割肚牽腸，又豈堪回首？你我今日一見，正是了却前緣，請從此別……」

俞劍峯吶吶不能語，他想說些什麼却不知又該說些什麼？他望着玄玄郡主一步步遠去，一步步在地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足跡。

前情前恨何寄？回頭過去，就有千顆萬顆心也該碎盡了，今日相逢，又平添了多少悔恨？

俞劍峯想哭，他立刻凄凄的哭了：「我傷了她的心，我已傷了一個女孩子的心……」

他低喃着，隨又笑將起來，把那泡滿眼淚的笑聲散在那樣魯濁、昏黯的空氣裡。

漸漸，他走遠了，帶着滿懷的傷痛走遠了……

嬋娟又悄悄地上來了，俞劍峯正是在一座矮丘的斜坡上，此刻他的情緒已稍稍恢復平靜，但玄玄郡主那凄哀欲絕的明眸仍不時在他的心裡跳躍。

他自責愈甚，愈覺得自己內疚之深，整日的他都藉狂奔來發洩自己的情感。

他就這樣毫無目的的走着，神思恍恍惚惚，忽然一道語聲自他左側的林中傳了過來，道：「老二，加點脚程吧，廟會快趕不上了。」

俞劍峯下意識地放輕脚步，只聽另外一道聲音道：「什麼廟會不廟會，老子只想躺下睡他娘的一大覺。」

先前那一道沙啞的聲音沉聲道：「老二！教主有命你當耳邊風了？」

那「老二」道：「這，這是如何說法，老子想是如此想，脚下還不是走着麼？」

他語聲頓了頓，復道：「說句實在的話，咱們這幾日奔波得也夠累了，從關外到關內，馬不停蹄來回的跑，今後原該讓咱們好生地歇一歇，教主却又要我們趕那撈什子廟會，誰有那等興緻？」

那沙啞的聲音道：「趕廟會可不是叫你無事去溜韃，不要把事情想得這麼容易，喂！你可把那毒青兒帶在身上了？」

俞劍峯聞言，心中一動，他一擰身悄無聲息地躡至他們身後，只見那兩人分穿黃白長袍，那黃衣袍漢子後面還背了一個大竹簍，正在前面山道疾行。

只聽那黃衫漢子道：「帶上啦，眞他媽的不曉得教主葫蘆賣的是什麼藥？趕廟會還不是喝喝酒，看看廟典，又不是去拚博，還帶上這些毒青兒作甚？」

俞劍峯心裡不住的沉吟：「毒青兒？原來他們是百毒教的。」

白衣漢子哼一下，道：「你不要在那裡嚷嚷了，沒看見四大天王都先後出動了，幹什麼事還有你操心的份麼？到時候你只管聽命動手就是啦。」

黃衫漢子道：「嘿，這就更令人摸不着端倪，昨夜教主平白無故爲了兩個小妮子忙了一夜，想不到目下連四大天王都出動了，教主行事是愈來愈不可捉摸了……」

白衣漢子道：「也難怪你這麼猜疑，教主昨夜帶了那兩個妮子回來時，舉止甚

是怪異，說話口氣和形態都與以前不同，我只覺得教主似乎完全變了不同一個人……」

他們就這麼邊扯邊走，那俞劍峯却在後面聽得暗暗吃驚，忖道：「兩個小妮子！莫不成他們是指邵姑娘和娉婷仙子？但這事與廟會又有什麼關係？」

他忍不住尾隨在那兩名百毒敎徒的後面，只見他們走下山道，穿過一片田野，步入前邊小鎭去了。

俞劍峯整整行裝，也隨着入鎭，只見這華燈初上的街道已是喧嘩熙攘一片。

集市上到處是廟宇叢立，行人摩肩接踵，顯然都是趕廟集會來的。

街頭廟宇處，斷斷續續的傳來了清晰的鐘聲，那是廟會的時候到了。

鐘聲一起，人羣立時往廟宇處鑽，俞劍峯也隨着人潮移動脚步，漸漸地，他接近了鎭集上那座最大最堂煌的廟宇。

忽地，俞劍峯在廟宇旁一個搭篷裡，瞥見了一個商賈模樣的矮胖中年人，他心子一動，便自人潮裡擠將過去。

那搭篷裡煙霧沉沉，業已擠滿了人，俞劍峯斜靠在牆邊一角，隔着煙霧望着那矮胖的商賈，心道：「這人分明就是姚鷹，果然百毒敎四大天王已經到來了！」

這刻，搭篷裡叮叮的琴聲響起，一個梳着辮子的黃衫閨女巧舌翻花的唱出一段慢板：「呀，我向着這遇野悲涼，早已添黃色，早迎霜……」

那閨女愈唱愈快，也愈是凄楚，搭篷裡衆人聽得眼睛都有點凄凄的濕了。

只聽她唱到這裡一轉折，語聲又轉爲迂緩：「呀，不思量，除非是鐵心腸。

「鐵心腸，也淚愁滴千行。」

閨女這一唱完，圍觀的羣衆已有人哽咽出聲。

那矮伴商賈姚鷹一抬目，瞥見了立在牆角的俞劍峯，面色登時大變，匆忙起身步入人羣中。

姚鷹一出搭篷，這邊的俞劍峯立時發覺，連忙尾隨步出，却見人潮熙來攘往，姚鷹人影不見，顯得混入人羣中溜走了。

俞劍峯滿懷疑惑的步入街上，突然，他身後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

「呵呵，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又在這裡遇見老兄你了！」

俞劍峯霍地一轉身，見自已身後立着一個三旬左右的大漢，正朝着自己微笑，當下一寬容，也自笑道：「原來是岑兄，久違了——」

說着，心中却忍不住忖道：「這麼巧，怎麼岑少風也到這裡來？」

那大漢正是岑少風，他乍見俞劍峯，也是訝異萬分，口道：「兄台也是來趕廟會的麼？」

俞劍峯心頭微動，道：「在下是不期然經過此地，適躬逢盛會，岑兄呢？」

岑少風微怔，道：「這個……不瞞兄台，小弟倒有所爲而來！」

俞劍峯不料他坦言無忌，錯愕道：「小弟方才見到姚鷹也混在人羣裡，看來百毒敎四大天王也來了。」

岑少風吶吶道：「他們該來的……我料他們該來的……」

俞劍峯忍不住問道：「岑兄你說些什麼？」

岑少風望了望俞劍峯一眼，心忖：「難道這碼事他還不知道？眞看不出這深沉的少年是眞是假的不知道？」

當下道：「沒什麼，我只是說他們這一到來，這廟會可就熱鬧了。」

他見俞劍峯不答，又道：「這廟會乃是此鎭百年來一大事，着實吸引了不少外方遊客，據說酬神大典是由清空廟的元元僧主持……」

俞劍峯脫口呼道：「元元僧？你是說那被少林逐出門牆，傳言悉數竊走的少林藏經閣藏經的元元僧？」

岑少風頷首道：「少林今日的沒落，正是與此僧有關。」

俞劍峯忖道：「少林自被元元僧竊去藏經後，慧字輩十二高僧分別歷遍天下查尋，却是無功而返，掌門人愧憤之餘，盡行遣散寺中三百名弟子，少林一脈自此便一蹶不振，想不到那元元僧躲藏了這麼多年，今日却又在此地出現了……」

岑少風道：「酬神大典大約就快開始了，我們就這街角繞過去吧。」

兩人緩緩向前移動，就在那街角，清空廟突兀的殿宇已然在望，這刻，在嘈雜的人聲中，忽然一道熟悉的呼聲雜夾而來！

「雙么拾二！么么么——我它娘全是么！通殺了！」

俞劍峯頓住了脚，循聲望去，但早就在廟旁左側，一個披髮左衽的老人正在開始設賭，那喊聲正是由他發出。

俞劍峯道：「他，他也來了！」

岑少風回頭問道：「你認識此人？」

俞劍峯道：「怎不認得，這人是從西藏來的，名叫溫世達，他那一身血河大陣功力，恐怕連雲龍翁與他過招也未能佔到便宜。此刻在這兒設枱開賭，不知是何用處？」

他往那賭台瞧上二眼，又道：「小弟這兒有幾錠金子正想碰碰運氣，岑兄有興不妨與小弟過去玩玩。」

「砸台的主兒來啦！」

溫世達一瞧兩人，神色一變，但旋即又恢復笑容道：「小枱面，小意思，想輸你就來。」

俞劍峯微微一笑，道：「不巧得很，我賭錢從來沒有輸過。」

他從懷裏掏出了一錠沉甸甸的金子，「碰」一聲壓在枱面上，口裏學着賭徒的口氣道：「我它媽沖五加翻，沖着一塊你賠五塊！」

岑少風聽得暗暗好笑，枱周的賭衆見俞劍峯一出手就是一錠金子，不禁都驚得紛紛縮手，一時只賸下俞劍峯和莊家溫世達在對賭。

溫世達嘿一聲道：「沖不着老子就把這錠金子給撈了，列位瞧清——寶，寶來了。」

他一揚袖，探手抓起碗心的骰子吹口氣，唸唸有詞道：「呃呃！一么擲六啲！么么大順啲！叮噹叮噹順子來！」

俞劍峯在心中暗駡道：「裝得挺像的，不知他心裏在打什麼鬼主意？」

當下也模仿着行家的語氣，道：「么，么，么，窟那個洞，賠錢貨滾出來

了!」

骰子停了下來，却是三個么，四周轟起了驚嘆聲，莊家這局似是贏定了。

俞劍峯暗道:「這老鬼定是用內力操縱着骰子，這一賭眞是越來越有意思了!」

他暗暗運起眞氣，掄手一抓，骰子叮噹叮噹的滾將起來。

一旁的岑少風見溫世達及俞劍峯兩人都是滿面通紅，心知他倆是藉著骰子比較內力了。

只見那三粒骰子一忽兒六，一忽又滾到么，竟是停不下來，那些圍觀羣衆不知就裏，都看得呆了。

忽然，俞劍峯右手食指微翹，那骰兒「噹」一聲，滾到枱下，他彎腰拾起，故意道:「眞是邪門!敢情你這骰子裏有鬼了!」

那溫世達沉着臉來，道:「你這是存心消遣人?」

俞劍峯晃晃腦袋道:「不是骰裏裝了鉛吧?你要裝鉛騙人可不成，待我查查——」

他將骰子塞進嘴裏，喀喀一響，骰子一下就成了兩半，俞劍峯將破骰子高高舉起，朝四周看熱鬧的人擠擠眼，大聲道:「有你的!你設賭局倒眞的沒玩鬼——列位鄉親看清了，他的骰子裏沒裝鉛!」

溫世達被捉弄得哭笑不得，他雙掌在胸前隱隱一拂，俞劍峯只覺得一股暗勁逼來，他若無其事的將破骰兒擲回枱面，溫世達那股掌力登時一窒，他手底下一加勁，兩人身軀都同時晃了晃。

岑少風在旁瞧得暗自吃驚，忖道:「這少年竟與這西藏老怪在內力上交了個平手了，我每見他一次，便發現他的功力似是又精進了不少，眞是深不可測了!」

俞劍峯面色洋洋不變，他將枱上的金錠取回，偕同岑少風大喇喇的走了。

後面的溫世達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咬牙切齒低道:「終有一日老子會宰了你!」

且說岑少風與俞劍峯兩人步至廟前，那岑少風笑道:「那老怪被你這一搗鬼，恐怕賭局也設不成了!」

俞劍峯道:「正要他如此，這人並非靠賭混飯，却突然在此設賭，必另有所圖。」

正說間，廟前鐘響了起來，一時人羣蜂湧，岑少風道:「慶典似乎就要開始了。」

兩人抬目望去，只見清空廟門大開，三十名身披彩帶的妙齡女子提着紅燈魚貫步出。

一時笳聲大作，羣女在廟前繞了一匝，團團圍着一塊長約八尺，寬兩丈的紅布而立。

倏地，羣女將各紅燈一提——在那彩聲繽紛的紗影中，自廟門徐徐步出了一個全身裹在一塊青藍色大圍巾中的禿頂和尚來。

羣女迅速又在禿頂和尚周圍攏起來，彩帶拂飄，燈彩連晃，個個舉手投足間都與樂聲配合得恰到好處，似乎早經訓練有素。

笳聲倏然中止，鐘聲隨着劃破了夜空，又叮噹的響起來。

在混合的樂聲中，金碧輝煌的清空神廟大門一閉一張。

噹——一聲，笳聲皆止，羣衆俱屏息靜氣的等待下文。

鴉雀無聲中，廟門裏踱出了兩行身着灰色袈裟的和尚，之後，又接着走出一個頭戴元帽，身着寬大袈裟，足踏布鞋的僧人。

人羣中，突然有人失聲喊道:「元元僧!元元僧!」

俞劍峯展目往那發聲之處望去，心道:「那和尚也來了!那日在長安無故攔住我，唸了兩句不知所云之詩的和尚也來了!」

岑少風也循聲望去，只見右方人叢中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和尚緩緩向前擠動，他回頭朝俞劍峯低聲道:「少林寺的法明禪師果然來了。」

俞劍峯道:「岑兄是說『果然』?」

岑少風道:「試想那元元僧與少林是何等淵源?少林一脈盛衰關鍵簡直都在此僧身上，且今日廟會由元元僧主持的消息，早已在江湖傳開，法明焉會不有所聞?所以我說他果然來了。」

俞劍峯聞言暗忖:「原來武林中早已風傳此事，近來我成日與玄玄郡主相處，又爲了救邵嬋脫逃，未與外界接觸，對此等大事竟是全然不知，眞是井底之蛙了。」

他往那最後由清空廟出現的灰衣僧人臉上瞄了一眼，問道:「這，這就是失踪多年，今又復現的元元僧?」

岑少風頷首道:「傳言此僧已盡得少林眞傳，一身功力較之少林方丈不遑多讓，昔年他未離少林門牆時，在雲夢大澤以佛門金剛指連敗西川四老，一時聲譽雀起，後來他因素行不檢，爲方丈驅逐，竟悉數竊走藏經，如今事隔多年，若少林經書上所載武功爲其練成，就令人不堪想像了。」

他抬眼望去，見法明禪師已擠至人叢前面，立身之處距元元僧僅數尺，那元元僧一張目，兩人打了個照面。

法明禪師雙眼神光暴長，沉道:「阿彌陀佛，慧元別來無恙。」

那元元僧面色洋洋不變，對法明之語直似未聞，他一舉臂，神廟內又陸續步出兩名稚齡幼童來。

後面的岑少風睹狀一皺眉，向俞劍峯道:「這元元僧在少林時，法名就叫慧元，不知何故他對法明故作不識?」

正說話間，人羣裏突有人失聲高喊:「攝乃神!攝乃神!」

兩人聞聲望去，見適才步出的兩名幼童合捧着一座張牙舞爪，狀殊怪物的神像，那喊聲顯是因此座神像而發。

元元僧寬大的衣袖一拂，舉起雙手，羣衆又霎時沉默下來。

俞劍峯暗道:「看來這元元僧在此，倒像頗得人心。」

元元僧雙掌一擊，美妙悅耳的笳聲復嫋嫋而起，數十名少女載歌載舞，周遭圍觀諸人只覺玲瓏滿目，美不勝收，不禁歎爲觀止。

紅紗美女舞了一陣，突然各自將燈籠

置地，收紗朝神廟婀娜步進。

笳聲倏止，立在廟旁的藍衣童子破開喉嚨，高聲喊道：「祭人！」

羣衆又嘩，紛紛朝前面擠去，岑少風睹狀一皺眉，向俞劍峯，道：「廟會的壓軸？難道是要將人活生生殺死，以祭神明？」

岑少風點頭不語，那廟童的聲音又起：「祭人……」

祇見廟前兩名童子將神像抬至元元僧面前，置於預先擺好的壇桌上。

元元僧朝廟像膜拜一番，壇桌上點起了五支香柱，香煙嫋嫋昇起，瀰漫四下。

「受祭人上——」

呼聲中，神廟裏又步出了十名童子，分抬着兩個輕衫勝雪，烏髮如雲的少女，緩緩踱到神壇前。

縱是在香霧氤氳之下，那兩名少女的容貌却清晰的映入俞劍峯眼簾，他渾身一顫，在心中狂呼道：「是她們？那生性洒脫，不可方物的娉婷仙子……還有邵姑娘，竟在這裏……」

俞劍峯運足目力，神壇周遭瞧得眞切，他再也無法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喃喃道：「她倆的失踪是那樣神秘，斯時斯地却在這大庭廣衆之前出現……受祭人？……受祭人？難道這廟會祭神大典的受祭人就是她們倆人？」

他內心激動莫明，大喝一聲，就要排衆而出，一旁的岑少風却伸手將俞劍峯衣袂拉住，低聲道：「俞兄愼之……」

俞劍峯這一失聲暴喝，四週羣衆都轉首而回，千百道目光登時齊齊盯住他一人，那元元僧也朝俞劍峯立身處一望，兩眼轉動間，忽然掠過一絲難於言喩的奇特神色！

岑少風兀自緊緊拉住俞劍峯衣袂，低道：「咱們已將身份暴露，俞兄千萬不可魯莽行事呀。」

俞劍峯顫聲道：「岑兄見到神壇上那兩個女子？」

岑少風道：「我認得她們，一個是華山邵姑娘，那後面的像是……像是與武當派淵源極深的娉婷仙子。」

這時笳聲復起，觀衆的注意力，又重新爲廟會慶典吸引回去；那邵嬋與娉婷仙子比肩坐在神壇之上，兩人都是眼光呆滯，面色平板無絲毫表情。

岑少風仔細端詳一會，道：「她倆神智不清，恐怕是中了什麼迷藥……」

俞劍峯道：「昨夜她們就在小弟眼前無端失踪，據推斷泰半是百毒教所爲，但目下她倆却在此廟出現，誠大出小弟意表。」

他心機本深，此刻已漸漸冷靜下來，當下將事情始末講說了一遍。

岑少風聞言不住沉吟，良久才道：「此事非比尋常，難道那元元僧……」

語氣忽又頓住，俞劍峯忍不住問道：「岑兄莫不是瞧出元元僧有若干異狀？」

岑少風的視線一直不離神壇四周，他道：「今夜事態之發展，一直就透着蹺蹊，非獨元元僧爲然，俞兄可曾瞧清那環繞在神壇四方的和尚了？」

俞劍峯方才因內心激動，不暇他顧，聞言凝目望去，只見那些和尚個個面孔都是悉稔異常，不禁驚得呆了。

岑少風冷笑自語道：「公孫飛！何宣亭！你等那一副陰鷙長相，岑某還會認不出來？看來百毒教眞是傾巢而出了！」

俞劍峯道：「然則這清空廟僧侶與百毒教又有何牽連？」

岑少風道：「岑某也如同被人潑了一頭水，依區區淺見，若咱們一動手，那兩位姑娘必死無疑了！」

俞劍峯吸一口氣，道：「小弟亦作如是想，咱們只好伺機施救了。」

周遭空氣顯得異樣的肅殺，圍觀諸人俱都屏氣凝神，那元元僧雙掌合十，口中唸唸有詞。

俞劍峯奇道：「嘰哩咕嚕的，這又算什麼名堂？」

岑少風搖首道：「我也莫知所然，可能是唸咒語……」

只聽元元僧繼續振振有詞的唸着：「嗒靡脯妲曳汕芝……」

咒聲愈唸愈急，俞劍峯倏然發現那座神壇上的邵嬋與娉婷仙子，臉色突地由紅轉青，那元元僧愈往下唸，兩人的臉色便變得更加厲害！

霎那間，冷汗已從俞劍峯手中沁出，他下意識轉臉一望衆人，祇見圍觀羣衆視線均被元元僧所引，毫無睹於被祭者之奇怪變化。

元元僧吟聲漸沉，邵嬋娉婷仙子渾身突抖索不止，眼中也逐漸滲出一股迷惘的神色……俞劍峯暗道了一聲「不好！」驀地吐氣展身，大吼一聲，擰身飛越衆人而出……

就在這當兒，羣衆中突然有人出聲高叫：「倒了！倒了！」

俞劍峯身在空中，視線一直沒有離開神壇，他一張氣，呼地落在壇前，却見兩女猶好端端坐在那裏，不禁一愕，暗忖道：「誰倒了？她們兩人並沒有倒啊。」

人叢中又有聲音道：「元元僧！元元僧倒了！」

俞劍峯大吃一驚，急忙移開視線，但見須臾之前還好好在唸着咒文的元元僧，此刻竟然已悄然無聲的倒在地上！

一時羣衆噓然，一些怕事之徒紛紛走散。

俞劍峯只覺思潮翻湧，一時想不出其中玄奧，低道：「三十空門原不着，除去塵體自不同，慧元，你安靜去吧……」

後面的岑少風一掠而至俞劍峯身側，對地上的元元僧瞥了一眼，問道：「死了？」

俞劍峯點點頭，他再無暇顧及元元僧之死因，轉首朝神壇上兩女喊道：「邵姑娘……邵姑娘……」

邵嬋兩眼平視前方，彷若未聞，俞劍峯又轉呼娉婷仙子，後者亦是茫然不應。

倏地，廟前灰影連閃，俞劍峯定睛間，只見神壇四周已有十餘人團團圍住！

一道粗啞的聲音首先响起：「甕中之鼈！嘿嘿，教主這一誘敵之計，眞是用得恰到時候……」

這時，羣衆已紛紛散去，俞劍峯一抬眼，見說話者正是那商賈打扮的姚鷹，他正欲開口，旁側的法明禪師已一步踏前，道：「姚施主！當日貧僧在長安爲你測出

一字，早已警告你性命堪虞，想不到你不尋一處避大刼倒也罷了，却又在此地横行無忌，說不得貧僧今夜當眞要爲施主唸唸涅槃經了……」

那姚鷹陰陰一笑，道：「正該唸唸此經，常聞你們佛家喻人之死曰涅槃，嘿嘿，這涅槃經文就做爲爾等三人的輓歌吧！」

在他們說話的當兒，俞劍峯趁虛衡量眼前形勢，見對方除了四大天王及公孫師爺之外，五名香主也來了其三，紅袍老祖雖未見到，但適才在廟旁設枱開賭的溫世達却也在一旁虎視眈眈，心中不由暗暗打鼓，忖道：「那溫世達眞是與百毒教連成一氣，朋比爲奸了！眼下高手環伺，單就溫世達一人，已難對付，更遑論加上這些百毒教衆了……」

只聞那公孫飛冷冷道：「爾等自行了斷罷！」

立在俞劍峯右側的岑少風哂道：「公孫飛，你夠資格說這話麼？」

公孫飛怒極而笑，道：「姓岑的，江湖傳言趙鳳豪趙門出了一名傳人，功力是如何了得，今日一見——」

岑少風接口道：「今日一見如何？」

公孫飛道：「當今之世，多的是浪得虛名之輩，今日一見公孫某正有此感。」

岑少風沉道：「百毒教師爺就是靠詞鋒起家的麼？公孫飛！你可敢接我二招？」

公孫飛道：「有何不敢？」

岑少風再不打話，一掌平平推出，那公孫飛冷笑一聲，雙掌自胸前一振，兩股力道在空中一觸而着——

但聞「碰」一響，四周颷風狂起，砂石激射，公孫飛肩頭一晃，身形地溜溜打轉。

借勢卸去對方一掌之力，到了第十五轉上，他脚步一跟蹌，終於仰身退開二步。

反觀岑少風足踏之地，却是分寸未移，他冷冷道：「如何？」

公孫飛道：「姓岑的先莫狂，公孫某定然接滿你三掌！」

岑少風雙掌一錯，再次出擊，公孫飛只覺對方掌勢眞似平淡無奇，其實却暗含以難預測的變化，似乎有一股無形之力自四面八方襲來，他身軀一空，招式居然遞之不出若干。

剎那之間，岑少風那重如山嶽的一掌已直逼而至，公孫飛駭然一呼，右手一屈一甩，向右退開尋丈。

孰料岑少風這一掌，乍看雖是凌厲，却只是虛招，掌至中途陡然一頓，硬生生隨着對方身形而移動，掌鋒依然不離公孫飛前胸五寸之處。

公孫飛大吼一聲，兩掌雙飛，在前胸封了無數掌圈，漸漸的那掌圈愈縮愈小，宛如螺絲廻繞，水起漣漪「嗤嗤」之聲大作，那掌勢之疾勁，使得旁觀者爲之駭然。

就在那掌圈邊緣，岑少風單掌一挫，他見敵手在那絕等劣勢之下，猶能出掌自保，不免暗中叫絕。

當下尖嘯一聲，右掌勁力忽收，左掌却在一瞬間遞出，身子接着一彈而起，隨着掌圈飄忽擺動！

此刻岑少風已施出了趙門絕技「密影穿雲」，這傾力一擊去勢何止萬鈞，只一忽便衝破對方那密密層層的掌圈，左掌斜叩在公孫飛胸前。

只聞霹靂一響，公孫飛身子有若離箭之矢，落在三丈之外，他足底一加勁，始拏樁站穩。

岑少風哈哈一笑，道：「退得好！想岑某這一擊，昔日即强如百毒教主之輩，亦不敢直攖其鋒，公孫飛你更不用說了！」

公孫飛强自運力將翻騰氣血壓下，道：「還賸一招，姓岑的，你發掌吧……」

一言甫畢，他身後的何宣亭與姚鷹已齊然掠前，那何宣亭道：「岑少風你休想引誘師爺單獨出戰，咱們今夜奉命殲滅爾等，還跟你講那些鳥規矩？」

岑少風道：「是極！是極！區區一時倒忘了百毒教的作風，一向是恃强凌弱，於衆暴寡的。你們一齊上吧。」

何、公孫、姚三人被搶白得惱羞不已，同時怒喝一聲，疾攻而上。

一旁的法明禪師低喧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這眞是張飛戰岳飛，殺得滿天飛！貧僧說不得也只好上去應應數……」

他身子一掠，正待加入戰圈，這邊勁風盪起，却早有三名香主及四大天王將他截住，剎那只見拳影交飛，兩方面都混戰上了。

就在他們厮殺之際，立身旁側的俞劍峯却不住尋思解救邵嬋與娉婷仙子之法。

他衡度一下形勢，驟下決定，「呼」一響空中振起，身子凌空出掌駢指如戟，在空中一大廻，立聞彭彭連聲，神壇四週數十名和尚同時倒地。

俞劍峯這一縱身、出掌、駢指、點穴幾乎都在一霎之間完成，身手快到無以復加，已隱隱有一代宗匠之氣度。

同一瞬間，他跟前灰影一盪，那西域老怪溫世達已自攔身而前，道：「小子！咱們又碰上了！」

俞劍峯不語，那溫世達又道：「方才老夫冷眼旁觀，見你彈指之間。連點十二人大穴，手法之乾淨利落，幾乎已不作第二人想，只可惜大禪宗費盡心血調教出如此弟子，又將埋名江湖了！」

俞劍峯道：「老怪你在此設枱開賭，就爲了擺下如此一個陷阱麼？」

溫世達陰然道：「倒虧你一語提醒老夫，小子你把賭台砸了，這賬就一併了結吧。」

他右掌一揚，直往對方腕脈攫去，俞劍峯仰身而退，豈料溫世達一旋身，竟趁虛欺至神壇上，雙手封住邵嬋及娉婷仙子全身大穴，暴喝道：「統統給我住手！」

而他這一出聲，廟前混戰中諸人都不約而同停下手來，岑少風與法明禪師轉首一望，見兩女已在人家掌握之中，不由都怔住了。

俞劍峯目眥欲裂，戟指道：「好卑鄙……」

溫世達陰笑連聲，道：「武林中爾虞我詐，還談什麼卑鄙不卑鄙？」

岑少風向前逼進一步，那溫世達手底稍一加勁，兩女慘號一聲，冷汗涔涔而

落。

溫世達冷冷道：「憐香惜玉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你們自命爲俠義之士，嘿！若敢妄動，老夫就把這兩個小妮子殺了！」

立於一旁的何宜亭道：「溫老怪依計連手吧，咱們可沒消閑勁兒在這裡泡磨菇了。」

溫世達白眼一翻，罵起山門來：「誰有這消閑勁兒？他媽的你眼睛可是沒有長肉球，沒瞧見對方只來了小貓三兩隻，正點子只見着一個少林！」

公孫飛擺擺手道：「溫老先生別動火，教主利用元元僧和這兩個妮子擺下這個陷阱，着人傳遍江湖，原想少林、武當及華山都會來到，好教咱們一網收盡，誰又料及事到臨頭除了少林外，都變成膿包裹足不來了……」

話猶未完，神廟右側房簷上突然亮起一道清越的聲音：「二師兄，廟前那個不就是昔日在長安夾着尾巴落荒而逃的龜孫？怎麼倒在說別人膿包了……」

話聲中，屋簷上勁風激盪，四條黑影連袂射起，在空中首尾相啣一大迴旋，化成美妙的兩大弧形，斜降而下。

俞劍峯睹狀，在心中呼道：「大鵬展翅……華山四俠到了！」

他目光偶爾一轉，忽然發現廟前石柱下，隱伏着數十名灰衣漢子，個個背上都伏着一個竹簍，其中兩名正是他先時在鎮外矮丘上見過的。

就在四俠行將落地之際，那數十名漢子陡然伸手上竹簍一掏一撒，霎時間半空中已佈滿一片黃砂！

俞劍峯腦際念頭一閃，高喝道：「逍遙粉，當心逍遙粉！」

那四俠身在空中見腳下黃砂瀰漫，爲之霍然色變，這刻他們早已吐氣開聲，下降之速度何等迅疾，眼看已堪堪接觸到那一片沙網，急切裏，杜大俠大吼一聲，雙掌奮力下推，颷風與砂網一觸，自中激起一道黃柱，四俠分自黃柱左右平列而開。

詎料激起的黃柱至半空中又是一爆，黃砂漫舞，一忽裏有若孍妖飛撒金粉，轟然而落，那速度之疾，幅度之廣，足令人歎爲觀止。

電光火石間，驀聞左側屋簷上又是一聲清嘯亮起，一條玄色人影斜掠而下，緊接着一道霹靂狂颷捲起，空中那一片黃砂登時被劃至數丈之外。

廟前諸人盡皆瞠目，華山四俠及那玄色人影相繼落下。

公孫飛一怔，接狂笑道：「教主神機妙算，武當華山果然都趕來送死了！」

那最後出現身着玄袍之人正是武當太平道長，他目光一轉，早已望見兀自茫然坐在神壇上的兩女，他面色一沉，道：「娉婷仙子與華山姑娘被你們百毒教怎樣了？」

公孫飛道：「沒怎樣，咱們教主只不過讓她倆服下化魂散，做過餌而已……」

俞劍峯聞言，心中忖道：「原來百毒教今夜是專爲對付少林、武當及華山三派，華山四俠和太平道長這一現身，不是又中計了麼？」

他又想：「最可疑的是那百毒教主至今猶未出現，還有那另一個身着紅袍之人，不論他是不是俞一棋，此事多少總與他有關……」

他環目瞥見溫世達雙掌仍然抵住兩女全身大穴，而華山杜大俠落身之處距神壇不過數步之遙，他念頭一轉，已有了算計。

突地，俞劍峯驚「啊」一聲，朝廟側屋瓦上呼道：「師父！你老人家也來了！」

衆人霍然一驚，姚鷹脫口呼道：「大禪宗！」

霎間，這三字像三把巨錘在每人心上重重地敲上三記，每個人都忍不住轉首而望，連那素性多疑的溫世達亦是不免。

俞劍峯就趁衆人心有旁顧之際，猛可傾全力一掌拍向溫世達後背。

這下變起倉猝，溫世達只覺後體生涼，不禁大吃一驚，慌忙間他上身微俯，對方掌風自他頭上呼嘯而過。

俞劍峯不容敵手有瞬息喘息之機，他身形驀地騰起空中，雙掌揮起有若開山巨斧，筆直朝溫世達當頭罩落。

溫世達見對方來勢驚人，要想緩一緩簡直都不可能，在這性命交關裡他已顧不得傷人，雙掌本能自邵嬋及娉婷仙子身上大穴移開，封迎而上！

但聞「拍」一大響，雙方兩掌相交，俞劍峯雙足凌空虛點，身子在空中借勢輕盈一轉，掌心抵着對方掌心不住疾旋，溫世達只覺全身內力竟無着力之處，迫得撤掌倒退。

俞劍峯身子平平滑前落地，一掌相繼而起，將對方死纏住，口中叫道：「杜大俠！快將邵姑娘及娉婷仙子救出！」

華山杜元冲一愕之下，隨即醒悟過來，他身子一撐而起，像一條飛魚般自神壇上方疾掠而過，這一忽間，他已同時抓起壇上兩女！

他足不停步，朝神廟左方急衝，倏忽已跨出五六丈之外，那知百毒教諸人早料到他會走這方向，只見人影閃盪，公孫飛和姚鷹已飛身將他截住！

姚鷹只一落身，立起一袖往杜元冲拂至，口道：「姓杜的，今夜你還想逃出此地麼？」

杜元冲手拿着兩女，只有閃避一途，但他身子無論怎樣移動，却始終無法突破公孫、姚二人之阻。

後面的華山三俠和太平道長見狀，欲趕上馳援，百毒教衆自香主以下早已泉湧而上，毒蛇毒鳥齊出，那太平道長掌風掄飛，顧盼裡已傷得數十人，但毒蛇毒鳥爲數太多，終叫他們忙於應付的。

神壇前面的俞劍峯一面與溫世達纏鬥不休，一面覓隙他望，但見岑少風與法明禪師正與四名奇裝異服之人鬥得不可開交，他暗暗一驚，忖道：「這四人面目甚是陌生，裝束又如斯怪異，莫不是來自關外？難道百毒教……」

忖猶未罷，他的對手溫世達手底一加勁，俞劍峯已是遭遇險招，立處於極端之劣勢。

戰到分際，俞劍峯敗象已呈，那溫世達獰嘘一聲，全身骨節格格作響，面上滿佈烏紋，寒意逼人，這西域老怪已發出了無堅不摧的「血河大陣」！

溫世達這血河大陣一發，方圓十丈之內立見一片昏暗，砂石激射飛揚，氣勢之厲烈至使場中諸人盡皆變顏！

說時遲，那時快，俞劍峯方欲傾盡全力以對，一道藍光倏地自街角飛掠而至，瞬即逼近神壇之前，速度之疾，即如溫世達這等高手，也只見到一抹光閃！

那道藍影逕自衝入大陣之內，每一週旋便往核心移近一分，依稀間含有六合週翔神步之規範，到了第五大廻旋之後已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眾人眼睛一花，只覺藍氣濛濛，光閃一掠而斂，緊接着「呼轟」一大響，周遭砂石盡沒，俞劍峯已然飄至三丈之外。

那溫世達仍佇立原處，一臉茫然不解之色，反觀神壇上不知何時已立着一個氣定神閒的藍衣人！

溫世達面對着藍衣人，眼色陰晴不定，道：「你……你是什麼意思？」

藍衣人沉聲道：「老夫姓左！」

溫世達似乎又是大大一怔，道：「你何時改姓……」

他忽然住口不語，這會子那藍衣人緩緩轉過頭來，俞劍峯與他打了個照面，發現這人面色死灰，平板而毫無表情，顯然是帶上了人皮面具。

藍衣人如炬目光往場內環視一匝，眾人只覺彷彿有兩道冷電自他眼中透出，不由打了個冷噤。

他視線最後落在公孫飛身上，喝道：「爾等還不快走！」

俞劍峯聞言渾身一顫，情不自禁暗忖，道：「這藍衣人的口氣及體態舉止好生穩熟，總覺得像在那兒見過，奇怪我怎會一時想不出來……」

同一時刻，岑少風內心也是不住沉吟：「姓左的？這人竟是姓左？」

倏地，他的腦際浮起辭別趙門之時，主人所說的一句話：「少風，如果那姓左的老兒還在人間，爲師及你都還差上一籌！」

岑少風心頭一緊，旋即又搖搖頭，忖道：「不對！不對！趙鳳豪趙老爺子對我描述姓左的也不知有多少遍了，絕不是眼前這人！但方才他現身時所露的一身絕世輕功……」

他的思路很快便被打斷，只聽公孫飛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咱們處心積慮，始將這一干人賺到此地！目下却……」

話猶未完，那藍衣人已截口喝道：「住口！」

他兩眼一閃，寒芒畢露，沉道：「老夫叫你們快走！」

百毒教與溫世達諸人面面相覷，良久作聲不得，終於公孫飛將手一揮，率先往街角掠去！

公孫飛一走，四大天王及百毒教徒也相繼跟上，那溫世達略一躊躇，狠狠地頓了一下足，也偕同四名異服漢子離去，須臾便不見蹤影。

局勢急轉直下，場中留下諸人不禁都怔住了，十數道視線都集中在那藍衣人的身上。

此刻神廟內又步出了兩名和尚，逕自步至壇前，抬起元元僧屍身往廟門移去。

俞劍峯心念方動，那面法明禪師已低喝出聲：「且慢……」

他寬大袍袖一拂，身子一躍而前，却見眼前藍光一閃，那藍衣人已鬼魅也似的將法明禪師截住，口道：「人已去世，大師就讓他們過去吧！」

法明禪師心中已然犯疑，他袍袖合十一揖，道：「這位施主請了。」

他袍袖一拂一揚，已暗暗用上了七成內力，那藍衣人一頷首，身軀紋風不動，衣袂不揚，法明禪師這一招含勁而發，竟爲對方硬生生化解去了，不由暗自心驚。

藍衣人若無其事地道：「大師請了，若老夫猜得不錯，大師可是來自少林？」

法明道：「貧僧正是少林經堂主掌，那元元僧……」

語至中途，藍衣人打斷道：「近年來武林已鮮見少林門人萍踪，老夫幸何如之，居然在此見着一位。」

法明道：「施主在貧僧意識中亦甚是陌生，今夜蒙代解此圍，猶未謝過。」

藍衣人道：「大師空門中人，似此繁文褥節大可免了。」

一旁的岑少風踏前一步，插道：「和尚可免，咱們凡夫俗子可不能免，有謝仗義施援……」

他哈腰長身一揖，藍衣人略一抱拳，只見岑少風身前衣袂不住飄拂，蹬地倒退半步！

俞劍峯在後見狀爲之大驚，這時在場羣豪俱都滿腹疑雲，那太平道長一拂髯，上前道：「道友是姓左？敢問台甫如何稱呼？」

藍衣人沉吟不語，法明禪師緊緊釘上一句：「左姓高人……左姓高人……施主可是自大漠而來？」

俞劍峯聞言一震，反觀藍衣人却自長笑道：「方才老夫是姓左，眼下可變成姓何了！」

眾人微愕，法明禪師沉道：「貧僧不明施主意所何指？」

藍衣人道：「老夫姓何名必問！」

法明禪師低道：「必問……何必問？好個何必問！貧僧果然是問得太多了。」

藍衣人道：「大師果有自知之明，就此別過！」

他緩緩前行，經過俞劍峯身側，在五步之外忽又轉身，面向俞劍峯道：「這位弟台甚投老夫之緣，咱們可否單獨另約時地會面，促膝長談！」

俞劍峯心念大動，急切間不暇多慮，遂頷首道：「閣下有召，小可自當從命。」

藍衣人道：「如此甚好，老夫明夜在鎮外竹籬相候，不見不散。」

語訖，身子微擰，只一晃便消失在眾人的視野。

那藍衣人身形已杳，羣豪兀自凝立不動，良久法明始將視線收回，喃喃道：「好神秘的人物……今夜貧僧總算見到傳言中的罕世輕功了……」

太平道長低聲道：「禪師與他對了一掌，可摸出此人來龍去脈？」

法明搖頭道：「貧僧祇感到慚愧……」

須知像他們自命擠身武林高手之人，若在與人交手之間，不能瞧清對方門路，乃是極爲丟臉之事，是以法明有此一語。

（未完·十五）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袁驪雖然將自己的身世對袁君達說出，袁君達突然聽到自己就是袁驪的父親，未能立即承認，使袁驪拂袖離去，回心一想有點不妥，騎青驢月夜追趕袁驪，一齊到峨嵋山問問龍雲鶴掌門，二人連夜趕到峨嵋排雲山莊，山上審問陳天翔的巡邏隊，袁君達知道有點不妙，他直接去找龍雲鶴，由袁驪先去找娘子孟麗君，發覺孟戟和麗君的談話，知道她已失身於天翔，細聽之下，孟戟兄妹原來是天心教的人，孟麗君雖然說是救被囚的父親，嫁自己並非出自本意，袁驪盛怒之下將孟戟擊斃，麗君亦無顏自絕，來到大廳前見袁君達已將陳天翔逮住……

辱人妻斷臂　挫兇徒淫威

他的目光一閃，只見坐在歐師叔右首的那個略爲肥胖，皮膚黝黑的虬髯漢子！則是鄭師叔唯一的徒兒，龍虎手陳志雲，也是峨嵋派唯一以掌法見傳江湖的弟子。

陳志雲見到龍驪在那兒，沒有回答歐師叔的話，詫異地道：「龍師弟！你認得這人？」

假龍驪怔了一怔，很快地便已定過神來，他開聲搖頭，說道：「小弟不認識這人……」

風雷劍歐振盛問道：「那麽他怎麽叫你陳天翔？」

龍驪搖了搖頭，恭敬道：「弟子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稱呼？」

風雷劍歐振盛望了陳志雲一眼，陳志雲搖了搖頭道：「弟子也不認得他！」

歐振盛抱了抱拳，說道：「請問尊駕是……」

他投入峨嵋學藝，還是劍神袁君達跳崖之後的事，因而連坐在眼前的本門師伯都不認識，聽了龍驪之言，把袁君達當成衡山失踪的金臂魔劍任明傑。

自然，他更沒有見過當年的醫聖公羊翎就是袁驪眼前這副模樣了。

袁驪淡然一笑，道：「在下袁驪！」他沒有多加解釋，把硯童往地上一放，走到閉目盤坐的袁君達面前，躬身抱拳道：「爹！」

風雷劍歐振盛和龍虎手陳志雲一聽到袁驪自報姓名時，便都爲之一怔。

他們雖是奇怪這個醜怪的老者武功高強，姓名却在江湖上不見經傳，却也以爲只不過因爲對方乃是個隱居江湖的劍客而已。

等到袁驪走到袁君達面前，躬身的叫了一聲之後，他們立刻臉色爲之一變，弄不清楚這是怎麽一囘事來。

因爲單從外表看來，袁驪的模樣，較之劍神袁君達要老得多了。

一個老人在向一個中年恭敬的叫喚父親，豈不使人吃驚？

歐振盛和陳志雲兩個人面面相覷一下

，雙方的眼色中都有一種表示，那便是：

「這老傢伙是一個瘋子。」

然而坐在他們中間的假龍驤，心中却不是這麽想。

他不但不是這麽想，並且吃驚得更加厲害，連身上都打起顫來了。

好在歐振盛和陳志雲兩人都在吃驚，對他的驚駭之態也沒有感到奇怪。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們無暇去注意假龍驤的神色，他們在吃驚之下，全都凝神望着袁驤，想要看看這神秘之極，却又武功高強的中年劍客有何表示。

袁君達自從登上山進入大廳，言明要求見峨嵋掌門龍雲鶴之後，一直便默然無語。

等到假龍驤出現，想要以劍法識出袁君達是誰，被袁君達的無形劍氣逼退後，他便在匆匆趕出的歐振盛和陳志雲之前，聲稱袁君達乃是當年衡山木客的師弟，現居天心敎總護法的任明傑。

歐振 和陳志雲震於天心敎總護法之名，不敢妄動，曾經很恭敬的請敎袁君達的來意。

可是袁君達只說要請峨嵋掌門龍雲鶴出來相見，說完了話，便一直閉目盤坐，不言不語。

他這種奇異的擧動，使得歐振盛大爲驚惶，與龍驤商量之後，命人去密室請龍雲鶴出來。

其實龍雲鶴在假龍驤回山的兩個時辰後，便已遭到假龍驤的暗算，在不及提防之下，服了假龍驤替他們預備的蝕骨酒，一直昏迷不醒，而被假龍驤送進地牢囚禁起來。

假龍驤却揚言掌門人龍雲鶴閉關練劍企圖趁機慢慢控制整個峨嵋。

那知他還沒完全做到把異己一網打盡的行動，袁君達已偕同袁驤上山了。

面對這個神秘的劍道高手，假龍驤儘管手裏持有玉龍劍，也不敢妄動。

一方面他自知絕非袁君達的敵手，另一方面他還沒弄清楚袁君達的來意。

他不願意因爲一些小事，而影响到整個計劃，暴露了自己的眞正身份，以致不能投身鐵心孤客門下，使得這些日子所用的力氣全都白費了。

若是那樣，他知道儘管師父是如何的疼愛自己，恐怕也會在震怒下動手將自己殺死。

他在權衡利害之後，立即先隱忍下來，傳命從成都分舵趕來的弟子，把蝕骨酒的解藥送去地牢給龍雲鶴服下，想要解開龍雲鶴之毒，由他出面來對付袁君達。

他在想好了決定之後，便偕同歐振盛與陳志雲兩人在大廳裏守着袁君達，並通令下去，命人把整個大廳圍住，防備袁君達會發怒翻臉。

袁君達從一進廳之後，便對他們來個不睬不理，取下了大笠帽擱在茶几上，瞑目盤坐起來，他這種神態，使得假龍驤更加莫測高深。

他的心裏正在疑惑不安，不料突然見到袁驤闖了進來，竟然向那神秘劍客恭敬的行起禮來。

他非常明白袁驤到底是誰，因而見到袁驤恭敬地呼喚袁君達爲父親時，他的臉色不由不變，忖道：「龍驤的父親不是峨嵋掌門龍雲鶴麽？他何時又跑出來一個父親。」

他的目光一閃，只見坐在身旁的歐振盛和陳志雲兩人全都驚奇地注視着那盤坐椅上的袁君達。

袁君達瞑目盤坐椅上，聽得袁驤的呼喚之聲，緩緩的睜開眼來，點了點頭，道：「你的事情辦好了嗎？」

袁驤一聽父親之言，立刻便想起孟麗君背叛自己之事。

他的神色一陣黯然，忍不住心頭的辛酸，哽聲說道：「孩兒的事情，已經辦好了！」

袁君達凝目注視着袁驤一會，嘆了一口氣道：「來時我不是跟你說嚚，你的情感太過豐富，終會受到傷害，你……」說到這裏，他只見袁驤眼中已湧現淚光，不忍再繼續說下去，語聲一頓，收口問道：「你把她怎麽了？」

袁驤低聲道：「她……他已經自殺了！」

袁驤默然半晌，道：「你先別難過，這件事我會跟你作主的！」

袁驤知道父親的意思是替自己出面洗清這個恥辱，他搖了搖頭，道：「不！孩兒親自處理此事！」

「好吧！」袁君達揮了揮手，道：「你先坐着，等龍雲鶴出來之後，我會讓你公平的解決此事！」

袁驤說道：「只怕他老人家無法出來了……」

袁君達眼中射出燦然寒慄，沉聲道：

「就是黎火厭在此，老夫要見龍雲鶴，他也得交出來。」

袁驤見父親生氣，不敢多言，轉過身來，狠狠的瞪了假龍驤一眼，走到旁邊的坐椅上坐下。

他們兩人這一段對話，假龍驤聽得心中忐忑，渾身難安，他已經明白孟麗君可能已被袁驤殺死了。

對於孟麗君的死，他也沒什麽感覺，只不過略爲有點惋惜而已，惟獨對於袁君達最後所說的那句話感到驚惶不已。

他驚駭地望着袁君達，忖道：「武林之中，知道師父姓名的人，已經並不多了，敢以這種口氣直呼他老人家的姓名，除了大宗師和鐵心孤客之外，只怕沒有第三個人了，莫非他便是鐵心孤客不成？」

風雷劍歐振盛和陳志雲兩人，如何曉得假龍驤心中的想法？

他們旣爲袁驤口氣中對掌門人的尊敬而感到驚奇，又爲袁君達的直呼掌門人之名而感到憤怒。

歐振盛沉聲道：「尊駕上我峨嵋，旣不肯把來意相告，復又出言不遜，莫非眞把峨嵋不放在眼裏？」

他雖是曉得眼前這個怪人的劍法高強，可是在一再相忍之後，視袁君達罵了袁驤之後，在眼裏，實在忍耐不住，這才出言質問。

袁驤見到歐振盛氣憤的神態，想要出言解釋，却已聽得袁君達哈聲笑道：「不錯，峨嵋有你這種膿包，老夫便不把峨嵋放在眼裏。」

歐振盛氣得臉孔通紅，霍地站了起來

，說道：「任朋友，你的神氣也夠了，我若是再任你在此蔑視峨嵋，也枉爲本門弟子！」

他的臉色一凝，拔出背上長劍，指着袁君達，喝道：「來！來！來！讓我看看你憑什麽，敢在此如此大言不慚，若是靠着天心敎的名頭，便以爲可以横行天下，那你就錯了。」

袁君達沉聲道：「你要與我動手？」

歐振盛怒道：「不錯，老夫要讓你看看峨嵋劍法。」

「峨嵋劍法？」袁君達哈笑一聲道：你還不够資格在我面前談峨嵋劍法。」

他連忙出聲攔阻道：「爹，你老人家切莫……」

袁君達叱道：「你坐着。」

袁驤見到父親生氣，不敢多言，緩緩的坐了下去，他的心中頗爲不解，爲何父親會突然如此震怒。

其實他不明白袁君達的心裏也非常難過，一來由於袁驤的遭遇與他自己相仿，使他觸及心底的創痛，二來因爲眼見峨嵋一門，在他離開後的二十多年，竟然變得如此没落，使他深爲痛心，而忍耐不住心裏氣憤，這才發作出來。

他目前的情形，就跟一個年老的人見到子孫不肖，忍不住加以痛斥一樣，誠可謂愛之深，責之切，是無法避免的。

袁君達罵了袁驤之後，沉痛地斥道：「你們這些不成材的東西，身受師長恩典，得以列入門牆，不圖設法振興峨嵋聲譽，反而弄得一天比一天的敗落，竟連掌門人生死都不明白，任由天心敎的人横行……」他愈說愈是生氣，重重地一拍茶几，叱道：「你想想看，憑你這種人還有臉在老夫面前妄談峨嵋劍法？」

歐振盛怒道：「任總護法，閣下的口氣也未免太大了點吧？」他頓了頓，接道：「不錯，你是天心敎的總護法，可是我們待你以理，只是站在江湖同道面上，可不是怕了你，就算本門弟子不爭氣，也用不着閣下來管，更何况掌門人只是閉關練功……」

「閉關練功？」袁君達哈笑一聲，說道：「老夫上山之後，已聽到三種說法了……」

歐振盛方待說話，假龍驤已憤憤的站了起來，道：「歐師叔，他這是無理取鬧，故意上我們罪，就算他是天心敎的總護法，我們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他拔出玉龍寶劍，高聲道：「弟兄們，我們跟他拚了。」

那些話在他身後的峨嵋弟子聞聲大喝一聲，全都拔出長劍，湧上前來，把袁君達和袁驤團團圍住。

袁驤見龍驤竟然趁機挑撥，他在没弄清楚那些弟子那些是投入天心敎的叛徒之前，不想濫殺無辜。

並且他還不曉得假龍驤從天心敎成都分舵調來的一百多名敎徒，此刻散佈何處，所以連忙站將起來，大聲喝道：「你們住手！」

他的喝聲如雷，使那些蠢動中的弟子全都嚇了一跳，當時廳内頓成一片寂靜。

袁驤冷森的目光在假龍驤臉上掃過，沉聲道：「陳天翔，你若要趁機會製造混亂，讓本門弟子送死可辦不到！」

龍驤他只冷笑一聲，道：「老丈，你所說的話，也實在令在下不解，在下身爲峨嵋弟子，可從没見過老丈，更不知道本門有這麽一個門人……」

他的話聲微頓，聲色俱厲地道：「你今日借人來本門擾亂，以爲本門便會屈服在天心敎之下，那你就是妄想了！」

袁驤没料到陳天翔在見到自己之後，依然還以龍驤自居，他冷笑一聲，正想說話，袁君達已叱道：「好個利嘴的傢伙，你當着老夫面前，還敢厚顔無恥，也不怕丢了黎火飈的臉？」

袁驤聽得父親這麽說，心中頗爲欣慰，感激的望了袁君達一眼。

袁君達似是了解他的心情，微一頷首道：「你可以放心，老夫不會跟這些蠢材一樣，連眞假都不清楚！」

龍驤被斥，臉色一變，嘴唇嚅動了一下，對歐振盛道：「歐師叔，你老人家作主，我們是不是要動手？」

歐振盛一揮長劍，道：「就算拚了我們的性命，也要維護本門的聲譽。」

他側首吩咐道：「你們聽到？今天無論如何都不能放他們離開本門！」

在他身後的十多名弟子一齊應聲，個個熱血沸騰，抱着玉石俱焚，拚將一死的决心。

歐振盛目光一凝，注視着袁君達道：「任朋友！你既瞧不起嵋峨劍法，老夫就以峨嵋劍法領敎尊駕的絕藝。」

袁君達冷哼了一聲，說道：「你出劍吧！」

歐振盛深吸一口氣，凝神貫注在劍上，擺出一個架式，道：「尊駕願意在這裏動手？」

袁君達沉聲道：「像你這種無恥的東西，是該受一次敎訓！」

歐振盛怒叱一聲，喝道：「你拔劍吧！老夫要出手了！」

袁驤見到歐振盛眞的要跟父親動手，他不能再眼看着這樣下去，連忙閃身上前制止，說道：「歐師……兄你不可魯莽，他是……」

他以爲身爲龍雲鶴之子，見了歐振盛自然要稱呼一聲師叔，此時却曉得按輩份來說，自己該是龍雲鶴的師弟，所以改口稱呼歐振盛爲師兄。

歐振盛大怒道：「狂徒，老夫那來你這師弟？你走開點。」

袁驤肅然道：「歐師兄你冷靜點，你可曉得這位老人他是誰？」

歐振盛冷笑道：「金臂劍魔任明傑老夫雖然没見過，但是也曉得他是衡山叛徒，並且還要告訴你的，便是老夫並不認得你，你可不要稱我是師兄……」

袁驤没有理會他的話，繼續道：「師兄，你弄錯了，他老人家是……」

袁君達没等袁驤說完，忙喚道：「驤兒，你不可把老夫的名號說出來。」

袁驤轉身道：「爹，你老人家若要懲罰他們，也等掌門人出來之後，再……」

他這句話剛說到這裏，已見袁君達目光一閃，喝叱道：「你想說到那裏去？」

袁驤一驚轉首，只見假龍驤已收起玉龍劍，疾步向廳後行去。

他大喝一聲，飛身躍起，迅如電掣般的向假龍驤撲去。

歐振盛一見袁驤躍起，長劍斜展，一式「鴻飛萬里」，向袁驤削去。

他的長劍一揚起，便覺一股犀利的劍氣湧上身來，使得他全身一寒，通體汗毛都要更爲之一豎。

他還以爲袁君達趁自己出劍攻擊袁驤之際，向自己施以暗襲，驚凜之下，顯不得傷人，急忙退了二步，收劍護身。

那知他們收劍護胸之後，目光一閃，却見到袁君達依然手持那枝毫不起眼的長劍，站在原處那裏有出手攻擊自己？

他一怔之下，隨即大駭，忖道：「這金臂劍果然不愧是天魔心敎的總護法，劍術上的造詣，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了，竟能發出劍氣……」

他在驚駭之下，隨即又浮起一種遭受欺騙的感覺，怒火上升，把心頭的畏懼之感放到一邊了。

深吸口氣，他蓄足勁道，一式「鷹揚蒼冥」，劍走偏孤，斜斜往袁君達心窩挑去。

這些「鷹揚蒼冥」乃是少清劍法中的第六式，劍式輕靈，攻守兼備，下面有四招變式之多，這是應付強敵，和攻敵最好的招式。

歐振盛內力深厚，劍法沉穩，每在劍招發出之時，隱隱帶有風雷之聲，這才博得風雷劍的綽號。

他這下雖在盛怒之下，却也深知對方劍法高強，可以沒有像往昔一樣，出劍之時，完全是大開大闔之式，不顧後面的力量。

他之所以使出這招「鷹揚蒼冥」，就是要藉這一招來試一試對方的眞正實力，手底下並留下了三分力道，預備回劍自守的。

他的打算雖好，那知袁君達對他這一劍根本不加理會，待到長劍堪堪刺到身上時，方始左手握着劍鞘，斜斜伸了出去。

歐振盛一見對方不閃不避，正想把留下的三分力道全使了出來，一劍刺死袁君達，却已見得對方連劍都未拔出，同樣的施出一招「鷹揚蒼冥」來。

由於袁君達是左手持着長劍，而這一式鷹揚蒼冥則是自右邊左首斜刺而至的招式，所以他出手雖較對方緩慢，距離却是短了很多。

沒等歐振盛的長劍刺到胸前，他這一式「鷹揚蒼冥」不但封住了對方的劍路，劍鞘尖端巳經觸及歐振盛的左胸心窩處，停在那兒。

歐振盛在峨嵋學劍十多年，在江湖上也闖了七八年，何曾想到這招「鷹揚蒼冥」有如此厲害，如此奧秘。

他根本沒有來得及變招，長劍巳被封住，胸前也被對方的劍鞘觸及。

頓時，他的臉色如同死灰，想要棄下長劍，湧身後退却又不敢，只好木然站着不動。

因爲他一劍受挫，雖然明白對方的長劍沒有出手，却知道以袁君達這等絕代劍道高手，就是一枝樹枝，也可置人於死地，只要對方眞力一吐，自己便得心臟裂開，吐血而死。

他既然明白其中的利害，那還敢運力後退？

袁君達一劍將對方制住，哈哈笑道：「老夫的峨嵋劍法怎樣？」

歐振盛臉色通紅，啞聲道：「要殺就殺，你要侮辱老夫可不能够……」

袁君達冷哼一聲道：「骨氣雖有，不用頭腦又有什麽用？」

說着，他目光一掃在旁運氣凝掌，不敢出手的陳志雲一眼，收回了點在歐振胸前的劍鞘。

歐振盛暗暗吁了口大氣，連忙長劍橫胸，退了三步，蒼白的臉色好一會始回復過來。

陳志雲見到歐振盛退了回來，忙問道：「師叔，你……」

歐振盛搖了搖頭，說道：「我沒有受傷！」

他側首往身後望去，只見龍驤手持玉龍劍正和那個面目醜怪，行動詭異的老人在拚鬥之中。

他心中大駭，忖道：「這……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本門何時又來了這兩個高手？」

他的武功在本門之中雖然比起下一輩的龍驤還要差，但是經驗與目光，到底不是一般泛泛的江湖人所能够相比的。

他僅是看了一下，便知就是不把眼前這個武功奇高，劍法巳至化境中的怪人算進去，連那老者的峨嵋劍法也比自己要高強甚多。

身爲峨嵋弟子，同時看到那個不是峨嵋派的人，具有高深精湛的峨嵋絕藝，怎不叫他大吃一驚？

歐振盛定了定神，回過頭來，問道：「請問老前輩是……」

他在吃了個虧之後，口氣巳改了許多，神色之中帶着萬分的驚凜，恭敬的對着袁君達說話。

他的神態這一改變，使得陳志雲和其他弟子全都深爲詫異，紛紛以驚奇的目光望着袁君達。

袁君達冷冷一笑道：「我的峨嵋劍法怎樣？」

歐振盛道：「前輩的劍法高絕，在下深爲欽服，可是……」

袁君達微微一笑道：「你是在奇怪我怎麽會峨嵋劍法？」

歐振盛硬着頭皮，說道：「請前輩見告……」

袁君達：「我曾經一度是峨嵋弟子，可惜現在巳經不是了！」

歐振盛驚問，道：「前輩，你的大名是……」

袁君達淡然一笑，說道：「老夫袁君達！」

此言一出，歐振盛等人大驚失色，全都怔在那兒，目瞪口呆。

陳志雲愕了一下後，大聲道：「你胡說，我師叔祖早巳仙去，豈會……」

他說到了這裏，只見袁君達眼中射出兩道冷厲到極的目光，凝聚在自己身上，駭得話聲一頓，再爲不敢說下去了。

歐振盛見識過袁君達那超凡入聖的劍法，心中本來相信這人一定是江湖上有盛名的劍術宗師。

不過他也知道昔日劍神被各派掌門逼得服下毒藥，跳崖而死的事，眼前這個人雖是劍法無敵，絕不可能會是昔年的劍神袁君達。他失笑道：「老前輩劍法高超，晚輩深信無疑，但是劍神袁師伯却已於二十年前……」

袁君達冷笑道：「以老夫的功力，跳崖之後，就一定會死？」

「當然，金頂斷崖雖高雖險，像前輩這等高人，絕不會有危險！」歐振盛道：「可是當年劍神袁師伯却被逼喝下毒藥，只怕他老人家……」

袁君達聽到他提起當年自己遭到各派掌門逼壓的那一段情形，忍不住臉肉抽搐，發出一陣長笑。

笑聲迴旋，震得頂上的屋瓦都簌簌作響！

好一會才平靜下來。

歐振盛被這陣笑聲震得耳鼓發痛，駭然地望着袁君達，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那些功力較差的弟子，被袁君達這陣笑聲震得全都以手捂住耳朵，駭得臉色發青。

袁君達笑聲一畢，冷冷道：「你們苦苦追問老夫姓名，老夫告訴了你，你却又不敢相信，哼，其實老夫又何必要你們相信？」他的話聲一頓，道：「老夫若不是劍神袁君達，天下又有誰會是劍神！」

他這句話說的豪邁之至，語氣之肯定、堅決，使得歐振盛等人受到了大大的震撼！

從直覺的觀感上，所給他們的意念，每個人都已認爲袁君達便是劍神，而不敢想到袁君達是大言不慚。

若非是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爲本門的劍神袁君達早已經死去，只怕此刻都會跪了下去。

歐振盛暗暗定了定神，抱拳道：「晚輩不敢不相信你的話，可是……」

袁君達揮了揮手，道：「此刻也不必談論此事，老夫就是再多說，你也不會相信，還不快去看他們比劍……」

歐振盛聽了他的話，轉首望去，只見龍驤和那醜怪老者此時正在打得火烈。

龍驤手持玉龍寶劍，在兵刃便先佔了上風，可是袁驤劍法熟練，內力較強，所施之招，輕靈神妙，絕不讓手中長劍與對方寶劍相觸，是以一時之間，難分勝負。

歐振盛搖了搖頭，嘆道：「這真使得在下模糊起來，不但前輩你的劍術已臻無敵的地步，就是令友的峨嵋劍術也……」

袁君達沉聲道：「他是我的兒子，你別弄錯了。」

歐振盛一愣，說道：「前輩，他怎會是……」

袁君達道：「你難道沒有聽到他方才呼喚我？」

「聽到是聽到。」歐振盛道：「可是他的年紀……」

歐振盛從進屋之後，便一直沒有笑過，此刻臉上倏然浮現微笑，緩聲道：「難怪你不會相信，就連老夫初次見到他時也不敢相信他便是我的兒子……」

他的目光一閃，望了與假龍驤在搏鬥時的袁驤一眼，說道：「這因爲他是經過最最高明的易容大師，替他動手易容之故，他原來的模樣，與你此刻所見的龍驤一樣！」

歐振盛聽他這麼一說，更加摸不清頭腦了，愕然說道：「令郎又怎會跟龍驤長得一模一樣呢？哦！他也叫做驤，難道……」

「你所想的不錯，袁驤也就是以前的龍驤！」袁君達道：「眼前這個龍驤乃是天心教主黎火颸的徒兒，本名叫做陳天翔……」

歐振盛和陳志雲兩人好像聽人說什麼神話故事一般，滿臉浮現驚奇，詫異、凜駭、不信之色。

袁君達見到他們似乎不相信，臉色一沉，說道：「你們莫非又不相信老夫的話麼？」

歐振盛尷尬地一笑道：「前輩並非在下不相信，只是這件事太過於奇詭了，難以令人置信。」

他搖了搖頭道：「我還以爲他們兩人只是名字相同而已，料不到竟然會是一個人，並且眞的龍驤還是假的，反而假的倒是眞的……」他說來說去，說到後來，連他自已也弄不清楚在說些什麼了。

陳志雲苦笑道：「師叔，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歐振盛想想自已說的話，禁不住笑了出來，道：「我的意思是認爲這件事的確非常玄妙，驤兒從武當奪得此次劍主榮譽回來，還不到三天，竟有第二個龍驤出現……」

陳志雲頷首道：「師叔說得不錯，這件事連我也難以相信了！」

袁君達冷哼一聲道：「你們相信與否，對整個大局毫無影響，只要老夫能肯定誰是眞的就行了！」

他的話聲一頓，指着搏鬥中的兩人，說道：「你們有眼睛，定然可分出誰是眞正的袁驤了！」

敢情這時袁驤和龍驤已拚過了百招之外，起先假龍驤雖是仗着玉龍劍在手，佔盡了優勢。

可是，他爲了保持他這副龍驤的面貌和身份，不能不使出峨嵋劍術來，以免啓人疑竇。

不過他倒沒有想到袁驤自幼便開始練劍，除了本門的劍法之外，對於其他門派的劍法並無涉獵，不像他這樣，黎火颸除了傳授他金蜈邪劍之外，還將昔年命金蜈使者在各派偷竊來的劍法，一一傳給三個徒兒。

他縱然曾經在峨嵋劍法上下過苦功，却又那裏比得上袁驤從幼及長，精練本門劍法，所下的功夫深厚？造詣自然不够。

是以他那幾手峨嵋劍法使來使去，全都落入袁驤的算計之內。

很快地，他便已從優勢趨於劣勢，手中儘管還握着玉龍寶劍，對袁驤已不起絲毫作用了。

因此打到百招之外，他堪堪已到了自保的地步，對於袁驤攻來的凌厲劍式，無法用峨嵋劍法擋住。

他心知自己若不改變劍路，不到十招，就將死於對方劍下。

雖然那樣很可能會把他原來的身份暴露出來，不過權衡雙方的利害得失，他終

於改變劍法，擋接袁驥的攻勢。

剎那之間，但見那爲被袁驥尅制得變爲黯淡的劍芒，翻飛激射，有如一條銀色的大龍，盤旋飛舞，很快便把袁驥打得逐漸後退。

歐振盛聽到了袁君達之言，凝目望去，但見龍驥本已居於劣勢，轉眼之間，劍法一變，招招互異，所使的竟然包括了其他四大劍派的劍術。

不但如此，並且在數招之內，往往夾雜着幾式怪異奇詭的劍法，如同神龍經天，劍光閃爍，半邊大廳，都似被劍光繚繞住。

他的眼睛瞪得老大，駭然道：「驥兒何時學會了其他四大門派的劍法？咦！這眞是奇怪……」

袁君達冷哼了一聲，說道：「你到現在，還不相信他便是金蜈天尊黎火飈的徒兒？」

歐振盛心中的意念有點動搖，略一沉吟，道：「可能驥兒是獲得鐵心孤客傳授的劍法所致，他不是取得本年五大劍派在武當舉行的劍會麽？」

他似乎怕袁君達不明白鐵心孤客是什麽人，話聲一頓，解釋道：「鐵心孤客乃是繼劍神之後，在江湖上出現的第一劍道高手，他曾經到五大劍派的藏經樓，刦去各派劍術秘笈……」

袁君達冷冷道：「你不需要多解釋了，老夫便是鐵心孤客！」

歐振盛駭，退了得兩步道：「你……你怎會是……」

他的話未說完，只聽得陳志雲大聲道：「這下好了，掌門人總算出關了……」

歐振盛聞聲側首，只見從廳後的小門裏，走進了三個人，當中那個灰髯垂胸，身材高大魁偉，虎目豹額的老者，不是峨嵋掌門龍雲鶴是誰？

龍雲鶴緩緩的走進大廳，在他身旁隨着兩個中年大漢一步一趨的跟着他行了進來。

屋內的峨嵋弟子見到龍雲鶴進來，全都抱拳垂劍，躬身行禮。

可是龍雲鶴對於他們行禮，似乎沒有看見一般，理都不理，逕自以目光怒視着廳內搏鬥的兩人。

袁君達一見他這種神態，低聲問道：「龍鉞身邊的那兩個人，是不是峨嵋派弟子？」

歐振盛見到掌門人出來之後的神態不對，心中已有疑竇，再一聽袁君達直呼神龍老人龍雲鶴的別字，頓時相信袁君達必是本門師伯，一代劍神無疑。

他的臉色一凝，恭然道：「啓稟師伯，他兩人弟子並不認得！」

袁君達微微一怔，頷首道：「嗯！你總算明白過來了！」

他知道神龍老人龍雲鶴定然是受到那兩人的挾持，才會連話都不說一句。

因此他回答了歐振盛的話，便跨步向着龍雲鶴行去。

那知他才行了兩步，只見龍驥振劍急揮，劍芒交錯，流光迸射，奇詭至極的連發三劍。

袁君達在二十年前，與金蜈天尊交手之時，便曾領教過這招「蜈飛百足」，深知這式劍法的毒辣邪功。

他的臉色微變，深恐袁驥抵擋不住這一招，手腕一動，已抽出鞘中長劍，預備帮助袁驥一臂之力。

鞘中的長劍方一脫鞘拔出，袁君達的眞力已運聚在劍上，只見劍芒吞吐，似要騰空飛起。

就在這時，袁君達已見到袁驥在面對着有似百條劍光急射而來的驚險狀況下，長嘯一聲，飛身揮起，靈巧之極的從對方展現的劍影上掠過，攻進假龍驥的劍圈之內。

袁驥這一式使得巧妙無比，身法輕盈美妙，有似一條長虹劃空彎弧，劍尖騰閃，罩住了龍驥身上的所有要穴。

袁君達沒料到袁驥竟然還會這等絕妙盈巧的劍法，只覺心中沸起一股興奮莫名的感覺，脚下一頓，不再上前帮助孩兒袁驥了。

他的臉上方一浮現起歡愉的微笑，只聽得歐振盛和陳志雲兩人在身後驚呼道：「龍騰九淵，這是龍騰九淵！」

袁君達道：「這也是峨嵋劍法？」

歐振盛不住點頭，道：「這是掌門師兄精研二十年，手創的劍法，他……他一定就是驥兒了！」

袁君達微微一笑，沒有再理會他，轉首向袁驥望去，但見袁驥此刻懸身空中，翩翩飛翔，起落之間，劍出如風，使得假龍驥除了抵擋之外，全無還手之力。

袁君達暗忖道：「若是玉龍劍在驥兒的手裏，只怕黎火飈這個徒兒已經身首異處了，不過儘管如此，他也無法再抵擋三招了……」

一念及此，他倏地見到那顯然就要落敗的假龍驥張開嘴來，吐出一口鮮血。

那條血水如同水箭樣的從假龍驥的嘴裏噴了出來，散入袁驥急速切出的劍影裏，漾成一片凄迷的血影，轉瞬之間便已消失在劍風之內。

然而，隨着這蓬血影的淡化，龍驥如有神助，黯淡的劍芒倏地大熾，較之原來功力似乎增加一倍有奇，長劍往上急揮而起，嗤地一聲，袁驥手裏的長劍被暴漲的銀芒削爲兩斷。

袁驥那會料到一個人在吐出鮮血之後，功力會倏然增加，是以手裏的長劍一斷，眼望着急揮而上的銀芒，再也無法閃開，臉色一變，只有閉目等死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聽得袁君達沉聲一喝，揚手把手裏的長劍擲了出去。

他那支劍都有銹斑，較之普通的青鋼劍都要不如，可是這一出鞘射出光芒，便見一幢淡淡的光華附在劍身之外，隨着急射而去，劍嘯之聲大作，尖銳刺耳 動人心魄。

廳內衆人在驚駭之下，已見到這幢淡淡的長形光華如流星般射去，擊中龍驥手裏握着的玉龍劍。

「噗」地一聲輕响，龍驥身軀一震，手裏緊握的玉龍劍已脫手飛去，插進牆壁之內。

那支被袁君達擲出的長劍，就跟有生命的活物一樣，撞飛了玉龍劍後，微微一頓，在空中劃了道大弧，又轉向袁君達飛射而同，進入鞘中。

這等奇幻之事，直使得廳內之人看得目瞪口呆，龍驤更是嚇得面無人色。

他直到看見那支長劍回到了袁君達的手裏時，方始驚醒過來。

他的目光閃動一下，但見袁驤已在飛身落地之後，拔出了插在牆上的玉龍劍，正虎視眈眈的凝望着自己。

尤其是在鐵心孤客之前，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寒意，所以再也不敢在峨嵋多加停留，一心想要早早下山，留下這條性命。

故此他的心中意念急閃，身形一動，掠到了龍雲鶴的身邊，沉聲喝道：「不許過來！」

袁驤心頭不由一震，問道：「你要做什麼？」

龍驤伸出手來，貼在龍雲鶴的背心，獰笑一聲道：「老子要下山了，就煩他送上一程，你們誰要攔阻我，哼！該曉得這份後果了！」

袁驤恨不得一劍使將對方殺死，然而投鼠忌器，眼看龍雲鶴處身危險，不再敢繼續向前進逼。

廳中的峨嵋弟子，那會想到被他們目爲一代傑出門人的銀衫劍客龍驤，竟然會變得這個樣子，用身爲掌門的父親來威脅別人，齊都驚疑地發出一聲大嘩。

只有歐振盛和陳志雲兩個人心中已經明白，誰是眞正的龍驤了。

歐振盛焦灼地望着袁君達，抱拳道：「袁師伯，掌門人……」

袁君達微微一笑，道：「你到現在總算承認我是你的師伯了吧！」

歐振盛跪了下來，道：「袁師伯，師侄有眼無珠，以致鬧成這副樣子，求求你老人家救掌門人一命。」

陳志雲等見到歐振盛竟然跪了下來，駭得全都傻了。

愕了一下，他們也都跪了下來，齊聲向袁君達請求起來。

袁君達目光一掃，沉聲道：「你們全都起來，老夫既然到了這裏，就不容許誰做出綁架勒索之事。」

他的話聲一完，緩步向龍雲鶴行去。

假龍驤緊張地望着袁君達走來，大喝道：「且慢！」

袁君達凝聲說道：「你是在對老夫說話？」

「不錯！」龍驤道：「你假若再走過來，我便要把他殺死。」

他在說話之時，聲音都微微顫抖，唯恐話聲沒有收到效果，說完話後，又拔出那兩個挾住龍雲鶴大漢身上的長劍，以鋒利的劍刃，壓在龍雲鶴的頭上。

袁君達寒聲道：「陳天翔，就是黎火飈在這兒，也不敢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你算什麼東西？」

「嘿嘿，你也知道我是陳天翔！」陳天翔（他的眞正面目已完全露出，不能再以龍驤稱呼他自己了。）怪笑一聲道：「只要我的劍架在龍雲鶴的頭上，不怕你是鐵心孤客，你也對我沒有法子。」

袁君達沉聲道：「你既知道老夫乃是鐵心孤客，便該曉得老夫冷面鐵心，無朋友，龍雲鶴又與老夫有什麼關係，你能威脅得了我？」

陳天翔一劍在手，胆子壯了許多，應聲道：「我想你總不願意峨嵋派的人恨你吧！何況你已經把那小子做乾兒子，你還能害死親家……」

陳天翔不明白袁君達和袁驤之間的關係，還以爲袁驤是鐵心孤客的乾兒子，袁驤若非躭心龍雲鶴的安全，恐怕都會笑了出來。

陳天翔見到自己的話果然使得袁君達有所顧忌，嘴角浮起一絲微笑，低聲向那右首的大漢，說道：「他們都撤退下山了吧？」

那個大漢躬身道：「弟兄們已接到香主的秘令，撤退下山了！」

陳天翔目光一閃，道：「我們也下山吧！」

袁驤冷哼一聲，飛身掠到門口，把守通往後院的這道門，不讓陳天翔通過。

陳天翔冷笑道：「姓龍的，你不要你老子的命了？」

袁驤沉聲道：「放下掌門人，我放你安全下山。」

陳天翔嘴角一撇，道：「我是三歲小孩子，會受了你的騙？」

袁君達臉色沉肅地道：「陳天翔，老夫保證你只要放下了龍掌門人，就能安全下山。」

陳天翔冷笑一聲道：「聽你的保證，還不如用龍雲鶴的生命作保證……」

他的語聲一頓，冷厲地喝道：「只要我能下山，龍雲鶴就能安全，不然的話，……」

袁君達冷冷地打斷了他的話聲，道：「陳天翔，老夫放你一條生路，你偏偏要往死路上鑽，也怪不得我了……」

他在說話之時，揮掌向着左右兩邊各自推出兩掌，然後束手而立，微笑望着陳天翔。

陳天翔不知袁君達爲何做出這等奇異的舉動，微微一愕，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突然發覺兩股奇異的勁道自身旁掠過來。

他心中一驚，不知道兩股勁道從何而來，已覺得全身似乎掉進一個旋渦裏，四肢一緊，被兩股迴異的勁道夾住，騰空飛起。

陳天翔心知不妙，猛一咬牙，擱在龍雲鶴頸上的長劍欲待壓了下去，才發覺全身已被那股勁道束緊，絲毫力道都發不出來。

他駭然大叫一聲，身軀急旋而起，一直轉了二十多匝，身外迴旋的勁道方始消滅下來。

等到他發覺自己急速從空中墜下，龍雲鶴已落入袁君達的手裏，自己也已被袁驤用長劍脅住。

陳天翔定了定神，面對着閃光爍爍的玉龍劍，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袁驤怒喝道：「你笑什麼？」

陳天翔冷笑一聲，道：「原來名動天下的鐵心孤客竟只是個不知廉恥的小子，怪不得當年……」

袁君達目光冷肅，沉聲道：「陳天翔你若敢胡說八道，老夫先把你的舌頭割下來！」

陳天翔滿不在乎地道：「我既已落入鐵心孤客和銀衫劍客的手裏，就不想留下

這條性命，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

袁君達問道：「你是說老夫對你太不公平了？」

陳天翔笑道：「能死在鐵心孤客手下，有什麼不公平？」

袁君達冷笑道：「我不會殺你的，一定要讓你覺得公平之下，接受懲罰。」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你給掌門人服了什麼藥？把解藥拿出來。」

陳天翔略一沉吟，自懷裏取出一個小小的藥瓶丟給袁君達，道：「這是解藥，你拿去吧！不過我在等着你所謂的公平處置……」

袁君達先沒理他，拔開瓶塞，倒出裏面的藥末，放在手掌裏嗅一下，側首問道：「要服多少，才能解毒？」

陳天翔說道：「你先把你的法子說出來！」

袁君達怒道：「你還要想狡猾？」

陳天翔被他的目光所懾，收斂起臉上的嘻笑之色，不再多言。

袁君達凝目注視了他一下，沉聲問道：「要服多少？」

陳天翔道：「一瓶！」

袁君達捏開了龍雲鶴的嘴，把瓶中藥末洒進他的嘴裏，然後吩咐道：「你們扶他到那裏休息一下，此處有老夫處理！」

歐振盛說道：「啓稟師伯，這人汚辱峨嵋，危害掌門安全，絕不能讓他離開峨嵋……」

袁君達道：「老夫曉得如何處置他，要讓他覺得心服……」

袁驥道：「爹，乾脆就放了他！還與他計較這麼多做什麼？」

袁君達道：「此刻你若是一劍殺死他，他會認爲是死在我們父子兩個的手下，我不能讓他留着這個想法而死，我要讓你們兩人經過一場公平的決鬥……」

陳天翔大喜道：「你這話當眞？」

袁君達道：「老夫的話沒有一次是假的！」

他警告地說道：「陳天翔，老夫給你這個機會，你若是還想弄鬼的話，小心老夫的飛劍之術，到那時，你別說死得冤枉了……」

陳天翔神色一凜，囁嚅的說道：「只要你敢保證不出手，我自信絕對可以把他殺死……」

袁君達冷笑一聲，道：「只要你能勝得了龍驥，老夫保證你可以安全下山，任何人都不會攔阻你的。」他的話聲一頓，道：「不過，你假如敗了呢？」

陳天翔慨然道：「要殺要剮，隨便你的！」

袁君達道：「老夫要你說出黎火飈身在何處，你也能答應嗎？」

「哈！原來你是想找我師父。」陳天翔道：「你要去送死，我又有什麼不肯告訴你？」

袁驥摑了陳天翔一掌，怒道：「說話小心點！」

陳天翔撫着紅腫的臉頰，獰笑道：「小子，你別神氣，假使不是仗着你的老子，只怕你早就死在小爺劍下！」

袁驥沉聲道：「等一會就可以看看我們是誰死誰活。」

袁君達道：「驥兒，你把玉龍劍交給老夫。」

袁驥雖然手持長劍指着陳天翔的心窩，却沒有刺進去，聞聲收起玉龍劍，交給袁君達。

袁君達道：「你們二人隨我到外面來。」

袁驥和陳天翔在怒視之中，隨着袁君達走出了大殿，來到屋前的廣場上。

袁君達站在門前的石階上，沉聲道：「老夫之所以給你們這個公平的決鬥機會，是因爲我已決定在一月之內去找金蜈天尊算那背約之帳，陳天翔若是贏了，請回去告訴黎火飈，說明老夫之意，袁驥若是勝了，老夫正式承認他是我的兒子，傳授我的衣鉢絕藝……」

他的話聲一頓，凝目注視着袁驥，道：「驥兒，你聽到了吧？」

袁驥只覺心頭頗爲沉重，點了點頭，道：「孩兒聽到了。」

袁君達見到他的眼中露出的神態，厲聲叱道：「我的子孫從不爲自已的生死而担心，只是担心本身的榮譽，你作出這個樣子幹什麼？」

袁驥心頭大懍，思及父親之言，再一想到陳天翔奪妻、辱身之恨，只覺通體注入了一股火熱的力量，燒得他眼中都似迸發火光。

袁君達激發起袁驥的強沛的氣勢，也不多言，轉身在兩名峨嵋弟子手裏取下兩柄長劍，分別抛向袁驥和陳天翔，大聲道：「開始！」

他這句話方一說完，袁驥已大喝一聲，飛身騰起，長劍疾發，凶猛地向陳天翔展開一輪急攻。

本來一個劍道高手，在與人拚鬥之際，處處爲自已留下後步。

尤其是所面對的敵人，無論劍法，經驗，機智都不比較自已差時，更知道要謹愼小心，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才圖謀制敵取勝之道。

從來沒有一個人會在剛一出手攻敵之時，便突然騰空躍起，施出自空下擊的劍法……

因爲這種騰空躍起的劍法，攻勢固然凌厲絕倫，然而由於身在虛空，無法自保，往往在一擊無功之後，會使自己陷於極端危險的情況。

就是一般普通的學劍之人，也不會貿然使用這等攻勢，尤其是輕功特佳之人，更加忌憚這等打法……

是以袁驥一出手之際，便掠身躍空，頓時使得圍攻之人全都臉色爲之一變，忍不住探首注視袁君達……

但是站在他們之前的劍神袁君達却是臉上毫無表情，反而在精芒浮射的眸子中，現出得意欣賞之色。

站在他身邊的峨嵋弟子想要出聲詢問，却很快地便被場中情勢的變幻把視綫吸引進去

他們只見袁驥這一騰空飛起，所施展全是神龍龍雲鶴所獨創的龍騰九洲之式。

然而這一次施展出來，無論威力與勁道，都較之以往每一次都要高出甚多。

本來神龍龍雲鶴創出這九式劍法，是爲了彌補峨嵋劍法的遺失，替本門增加實

力。

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着其他四大劍派目前所僅存的劍法而創的，希望袁驄能憑着這套劍法取得此次劍會的劍主一席。

所以九式劍法，都是輕靈異巧，取的是龍騰九天，翩翩翱翔之意，極盡身法美妙，劍式繁複之巧，可說是施來没有半分火氣……

這套劍法所缺少的也就是那股霸道兇猛之勢，往往在攻敵時，只容易逼退敵人，而不易將之殲滅……

袁君達在二十年前便已獲有劍神的尊號，在這二十年裏，他把天下五大劍法自古流傳下來的奧秘劍式，全都熟記在心。

可說是無論任何劍法，他一眼望去，便深悉其中的優劣，在他本身來說，他容匯天下各大劍派的劍法之後，已修練到無相無染的境界，已經摒棄了任何劍法，而修成了劍道中無上的心法，練成了馭劍之術……

所以他在見到袁驄施出「龍騰九淵」之式後，立刻便發現到其中的缺點，再加他見到陳天翔施出邪道秘法「羅喉血箭」，藉着吐血，激發起體內潛力，以剛強狠猛的眞力，封住了袁驄的攻勢，差點便置袁驄於死地，故此他才說出那一番話來，激使袁驄痛恨陳天翔之情爆發至頂點，而產生暴戾狠猛的氣勢。

由於這股強大的氣勢，凝匯在輕靈美妙的劍式裏，使得這九招劍式的威力發揮到了最高地步。

陳天翔置身在袁驄那有如狂風暴雨的劍勢攻擊下，從第一招開始，便感到難以應付。

尤其是袁驄揮動長劍，所滲發出的兇厲氣勢，更使得他心寒胆顫，再一接招，便採取守勢，不敢和對方一樣，採取一輪強攻。

袁驄連發三劍，身軀依舊懸於空中，那洒落的劍光，恍如一片劍網，把陳天翔的身軀全都罩住。

並且隨着雙劍的相觸，他全身的潛力漸發揮得更多，而使得陳天翔不勝負荷，減少了身形活動的範圍，逐次縮小防禦的圈子，幾有被釘在地面上的狀況。

陳天翔愈打愈是心慌，他料不到袁驄竟施出這等拚命攻勢，全然不顧後路勇往直前，幾乎一劍將自己斬爲數段的決心。

他心中明白，激使袁驄這麽做的原因，倒不完全是袁君達要不要認他爲兒子，而是自己汚辱了袁驄的妻子之故。

這等奇恥大辱，任何一個男人都不會忍受得了，難怪袁驄要以命相拚了。

陳天翔一想到這個原因，心中更加慌張，原先隱藏着心底的那份得意，此時都變爲深深的歉疚，並且隨着身體的壓力愈來愈大。

高手相搏，豈能容他胡思亂想，更何況袁驄，等於是在跟他拚命，是以陳天翔才擋住袁驄之劍，眼見袁驄頭下脚上，畢直穿射而來時，竟然不知如何應招。

他駭得魂飛魄散，拚命地往右邊一閃，原先便不得堅強的意志，此時全部瓦解，只想逃得性命。

可是袁驄這一式「蒼龍搶珠」是何等兇狠疾快，只見劍芒畢直射落，穿過陳天翔的防禦招式，把他一條左臂齊肩削斷。

陳天翔慘叫一聲，痛得滾了開去，從斷臂之處，鮮血洒成一片……

站在袁君達身後觀看的峨嵋弟子，眼見陳天翔在四招之內，便被袁驄斬斷左臂，禁不住發出一聲大嘩。

嘩叫聲中，他們只見陳天翔自地上立身而起，突然仰天狂笑起來。

他的笑聲慘厲，有如梟鳥夜啼，再加上半邊身子全部浴在血裏，使得那些驚嘩的弟子，全都張口瞪目，楞楞地望着他。

袁驄斜劍屹立着，等到陳天翔笑聲完畢，才沉聲問道：「陳天翔，你有什麽好笑?」

陳天翔狠毒地盯了袁驄一眼，厲聲道：「龍驄，我辱你妻子，你斷我一臂也算不得什麽，我們再拚上幾招吧！這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全然不顧斷臂流血，指着袁驄，蒼白的臉上滿佈殺氣，一步步的向袁驄行了過來。

袁驄愣了一下，隨即便凝氣定神，平劍於胸，準備這一場生死相搏！

他的臉色非常沉肅，並不因陳天翔斷去一臂而看輕對方，那種凝肅的神態，幾乎跟袁君達此刻的模樣完全相同。

袁君達眼見袁驄一劍斷去陳天翔左臂，心中的感受較之袁驄更加複雜。

他的思緒似隨着鮮血的洒落於地，而想到了二十年前……

那時，他以鐵心孤客之名，約戰金蜈天尊，結果雖然取勝，而使得金蜈天尊返回南疆，蟄服二十年之久。

由於他的出手，使得武林平靜了二十年，他的名號也在江湖上稱霸了二十年之久。

然而，他私心認爲，那次決戰，自己是已經落敗了，當他眼見古雅莉出現的一刹，他的心已受到了很深很深的創傷。

他並非不知道，當金蜈天尊胸前衣襟被自己劍鋒劃破時，金蜈天尊還有絕招没有施出來。

那時，金蜈天尊之所以坦認落敗，是由於羅刹夫人古雅莉的出現，宣告從此退出中原。

這等於是金蜈天尊雖然敗在袁君達劍下，却赢了古雅莉的歸依。

袁君達一想起古雅莉之屬於黎火飈，心中更加如刀絞一般，這二十年來他苦練劍法，便是想要在有一天堂堂正正的擊敗黎火飈——不依靠任何外來因素的相助。

是以當他曉得袁驄遭遇到自己當年相同的情景時，他心裏的感受，眞是難以言喻，才會用那等剌激的言詞激勵袁驄的鬥志。

在他的感覺裏，彷彿袁驄便是自己當年的化身，而陳天翔是當年的黎火飈……

由於這種奧妙的心情的支配，使他見到袁驄一劍斬落陳天翔左臂時，他的心中有着一股說不出的感受，與難以言喻的滿足。

鬱積在心底，將近二十年的隱痛，似乎隨他袁驄這一劍而消除殆盡。

等到從這種特異的感受中驚醒了過來時，只見陳天翔挺劍向着袁驄攻到。

（未完・卅二）